

2018

第
1
屆

迴
旋
梯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品
集

中山醫學大學

目錄 *Contents*

小說組

序		6
總講評 / 鄭美惠委員		10
個評 / 方秋婷委員		12
個評 / 林培雅委員		12
個評 / 鄭美惠委員		13
第 1 名	醫社系 曾國亞 / 來自窺探者的自白	14
第 2 名	醫學系 林嘉捷 / 玻璃圓柱	41
第 3 名	醫學系 徐浩文 / 機率	73
佳作	心理系 黃心怡 / <i>Justitia</i>	94
	職安系碩職班 陳之瑾 / 人有七重天九重	114
	醫學系 楊捷淳 / 心與雪的溫度	136
	醫學系 馮浩原 / 彼岸花	154
	醫學系 宋怡萱 / 原罪	185
	營養系 陳穎晨 / 終有一日再會	202
	生醫系 顏夷岑 / 網戮	235
	營養系 黃芊涵 / 瑾瑜碎	257

目錄 Contents

散文組

總講評 / 方秋停委員	282
個評 / 方秋停委員	283
個評 / 涂淑敏委員	283
個評 / 鄭美惠委員	284
第 1 名 牙醫系 陳俞汝 / 記憶	285
第 2 名 牙醫系 張文馨 / 劫後餘生	291
第 3 名 醫學系 許芮寧 / 我得了被已讀會死的病	298
佳作 醫學系 周群翔 / 《岔》	304
醫社系 黃章育 / 洛希極限	312
牙醫系 藍舷 / 飛蛾	318
生醫系 張毓庭 / 崩潰	330
醫學系 高碩彥 / 瓶口——流年似水	336
醫學系 朱思瑜 / 凝結之時	342

新
詩
組

總講評 / 陳明台委員	354
個 評 / 林培雅委員	356
個 評 / 曹昌堯委員	356
個 評 / 陳明台委員	357
第 1 名 職安系 楊馥 / 長巷	360
第 2 名 心理系 黃思瑜 / 魚的記憶	362
第 3 名 醫學系 施昱任 / 一個人的房間	364
佳 作 牙醫系 郭品顯 / 〈診〉	366
職安系 李霽展 / 〈冬秋夏春〉——與母親對談	368
醫學系 陳遠文 / 外婆	370
醫社系 彭冠蓉 / 沙漏	372
語聽系 王慈薇 / 洄游	373
語聽系 陳霽栩 / 背影	374
醫學系 郭倍誠 / 致吾愛	376
語聽系 呂玫潔 / 搬家	378
護理系 劉芷仔 / 貓的四季	380
醫影系 張騰元 / 簾	382
護理系長照碩職班 洪千岱 / 霸凌	384
評審委員介紹	388

序 *Preface*

文學創作是一種彰顯文字價值的活動，作者將自身的生活體驗透過文字公開表達，並且與讀者交流分享，除抒發各種情感與關懷人群之外，也在創作過程中透過反覆深刻的思索，不斷的自我反省並力求突破，勇於修正自己創作時所產生的疑問與盲點，從而塑造更加健全的人格，提升生活品質與學習境界，成就自我；另一方面，透過文字傳遞及廣大讀者形成的循環放大效應，也將帶領眾人朝”美”的方向蛻變成長，鼓勵學生從事文學創作，透過「學-思-問-答-寫-修-投」的精緻工序，讓所學得以深度融合並完美展現，以文學創作帶動學習成熟度，會是極為有效並值得推廣的作法。

為帶動本校學生文學創作風氣，提升文學創作品質，本校於 2011 年由台灣語文學系辦理第一屆「紫荊文學獎」，以台灣事物相關議題為其創作題材，吸引中彰投各大學校院的在學生參與競賽，第二屆之後則以本校學生為主。徵文類型多元包容並適時加入台語文學及醫學人文特色，第一屆~第二屆包括「新詩組」、「散文組」及「小說組」；第三屆~第六屆包括「台灣文學組-現代詩類」、「台灣文學組-散文類」、「醫學人文組-新詩類」、「醫學人文組-散文類」，第四屆起更增加「吾校中山金句組」類型，呈現徵件的趣味與活潑性，共計辦理六屆，成績斐然。2016 年之後，因台灣語文學系的組織變革而停止辦理「紫荊文學獎」競賽，但在校長 呂克桓教授的大力支持之下，改由圖資處-圖書服務組接續辦理文學創作競賽活動，並進行

(1)「系級活動」升級「校級活動」，(2)「紫荊文學獎」更名「迴旋梯文學獎」(「迴旋梯」為本校重要精神意象之一)，(3)挹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大幅度調高得獎作品之獎金(總獎金15萬元/小說組-第一名獎金5萬元)及(4)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或作家擔任評審等四大改革措施，擴大辦理文學創作競賽活動。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競賽活動於2018年展開，以自由創作方式讓學生盡情發揮，選擇「小說組」、「散文組」及「新詩組」等三組進行創作，投稿踴躍遠遠超乎預期，投稿品質也大受評審讚揚，令承辦同仁雀躍感動並倍感榮耀！

首屆「迴旋梯文學獎」競賽活動，從作品中清楚呈現醫學專業背景與其人文素養之間兼容的特色，造就許多值得細細品味，並可從中學習文章鑑賞、創作技巧與生活經驗的好文章，承辦團隊將以紙本及電子書方式出版，讓全校師生得以方便欣賞全數得獎作品，同時也期盼師者能多鼓勵學生參與文學創作競賽，提高其自主學習能力成就自我，也協助他人共同成長體悟人生的真正價值，當然，承辦團隊也會把「迴旋梯文學獎」競賽活動當成志業，繼續努力辦下去，把建築物結構的意象轉形為更美的不朽意境-「迴旋梯文學獎」，成為新一代中山醫大人的共同記憶。

圖書資訊處處長

王祖興 教授

小组
三碗
百系组

小說組 總講評 | 鄭美惠委員

首先，中山醫大同學寫作功力、思考的深邃度相較於其他學校真的非常厲害，因此不管有沒有入圍有沒有進入前三名，都要鼓勵大家繼續從事寫作。現在很多人都利用打卡或照片來記錄自己的生活，但同學們還願意用文字寫下你心裡的感想與思索，這是很值得肯定的。

〔評審標準及建議〕

- 一、主題的清晰明亮：參加競賽目的應該是想把自己的情感與想法，透過作品的呈現溝通並傳達，因此，作品能不能很清楚的讓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掌握到你的思緒是蠻重要的，特別是在小說上面，敘事的結構及主題的清晰度，在這個部分的表現會影響到作品名次的抉擇。大家寫作的作品當中主題還蠻多的，有醫療、生活、歷史 - 用歷史的方式重新創作等等，都是很不錯的議題，可惜的是不知是否因為時間的關係或者是字數的限制，導致有些轉折及故事情節的架構發展不夠完整清楚，有些情節會莫名其妙中斷、或是突然轉折到另一個情節，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 二、文字的精確性及結構完整性：小說的故事要敘述的精彩，除了好的主題之外，文字的精確性是必要的，大部分的作品文字能力都還不錯，但還是有一些作品閱讀起來有點障礙，發現同學有錯別字及標點符號句讀

的使用問題，可能是同學在 Line、FB 的表達溝通都是單句話的傳送，所以在句讀的使用比較不注意，但是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的故事結構，句讀的缺乏會影響對故事內容的理解程度，雖然很努力的克服但還是有一些阻礙；另外，對於小說結構上的縝密度，有的作品的情節令人無法理解為何有這段敘述，或是為何要設計這個情節；再來是在題目的設計上，同學可能是想要用特別的題目來吸引評審的目光，但讀完整篇作品再回過頭來看，發現題目跟故事內容的緊密度並無關聯性，因此，除了考量吸引讀者的注意之外，仍要注意題目跟作品內容的連結度。

三、作品的感動性：這是在考量作品是否能得獎的另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當然技巧是必要的，但故事能不能感動人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四、因為小說的議題不一樣，三位評審在評選的過程因個人的專業、興趣喜好也各異，某些作品會有比較大的爭議、某些作品又很有一致性的看法，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我們還是會客觀的討論，希望能夠給同學最適當的獎勵，當然，在審查的過程中也許還有一些遺珠之憾，但還是要鼓勵大家不要放棄寫作。

■ 小說組 個評 | 方秋停委員

小說呈現作者對議題的關注及敘述手法，此屆作品可見同學關注的層面廣泛，中、外歷史、醫療、弊案、科幻及各種社會現象皆有涉及，且能運用豐沛想像以小說形式呈現。

雖然有些作品未臻成熟完美，或受宮廷劇、動漫、小說影響，少了個人獨創風格；或開場鋪排太過結尾草率、轉折刻意有失自然……，大致說來，多已掌握了某種小說敘述模式，也能將故事說得完整。

其中〈來自窺探者的自白〉透過主角與答錄機的對話，寫出現實之我與潛意識的多面人格；〈玻璃圓柱〉融合傳言、怪談，以周遭環境為題材，故事有整體設計並具懸疑趣味；〈網戮〉以「網戮」雙關「網路」霸凌，透過逼真的網路環境逐層推進情節，指出當今媒體及社會價值觀亂象，不論命題、情節及表達形式皆有優點。

■ 小說組 個評 | 林培雅委員

佳作甚多，題材頗為多元，許多作品展現成熟的技巧，且能呈現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細微觀察與深層思考。

〈來自窺探者的自白〉具有原創性，情節的設計別出心裁，饒富懸疑性及趣味性。能挖掘人物內心的深層世界，如實將多面的人格反映出來。用嘲諷式的筆調去探討現實

人生，表面上似乎輕鬆看待，但實則要寫出生命成長過程中的沉重與無奈。能寫出作者這個年齡層的共同心聲，引發讀者的共鳴與感觸。〈玻璃圓柱〉以中山醫校園為素材創作傳說，頗有創意。用數個傳說為主軸，融入童話故事的元素，將小說鋪陳開來，讓小說在虛幻與現實間交錯，營造出一股迷離迷濛的美感。〈機率〉結構嚴謹，節奏明快，情節的設計安排毫無破綻，創作技巧高明。以人性的單純 / 複雜、質樸 / 功利為對比，反映出棄朋友之情不顧、唯利是圖的現實社會面相。

■ 小說組 個評 | 鄭美惠委員

本屆小說創作在主題方面相當多元，涵蓋有醫療、生活、歷史、科幻等等議題，且文字表達能力大部分流暢，具有相當高的閱讀吸引力。然，可能囿於創作時間以及寫作字數等等的限制，部分作品在情節轉折及故事架構發展上不夠完整清楚，導致有些故事的情節會莫名其妙地中斷，或是突兀地轉折到另一個情節上等等，是較美中不足之處。除此之外，句讀的使用也較為疏忽。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的故事結構，句讀的缺乏是會影響閱讀者對於故事內容的理解，因此應當留意，以免造成故事鋪陳上的阻礙，那就相當可惜了。題目的設計，對於一篇小說而言有畫龍點睛的效果。於此，除了考量吸引讀者目光外，仍要注意題目跟作品內容的連結度是否相關。

來自窺探者的自白 | 曾國亞 / 醫社系

〈楔子〉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太一樣。

這個「不太一樣」，至今我仍不確定是好是壞，畢竟我並沒有聽說過周圍也有跟我「一樣」的人，所以無從比較。

我曾經向我母親問過此事，只可惜並沒有得到我想聽的回答，甚至我都覺得不如不回答了。

「馬麻，我特別嗎？」

「當然，你特別顧人怨。」

這麼說來，依稀記得是在國小的時候。有天放學，我趁老爸不在，偷偷潛入他的書房，拉開已經被我鎖定很久的左手邊最後一個抽屜。我甚至知道這抽屜有個秘密卡榫，必須稍微提高，將抽屜推回原位後，再用力拉出。

謹慎地挪動抽屜內欲蓋彌彰的一疊文件，我抽出最底部與老舊文件呈現鮮明對比的白銀菸盒，接著滿懷欣喜地打開——

孤零零的半捲菸在菸盒中輕輕地滾動。

竟然只剩下半捲……連完整的都沒有！老爸也抽太多了吧！偷抽禁果的初體驗如此的不完整，到時候恐怕都不敢跟我的子孫們在火爐旁享受天倫之樂時拿出來炫耀了。

「管他的，機會難得，抽一口是一口！」我咬著牙拿起了最後的菸捲，把菸盒放回原處後，找了打火機就衝去

陽台點菸。

深吸的第一口，並沒有其他同學說得如此嗆鼻，可能跟平時做抽菸模擬有關。我並不著急品嚐菸的美好，而是讓那霧氣緩緩的撫過喉頭、氣管，最後盈滿肺部。

老爸很珍惜這個菸捲，好像是用老家那邊種的薄荷所做，是很天然的菸草捲。吸入的當下，彷彿一陣涼風由咽喉沁入心脾，吐息時，整個胸腔仍迴盪著那股清新的颯爽。

只是不知為何，隱約覺得在心臟的位置，竟泛起了微微的齟齬感。

像是有什麼東西醒了，正躍躍欲試。

不過這異樣感太微弱了，我根本懶得在意，只顧著享受被薄荷及悖德感包圍的空間，就連老爸打雷一般的腳步聲都沒有聽到。順帶一提他的手勁也不亞於打雷。

然而，在我緊張地把一口煙霧全噴在老爸臉上的時候，一切情勢驟變。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偶爾會想，如果當時沒有貪抽那半捲菸，是不是會讓我變得能夠毫無理由就相信一個人呢？

長久以來，我明白一個道理。

一個還找不到理由反駁的道理。

「傾聽他人真實的心音，有時候只會灼傷自己對人的信任。」

系上有這麼一號人物，是現實中常見的設定。

陽光開朗，品學兼優，才貌雙全的好學生，待人親切和善，幾乎任何事情都拿手，看起來也很有自信的樣子，又樂於助人，基本上任誰都喜歡跟他相處。

看過小朋友的話劇嗎？為了營救惡龍，勇敢打倒公主的王子，最後被人民所唾棄……等等，好像不是這個話劇。

總之，照普通劇本來說，他的角色大概就是英勇睿智的王子，同學們就是在城下喧嘩的民眾，老師則是超級以王子為榮的國王。你在找我的角色嗎？走後面一點，左邊數來第四棵樹就是了。

他的姓氏很特別，我是一下就記住了，名字倒忘得乾淨。我通常記不太清楚班上同學的長相及名字，反正他們也不記得我的，大家也算是禮尚往來。

六月一日，是他的姓氏。

他也曾來找我搭過話，可是內容太過雞肋，我沒什麼印象。畢竟王子來找樹搭話頂多也就喃喃自語一番，只是也許是我的反應實在如樹木般平淡，座位離繁榮的城區也很遠，我們之後並沒有再接觸過。

直到不久前的一晚，我剛從學校超商買了晚餐，為了趕緊回宿舍寫作業而走了比較少人的捷徑，卻發現在路燈

照不到的地方，有一個靠在運河欄杆上抽菸的熟悉身影，腳邊塑膠袋裡倒下了幾罐啤酒。

在大學，路上打招呼的對象通常分成幾種：不熟的老同學、不知道算不算熟的老同學以及明顯避開視線的老同學。依照我的個性來說，這三種類型我都會果斷擦身而過。倒也不是完全冷漠到不跟人接觸，如果有誰「不小心」跟我打招呼的話，我還是會有所回應的。

眼前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更何況他還在抽菸。如果班上那一群造神運動瘋了頭的草民看到眼前這副榮景，一定昇華變酸民。

他的側臉毫無波瀾，這相當正常。也許會看到有人在獨處的時候還是擺臭臉，但通常不太有人會一直保持微笑。

像他這樣的人，偶像包袱應該很重吧，感到壓力在所難免，或許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能稍微放飛一下自我，雖然我沒有那個包袱，但能理解。

不知從何而來湧起一股小感慨的我，本想一邊做個安靜的美男子一邊離開，卻在視線收回前注意到了一件事。

彷彿靜止的他，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

觀察許久，他所含著的菸，尾端的星火並不時亮時暗，牽連的霧絲相當穩定上升，煙灰在他扶著欄杆的手上落了一片，除非他用鼻子呼吸，不然以他那過度空洞的眼神——

我會以為他死了。

我很訝異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讓他出現這樣子的狀態？我以為像他這種人生勝利組，煩惱的事情應該會比我這種人少得多，至少他可以不用擔心交不出作業的問題。

一瞬間出現了這種沒內涵的想法，我都想抽自己兩巴掌了。

當我還在這邊胡亂臆測時，猛地就看見他整個人抖了很大一下，彷彿霍然驚醒般的掐掉嘴上的菸，揉一揉後扔進了運河裡，接著又想往口袋裡掏菸。

看他這樣鬆懈的神情，實在讓我……也很想抽一根，雖然意義不同。

我又停了幾分鐘，覺得再看下去也沒什麼意思，況且今天可沒有那個雅興逗留在這裡，作業還沒做呢！我這才意識到不知不覺中，已經在這佇足不少時間了。我逕直向前走去，並沒有刻意隱藏腳步聲或是拉起衣領掩飾，僅僅提著我的晚餐，然後普通的經過他。

而他也普通的繼續抽著菸。

猶如那個普通的夜晚。

卻讓我對他的看法從此不再普通。

自那晚之後，我開始不由自主地觀察他。這種好人好事代表究竟遇到了什麼棘手的事情呢？是學業嗎？不對，連作業都交不出來的大概只會是我族類。還是說，感情？這麼久以來確實是沒看過他有交往的對象，畢竟這種大眾

情人，有心人都有默契互不侵占。會不會是有什麼更偉大的情操？因為年底大選而空洞到全身乏力的年輕人不多見啊。

還是，那根本就是他真實的自己？

坐在教室最後面的好處，就是前方的景象可以一覽無遺。比起受到關注、擁有權力的領導者，我更喜歡擔任隊伍最末端的觀察者，總覽全局的位置讓我特別有安全感，同時也最不容易被推派上陣。例如現在前面那些看不清臉的草民正在舉薦六月一日去選學生會長，然而他本人並不在現場。

即使不在場，影響力仍深植每個人心中。這樣被眾人推崇著，六月一日的真實自己究竟是如何？也許我可以找個適當的時機……

「你說要找什麼？我幫你找吧？」一道溫暖而低沉的嗓音傳來，不抬頭都知道是誰。

我不小心說出來了嗎？這種漫畫裡才會出現的愚蠢舉動，我犯了嗎？

心裡有點慌張，但我知道我很會表現得處變不驚，所以我只是搖搖頭。

「是喔，有需要隨時找我沒關係。」他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王者般地朝那群草民走了過去。

多麼溫暖人心的一句話。

連我這種在班上有如場景樹木一般的存在，都能發現

並正視我僅是喃喃自語的一段話，「有需要隨時找我」這句話一不小心會讓人覺得陳腔濫調，但從他口中說出來就會認為那是一個真誠的承諾。

結束了一整天的課之後，我不得不承認我一直在想六月一日的事情。已經好久沒有這麼想徹底了解一個人的感覺了，揣摩了各種他的內心可能的景色，我不由得興奮了起來。

外表光鮮亮麗，但內在混亂邪惡的人我見多了，因此現在的我根本不需要去刺探他人的心靈，光從一些表徵我就能看出來。像六月一日這樣貌似完美得滴水不漏，幾乎所有困難都能為他錦上添花的人，會在那晚出現像死亡了的狀態，至少是我從未見過的。

我決定晚上再到運河附近看看，正所謂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呃，認識的人，或是死掉的認識的人……總覺得越描越黑了，我想表達的只是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遇到他。

一邊叉滷味起來吃，我沿著運河旁信步漫行。河上傳來酸腐的味道，引起我一陣反胃，趕緊大嗅一口手中的滷味才勉強壓住了那不適感。

過了十點，街上已經人煙稀少，幾乎只剩下打烊的店家。喔，那家炒飯店正偷偷往河上傾倒廚餘，難怪味道會這麼難聞。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啊！我悄悄掏出手機，拍了幾張照片，等著之後檢舉。

弦月朦朧，夜涼如水。手中的滷味已經吃完了，腳也快走到沒知覺了，卻始終不見六月一日的人影。

看來今天不太走運。我輕輕趴在欄杆上，寧靜地看著運河緩緩流動，霎那間興起了抽菸的念頭。

我摸出口袋中的白銀菸盒，從裡頭挑了根薄荷菸捲，旋即吞雲吐霧起來。

若不是有其他目的，平時我是從不在人前抽菸的，除了怕惹上麻煩，也避免造成傷害，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對我。

只是即便傷痕累累，我仍舊無法克制我的好奇心。
我的窺探欲。

我嘆息著，周圍逐漸被白色薄煙纏繞，在一片寂靜的夜晚，我只是凝視著潺潺流水。

原來再怎麼腥臭惡濁的河水，都依然能夠倒映日月。

就在我專注於河上的月影時，驀然心生一股異樣感。

接著，我就看到河中以倒映的月為中心，產生了一個黑色漩渦，愈轉愈快，且逐漸擴大。最初我還感到疑惑，但很快變得慌亂，因為我發現我再也無法轉移視線，頸項也僵硬起來，根本無力轉動。

像是被漩渦緊緊箝制，我的手腳無法動彈，喉嚨極度乾渴，體內更像是燃起一股無名躁火，竟一心想投入這幽幽的黑洞，讓全身深浸在陰冷的河水中……

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頃刻間。

我失去了意識。

再度睜開雙眼的時候，我已經不在那條運河旁了，從眼前的景色判斷，我甚至不在我原本認知的世界裡。

幾乎是在辨識景色的同時，我便理解發生了什麼事。這我太熟悉了。

首先，世界上沒有會吃人的人工運河，就算有，起碼也不主動。既然我原本是待在運河旁抽菸，之後進到這個空間，很明顯就是當時我身旁有人，是什麼人我不清楚，但他肯定吸到了我的二手菸。

讓我得以進入他的內心世界。

這是一種靈動能力，並不是說可以直接聽到他人心裡在想什麼，而是藉由特殊的薄荷菸草作為媒介，隨著對象的吸入，能夠進入他的「內心世界」。剛認知到這件事情時，我以為異端出在那薄荷菸草上。可無論是老家那邊的人或是我老爸，他們在吸用菸草時，都沒有進入旁邊吸二手菸的人的內心，僅僅單純的在抽菸。

我這才明白，原來真正有異端的是我，薄荷菸草只是觸發了這個能力。

每個人的內心世界，都是最赤裸、最脆弱的空間，因此看到的景象很容易顛覆自己的三觀，也可以對人徹底改

變看法。而實際上，內心世界只是我自己的說法，我覺得白話一點來說，是比較接近潛意識域的存在。並不是所謂「我心想」的表層意識，內心世界平時無法感知，但偶爾會影響現實。它沒有固定的規律，因此常常發生危險，一個失察，可能會直接抹消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令人神傷，卻至少永存他心。

這樣真實、純粹、危險的人心，最誘惑我了。

但現在，我並沒有挖掘陌生人隱私的閒情逸致。我拍拍屁股站了起來，總之要想出去，得先找到內心世界的主人，讓他把吸入的煙霧還給我才行。

四周環顧了一下，我才發覺我竟站在一座相當遼闊的墓園中。一片荒蕪，空氣濕黏，在視覺上好像是個相當浩瀚的地方，但觸覺上又覺得身處在狹窄的悶熱小房間，令人不禁產生矛盾的錯覺。

這裡的天氣極其詭異，天空並不是完全的黑暗，反而呈現一種詭譎、妖異的絳紫色。

一眼望去，墓園當中只有幾處崩壞的無意義石碑，幾乎沒有任何草木生長，除了正中央有一處矮丘，並沒有其他的部分可以形容了，看樣子是屬於極簡風格的墓園。

我注意到矮丘上方似乎有個暗影，於是往前走去，卻忽聞有道若隱若現的細微聲響，隨著我越靠近矮丘，音量就漸大，就像是誰在說話，但聽不清楚內容。

唯一能確定的，只有那是一道很溫柔、很溫柔的聲音。

而且，好像我認識的某個誰。

到了矮丘上，我才發現我剛剛看到的暗影，是一台非常老舊的答錄機，而且就像是深深的釘進了土裡一般，無法拾起。

同時，我終於能夠聽清楚這個答錄機所撥放的內容了。

「……放心。不要緊的。你還好嗎。我沒關係。交給我吧。我幫你處理。我會保護你。我能體諒。你很辛苦吧。剩下的交給我。不用在意我。我與你同在。我支持你。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在……」

從答錄機裡撥放的，竟然是六月一日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和緩、富有感情的磁性嗓音，念著像是設定好的話語，從這冷冰冰的答錄機發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是他的聲音？該不會我進到了哪個六月一日瘋狂迷妹的瘋狂內心世界了吧？等等我可能會看到六月一日邊吃麵邊從矮丘下走上來說著你終於來啦之類？而且這答錄機也太古老了，估計都快圓滿了。

等等，還是說這裡其實……

我突然間明白了，接著就試圖把答錄機從地上硬拽起

來查看，可是無論我怎麼使勁，答錄機就是文風不動。我開始往上面的按鈕亂戳一通，結果竟也鏽的按不動了，我一來氣就往答錄機頂端用力槌了兩下，家裡的電視如果突然閃頻，我也是這麼修的。

正當我準備落下第三槌時，答錄機的聲音遽然而止。

「……」

「……」

完了，我把這破機器槌傻了？

「……誰？」一道毫無溫度的聲音從答錄機發出，夾帶大量雜音，非常刺耳。

我愣了一下，敢情還是個無線對講機？

「呃，」我試探性地往麥克風的位置出聲，「你是六月一日？」

「……誰？」那道聲音重複著同樣的問話，只是口氣明顯不耐煩了許多。

「我是你同學，不過你可能對我印象不深。」

「你在這裡做什麼？」那道聲音有些強硬地質問我，對我來講還有點新鮮，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用這種語氣說話呢。

「我就是路過，順便找……」

「你什麼都不會找到的。滾吧。」

那聲音一副生人勿近的拒絕態度令我感到錯愕，我根本還沒來得及表達清楚自己的來意，他就強制結束對話，

像是在隱藏些什麼一樣。

「哦，那就不找了，我等他自己來。」我在答錄機旁邊坐了下來，既然已經在不經意的情況下達成目的，接下來也許可以試著更貼近真實的六月一日。

起初我先試探性的自我介紹，然後靜靜地等待他回應。

過一會兒後，一陣惱人的雜訊再度出現，不過在這之中似乎又夾帶了一道說話的聲音。我心一喜，將耳朵更靠近答錄機，想聽清楚六月一日的回應。

「……放心。不要緊的。你還好嗎。我沒關係。交給我吧。我幫你處理。我會保護你。我能體諒。你很辛苦吧。……」

……靠！他竟然重新播放錄音來搪塞我！

是想把我當成其他草民一般隨便應付嗎？只可惜我天生反骨，而且也沒有這麼容易被敷衍了事。

「話說你就住這小盒子裡嗎？悶嗎？裡面有第四台嗎？」我對著答錄機不停胡言亂語，為的只是希望他再度開口。

而那答錄機對於我的問話，僅僅是回以空泛的循環重播。

我費盡唇舌、對著機器講得口乾舌燥，居然只得到一堆罐頭語音！

我越發地不服氣，舔了舔乾裂的唇，換做平常的我根本不會這麼廢話，「這裡有 wifi 嗎？有刷牙的地方嗎？

你上廁所怎麼辦？就地掩埋嗎？所以這裡其實是座黃金墳場嗎？」

約莫問了超過上百個無意義的問題，我的下顎實在抖到不行，最後只好先暫停好好喘一口氣。

「你這樣，不累嗎？」我沉默良久，忽開口道。我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就這麼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反正你也沒在聽，那我就不發問了。直說吧，我覺得你根本懦弱得要死，只敢用機器代替你的嘴。」

答錄機依然迂迴播放著同樣一段話，卻逐漸出現了異常跳針的情況，「我與你同同在。我支支支……持你。不管發發發發發……」

……敢情廢話這麼久，原來激將法才是王道啊！

我火上加油的接著胡謔道，「這麼沒膽，我看你根本就是個處男，而且一次都沒牽過女生的手。你是不是那種在國小的時候不敢和喜歡的女生說話，卻趁人家不在時偷偷舔她直笛的人？」

答錄機乍然停止了回播，爾後又是一段雜音。天啊，要是每次出場都播一段這個，我遲早都得耳聾。

「……煩不煩？你到底想怎麼樣？這麼溫柔的回應還不夠嗎？」聲音終於伴隨雜訊傳來，但好像被搞到生氣了。原來六月一日其實脾氣不好啊。

「就想跟你聊聊唄。你難道一點都不好奇為什麼我會

在這裡嗎？」

「知道又怎樣？」他說道，「有意義嗎？」

看來在內心還是個極度叛逆的青少年。不，這種低級的頂嘴簡直就是兒童等級了。

「追求意義本身其實就沒有什麼意義。你現在還看不明白，以後就懂了。」我盡量平淡地說道。

「你跟我同齡，憑什麼教訓我？」

「年長並不代表見識廣，閱歷愈豐富的人愈不會以長者之姿勸戒人，施主你可明白。」說著也不管他看不看得到，我還雙手合十了一下。

「少廢話。所以就是來說教的？告訴你，這輩子我已經受夠了說教。」

看來對話可以開始有點進展了。人在情緒激動的時候最容易吐露情報，為了刺激他，我對他說出了所有青少年兒童聽到都會引爆的一句話：「我說這些都是為了你好。」

幾乎是在當下就立即傳來了爆炸般的回應，「你說什麼？！」答錄機盡責的以尖銳地像是拿叉子使勁刮金屬般的聲音詮釋這一聲怒吼，徹底破音之餘更是響徹整座墓園。

「你們都一樣，」正當我還在思考回覆時，答錄機又傳來了聲音。我心說，跟別人一樣這讚美對我來說還真有點受寵若驚了。

「前川明光，你們都一樣膚淺。」

冷不防的就被連名帶姓罵一聲膚淺，我有些不服氣。不過這都無所謂，重點是還有誰？想到的當下我就出聲問道。

「你想告狀？」六月一日的防備心很重，看來確實過得很壓抑。

「你不用擔心。我向你保證，你就放心把想講的都說出來。今天所有的一切只有我們兩個知道，如果流傳出去了，你可以馬上來揍我，我再貼你兩百塊。」他停頓良久，久到我都有點不耐煩了。

可能是他思考過後，真的發現我跟其他人不一樣，最後終於小小的擠了一聲好。

之後又是一陣靜默，但我理解現在的他只是在組織語言，也不催促。

「……從來沒有人跟我說，我可以把想講的都說出來。」六月一日的情緒像是平復了許多，不疾不徐地開口，從答錄機傳來的聲音竟比先前圓潤了許多。

「你想講多少就講多少，我就坐在這邊聽。」我回道。

「……我家的教育並不是從小就這麼極端，一開始他們只是覺得不論男女，都一定要有溫文儒雅的氣質，像書生那樣，才不會讓人家覺得沒內涵。」他苦笑了一聲，「我家很窮，母親上到初中就輟學，父親不識字，兩個人一直以來都為讀書人提供勞力，所以他們堅信唯有讀書才能不被人頤指氣使，才不會被欺負還不會寫信投訴。

我上面幾個兄弟都很努力地念書，不幸的是，他們並不是那塊料。於是全家都把『揚眉吐氣』四個大字，捆在只是稍微更懂書的我身上，並更進一步的要求我的言行舉止必須完美符合斯文兩字。但當時國中的我，早就有了自己的「形狀」，有了一群損友，過著每天說廢話、做蠢事的日子，所以那時候過了一陣子雙面人的生活，讓我有點精神錯亂。

直到後來父親過勞去世，母親變得愈來愈古怪。

她開始要求我的成績必須從中上達到頂尖，待人也得更加有禮貌、謙虛又溫柔，要符合她心中菁英書生的樣子，她甚至在我高中剛入學、正開心的跟新認識的同學說笑話時，突然出現在我的教室，並賞了我一巴掌。她跟我的同學說我中邪了。」

停頓一會，他繼續道：「後來我在高中成為了全校第一名，也變得孤身一人，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有個瘋狂的母親，甚至會以此來笑我，說我是中邪男，然後翻白眼在我身邊走來走去，活像一群白癡。原本我覺得若只是言語挑釁，那多半可以忽略，然而他們卻得寸進尺，做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噁心。去學校簡直就是折磨，而留在家裡就必須得變一個人，否則就得吃一堆苦頭。最後我也累了，轉換人格太痛苦，留一個可以應付所有事情就好。

沒想到上了大學，這個我一點都不喜歡的假象，竟然被周圍所讚揚、吹捧，甚至讓我做任何事都能夠如魚得水，也許是比起從前，我雕塑的人格越來越完美了吧，哈

哈哈哈哈哈。」他誇張的狂笑幾聲，最後嘆了一口氣，「我活著，卻也死了。」

原來如此。

所以這裡才會是一座墳場。

六月一日的內心世界，是一座埋葬著真實自己的墳場。

一開始我就知道他的內心應該很複雜，只是當真正來到這裡，我才發現這世界遠比想像中更扭曲，更蕭條。

一片荒涼蕪穢的貧土，始終晦暗不明的天空，令人窒息的壓迫感……

真正的六月一日，一直處在這個既空洞卻又壓迫的世界裡，寸步不出，用這老舊的答錄機去對外面的世界交差，維持眾人歌頌的王子形象。

他所有表現出來的溫柔，都是事先預錄好的。

為其做設定的，是父母及周圍所有人的期待。而他所做的，就是等待有人來電時，播放出預錄的回應。

對他人溫柔體貼，百般順從，有些時候甚至勉強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情，都只是害怕自己再被欺負。

「至少就現在來說，我的塑造很完美。」六月一日諷刺的笑了笑，一點都沒有自豪的感覺，反而帶出一陣苦澀。

「沒錯，但也可能瞬間瓦解。」我斬釘截鐵的回應。

正常來講我是不去干預他人的內心世界的，我喜歡做的只是偷偷觀賞而已，並沒有那個偉人情懷去為人解開心結，開脫痛苦。不過事到如今，大家同學一場，看在他曾經留心問候我這麼一棵樹的份上，就開示開示一下這位施主吧。

「……什麼意思？」

「你想隱藏的那個真實自我根本沒死不是嗎？少裝蒜了。」我用指節敲了敲答錄機，「只要你願意，一切可以再被改變。」

「說得真簡單。」他嘲諷著，「到頭來你還是沒能理解。」

「沒能理解的是你。說什麼死了，你根本殺不死原本的你，只能悲哀地把自己釘在這個暗無天日的狹隘世界，苟延殘喘、虛度光陰，然後讓一個小破盒子為你在外頭作秀。你打算就這麼讓它替你過完下半輩子？一生有多長你知道嗎？」我連珠炮似的對著麥克風說話。我沒什麼鼓勵人的經驗，只好用平時在網路上對人叫囂的口吻試圖表達意思，其實有點擔心六月一日會無法承受。

六月一日遲疑了一下，聲音細弱地開口：「如果讓真實的我取代現在的六月一日，所有的一切都會……」

「這些根本就不是你的東西！」我快被兒童思維的六月一日氣炸了，「那些人脈崇拜、地位影響力什麼的，是被你的假象所吸引的！你曾經擁有那些，可是你根本不快

樂！你看我，一個清爽的邊緣少年，除了奇怪的癖好之外什麼都沒有，日子我照過，作業也照做，你看我有精神異常嗎！有嗎！」

「哦……」六月一日貌似被我猛地一段狂吼嚇到只能回覆單一音節。

「如果你怕沒朋友，那我當你朋友啊！」腦袋一熱，下意識就放出了這段狠話。很久之後當我想起這件事時，都會感嘆要是真有時空機這種東西，請載我回到說這句話以前，讓我先好好搨自己兩巴掌，告誡自己不准說之後，再搨兩巴掌。

而在我衝動的說完交友宣言後，答錄機突然安靜了。我這樣抱著這台笨機器激情狂吼，結果竟然不說話了，幸好六月一日的內心世界沒有住著任何人，不然我大概會想直接就地埋葬。

良久，我尷尬地拍拍答錄機，「你還在嗎？」「呃，在。」還在呢……

「哦，那你覺得呢？」「……」

生平第一次答錄機大膽交友，以尷尬失敗收場，往後想起這件事我會忍住不哭的。

正當我獨自黯然神傷時，有人輕拍了我的肩膀。

「難怪你沒有朋友，落寞成這樣，是小學生嗎？」六月一日輕笑著在我旁邊坐下。

「我憂國憂民不行嗎？」我覺得有點羞恥，只好隨便扯個理由，「你這樣突然爽朗地現身說法，是想開了嗎？」

他沒有馬上回應，只是抬頭望著絳紫色的天空，「陰霾這麼久，也許太陽早就失去了升起的意義。」

「你怎麼這麼喜歡用意義這個詞？這樣執著難道就有意義嗎？」我說道，「還有順道科普一下，實際上太陽並沒有升落，會有這樣的說法是因為地球本身在動喔。只要你知道自己要往哪邊轉，太陽就會跟著升起了吧。」真沒想到我竟然在學霸面前賣弄自己的科學知識，只不過總覺得後面鼓勵的部分尚且有些張力不足。

「你還想繼續活在別人的眼光裡嗎？」

「我還需要時間。現在的我還離不開這裡。」他淡淡地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望向他看不出表情的側臉。果然，想鼓勵一個人走出自己所構築的囹圄，掙脫自己扣上的桎梏，根本不是我這樣的人三言兩語就能做到的。電影裡演的用幾句話就打動人心，改邪歸正什麼的，套用到現實來，只讓人覺得可笑。

結果我還真的忍不住笑了出來。以後再遇到這種事，還是保持沉默就好。

不過，那怕只有一次，我也想成為可以影響別人的

人。

可是偷窺別人的心靈一開始就違背道德倫理，我哪有什麼資格還插手別人的心事……

好吧，我承認我這個人的性格也挺複雜的，有時候我都搞不懂自己了。反正本來就無法用二分法判斷一個人，每個人都會為了好好活在這個世界上，保護一些不為人知的私人小秘密嘛。

正當我有點失落，準備開口讓他把煙霧還給我的時候，他語出驚人的一顆直球式發言把我瞬間砸懵了。

「所以，你願意帶著我一起出去嗎？」他轉向我，並認真的直視我的雙眼。

「什麼？」

「我到現在都很害怕，」他低頭看向自己的雙手，「家裡和同學帶給我的陰影，我一直想逼自己忘記，但那些畫面卻變得越來越鮮明，讓我一天比一天窒息。我經常想著結束這個毫無意義又虛偽的人生，最近的一次是幾天前。我想跳河。」

跳河……我不知道我現在的表情是不是跟我心裡一樣震驚。

那天在運河旁看到的六月一日，原來是精神已經緊繃

到了極限，準備一了百了的他。

在我進入他的內心世界前，那個在陰鬱的河水中浸沉的感受，是他的想像。

「那就帶著吧，」我想了想後說，「這些事已經成為你的一部份了，所以不要強迫自己去忘記，照你的做法只會讓印象越來越深刻，痛並更痛。」他聞言又抬起頭來看著我。

「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滋潤你的養分，你會在不知不覺中，褪去心理的闇影。從對自己真誠開始，最終，你一定會成為比現在的六月一日更有血有肉的人。」我很直接的說出自己所想的話，不管這些話對六月一日來說有沒有影響力，我都想傳達給他知道。

他凝視著我的雙眼許久，不發一語。

謝謝——是他在感受到我被他看得很尷尬之後，輕輕說出的一句話。

這下子我也不急著離開了。在這個沒有日夜的天地裡，我跟他聊了好久好久，明明先前說過的話不出十句，卻在這裡打開了話匣子，像是多年未見的老友。

我甚至說了許多不曾說過的，關於自己的事。其實在說出來的當下我馬上就反悔了，但六月一日卻很認真的聆聽，並給了我豐富的回饋，讓我覺得很開心。

我這才突然發現，原來我跟他一樣，從來都沒有這樣被人仔細傾聽。

終於聊到了一個段落後，我提起讓他把煙霧還給我的事情。在這裡待了這麼久，也不知道作業上傳截止了沒，無論如何也是時候該回去了。

「你說這裡是我的潛意識……是代表今天我們聊的這些，我在現實都不會察覺到嗎？」他有點擔心的問我，「所以你回去之後，我只會隱約覺得我跟你應該是朋友？」

「誰知道？我也不確定這裡到底是不是所謂的潛意識，我一直稱他為『內心世界』。如果我不小心在別人心目中暴露了，有些時候的確是會被在現實中認出來的，雖然通常不會。」除非我做了什麼能夠撼動人心的事情，不過我並沒有把後面這句話說出來。

「但願我能成為那個非通常。我不想忘記你。」

他純真又誠摯地看著我，讓我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希望他只是覺得友情可貴，畢竟如果我是女的也就算了，可偏偏我是個鐵錚錚的男子漢啊！說這種話也太肉麻了吧！

「雖然我不能帶你一起走，但希望下次來的時候你能把你家整理的舒適一點。」我指了指附近，「最好蓋棟房子買台電視什麼的，不然現在這樣實在太悶了。」……我到底在說什麼啊！還約著下次再來偷窺人家內心呢！真是

蠢斃了。

而他聞言，只是對我粲然一笑，「回頭見。」

六月一日深深的吸氣，接著緩慢地吐息在我的臉上，一陣薄荷香氣逐漸籠罩我的全身，我深吸著周圍的薄霧，最後再看了他一眼。

那溫暖的笑容，使我至今仍無法忘懷。

一枚冷汗滴到了大理石地板上。坐在教學樓大廳的沙發上，我極度緊張的用手機打開作業上傳區。太好了，上傳到今天中午十二點！

真沒想到在六月一日的世界裡，竟然待了超過一整晚，一點都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

回到現實之後，才發現我睡在運河旁的大街上，身上還被好心人蓋了幾張報紙。接著馬上就在附近找到了同樣倒地、手上還掛著串燒的六月一日，他尚且昏迷不醒，我趕緊先把他背到了學校的保健中心，然後衝來大廳連結網路。

我打開手機中的檔案區，搜尋著該課堂需繳交的作業。來回翻找了幾次之後，我莞爾一笑，接著輕輕地把手機放在玻璃桌上，雙手抱住縮起來的膝蓋，把頭埋了進去，全身蜷曲的像一個大糰子。

「我根本……沒做啊……」想起了那天遇到六月一日在河邊抽菸時，就是要趕著回去做作業，結果之後因為太在意他的事情反倒把自己的事忘得一乾二淨。

不知道牢記上傳日期，但忘記寫作業，老師會不會酌量同情呢……

「明光，你怎麼了？」一道聲音響起。

一瞬間從「趕上了！」的天堂，掉進了「根本沒寫！」的學習地獄，我一時絕望得無法抬頭，只能勉強的搖晃兩下，連發聲者是誰都不在乎。

難過之餘，似乎能隱約感受到身旁的人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手機，然後坐在我旁邊不知道在搗鼓些什麼。過了半晌，身旁的人拍了拍我的背。

「你也太浮誇了，拿我的去上傳不就好了嗎？這堂課我已經修過了啊。」六月一日輕蔑的拿著他的手機晃啊晃，然後把我的手機扔到我懷裡。

我一打開螢幕，「您已成功上傳！」幾個大字映入我的眼簾，在逼近十二點的倒數一分鐘，六月一日用我的身分把他的檔案上傳到作業區了！

我看了看手機，又看了看他，心裡滿是驚訝。除了幫我作弊之外，這稱呼我的方式，說話所使用的語句還有那輕蔑的笑容……

我知道我把所有的詫異都寫在臉上了，因為六月一日

正因為我的扭曲複雜的臉而放肆的大笑著，之後我也跟著傻笑出聲了。

他來了。

「對了，我不記得你的名字。你叫我明光的話，那我也要用名字稱呼你。」

「晴。」他輕笑說，「我叫做，六月一日晴。」

後來我仍是想不明白，是什麼原因讓他一次又一次的轉身離死亡而去呢？

最後忍不住直接問了當事人，而他的回答是，或許只是還想試著等待。

等待一道能夠透進他那陰寒世界的微光。

——完。

這個世界錯綜複雜
就像漩渦
有著合一的終點
每條水流
卻流向不同

.

我嚮往的寧靜生活
安然無波
或者洋流單向
錯綜的周圍，水流卻將我捲入漩渦
嘿呀嘿呀我奮力掙脫
廣袤的包容了無數個漩渦與洋流的大海對我說
不同的生活不是錯
只願妳
別成為罐子裡的魚
別成為，罐頭裡的魚……

一 人魚

在我的學校裡，有一座巨大的玻璃圓柱。幾十年前，某任校長設立了它。有人說，這是件愚蠢的事——那時，學校的周圍盡是稻田，學生們騎著腳踏車、走過田間的小路來上學，甚至還有人戲稱學校為「找稻田大學」；總之，這裡離海很遠。但校長獨排眾議，玻璃圓柱成為了學校建築的一環，而且所費不貲。

幾十年過去，學校在漫長的歲月中淘汰過時的一切——校園中的大樓拆了又建，但玻璃圓柱卻一直保存。也許是當年設立它的經費太過高昂，因此雖數度爭論，也沒人真的想拆掉它。只是，玻璃圓柱裡，在一些大型海洋生物死亡後，小型的生物被移出，海水也被撤除，換成了普通的淡水和一些小魚小蝦，就像個放大版的水族箱，變成了學校一大特色景致。有時，玻璃圓柱的光源更被打開，讓其中優游的小魚與飄搖的水草，沉浸在一股充滿神秘感的藍光之中。玻璃圓柱成為一種展飾。

但，在學生之中，玻璃圓柱卻有其它傳說。

每間學校都有怪談，我的學校也不例外。雖然在這個年代，關於玻璃圓柱的怪談聽來荒謬絕頂，每年的新生，依然會從單純欣賞，變為略帶懸疑的目光。然後，流言一年一年的傳承，變成了好幾個版本，再也沒有人能確定哪一個是最原始的故事，但，不是又何妨呢？難道有人能證

明原始的那個故事就是真的嗎？

讓玻璃圓柱乘載傳說的原因，是當年究竟豢養了什麼。玻璃圓柱有四層樓高，粗得放得下鯊魚，因此有人猜測裡面一開始養了鯊魚。但為什麼？於是，有個傳言是，校長將他的敵人丟進去餵鯊魚。而這個版本衍伸的故事中，有時會繪聲繪影的說：很久以前，有個校工看見水中有張慘白的臉，隔了一天那個校工就失蹤了，因為他看見了不該看見的東西。至於慘白的臉，有人說那是趁夜丟進水中還沒被鯊魚吃掉的校長的情敵，也有人說，那是水中的冤魂。

這故事一度成為迎新的夜教的一環。膽子小一點的學生，在參加完夜教之後就不太願意靠近玻璃圓柱。幾次之後，學校拒絕把玻璃圓柱借給任何系當作迎新使用，這類的事情才稍有平息。

在紛雜的版本中，有一種非常受到女孩們歡迎——玻璃圓柱最早住著的，是一隻人魚，她是校長的戀人，日復一日地在夜晚和校長隔著玻璃相會。她們強調：玻璃圓柱本來是沒有燈的，因此，人魚白天躲在水草中，夜晚才藉著校長手提的燈找到他，而且，從不讓其他人看見自己。只有一次，夜巡的人員不小心走近，卻看見厚重玻璃後一張慘白的臉瞪著自己，他嚇得丟掉手電筒，而校園從第二天開始，再沒有他的身影。

種種怪談在每年的十月最是流行，在十一月退燒；到了十二月，幾乎就不再有人提起。在這個充滿了故事的時代，這種校園傳說不太稀奇，只能聊勝於無地拿來嚇嚇新生。

蘭吃著晚餐，心中卻想著之前聽到的校園怪談。雖然她個性安靜，因著朋友，校園怪談她還是一個也沒漏掉。好友們說著那個故事的那頓晚餐，她還記得當時的歡快氣氛。然而，今天下午在玻璃圓柱前的一幕，卻讓她感覺到有點害怕了。

蘭覺得，她看到了一張臉。一張慘白的臉。那時，她正要搭上電扶梯，在茫然的等待中亂轉著視線，然後就對上了一雙眼睛……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內。

唯一慶幸的事情是，她覺得，那慘白的臉雖然帶著哀怨，卻並不像針對著自己，反而就像在發呆般的沒有焦距……

那天晚上，蘭做了個夢。夢中，她是個士兵，在戰爭時期跟落敗的隊友走散了，身後不遠處有一隊追逐著自己的敵兵；蘭賣力的奔跑著，最後，她來到了玻璃圓柱前。此時的玻璃圓柱，並沒有和現實生活一樣是正心大樓的一部分，而是獨立的沐浴在白色的陽光中——像是陰天的天

色，卻明亮而涼爽。

聽著附近傳來的腳步聲——蘭甚至「看見」追兵就在離自己一個轉角的地方，包圍的沒有任何退路與死角。蘭停在玻璃圓柱前，抬頭，卻看見玻璃圓柱裡頭，有許多輕飄飄的寬長布塊，然後，一個女人笑盈盈地從布塊後現身，向蘭伸出手，輕輕一拉，蘭就進到了玻璃圓柱裡，藏進了在水中被水流任意改變方向的那些布塊之中。

水中，有好幾個一樣包在一堆布塊裡的人，一臉不贊同的望著蘭；而女人雖然保持著笑臉，卻沒跟蘭說話，只是拉著她穿到另一頭，再輕輕一推，蘭就離開了玻璃圓柱，此時，四周圍靜悄悄的，再沒有其他人。遠方，有一片看來和這裡格格不入的草原，金黃色的陽光煞是刺眼，蘭想看清楚，卻走不近，最後只得放棄。

蘭回到了自己的家，過了幾天，不知為何再次來到了玻璃圓柱前。然而，這次的玻璃圓柱雖然依然沐浴在那種陰涼的白光之中，卻沒有任何一片飄搖的布塊，更沒有那些飄在水中的入；再下一幕——蘭模模糊糊的感覺是又過了幾天，她站在玻璃圓柱前，玻璃圓柱卻已經碎裂成為廢墟。然後，夢就醒了。

這也許不算是惡夢，至少，蘭並沒有往常作惡夢後常有的大汗淋漓。她想了想，最後決定歸咎於期中考的壓力——在很久以前她媽媽就說過，那種像是被什麼東西追逐

的夢，往往暗示的是現實生活中被某些「期限」追著跑的事情，像是作業、考試。連帶著昨天看到的那張臉，大概也是這樣吧！畢竟，蘭並不覺得校園傳說可信。

翻看著行事曆，蘭皺眉想著，是時候念念書了，大一的課業沒有入學前想像的繁重，但還是該念書；先念點書，別繼續自己嚇自己，或許就不會作那種夢了。但就在她出門鎖門的那一刻，一個像是悄悄話的聲音說著：「她們就是人魚。妳也是。」蘭來不及細想，喀啞一聲，門就鎖好了，蘭也忘了那個聲音，只記得：原來這就是人魚啊……

二 藏妖

艾美躺在草叢裡，不遠處，有條溪流。這片草地位處小鎮附近，從她的家出發到這裡只要穿過一小片稀疏到無法稱為樹林的樹群，每當她想一個人靜一靜時就會來這裡。

這個地方人跡罕至，卻很有名——負面的有名。這裡鬧鬼，從很久很久以前——說不定在西部牛仔那種時代就有這傳說了。但，艾美不在乎，這個地方她來很多次了，根本沒鬧鬼。

下午的陽光是金色的，燦爛卻也刺眼。艾美有些睡

意，就把看了一半的小說蓋在眼睛上，隨著輕拂的微風，沉入夢鄉。在這裡作的夢，從小到大都是同一齣：關於一個妖怪與沉睡的女人的一個沒頭沒尾的故事，艾美從害怕到習慣，最後，變得期待——如果一直夢下去的話，也許有一天，她能看到結局也說不定呢？

咚、咚、咚、咚……

在沉入夢鄉前，她總是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一聲聲規律的咚咚跳動，最後再變成戰鼓的聲音，也成為夢境的開端。在小鎮的傳說裡，當戰鼓響起，就是鬼魂出來作亂的時分……

沉沉的夢境帶了點恍惚的節奏，艾美看見金黃色的陽光灑落掩蓋了一整片草坪的落葉上，周圍還有小小的溪流與樹木，這片自然的美景沒有一點工業污染，即使有建築物，看起來也相當原始純樸。

和現在的世界相同，附近有個大概數百人口的城鎮，艾美在地理課學過，有水的地方較易形成聚落，而城鎮的人們在這裡發展了得還算繁榮，直到有一天，在溪水旁邊的小山坡上，出現了一個妖怪。

妖怪出沒的時刻，多是在清晨與傍晚。唯一的徵兆是一陣像是戰鼓的聲音，然後，他便會從山坡上現身，直衝入城鎮裡殺人。這妖怪外觀其實大致也像人——一個光

頭、裸身的男人；然而，在他的後腦勺到背上，是一整個「龐克風」的突出的骨頭，也許就像是延伸的脊椎骨吧，艾美想了多年，卻依然無法找到一個精確而簡短的形容詞來描述它。妖怪的眼睛也異於人類，是一對像是蜥蜴或者蛇一般的眼瞳；而它的舌頭，卻又像是青蛙一般可以伸長，把人攔腰捲個幾圈……也許青蛙雖可以伸長舌頭卻不能伸得這麼長吧；有時候，妖怪也會用尖細的長舌頭，把人從上而下，從中直接剖成兩半，可以想見它也是相當尖銳的。

城鎮的人們想了許多對策，努力想找出妖怪的起源，趕走妖怪或者殺死它，卻總是徒勞無功。然後有一天，頑皮的小孩們偷偷溜進山坡邊的樹林裡玩，在回到村落後，帶回了一個奇怪的發現——森林的某處有片沒有樹，卻充滿落葉的草地，在落葉堆的中間，有個睡著的女人，他們用盡所有方法都叫不醒那個女人，等候許久，女人也沒有要醒來的跡象。自從妖怪出現後，人們就不大敢進入樹林了，因此，那個女人是從何時睡在那裏的，也沒有人知道。

城鎮的大人們商議了一陣，選了幾個身強體壯的人進入樹林，把那個沉睡的女人帶回了城鎮。女人有著白皙的皮膚與黑色的長髮，她的身上沒有任何可以判斷身分的東西，城裡也沒有任何人認得那個女人。過了十幾天，女人一直都沒有醒來，臉龐卻不見絲毫憔悴，只是安詳的睡著，便引起了人們的議論：會不會，這個女人其實也不是人，也是個妖怪呢？應該趁她沉睡時殺了她嗎？或者她是

傳說中的魔女，如果善待她就可以幫忙他們除去妖怪呢？爭論的聲音一天比一天大，女人卻從未醒來；最後，在妖怪又一次的攻擊之後，人們作了個決定——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將女人帶到妖怪最常出現的那片山坡上，把她留在那裡。

日子很快到來，城鎮的女人們幫沉睡的女人換上一件白色的洋裝，梳理頭髮，在她身周放滿鮮花，然後，四個男人將女人躺臥著的擔架抬起，伴隨著另外四個全副武裝的男人，浩浩蕩蕩的將女人抬到了山坡上。這陣容像極了婚禮但又像葬禮，艾美這麼覺得，卻不太確定。畢竟，她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大概的夢見這個故事，夢裡的人們卻不會對她說話或者解釋，這就和看沒有字幕與旁白的電影差不多啊。

在男人們完成任務並逃回城鎮後，女人的周圍起了大風，鮮花被吹開，而一片又一片的落葉被吹落到她的身上，逐漸的掩埋了她。燦爛的金黃色陽光照耀在這片落葉堆上，實在讓人難以和任何不好的事物作聯想。然後，在落葉堆之中，女人睜開了眼睛，碧綠色、像是寶石一般美麗的眼睛，她微笑了；然後，戰鼓的聲音響起……

艾美醒來，心滿意足的伸了個懶腰。夢境幾乎每回都停在這裡，有時候，她還會看見妖怪破土而出的那一瞬的畫面才醒來，然而，關於妖怪和女人的關係、或者說，他們究竟有沒有關係，卻從來沒有答案。艾美一直覺得那會

是這夢的答案，多年以來，她也有幾個猜想，但即使每回來這裡睡覺，夢境卻沒有更多的提示了。

三 墜龍

20170527

上禮拜掉了的日記本沒找到……真不知道該不該煩惱。好消息是我沒署名，而且是小時候的日記了，超歪斜的筆跡想必沒人認的出來，所以好像也不算有啥隱私問題不會丟臉……但壞消息是可能真的找不回來了啊哈哈哈哈哈……我到底為什麼要把它帶去學校啊……………

好啦，昨日之日譬如昨日死，丟了就丟了不過是本舊日記嘛雖然覺得被人撿走的話還是很羞恥的嗚嗚……

今天沒什麼事情，日記就這樣吧。嗯，不然記錄一下食物好了……高工對面那家火鍋店 CP 值滿高的，然後明天早餐想吃火腿蛋吐司……前提是要爬得起來啦一連餓好幾天了，可是不到最後一刻怎能輕言起床 >< 還是其實跟共筆的梗圖一樣棉被會吃人所以賴床不是個問題而是每天的戰爭？恩我從紀錄食物變成紀錄笑話了欸希望沒寫錯字，不然要是這本也丟了被人撿到就真丟臉了哈哈哈哈哈！！！！

20170527 23:35 (今天沒事情了準備洗洗睡了吧)

May

蘭看著從圖書館借來的原文書裏頭夾著的一本薄薄的日記本，覺得有些無言。這日記的主人是不是一直在丟日記啊？這本日記也才寫第一頁啊！而且內容就是丟了一本舊日記本！然後這個字跡與文筆、標點符號……唉，該把它悄悄拿回來夾著它的原文書的架子上放嗎？還是拿去學務處失物招領啊？貼到中山醫大家庭？

蘭開始想像如果是這日記的主人，會想怎麼找回這本日記……嗯，絕對不要是中山醫大家庭，可是學務處好像也會在學期末開公告耶，感覺還是挺丟臉；那如果放回架子上呢？嗯……如果在圖書館的架子上找到自己的日記本……會覺得沒找到還比較好吧……

雖然丟臉的不是自己，可是把幾種可能情況代入自己後，蘭覺得，還是還書的時候把這本日記本夾回去，對原主人和自己的心靈比較不會有傷害。打定主意後，蘭就不理那本日記了，畢竟，期中考要到了，而她還有大概一半的內容沒念！雖然要把日記跟原文課本一起還，可是看日期，這日記也已經在外流浪一個禮拜了，再多耽擱幾天也許沒問題……等等，2017？

雖然已經決定好不要再隨便看別人的日記了，蘭卻突然想到一個奇怪的事情，今年是2018年，但那篇的日期寫的是2017，所以，它已經在圖書館待了一年多了？竟然都沒被找回去！其實原主人真的不怎麼在乎它對吧？

唉，反正課本她一定是等到期中考結束後才要還的，那這日記，也等到時候再一起來進去吧……

「耶？妳說妳拿到一本日記？」

蘭轉頭看向走在自己身側的人。鈴是蘭在體育課認識的好朋友，但卻大了蘭一屆，這並不是因為她去年被當，而是學校這學年度更新的選課機制使得大一、大二的學生可能選到同一堂體育課。

比蘭多在學校待了一年的鈴，個性活潑，交友廣闊，因此，她在大一那年就差不多逛完了所有中山醫附近的景點、餐廳，也因此，對於一年級新生會感到驚訝的事情，她也幾乎都不覺得驚訝了。其實關於玻璃圓柱的傳說，也是她跟蘭說的。

鈴在圖書館打工，想到了這件事情的蘭便趁著體育課問了她：如果在圖書館撿到東西該怎麼處理。但鈴的驚訝，卻是蘭始料未及。

「嗯，還蠻薄的啦，而且只有一篇，好像是去年五月掉的吧！」

「五月？果然，又是 May 啊……」

聽到了蘭的回答，鈴皺起了眉頭。

「May？我不是說署名啦。它的日期有明確寫著五月，雖然說她叫做 May 感覺也挺巧合的，哈哈。」

感覺到鈴的態度變得有點怪怪的，蘭於是把語氣轉得輕鬆點，雖說體育課結束也總是讓人心情特別好，大概一部份是因為終於結束了這累人的時光，一部份是因為真的有藉由運動分泌傳說中的腦內啡吧，哈哈。

「唔……我知道啦！蘭，妳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說的校園傳說？」

甩甩頭，鈴平復了一下心情，再度用著有些輕快的語氣問著。

「校園傳說？妳是說玻璃圓柱嗎？」

對於話題突然轉到校園傳說，蘭感到有些訝異。雖然說自從做了那個夢之後，她對於玻璃圓柱也有更多的好奇與在意，然而，竟然有這麼巧的事情，原來 May 也和玻璃圓柱有關係？而作了那種夢的自己也這麼巧合的撿到了 May 的日記？

「不是啦。我說的是圖書館的。圖書館也有一個傳說，妳記不記得？噢，還是我沒有跟妳說嗎？」

鈴偏了偏頭，準備開始回想自己跟蘭講過什麼，又有什麼沒講過……唔，這有些困難，她應該跟至少十幾個新生講過校園傳說了，但具體來說是跟誰講過哪個，倒是得好好想了想……

「喔，圖書館的？郁涵有說過啦！我們上次吃飯的時候，妳們就把所有校園傳說全都講過了。」蘭聳聳肩，想起了那個超時回家的晚餐日，她差點被住在樓下的房東太太碎碎念到想搬家；不過不提這事的話，房東太太其實人挺好的。

「嗯嗯，我跟妳說，May 其實就是圖書館的傳說的主角喔，雖然我們其實不太喜歡講啦，但妳都遇到了……」

話講一講，鈴的情緒又莫名低落了起來。蘭覺得有點棘手，她實在不曉得究竟為什麼鈴似乎對於這個校園傳說態度不同。但不需要她反應什麼，鈴就自動地說了：

「郁涵講了喔……好吧，我覺得我還是重新講一次好了。其實呢，May 以前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她還挺喜歡圖書館的，常常來借書、自習。然而有一天，大概在下學期快要結束的某一天，May 出了意外，就再也沒來過學校了。而從下個學期開始，不時有人在圖書館檢到 May 的日記。這些，郁涵應該都有講過吧。」

鈴看向蘭，看見她點了頭有回應後，繼續說道：

「在某些版本，嗯……妳一定也聽過某些人是這樣說的：May 的靈魂飄盪在圖書館裡，所以才會有那些日記；就像玻璃圓柱，時間久了故事就多了許多分歧，然而，May 的事情其實沒那麼久，卻還是被很多人講的像那些歷史悠久的傳說，我不喜歡這樣。」

蘭覺得稀奇，這好像是她第一次聽見鈴對一件事情這麼直接的表達不悅。而鈴卻像是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一般，沒去關心蘭的心情。她頓了頓，像是在斟酌著什麼一樣，好半晌才開口：

「其實，May 是我的表姊，我們小時候常玩在一起。」鈴的聲音越來越輕，而蘭看了一眼她的表情，就決定繼續保持沉默。也許，鈴其實想認真的傾訴這件事情，卻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與合適的時機。

「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那場意外後，May 沒有死，只是一直昏迷不醒。醫生說，雖然機會小，但也還是可能有奇蹟。」

我們一直等著，奇蹟卻沒有出現。然後，去年，我也來到中山醫念書，才聽到這個傳說。

那些人真的很過分。」

鈴低低地說著。蘭沒有問她最後那句話的意思，因為

她也聽過，很多版本的傳說，說的都是死者的靈魂遊蕩在圖書館。在陌生的人來說，校園傳說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對當事人的親友來說，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難怪當時郁涵一邊說這故事一邊看著鈴，而且對這傳說相當的語帶保留。

「蘭，妳可以把那本日記帶給我嗎？」鈴再次甩了甩頭，試圖去除掉自己的情緒。

「好啊，明天可以嗎？」

雖然隔天沒有體育課，但蘭顧及鈴的心情，於是這樣問。

「好。謝謝妳。」鈴點了點頭，然後，遲疑的說：

「我其實已經收集了很多這樣的筆記本了，就連她小時候的日記現在也都在我這邊，如果妳還想知道什麼的話，下次來找我看吧。

至少，妳比那些只想隨便加油添醋，完全不顧別人心情的道聽塗說的傢伙們，好的多了……」

蘭看著鈴，點點頭。雖然她對於 May 的其他故事其實不是那麼有興趣，但也許，她可以花時間陪陪鈴，至少，讓她不必獨自一人面對這種校園傳說。

約定的時間在期中考後。中午時分，蘭來到了鈴的宿舍。她帶了兩顆蘋果——鈴會煮午餐，而飯後水果就由蘭準備了。

就和鈴說的一樣，日記的數量非常多，而且，大多數都和蘭當初拿到的那本一樣只在第一頁寫了一篇，就「被原主人忘在圖書館了」。好在，說是日記，也都是寫在普通的筆記本上，如果用那種每年年底書局賣的那種手帳本的話，重量肯定重了不只一倍。

鈴一邊吃著自己煮的麵，一邊對蘭解釋：之所以能拿到這麼多本日記，是因為她是 **May** 的親人。為了得到這些筆記本，她當時還拿了戶口名簿給保管這些「遺失物」的人員看。在圖書館打工，其實也和這件事情有關——如果有人把遺失在圖書館的日記送回，她就能優先取得。

「這兩本是 **May** 小時候的日記。」鈴把特別厚的兩本真正的日記本塞到一個已經放了一本小筆記本的紙袋子裡，隨後，又從一堆看起來差不多的筆記本中找了一下，挑了一本出來，又放進去。

「那本小的是我們暑假整理出來的結果，雖然也不算什麼結果啦，不過感覺就是有點關聯。**May** 其實當年不是只愛圖書館，她也常常在繞實驗大樓那個螺旋梯。」鈴指著其他的筆記本，繼續說：

「然後，『後來』的這些日記……總結起來，好像一直在重複著某段時間……弄丟日記、找回來，好幾篇都是這個。妳有興趣可以自己看……但 May 在學時人緣也挺好的，應該不會被霸凌。我不懂她為什麼總是繞在這件事情。」

鈴收好碗盤，拿起蘋果啃了一口。後面的時間，她就真的一本一本的拿起那些日記跟蘭講解、討論，一直到下午三點換成她要去上課了，蘭才拎著那個紙袋，一起離開鈴家。

翻看著那些日記，蘭不意外的看見校園傳說。但意外的是，May 說故事的筆觸和記日記差很多；此外，對於螺旋梯，她提到了另一個故事，另一場夢。

那天晚上，蘭又作了夢。

實驗大樓的螺旋梯有個非常老掉牙的傳說，就是樓梯的數目會在入夜後增多。而蘭的夢和此毫不相關。

在夢中，蘭是個大約 10 歲的小孩，住在一個傳統的小鄉村，鄰居都是親戚。這鄉村傍山而居，從二樓背陽面那邊的窗戶往外看，會看見一片樹林。

而夢境之所以不是真實，就是它的有些視野實在很不真實。

這幾天，大人們說後面來了兩條大蛇，隨著他們說話，兩條烏溜溜的蛇鑽在樹林間的畫面就此顯現。小小的蘭跑到那個窗邊往外看，一瞬間，她就置身樹林。蘭抬起頭，發現眼前有隻龍躺臥著，是那種中國古代的龍。龍的臉正對著她，眼睛卻沒有焦距，所以蘭知道，這龍，大概是快死了吧。蘭轉頭，又是一瞬間，她就回到了屋子裡面。她跑到大人們聚集的一樓，告訴他們關於龍的事情。蘭的舅舅跟著他跑上樓，樹林間，卻已經沒有龍的身影，只有蒸騰繚繞的雲霧。然後，大人們議論紛紛的從正門出發，準備實地走訪後面的樹林。

在蘭要模模糊糊的從這個夢裡面醒來時，有句話打進了她的家裡——也許，龍是故意躲起來的，牠不想讓人看見，自己瀕死的一面……

然後又跳出了個畫面，蘭從遠處看著學校的螺旋梯，但這時的螺旋梯上似乎佈滿了裂痕，微微的抖動著，像是鱗片，像是深深的喘著氣的一條，龍。

蘭醒來，遲鈍的腦袋遲鈍的想著，為什麼最後一個畫面離螺旋梯這麼遠呢？她茫然地往鬧鐘一瞥，時間還早啊。於是蘭直接翻了個身，不再糾結這問題；而下個迎接她的夢境，是沐浴在一片白光裡頭的，玻璃圓柱。

四 迴光

艾美覺得奇怪。這幾天她總是昏沉得想睡覺，但她也沒做更多的事情啊，怎麼回事？此外她覺得，往常忽視她的那些目光，竟然變得討厭極了。

唉，看來她該去放鬆放鬆心情。

那天放學，艾美再次來到草地。一如既往地看了一陣子的小說，然後，躺在草地上睡覺。

夢的開端一如既往；不同的是，艾美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覺得害怕。但夢境可不管艾美的心情，照著自己的節奏『播放』到結局，就在沉睡的女人睜開眼睛後，艾美終於明白了自己今天的恐懼從何而來。

這一次，她不再是旁觀者了。戰鼓響起的下個瞬間，破土而出的妖怪，直直往她衝來，尖利的舌頭，就要從艾美的頭上劈下……

在她要裂成兩半的瞬間，艾美醒來。管不了掉落在地的小說，艾美頭也不回的往家裡跑去。

這裡不是鬧鬼，傳說是假的；這地方鬧妖怪，這才是真正的。

還有，妖怪看見自己了。

艾美衝進家門，一路直直跑向自己的房間，但突然，她聽見大門外傳來一種像是在刮門板的聲音，伴隨著非常微弱的戰鼓聲響。艾美害怕極了，卻也只能在房間內轉來轉去，想不出一點好方法。

在她之前的調查中，總結就是沒有人知道該怎麼逃離妖怪啊！除了逃跑以外，就是逃跑，遠遠的逃……但是，現在妖怪看見自己了……怎麼辦？

偏偏在這個時候，那種昏沉的疲憊感，竟不由分說的一股腦地席捲而來。艾美只堅持數秒，身體一歪，直接躺倒在床。

窗外，戰鼓的聲音不知何時停了。

月光之下，妖怪的身影如同一縷輕煙，消失。

而艾美的身影，也和妖怪一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只留下一間整整齐齊，就像沒有人來過一般的房間。

離此很遠、幾乎是小鎮市中心的一間醫院，卻隱約傳來一陣兵荒馬亂的聲音。這一天，奇蹟終於降臨。

五 玻璃圓柱

空無一人的玻璃圓柱依舊沐浴在潔白的光中。

蘭站在玻璃圓柱前，仔細地打量它。她發現那玻璃壁似乎不是光滑的，反而充滿了細小的氣泡，嗯，不對，氣泡是水裡的。蘭左右張望，不知何時，她又進入玻璃圓柱，和上次夢境裡見過的人魚一樣，優游其中。

蘭靠近玻璃，從裡面看和從外面看的感覺真不相同。光線的投射在身上的感覺就和待在游泳池裡一樣，是一種斑駁的美麗。

透過厚重的玻璃壁，蘭看見正心大廳就和平常一樣，有來來去去的人，感覺這是剛下課或快要上課的時段，幾乎沒人往她這裡看過來。

蘭輕張開口，吐出一團泡沫，然後往上游去。玻璃圓柱在正心四樓是看不到得，她想看看頂端。

蘭游啊游的，突然想到自己變成魚了，那魚鰭長怎樣呢？她彎了彎身體，卻發現沒有傳說中的尾巴與魚鰭，反而是一團又一團的布塊，唉，所以人魚其實是沒有魚鰭的。

探究著，蘭忘記了原本的目標，然後聽到一聲呼喚：

「欸、欸。」

蘭轉身，看見一個大概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女孩。

「妳是新來的嗎？」

然後，她看見更多的人。

「瑤梅，她不是。她還活著，只是在做夢而已。」

在更遠處，一個看來較有年紀的女人說。蘭看向她，莫名覺得有點眼熟。

「那是受傷了嗎？跟我一樣？我也是在作夢。」

瑤梅這麼說著，看起來有點落寞。

「沒有，她沒有事。這是第一次有活著的人這樣，我也不太明白。」年紀稍長的女人往她們游來。蘭想起來了，這是第一次做夢時將自己拉進來的女人。

「我叫做淑玲，木蘭，能不能說說妳夢見的玻璃圓柱？」

女人簡短的介紹了自己，下一句話就直奔主題。在她說完這些話後，蘭發現，原本變得有些模糊的那場夢的記

憶，突然清晰了起來：

「我第一次來時，是妳把我拉進來的；第二次，我站在這裡，卻空無一人；第三次，這裡變成了廢墟。」

其他的人在他們談話時靠了過來。聽到蘭的最後一句話，她們面面相覷了一會兒，然後，像是鬆了一口氣般。

「所以，妳就是最後一個人了。」

淑玲看著蘭，緩緩的說。然後她牽起蘭的手。就像是在玩虛擬實境，玻璃圓柱的故事，開始在蘭眼前播放。

很久很久以前，淑玲是某任校長的妻子，因生產逝世。校長非常想念她，最後，聽信了某個奇怪的傳說，在校園裡設立了玻璃圓柱。

玻璃圓柱是正常的，卻又不是正常的。這裡其實未曾鬧鬼，但校長從此能在夢裡和淑玲相見。淑玲卻不快樂，她被關在這個玻璃圓柱裡，失去了自由。在玻璃圓柱從海水改換成淡水的時候，其實她心底有些期待與雀躍，沒想到，她還是出不去。然後，在一場意外中，有人加入了她的窘境。

如果有人在玻璃圓柱附近發生意外，那麼，在這入過世後，就會進入玻璃圓柱。這是淑玲與後來的許多人得出

的結論。

玻璃圓柱讓他們自由卻不自由，因為這裡，他們能進入親人好友的夢境，但當親友因歲月而跟著逝世後，他們的靈魂還是離不開這裡。他們像是魚般自由穿梭，卻又被困在這巨大的水族箱中。

現在，蘭說她夢見了這裡空無一人，再夢見這裡變成廢墟，那麼，也許他們將得到自由。人魚的夢是不會騙人的。

雖然對於蘭的狀況有些疑惑，「人魚」們還是帶著欣喜，教導蘭如何穿梭夢境。

「對了，妳是不是撿到『我的日記』？」

突如其來，一句話插進了人魚們和蘭的教學話題中。蘭轉過頭，發現瑤梅盯著自己。瑤梅……梅，所以，她就是 May ？

六 交錯

艾美有種很不真實的感覺。原來，過去幾年她一直昏迷不醒，現在的自己，才是真正醒著的。

難怪那些人的眼神總是從自己身上穿過。一直以為這是種霸凌的自己好傻啊……

愣了愣不清楚的腦袋，艾美再度沉入夢鄉。

但夢境卻是意料之外。

艾美端詳著這片熟悉得不能熟悉的草皮，心中哀號。為什麼又來到這裡了？我明明是在醫院啊。幸好，沒有鼓聲，也沒有妖怪。不情願地在草地踟躕一陣，艾美決定試著往遠方走去。

然而走沒幾步，從她剛離開的地方，不祥的鼓聲響起。

艾美跑了起來。沒有目標地往前跑。在這處無人煙的地方，這一次，她非常肯定妖怪的目標是自己，而往哪跑都好，只要遠離牠……

跑著跑著，妖怪的速度卻比艾美快，眼看牠伸出長長的舌頭要攻擊自己了，卻有一雙手，眼明手快的拉走了艾美。

咚。

一個鈍鈍的撞擊聲。艾美轉頭，卻發現妖怪不見了。

而自己在一個奇怪的水族世界裡。難道，這就是夢境的新發展嗎？真相？

「別發呆欸，藏妖還在外面。」

聽到這句話，艾美才發現自己的手還被人握著，而那手的主人是個和自己年紀相仿的女生。黑色的頭髮……艾美肯定她不是沉睡的魔女，卻不明白她是如何救她的。

「我是蘭，我觀察妳的夢半年了。藏妖也許能幫我忙，妳介意我把牠帶走嗎？」

聽到這句話，艾美覺得有些傻眼。那個妖怪除了殺人以外，能幫什麼忙？她都看到她被追著了，怎麼還會認為她和妖怪是朋友，還先問她意見？

蘭看了艾美一眼，好像明白她在想什麼似的笑了起來。這時，水中突然出現另一個女孩，她對蘭說：

「龍答應了。」

艾美看著女孩，突然發現她的口型並不是英文，但自己卻聽的懂。因為這是夢境？

看她又要陷入思索，蘭對艾美說：

「別發呆了，先帶妳到墜龍那邊。」

墜龍，顧名思義就是一條從天墜落下來的龍。但艾美實際看到牠時，心中還是一番震撼。

和藏妖不同，墜龍的氣息微弱，喘氣喘的兇。氣勢卻依然不凡，艾美覺得，也許牠真的能對付藏妖。

但蘭卻不是那個意思。

「墜龍是最後要送大家一程的啦，妳等著看。」

語畢，蘭把艾美留在了墜龍身邊。艾美仔細的看著墜龍，發現鱗片下，若隱若現的排列著像極了一道樓梯……

墜龍看向她，沒什麼表情，艾美卻嚇得把眼睛轉回蘭那邊。這一看，才發現玻璃圓柱裡，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那麼多人。

那些人一副在拔河的狀態，所有人一個接一個地排在蘭的身後，努力幫著她把什麼東西往內拉。艾美仔細一看，發現那個卡在一半不斷掙扎的東西，好像是藏妖。

來不及驚訝，艾美看到，蘭和那些人突然往後散開，然後，蘭拉著另一個女孩跑了過來。

咚的一聲，女孩撞上了玻璃，蘭卻輕易地穿過了它。藏妖在玻璃圓柱裡，卻沒有對任何一人展開攻擊，只是茫然的亂轉著。

蘭看著這狀況，再次回到玻璃圓柱裡——她停在了玻璃的中間，一半在內一半在外，拉住了女孩的手。這時，藏妖才像是有了目標一樣，往她們的方向攻去。

喀拉一聲。

在快被舌頭打到的那瞬間，蘭躲開了。而藏妖的舌頭像鞭子般擊碎了玻璃圓柱。看見玻璃圓柱碎裂，那些在水中漂浮的人影全衝往那個缺口，抵住了那逐漸變大的裂縫。

說也奇怪，原本藏妖甚至是可以穿過那些人影的，在玻璃圓柱出現裂痕後，卻變成實體的阻礙。

在人群中，一個年長的女人把蘭和女孩推了出來。她們兩人離開後，玻璃圓柱整個裂開，強勁的水流也瞬時傾瀉。

看著洶湧而來的水柱，艾美還沒驚恐，就發現自己被什麼東西攔腰捲了起來，然後，她聽到蘭的聲音：

「抓穩喔。」

原本奄奄一息的墜龍，在強勁的水流沖過來後，竟變的強壯有力了。待確認好蘭等人都安全的抓在自己身上後，龍鳴了一聲，往天上飛去。

這樣的旅程，艾美從未想過，雖然藏妖也是個超現實的存在，但搭著龍飛到天空，這感覺……實在是難以形容！

天空的雲美的讓人記不住。恍惚般，艾美又要陷入沉睡，卻又像是才要真正醒來，在意識逐間模糊時，她隱約聽到一個聲音：

「世界真的很大……妳的妖怪還真可怕啊。妳真有勇氣。」

然後，她聽到像是醫療儀器的聲音，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刺耳。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見面呢？」

艾美睜開眼睛，模模糊糊的，她覺得她好像夢見了什麼，但剛要開始思考，那夢就和其他夢一樣，沉入腦袋深處。

七 平行

蘭睜開眼睛，感到疲倦。半年前，她從電扶梯上摔下來，腦袋撞擊地面，幸好，還是救回來了。只是這半年來她時常如此昏睡。

說起來，她也在玻璃圓柱附近出意外了呢。

那場意外其實是電扶梯損壞，脫落的踏板撞毀玻璃圓柱，她才連帶受傷。

但，隨著玻璃圓柱損毀，她不會成為人魚；再也不會有人，成為那罐子裡的魚了。

雖然世界很大，一定有更多的故事行走世上。

但那也不一定是她的旅程了。

蘭閉上眼睛，決定再睡一會兒。

床頭櫃上，只剩下時鐘滴答走著的聲音。

在錯綜的漩渦裡
來自不同的我們相遇
復又分離
變回寧靜
若我成了單一洋流
是不是就此生活平順，不再遇見你？
嘿呀嘿呀我奮力游動
也許某一天
這世上還有某個漩渦
然後我們再次相聚
再次分離

·
這是我嚮往的生活
相聚與否，至少
我們都不是
罐子裡的魚

【記者陳思銘 / 黃葛市報導】

本月四日晚間在天門大學附設醫院發生一起疑似因藥物使用失當所致的醫療事故。一名罹患糖尿病的 71 歲婦人晚餐後突然出現劇烈的嘔吐與腹痛，經醫師投藥急救後卻引發心律不整而昏迷，雖經醫護人員通力搶救，依舊回天乏術。目前院方已將相關資料呈交主管機關，並積極調查事故原因。

死者家屬今日召開記者會，指出此事件的起因很明顯就是醫師用藥過量，院方不但至今未向家屬公開道歉，還想用內部調查為藉口拖延時間，實在令人髮指。

死者黃太太的兒子形容，母親雖然長年受糖尿病所苦，身體與心靈卻十分堅強，這次實在是因為腸胃道症狀過於嚴重，才不得不住院，沒想到卻因此遇上死劫。「如果院方再拿不出誠意，我們不排除提告。」

天門大學附設醫院院長顏松年解釋，患者除患有糖尿病所引發的多重併發症，亦患有輕微失智症，生前服用多種藥物進行治療。事件起因是否為藥物使用失當，仍需進一步的屍檢報告釐清。

「治療不是單一因素就能決定，還要考量患者的狀況」顏松年強調，院方絕對尊重家屬所有權益，並全力配

合調查。希望家屬也能理性討論，切勿在調查報告出爐之前聽信不實傳言。

* * *

推開通往樓頂陳舊的鐵門，趙漢強消瘦的身影出現在眼前。現在已接近午夜，住宅區內多數的人家早已熄燈，放眼望去，老舊而排列緊密的公寓陷入一片深沉的黑暗，只剩下街口昏黃的路燈維持最起碼的光明。漢強一手搭在樓頂邊緣的圍牆上，一手扶著下頷，路燈昏黃的燈光照在他臉上，讓他緊皺的眉頭與肌膚上的紋理更顯深邃。他並沒有發現我的到來，依舊靜靜地看著無人的街道，與眼前寧靜的夜融為一體。

我提著剛剛在街角買的滷味與啤酒走到他身旁，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漢強好似從深沈的睡夢中醒來，驚叫了一聲，還誇張地向前傾倒，讓我以為他差一點就會摔下樓去。

看著他滑稽的動作，我不禁笑出聲來。從我剛認識漢強，他就是這樣單純，容易被旁人的惡作劇驚嚇。但漢強從不因此而生氣，反而總是用他那陽光的招牌笑容面對旁人的戲謔，讓他成為團體中不可或缺的歡樂來源。

然而，今晚的他卻十分反常。不僅一句話也不說，臉上還盡是憂鬱的神色，對於我剛剛的戲弄，也只是漠然地

看了我一眼，旋即又擺回原來的姿勢，讓我感到十分錯愕。看著眼前的漢強，再看看提袋中的宵夜，一時間我不知該如何打破這尷尬的局面，於是我也學著漢強靠在牆邊，望向無燈火的住宅區。

過了半晌，我注意到漢強的眼角餘光頻頻飄向放在牆上提袋，他大概是發現我帶來的啤酒，可是又不好意思自己拿出來喝。我嘆了一口氣，解開袋子，將一罐啤酒遞到他眼前。漢強呆滯了幾秒後，接過我手中的啤酒，默默啜飲了起來。我也打開了一罐，一邊喝一邊思考該如何跟他搭話。等到酒罐已快見底，我才溫吞地說：

「那個……下午跟你借的電腦，我離開醫院前放在你的辦公桌上了。」

「喔。」漢強虛應了一聲，總算開口。「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這不是廢話嗎，」我說：「我剛剛去敲過你家的門了，那麼晚不在家裡，肯定是在樓頂想心事。」

「呵呵，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對我的習慣這麼熟悉！」

漢強乾笑了兩聲，他的臉上終於出現了一點笑意。他舉起酒罐繼續啜飲，呆滯地凝望遠方的街道。我拿出袋中

的滷味叫他吃一點，但他揮了揮手，表示他沒有胃口。

「你怎麼工作到那麼晚，今天不是不用看診嗎？」漢強問。

「還不是我們科的主任。」我說：「你知道，老顏要退休了，他為了要爭取院長的位子，一天到晚在找我們商討計策。但他又說他是副院長，很忙，所以要我們這些手下拜訪醫院的大佬、拉攏董事會。」

「那可真是辛苦你了。」漢強說：「我們科的馬老大也是一樣啊，覺得自己有機會，就把全部心思放在競選上了。今年的院長選舉真夠精彩，又是黑函、又是週刊爆料，如果他們能花一半心思在管理上就好了。」

「就是說啊。」

漢強轉過頭來與我相視而笑，看來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已比剛剛放鬆了許多，原本蒼白的臉也泛起些許紅潤。但我還是很疑惑，為什麼他剛剛會看起來那麼哀傷？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我問：

「你今天看起來那麼不開心，是不是因為那件事故？」

「哼，果然被你看出來了」漢強啜了一口啤酒，說：

「黃太太的那件意外攪得科裡一團亂，她兒子已經去提告了，現在我正在為出庭的事傷腦筋。」

「這件事我一直很想問。」我說：「你雖然平常很粗線條，但治療的時候都滿謹慎的。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失誤呢？」

「這……說是失誤，也不完全對。」漢強說：「不，我想我的處置應該……應該不會出問題才對呀。」

漢強低下頭，把玩著手中的啤酒罐。鋁罐凹槽上殘留的啤酒隨著他轉動的手腕靈活運動，有韻律地轉上轉下，而他的眼睛也專注地跟隨著酒滴上的閃光。他似乎在逃避什麼，又好像是因為思緒混亂而不知該如何開口。我看著沈默不語的漢強，緩緩說道：

「其實，黃太太的狀況我知道一些，她是因為糖尿病引起的胃癱瘓才住院的，對吧！」

「你怎麼知道？」漢強轉過頭來，驚訝地問。

「因為黃太太也有阿茲海默症啊，所以她以前曾經來我們身心科看診，現在好像也有在吃藥治療失智症的樣子。」

「對喔，她的確有輕微的失智症，雖然不是很嚴重，

但行為常常不受控制，有時還會偷拿隔壁床的食物來吃，讓我們很困擾呢。但如果撇除這件事不談，她真的是一位和藹又親切的老太太。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她身上呢，唉！」

漢強嘆了一口氣，將罐中最後的一點酒喝盡。然而酒精並沒有辦法緩解他的憂愁，就連他臉上好不容易泛起的一點紅暈，也一點點恢復原先的蒼白。看著他難過的樣子，我實在不好意思繼續追問，但就在我正思考著該如何安慰他的時候，漢強卻自顧自地說起當天的經過：

「那天晚上，大部份的病人都已經吃過晚餐的時候，有好幾位病人出了狀況，我在內科病房進進出出，一會兒問診，一會兒去護理站調整處方。就在快七點半的時候，有人 call 我說黃太太突然開始嘔吐，肚子痛得在床上一直打滾，要我立刻去處理。其實這也不是多嚴重的事，胃癱瘓的患者偶而會出現這些症狀，只要開藥促進腸胃蠕動就好了。於是我就要護理師替她補充水分和電解質，再注射紅黴素。然後我就離開去看其他病人。」

「紅黴素？你是說 erythromycin？」我疑惑地問道。

「呃，對，就是紅黴素」漢強說：「我當時是叫他們注射紅黴素。」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用。」我說：「雖然是

有外國文獻這樣建議，但在本地這可不是一種常規的處置啊，為什麼不用常用的那些藥呢？」

「因為她那時候嘔吐得很厲害，沒辦法用口服的藥物。所以我就想起之前看過的指引，就開了靜脈注射紅黴素的 order，結果……」

「結果就出事了」我補充道。

兩人再度陷入沈默。我看向低頭不語的漢強，他雖然仍在把玩早已空了的酒罐，但看得出來他手腕的動作已不像剛才利索，好像還微微地顫抖著。

「你不覺得剛剛跟我說的過程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嗎？」我試探地問道。

「當然，這幾天我反覆回想，覺得處置沒有很完美……」

「不是不完美，是有很嚴重的問題。」我說：「你知道為什麼黃太太最後會心律不整嗎？我想那八成是紅黴素的副作用造成的。」

「你說紅黴素……心律不整……」漢強顫抖地說。

「這連醫學生都知道」我說：「紅黴素會讓心室肌肉

活動電位持續的時間延長，而可能造成心律不整。所以在使用之前，應該要先替她測心電圖確認她的心臟能不能承受，你當時有這麼做嗎？」

「這……我當時沒有做。」漢強說。

「沒有？唉，你怎麼這麼不小心？」我說：「她是女性、年紀大、服藥之前又曾大量嘔吐，血液中鉀離子肯定不足，怎麼看都是產生心律不整的高危險群啊！」

漢強沒有回應，他顫抖地舉起酒罐，搭上下唇。但旋即想起啤酒已全數喝完，頹然地垂下拿著酒罐的手，呆滯地靠在圍牆上。

「還有，你不是也說黃太太有在吃藥治療失智症嗎，憑我的印象，她應該是吃 Aricept 吧？」我問。

「是啊，你說得沒錯。」

「那這樣危險因子又多了一個了」我用手比了一個三，繼續說：「Aricept 會干擾紅黴素的排除，讓它的副作用更強、更危險。」

「你不要把我當成白痴好不好」漢強惱怒地說：「這些我當然知道，也都有想到啊。在開 order 之前我也猶豫了一會兒，可是……」

「可是什麼？」

「當我要叫實習醫師小陳去推心電圖的機器時，我的電話突然響起。」

「然後呢？」

「我就……接起電話。講完電話後我覺得非常煩躁，而且黃太太的狀況持續惡化，小陳還不斷雖促我下診斷。當時我的腦袋變一片空白，情急之下我便聽了小陳的建議，沒有測心電圖，就……可惡！」

漢強大喊了一聲，將手中的啤酒罐向前用力扔出，然後身子向後一轉，跌坐在地上。酒罐砸中對面公寓的遮雨棚，發出一連串響亮的碰撞聲，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小聲，像是引爆火藥的引子，在聲音消失的剎那，從漢強被雙臂環抱的頭顱傳來嗚嗚噎噎的啜泣聲。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這麼不小心。」漢強模糊、斷斷續續地說到：「細思起來漏洞百出的事，我竟然沒有好好把關。」

我蹲下來，將手搭在漢強的肩膀上，輕輕拍撫。他的肩膀隨著啜泣上下震動，那嗚噎的哭聲雖聽起來模糊，用手感觸起來卻異樣劇烈，隨著他的胸背傳到我的臂膀，讓我能清楚了解到他的悲傷。可見剛剛的質疑已經徹底擊潰

他的心防，讓他完全了解到自己的閃失有多麼致命。

看著他激動的模样，我卻出奇平靜。爸爸從小就常常跟我說，謀事要果決，行事要果毅，尤其是至關命運的大事，更是要鐵了心、狠下手。懂事一來，我都是這樣行事，也屢獲成功，而這次也不例外。

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一下。

「好了，別那麼自責。」我拍著漢強的肩膀，說：「人都是會犯錯的，更何況這也不完全是你的錯，誰叫你運氣不好，在煩躁的時候遇到徵象不明顯的病人。你現在該做的是想想該怎麼跟律師與檢察官交代，只要你態度良好，他們可能會幫助你減輕刑罰，未來你也好重新開始啊！」

「運氣不好，或許真是如此。」漢強抬起頭來，用手臂抹了抹臉面。「我真的是運氣不好，再加上太不小心，才會……才會……」

「好了，漢強。過去的事現在也不能挽回了，明天開始我會幫助你度過難關。今晚就別再想了，喝點酒、好好睡上一覺吧，我會陪著你的。」

我打開另一罐啤酒的拉環，遞到漢強眼前。但他並沒有接受，反而將我的手用力推開，讓我手中的啤酒險些灑出來。

「漢強！」我微微皺起眉頭，說：「別像小孩子一樣鬧脾氣，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現在哭也沒用啊！」

「不，你沒搞清楚。」強用雙手抹了抹臉，說：「我會哭並不是因為我的失誤，而是因為……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啊！」

「不甘心？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我疑惑地問。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漢強說：「你是醫師，應該可以明白。雖然紅黴素可能誘發心律不整，但機率其實不高啊！為什麼就這麼巧在黃太太身上發生，還導致最壞的結果？」

「這其實也不難猜測，」我說：「剛剛也說了，黃太太吐得厲害，本就有可能出現低血鉀的狀況，再加上她是女性、年紀又大，依統計調查而言本來就是誘發心律不整的高危險群。所以我才說你運氣不好，遇到這麼個……」

「對！你說的都對！」漢強粗魯地打斷我的話，急切地說：「這情節如果用運氣來解釋，確實很合理，但有兩個點我非常無法理解，你知道是什麼嗎？」

漢強扶著牆站了起來，轉頭看向我。那雙清秀的丹鳳眼微微浮腫，透著醉酒般的酡紅。眼角殘留著些許淚痕，卻不見一點哀傷的神色，反而從他緊繃的肌理、收束的眉

宇，散發出一種不容忽視的嚴肅，讓我緊張得不知該如何開口。認識漢強那麼久，我還是第一次在他臉上看見如此認真的表情，此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脈搏正微微加速，但我分不清讓我如此緊張的原因究竟是漢強突然轉變的神色，還是他出乎意料的回應。

漢強見我一直沈默不語，就接著說：

「首先是那通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停車場的管理員，說我的車停錯地方，要我立刻去移車，還不明究理地罵了我一頓。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來的那組電話號碼。」

「有……有什麼奇怪的嗎？」我問。

「那組號碼是院內的總機，無法回播的那種。平常護理站有事要聯絡醫師的話都是用那組號碼，但停車場管理員可不是，通常都是聯絡單位，再請單位連絡醫師，不可能直接打給醫師的呀？」

「這滿奇怪的，會不會是管理員上來借電話……」

「這也不可能，」漢強說：「你剛來天大可能不太清楚。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員工都有公務手機，並配備一組速播碼，單位若有事要聯絡都是用這組號碼。但跟其他醫院不一樣的是，本院醫師的私人手機也配有速播碼，而且只

在醫師間公開，其他人不會知道。」

「你的意思是……」

「那天響的，是我的私人手機。」漢強說：「若要打通我的私人手機，不是用我原本的號碼，就是用醫師間流傳的速播碼，但這兩組號碼我都沒有告訴過護理站的任何一人，可見這一定是某位醫師或是知道我原本號碼的人播的。其實我剛來天大的時候，也常常分不清這兩組速播碼呢，呵呵！」

漢強嘴角上揚，露齒一笑，輕快的笑聲在樓頂迴盪。然而我從他的眼中讀不出一點與笑聲相稱的歡快，他的眼神依然嚴肅，目光依舊銳利。當我扶著牆站起來時，他朝著我前進幾步，走到燈光最強的地方。路邊發散來的燈光雖然昏黃，襯著它標緻的五官，光影交錯，卻形成異常強烈的對比，讓我感到一種鬼魅般的壓迫感。

「你了解了吧！事後我也有去跟管理員查證，果然當天沒有任何人打電話給我，可見那通電話是某人，而且很可能是某位分不清兩組速播碼的醫師打給我的。這就很奇怪啦，是誰？又是基於什麼目的？你說呢，宇平？」

當漢強輕聲喚著我的名字時，我感受到一種從未經歷過的恐懼感。這真的是我認識的漢強嗎？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個少根筋的傻小子，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如此認真

而縝密地梳理一件事，也沒想過我和他竟會在這樣詭異的氣氛下談話。此時我感到瀏海下一陣濕潤，眼鏡順著鼻樑緩緩滑落。

「你，怎麼在流汗啊？」漢強問道，臉上浮現出一抹微笑。

「呵呵，喝了酒身體就容易發熱。」我說，連忙將眼鏡推回原位。

「小心啊，冬天感冒可不好啊！」

「謝謝你的關心，」我說：「你也是啊，整天疑神疑鬼，對身體可不好。」

我向前走了兩步，抖了抖肩膀和腦袋，微低著頭看向漢強。漢強也轉過身來，雙手叉腰，稍稍皺著眉盯著我。從他方才的語氣，似乎已經察覺到事件中的不尋常，甚至懷疑到我身上來。但他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仍是個未知數。或許他現在是在試探我，或純粹是在虛張聲勢。我清了清喉嚨，冷靜地說到：

「你是說，有人故意打電話給你，讓你煩躁，讓你出錯？」

「對，我覺得很有可能，而且那個人還可能跟小陳串

通好，在我接完電話後，要不斷厲聲催促我，讓我無法仔細思考。那個人應該很了解我，知道我在煩躁的時候會腦中一片空白，並很容易受旁人建議左右，就跟那時一樣。」

「哼，你也太有想像力了吧！」我說：「這哪有那麼容易，要是你還記得要測心電圖呢？要是黃太太用了紅黴素也沒事呢？這之間有太多機率會讓病人平安無事，如果要作為殺人手段，也太不可靠了吧！」

「沒錯，機率實在太小了，但如果再用其他方法讓機率上升呢？」

「呵呵，這種事只有神可以做到吧？」

「不，那個人就做到了。而答案就在事件的開端。」

忽然一陣風吹來，我感到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低頭一看，我才發現襯衫已經濕透了。我一邊整理被風吹歪的領帶，一邊忖度著漢強所說「開端」這兩個字。看來今天來找漢強前的一系列安排決不會白費工夫，而今晚的「試探」也證明了我的疑慮。我深吸幾口氣，平抑住激動的脈搏，繼續聽漢強挖掘到的「真相」。

「在我發現那通電話的異常後，我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操控這整件事，於是我就回到黃太太的病房，向其他病人和看護打聽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果然，我在黃太太的

病床下找到了一樣東西，讓我更確信我的猜測。」

「哼，難不成你找到毒藥啦？」

「說是毒藥也不為過，」漢強拾起那罐開了卻沒人喝的啤酒，用食指指著它，說：「那是一罐加了糖的葡萄柚汁，這非常奇怪。因為葡萄柚汁會阻礙許多藥物的代謝，加強藥物的副作用，因此在醫院是不可能出現，也不會有家屬會帶進來的。但那天晚上，黃太太對面病床的看護有看到她在喝一瓶橘色的果汁，雖然不知道那瓶果汁是不是就是葡萄柚汁，但只要化驗我找到的空瓶殘留的跡證，應該就能確認了。」

「這真的很糟糕呢，可能是有人買錯，然後又被黃太太偷走了吧？畢竟黃太太也有偷拿別人飲料的前科嗎？」

「不，我想事情沒那麼單純。」漢強說：「你說得沒錯，黃太太有糖尿病，所以她的家人不可能買果汁給她，但這還是說不通，因為正常情況下葡萄柚汁不可能出現在醫院裡，而我也沒調查到那天有誰買的果汁不見。正當我不知該如何繼續追查的時候，我想到了黃太太的一個習慣。黃太太的家人為了讓她在病房不感到寂寞，便在她的平板電腦下載了一個錄音程式，讓她可以隨時聽見家人預錄的聲音。但黃太太不太會用電腦，常常不小心按到錄音鈕，過了好幾小時才會發現。我想那天可能也有錄音，或許會錄到些什麼，所以昨天我就去拜訪黃太太的家人，請

他們提供電腦裡的錄音檔。你知道這有多難嗎？昨天下著雨，我……我在他們家門口跪了……兩個小時，又聽他們罵了很多難聽的話，才……才拿到。」

漢強低下頭，語帶哽咽地說著，看來他真的受了不少委屈。或許我可以上前安慰他，輕拍他的肩膀或是給他一個擁抱，但我想這一切可能已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終於，在錄音中找到了答案。黃太太喚著他的名，說他手裡拿著橘黃色的飲料，而那個人也親切地跟黃太太寒暄，還假惺惺地叫她不要喝。」

「黃太太如那個人所願，喝了葡萄柚汁。果汁中過高的糖分使她的糖尿病和胃癱瘓急性惡化，而需要急救。」

「不斷嘔吐的病人、莫名其妙的電話、後輩別有用心的催促，讓我喪失理智，而犯下一連串錯誤。」

「再加上葡萄柚汁與藥物的交互作用，造成無法挽回的心律不整。」

我與漢強一人一句說著他剛剛探尋到的「真相」，一種難以名狀的蕭瑟在我們之間不斷壯大。我與他就像在鬥技場對峙的勇士，怒視著彼此，各自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與算計。但我也注意到，他的站姿已不若剛才硬挺，眼神也有些迷茫。他睜大雙眼，貪婪地喘氣，一步步向我進

逼。

「那人是多麼可怕啊，宇平！」漢強張開臂膀，大聲說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沒有犯法，卻讓心律不整的機率由原先的微乎其微，進展到足以致命。還讓我就像走在獨木橋上一樣，不斷……不斷被剝奪選擇的機會，最終掉入那人的陷阱。」

「漢強，我覺得這都是你的妄想。這樣做確實可以提升至死的機率，但相對的，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就會失敗啊？」

「所以呢？」漢強垂下手臂，傾身向前，說：「失敗了又怎麼樣？反正花費又不大，再做一次就好啦！我懷疑那個人……應該……應該試了很多次，所以最近……黃太太狀況……才會那麼多！」

「那……你有證據說放果汁的和打電話的是同一人嗎？」

「沒錯……我沒有證據，但我……我有理由相信，因為……葡萄柚汁本身就……充滿惡意！」

漢強背靠著牆，跌坐到地上，手中的酒罐摔落在地，發出一連串清脆的響聲。他的襯衫與褲子上沾染大片酒漬，四肢像掉線的木偶般無力地垂在地上，看來十分狼

狠。漢強歪著頭，一邊喘氣，一邊說：

「可惡，為什麼我……會突然那麼想睡？明明……」

「明明只喝了一罐啤酒，對吧？」我說：「我剛剛就覺得奇怪，平常六瓶起跳的你，今天怎麼喝得那麼節制。」

「渚宇平！」漢強用盡最後的力氣大喊我的名字。「為什麼……你要這麼做？為什麼要……害她。她……無冤無仇……為什麼？」

「漢強，休息吧。之後的事我會處理，你就好好休息吧！」

漢強閉上眼，癱軟地倒在地上。我上前抱住他，將漢強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的眼瞼間流著淚，嘴唇不停活動，似乎仍想說什麼，但此時的他也只能發出嚙語班含糊的聲音。我將頭靠向漢強，側耳傾聽，似乎在他氣若游絲的吐息間聽到他這麼說：

「宇平，我不想……懷疑你，求求你……解釋，事情不……你做的。」

收拾好地上的垃圾後，我走進樓梯間，關上鐵門，盡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音。漢強已經睡著了，他已經好久沒有好好睡上一覺，就別吵醒他吧！

手裡提著冷掉的宵夜和幾罐沒喝完的啤酒，一步一階緩慢地走下樓。此時我的心情非常複雜，成事的安心摻雜著難以言喻的忐忑，讓我在走到樓梯轉角時不禁停下腳步，坐倒在牆角，抬頭仰望通向樓頂的大門。

沒想到漢強盡然能將事情理解到這個地步。他幾乎說中事件的每一步操作與發展，甚至透過鮮少有人注意到的蛛絲馬跡，找到了幕後的真實。這整個事件在正常人的想像中應該是荒謬且超乎常理的，但這因為如此，才沒有多少人能發現事件的詭秘之處。其實對於事件能進展地如此順利，我也感到十分意外，正如漢強所說，失敗的機率太大，除非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否則很難抓到那千載難逢的好運。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一下。漢強啊，你參透了一切，但有一件事你沒有想清楚。

事件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製造事故。黃太太並不是唯一目標，她不過是眾多行事對象中的其中一人。

可是為什麼我會感到那麼不安呢？明明事情已經順利結束，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煩惱才是。我低下頭，將臉埋在雙掌中，忽然剛剛在樓頂發生的一切像走馬燈般在腦中一幕幕閃過，漢強迷茫而流著淚的神情出現在我面前。他發現了一切、理解了一切，但到了最後關頭仍不打算懷疑我。漢強，我原以為我錯看了你，以為真正的你是一個精明、方寸至深的狠角色，沒想到你還是那個我認識的漢強，天真爛漫、樂觀開朗，像孩子一向不懂得懷疑。

想到這裡，眼淚從眼角滑落了下來。我摸摸口袋裡的藥，淚眼朦朧地望向樓頂暗沈的鐵門。

今晚可能要吃點藥，才能睡著吧！

【記者鄭懷思 / 黃葛市報導】

本月二十日在石門區一棟公寓前發生一起墜樓意外，死者為該樓住戶趙姓男子。經法醫驗屍後發現血液中有酒精與安眠藥殘留，再從該樓頂樓鞋子與酒瓶的擺放狀況研判，死者自殺的可能性相當大。

死者為天門大學內科部醫師，近日捲入一起醫療事故，該事件目前仍在地方法院審理。今日警方公布在死者之筆記型電腦中留下的遺書。死者於遺書內坦承自己的疏失，表示自己無法承受良心的譴責，而選擇自殺以謝罪衍。

今日下午天門大學附設醫院召開記者會，向該醫療疏失案件的家屬致歉，並宣布院長顏松年、內科部長馬福生將辭職以示負責，院長職缺則由副院長渚伸安代理。

裴芯哭著跑回房間，把臉埋在被子裡，身體不斷顫抖，想大聲哭卻害怕驚動樓下的人，只能不斷顫抖，讓悲傷釋放。

「你出什麼事了？還好嗎？」裴愉從書房走來，看見自己的妹妹埋頭猛哭，心中不知所措，只能不斷問著：「還好嗎？」

「……」

「怎麼了？妳先不要哭！」

裴芯更激烈地抽動著，感覺連床板都被震得一下一下。

「啊……對不起對不起，那你先哭一下好了……」裴愉拿著水壺離開房間，下樓裝水，只看見母親板著臉，坐在木製沙發上看電視。

躡手躡腳地走進廚房，裴愉拿起水壺倒水，看著水流入瓶中，流著流著……就滿出來了。

「嘩啦嘩啦」的水聲引起母親注意，她往廚房走去，看見自己女兒正站著喝水，而站立的位置旁有一小灘水。

「沒看見嗎？沒看見妳腳附近有水嗎？怎樣，是要我來擦嗎？」

「沒事啦！等一下就會自己乾了，不用特別擦啦！」

「你再說一次。」母親的臉色變成豬肝色，又暗又紅。裴愉看見此情此景，趕緊去拿拖把來，在母親面前認真地把地板擦乾。

「妳們兩個，平時我就是太照顧妳們，對你們太好，

連裝水都裝不好，還會溢到地板上去！妳們兩個都大學生了，怎麼一點生活技能都沒有啊？我在你們這個年紀時，早就會自己洗衣服、自己煮飯、自己賺錢，什麼都自己來、自己做。啊妳們勒？只是要妳們讀書而已，就這樣一件事情都做不好嗎？啊？還敢在那邊說我都不關心妳們，我每天賺錢賺得要死要活，我有要妳們關心我嗎？啊？」

「我又沒有說什麼，妳兇什麼兇啊？有話不能好好說嗎？」裴愉板著臉對母親說完後，把地板擦乾且將拖把放回原位，拿起裝滿水的水壺，直接往二樓跑去。

「現在一個一個脾氣都很大啊！只會在家裡欺負家人，說幾句都不行……」母親不斷地碎唸。一想到自己為這個家付出這麼多，居然是換得兩個女兒這樣對待，越想越覺得不值，淚水便沿著臉龐滑落下來。

裴愉走到房間，看到裴芯已經盤腿坐在床上，臉上滿是淚痕，眼睛直視前方，像一座孤城，被拋棄了，只留下無助的空殼。

裴愉坐到床邊，一隻手用衛生紙幫忙拭淚，一隻手輕輕地握著裴芯的手，說：「妳不想說沒關係，但是我會一直支持妳的喔！別哭別哭！」

「妳不懂，妳根本就不懂」裴芯轉過頭來看著裴愉，眼神所傳遞出的感情是絕望和無助，哪怕眼淚流光也無法釋放出心中的哀傷。

「是，我是不懂，因為我不是妳啊！但妳可以跟我說說，我們一起想辦法解決！」

「解決？連媽媽都只叫我解決自己而已！她從來都不曾站在我這邊過，只是要我反省自己、要我自己發現自己

哪裡錯。比起那些人，我覺得她更讓我心寒！」裴芯說著說著，眼淚撲簌撲簌地落下，滴在裴愉的手背上，裴愉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安慰她，只是緊緊握著她的手……

今夜特別黑，黑得嚇人，連星星偷偷穿著黑袍，噤聲躲了起來。

裴愉看著哭累了、躺在床上熟睡的妹妹，幫她把棉被蓋好。不知道在夢中她會不會比較快樂呢？希望她今晚能夢見一些開心的事情！

裴愉回到書房，打開檯燈，繼續擁抱那繁重的法律條文……

天一亮，裴芯就起身盥洗，收拾東西準備去學校了。

裴愉被一陣聲音吵醒，昨天晚上凌晨兩點才上床休息的她，感覺沒睡夠，像宿醉一樣，頭疼的很，她迷迷糊糊地瞄到書房有人影，說道：「小聲一點啦！我好困……」

在書房收拾背包的裴芯被嚇一跳，更努力地放輕動作，小心翼翼的把書放進書包裡，躡手躡腳地走進房間，從衣櫥裡拿出要更換的衣服，緩慢地控制每一腳步，離開書房到別處換衣服。

裴愉醒來時，裴芯早已去學校了，她走到樓下，發現今天早上沒有早餐，而母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手端著炒飯，看起來是自己煮的。

「要吃早餐就自己去煮，我從今天開始都不煮了！」母親看著電視，話卻是說給一旁的裴愉聽。

「不煮就不煮，買外面就好了！」裴愉說完後，就回二樓梳洗一番，拿起手機，傳訊息問裴芯有沒有買早餐吃？要不要順便幫她買？換好衣服，提著書包，就去搭火

車了。

下火車後轉搭公車時裴愉遇見雨萱，她在班上最好的朋友，兩人在公車上大聊特聊，或許因為都是法律系的學生，說話都相當尖銳，卻是兩人習以為常的聊天方式，互相不斷地推翻對方的論點，說著說著，兩人就在公車上大笑起來，一邊笑，一邊繼續吵，吵著鬧著，他們兩個聊起一些日常生活。

「雨！我妹昨天跟我媽吵架，大哭！」

「真假，妳妹人那麼『和氣』也會跟別人吵架喔？我以為她絕對是別人說什麼，她大氣都不敢喘一下呢！」雨萱特別加重「和氣」這兩個字，裴愉皺了皺眉。

「她不是懦弱，只是比較在意別人感受，這叫心思細膩好嘛！」裴愉說完對雨萱翻了白眼。

「屁啦！有什麼好在意的。妳多在意別人一分，就少關心自己一毫。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擔心別人的想法有個屁用啊！大難當頭照樣各自飛啦！不敢放下別人的視線，這就是懦弱，少幫妳妹說話了！」

「可是我每次跟我媽吵架的時候，她能緩和我跟我媽的關係，讓我跟我媽和好，我就沒辦法啊！要是她的個性跟我一樣，我們家早就三國鼎立了。」

「這倒是，妳妹超適合當和事佬！但感覺也容易被欺負吧！我寧可欺負別人，也絕不容許別人欺負我！」

「庭上，我覆議！」

「對吧！啊妳妹也沒跟妳說出什麼事情喔！她感覺跟妳無話不談的！」

「沒，她這次很奇怪，什麼都不跟我說，只是一直哭，

真的是！對了，雨，妳有沒有認識資訊系的啊？」

「沒啊！等一下，資訊系……妳現在是在炫耀還是妳真的失憶啊？他們系學會會長不是在追妳，妳找他不就好了？」

裴愉露出狐疑的眼神看著雨萱，她對這號人物完全沒有印象。這時公車到學校那一站了，雨萱跟她一起下車往學校走去。沿路上，雨萱跟她描述長相、身高、外型……等，但裴愉卻一點印象都沒有。

「妳是太多人追妳，所以沒辦法每個人的長相都記得嗎！可恨的女人！」雨萱翻了翻白眼。

「我真的沒印象啦！喂！妳有他的FB嗎？我直接連絡他。」

雨萱用自己的手機查，沒找到。

「問一下系上的人吧！肯定會有人認識的！」雨萱對裴愉說著，裴愉拿出手機，打開通訊軟體，看見妹妹已經有回覆她訊息——「吃過了，謝謝姊。對了，昨晚如果有說比較重的話，妳別放在心上，昨晚我心情差……」

「真的是……唉！我怎麼會有這麼溫和的妹妹啊！」裴愉心想，回訊息給裴芯，要她別在意。回完妹妹的訊息後，打開班上的群組，問道：「有沒有人知道資訊系系學會會長的FB啊？」

裴愉送出訊息後便關掉手機螢幕扔進包包中，包包開始不斷震動，但她沒理會，雨萱也不顧震動的手機，她們兩個直接往教室走去。

教室裡滿滿都是人，大部分的位置都有人坐了，裴愉跟雨萱找不到兩個連續的空位，只好分開坐。裴愉坐下後

從書包裡拿出手機，一一讀著班上群組的訊息——

「好像叫 Terry Guo」

「怎麼突然要啊？」

「我有他手機，要嗎？」

「他今天好像會來學校吧！」

「妳要找他幹嘛啊？」……裴愉看到姓名後，馬上用自己的 FB 搜尋，總算是找到那名系學會會長了。

「你好，我是法律系大三裴愉，想問一下不知道你們系的大二最近在忙些什麼呢？在哪裡忙呢？我有事情想找資訊系大二的人幫忙。」想了很久，裴愉實在是想不出什麼好理由，於是隨便瞎編一個。打完訊息後，裴愉放下手機，去上洗手間。

沒多久後回到教室，裴愉打開手機想要再問問裴芯今天狀況如何時，螢幕不斷跳出訊息通知，裴愉打開通訊軟體——

「大二最近在忙宿營啦！」

「好像都在全知樓六樓練習吧！」

「資訊系跟法律系在不同棟，很難有機會見到面呢！怎麼了，妳要找誰啊？說說看，我說不定也能幫忙！」

裴愉等到對方目前在線狀況顯示下線才回訊息——

「謝謝，不過他們大概都什麼時候練習呢？」

裴愉才剛傳送訊息，對方突然就上線了，她嚇一跳，正想把通訊軟體關掉時，對方已經傳訊息過來了。

「我可以帶妳過去找！今天要驗他們宿營的練習狀況，系學會會過去，妳要不要也一起來？妳不是要找人，誰啊？我來幫妳」

「喔！我只記得臉，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嗯……沒關係，你跟我說他們都什麼時練習就好了，我自己過去。」

「都是同一校的人，大家認識認識啊！不用擔心啦！」

「真的不需要，你跟我說時間就好了。」裴愉微愠，覺得莫名其妙！只是要他說一下時間，東拉西扯的，就是不想要一堆人去啊！這樣哪看得出妹妹到底怎麼了啊！手機上又顯示新訊息——

「還是我們中午一起吃飯，我在跟妳說他們練習的時間。」

雨萱轉頭要跟裴愉借書，看到她滿臉不悅地盯著手機，於是走到她旁邊，看看她到底是在跟誰傳訊息。裴愉抬頭看見雨萱後，直接翻白眼，把手機扔給她。

雨萱看了訊息，對著裴愉做鬼臉，跟她說：「我來！」裴愉點點頭。

「那好吧！要在哪裡碰面，我跟我男友一起去吃。」

對方明明還在線上，卻不像剛才一樣迅速回覆。

雨萱把手機還給裴愉，對她眨眨眼，拿走她包裡的刑法概論後就回去原位置了。裴愉看見雨萱傳的那條訊息後，只覺得好笑，卻也發現剛才還在糾纏不休的傢伙，突然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過了一陣子後，手機跳出訊息提示，裴愉看了一眼，嘴裡唸叨：「下午一點啊……」

午餐裴愉跟雨萱和班上女同學一起吃，大家一邊討論今年國考題一邊聊著最近系上的八卦，其中有女孩問：「裴愉，怎麼今天突然找資訊系的系學會會長呢？」

「沒有啦！我妹是資訊系的，好像是系上出了什麼事情，讓她心情很差，想了解一下。」裴愉一邊說，一邊舀起濃湯喝。

「喔！妳妹還好嗎？」

「沒事啦！」

「……等一下，資訊系？資訊系沒有姓『恭』的人啊？」其中一名女孩說著，夾了一塊肉放進嘴裡。

「對啊！資訊系確實沒有人姓『恭』，我們兩個不同姓氏，她跟我媽姓，姓葉，叫葉裴芯」

「難怪，我想說妳們家的姓那麼特別，妳在學校又蠻出名的，資訊系那邊怎麼可能不知道有妳妹妹在啊！」

「要是知道大概他們系每個人都忙著跟妳妹打聽妳的事情吧！」

「那記得幫我保密喔！」

大家繼續吱吱喳喳地聊天，裴愉在其中也聊得很開心，她不時看向窗外，想著那個一直以來都乖乖聽話的小女孩，怎麼會跟母親起衝突呢？以前是母親只要心裡想著東，敏感的妹妹會感覺到後，便努力往東邊衝刺；而每次當她跟母親有衝突時，妹妹總會安慰她，也幫母親開脫，那樣溫婉乖巧的人，到底是發生什麼呢……

「裴愉、裴愉、恭裴愉」雨萱對著裴愉喊，裴愉才回過神來發現大家都已經吃飽在收拾了。她趕緊大口大口扒著飯，迅速吃完收拾好，跟著大家一起走了。

快一點時，裴愉拉著雨萱一起到全知樓。一路上有不少男生主動獻殷勤，而裴愉只是給了一個禮貌性的微笑作為回應。當她跟雨萱到六樓時，發現有一大群人在那邊練

習雙人舞，裴愉在人群中發現裴芯，於是雨萱跟她找一個角落，坐在那邊看裴芯。

雙人舞一開始相當正常，每個人都有舞伴，包含裴芯，前幾次輪轉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但輪到裴芯要跟某一個男生跳時，那個男生突然離開自己的隊伍，插進女生隊伍裡，裴芯就這樣被晾在那邊。等到下一次輪轉時，那個男生依然還在女孩的队伍中，裴芯也依然沒有舞伴……

雙人舞蹈結束時，大家各自分散，原本應該要控制全場的總召，只是站在那邊看，沒有人幫裴芯說話。而裴芯一個人默默走到角落，身旁沒有其他人……

裴愉看到後很不高興，正打算出去問清楚，而雨萱卻拉住她，以眼神示意要她繼續看下去。

雙人舞結束後，是早操練習。大家跳一遍早操，跳完後，總召卻覺得裴芯跳的不好，要她在大家面前再跳一次。

裴芯對著總召說：「可是當天我是舉海報的，應該不用跳的很標準吧……」聲音越說越小聲，說完後低下頭。總召回她：「就算是拿海報的也要跳得好啊！怎麼可以就因為妳是拿海報的就不用認真練，快點跳！」其他男孩也在一旁起鬨，說著：「總召大人英明啊！」。

裴芯低著頭，在大家面前跳了一次。

早操不知道為什麼練了很多次，感覺大家已經很熟悉了，卻足足練習了五次。裴愉看了一下手錶，跟雨萱說：「我妹差不多要去打工了！」

「打工？不是要練習嗎？」

「我家不是離學校很遠嗎？她想在學校附近租房子所

以去打工啦！」

「妳爸媽不幫忙出錢？」

「我爸？算了吧！他別又欠債就很了不起了；我媽說要不然就通勤，要不然就自己想辦法！」

「是喔！妳妹還真辛苦。」雨萱對著裴愉說，裴愉看著她，無奈的苦笑一下。

裴愉很心疼妹妹，沒抽到學校宿舍，只能租外面的房子，但外面的房子卻又那麼貴，沒有機車的裴芯只能長時間在學校裡做兼職，又要應付這些沒意義的活動，還被這樣對待，更讓裴愉難過的是，為何妹妹發生這些事情，卻不願意告訴她，雖然可以猜到她跟母親的對話內容，但她還是希望是妹妹親口告訴她的。

裴芯要離開時，跟大家說了再見，卻沒有一個人有回她，她低頭離開。離開沒多久，就聽到有人說：「真好啊！都不用練習！我們就在這邊練的要死要活，馬的！」

「人家要打工啊！哪有時間來練習啊！」

「反正在這邊練習還不是亂練，她的心思也沒放在這上面啊！」

「剛才看她一個人在那邊跳早操還蠻爽的，活該。」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著，裴愉很想衝出去把他們全部的人都罵一頓，可是雨萱攔住她。

「雨，你為什麼老是拉著我啊？」

「你衝出去，把所有人都罵一頓，然後呢？問題沒有解決啊？芯芯在班上的立場只會更艱難。你應該要跟妳妹聊聊，看要不要乾脆退出宿營，雖然可能會讓班上的人更討厭她，但至少你妹可以安心打工休息；不然的話就要叫

她主動跟總召協調，看有沒有什麼折衷的方法！」

「我妹她非常溫和，怎麼可能會跟我媽大吵，她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想要抒發一下，結果我媽還罵她。而這些人給她難堪很久了，馬的，難道就這樣讓他們白白欺負我妹嗎？折衷？要是能折衷的話，我妹肯定早就處理好了！她做事比我周全，怎麼可能會不知道有這條路！」裴愉被雨萱拉出全知樓，在回法律系的教室路上跟雨萱說，語氣相當憤怒，讓雨萱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回她。

回教室後，裴愉一句話都不說，臉色難看到極點，連雨萱都不敢靠近她。班上男生跟平常一樣向她開玩笑，卻沒能得到平常的笑語回應，只被她惡狠狠瞪一眼。

裴愉獨自憤怒著，直到教授踏入教室，她才從怒火中爬起，從背包拿出課本上課。

上課時，教授提出了一個觀點「法律並非為了公平正義而設立的」，這讓裴愉覺得很不可思議，原本立志當律師的她，就是為了替無辜的人伸張正義，但如果法律本身都不是為了保障公平與正義的話，那她的理想不就不可能實現嗎？

或許是這個理念太衝擊了，全班都目瞪口呆的看著教授。教授笑著說道：「其實法律的目的，不在於懲處，而在於保護。保護被害人自然也得保護加害人啊！嗯……一樓有正義女神的雕像，那是最能代表法律形象，但她卻被蒙住雙眼，這代表什麼呢？有同學可以回答我嗎？」

雨萱舉手回答：「代表客觀、不徇私、一視同仁的審判所有人，不因任何外在因素而動搖其判斷。」

教授對雨萱微笑，揮揮手，說道：「是的，這位同學

回答是正確的！那有沒有想過，所謂的外在因素並不一定是壞的，比如說民眾意識。前陣子發生了隨機殺童案，相信所有同學都有聽說吧！舉國譁然，民眾們認為這種傢伙肯定要判死刑，不然怎麼對得起受害者家屬呢？被害者家屬們也肯定希望加害者被判死刑；然而，相信各位同學都知道，是不可能判死刑的！絕對不可能！頂多無期徒刑，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法律代表的並非被害者家屬的意識、也非民意。它不支援惡的一方，同等的，也不偏向善的一方，它是完全自我獨立的！因此，它的判決不會受到民意控制，只依照現有法律來做為依據，所得出的結果，常常會跟大眾認定的公平正義有落差。所以在很多時候，總會有人罵『恐龍法官』，真的是法官的問題嗎？法官依法來判決，而非依民意來判決！只要沒有對應的法，永遠不會判成大家預期的。再回過頭來說，什麼算是公平正義呢？我希望大家要能夠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公平跟正義，絕不是你說的算！順帶一提，有時間說恐龍法官，不如說恐龍立委呢！哈哈！題外話，題外話，那我們繼續今天的課程……」

教授說完後，台下的同學還是吱吱喳喳地討論著。裴愉被震撼住了。她開始仔細想之前上課提過的案例，發現確實是這樣。哪怕是重大刑案，有時也得拖的好幾十年才能定讞，更遑論越往上打官司，審判結果卻越來越輕。她心裡很亂，不敢相信這就是正義，這就是保護善良的最後一道底線……

裴愉下課後急忙跑去找教授，想要釐清自己心中的疑問。雨萱原本還想繼續跟她談裴芯的事情，看見她匆匆忙

忙地離開教室，擔心她該不會直接衝去找那些人算帳，便緊緊跟在後頭。

法學院在正義館裡，而一樓走廊的中央擺著正義女神的雕像。那位手握天秤，雙眼被蒙蔽的女人，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呢？她是否只能用雙耳來判斷正義？非善非惡的她真的有聽見嗎？聽見被害者的哭泣聲；聽見加害者的笑聲；聽見人民的怒吼呢？要如何從謊言的吶喊中，聽出真實的呢喃呢？若她充耳不聞，那究竟為何讓她成為公平正義的象徵呢？難道法庭會讓一位目不見耳不聞的人來當法官？如果不會，那她又怎麼能代表法律呢？代表正義呢？

裴愉發覺雨萱跟在她後頭，以為她也有問題想問教授，便往雨萱走去想跟她討論。雨萱擔心裴愉是來勸退她的，想著先到全知樓那邊等她就沒問題了！轉過頭便往全知樓走去。裴愉看見她掉頭走人，以為是剛才對她發火她生氣了，想著等一會兒在跟她道歉，於是回過頭繼續往教授辦公室前進。

教法學的教授是一位看起來很慈祥的長者，裴愉忘了先敲門，直接開門進辦公室時，他臉上也沒有任何不悅！依然保持著微笑看著這個面目清秀卻有點莽撞的女孩。

「教授，我想跟您討論一下剛才上課時您所提到關於法律不能代表公平跟正義的問題。如果連法律都無法保障的話，那對受害者而言，那些傷害、苦痛又要怎麼算呢？難道就白白被傷害嗎？」

「或許法律能幫一點忙。不過，你不覺得自己的事情應該得自己處理嗎？」面帶微笑，教授卻說出讓裴愉不敢置信的話，他接著說：「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國家公權力

在介入時的一套標準，由國家制定的，它自然只需要對國家負責。而國家是什麼呢？是由主權、人民、領土、政府四大要素構成，在人民這塊，並不是只有被害人，加害人也算在人民裏頭，那你怎麼能要求它只站在被害一方呢？」

「可是，是加害人先做出不當行為，損害到別人不是嗎？既然如此，本就該要加害人付出對等代價了！」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漢摩拉比法典的思維嗎？那如果今天是一位長期被家暴的婦女，殺了長期施暴的老公呢？你也要用這種思維去理解嗎？」

「我……」

教授依然保持微笑，拿起桌上的馬克杯，緩緩地喝一口。

「同學覺得人類真的有進步嗎？古巴比倫時代的人跟現代人又有什麼差別呢？思想方式一直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改變！但環境卻早已不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那個時代下是鐵律、是正義，可是在這個時代卻難登上大雅之堂。這就是文明。但並不是說那套規則就不再適用了！別忘了，人始終都沒有改變，強欺弱，眾暴寡的想法深深烙印在血液中。回到法律來說，國家維護屬國家的正義，而你自身所認定的正義，必須由自己去維護，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去保護自己的正義，那又怎麼能要求別人要保護你呢？」

「可是，法律……」

「當你被別人打一拳時，如果你的正義是回揍他一拳，那就打吧！不用擔心訴訟，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但

你不能想要『合法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對應代價。人，是欺善怕惡的，不論是古巴比人還是現代人，如果你沒有確實讓對方知道你不好惹，大家就會認為你是可以欺負的，於是，全世界都會跟著踏你一腳，這時你才控訴法律沒有保護你，不是很可笑嗎？」

或許是教授一直以來給裴愉的印象跟現在所說的話落差太大，裴愉有點不敢相信這些話是一位教法學的教授會說出口的。教授的所有說詞，隱約表達出一件事情：法律，一點都不值得信任。

「你看起來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呢！不過也不用太訝異，畢竟，法律是人類創造的東西，只要是人造的東西，都會有破綻。而當你越了解它時，你會發現，在一般人眼中的銅牆鐵壁，其實是用紙做的。」

裴愉不知道之後自己是怎麼離開辦公室的，這一切是這麼詭譎「法律一點都不值得信任、自己的正義得靠自己來維護，怎麼會是這樣呢？那法律系又為什麼存在？培養多一點質疑法律的人嗎？」她覺得自己腦袋要爆炸了，於是走到學校裡的超商，找個位置坐下來休息。她看著窗外發呆，讓思緒慢慢沉澱，突然看見裴芯正抱著一堆文件從全知樓走出，她看著這個溫和善良的妹妹在大熱天抱著那一大堆的文件到處走，有點難過，也責怪自己沒有盡到姊姊的責任。

裴芯的背影讓裴愉想起了她被欺負的事情。那群可惡的傢伙，竟敢這樣欺負我妹妹……裴愉越想越氣，提起書包要去找那群人理論。

「自己的正義得自己去維護，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

去保護自己的正義，那又怎麼能要求別人要保護你呢？」教授的話就這樣猛然衝入腦海中，讓裴愉放下書包，再次坐下。

裴愉把教授的話對應到裴芯發生的事上，她發現，或許教授說的是事實。首先，法律根本不會管這種小事情。就算不提法律，如果今天裴芯在被欺負時就即時替自己發聲，而不是乖乖地任人宰割，會不會事情不會走到現在這般田地，變成幾乎全班一起欺負她！那如果今天是她替裴芯直接給那群人難看，事情真的會得到解決嗎？裴芯大概會被排擠的更嚴重，那些人會更討厭裴芯，更找她麻煩的！而她也可能每次都替妹妹出氣，那……

裴愉拿出手機，撥好了電話號碼，拿在耳邊聽著。

「裴愉，妳在哪？」

「早上對不起了，妳在哪？我有事跟妳談。」

「全知樓……不，我去找妳好了！」

「嗯……」

雨萱跟裴愉在韓式餐廳裡等著裴芯，一句話都沒有交談，裴愉約了裴芯跟雨萱一同吃飯。雨萱不時偷偷瞥向裴愉，觀察她的樣子。裴愉臉上表情沒什麼明顯變化，只是安靜地坐在那，暖黃色的燈光照在裴愉雪白的肌膚上，像被一身金色薄紗壟罩著，肅靜感油然而生，她神情沒什麼變化，但瞳仁中卻有著什麼東西在閃爍著。裴芯進到餐廳後，看見雨萱向她招手瞬間放鬆不少，她很擔心姐姐逼問她昨晚跟母親的事情，心想若雨萱也在，或許只是單純吃飯。在她坐下後，服務生來點餐，裴愉逕自點了三碗特辣豬肉石鍋拌飯，雨萱立刻出聲說：「我不吃辣，麻煩其中

一份改成原味！」

「好的，所以是一份原味豬肉石鍋拌飯，兩份特辣石鍋拌飯嗎？」

「對！」裴愉回應後，服務生便轉身離開。

「……」裴芯盯著裴愉，說道：「姊，我不吃辣，妳不知道嗎？」

「不吃辣剛才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像雨萱那樣，直接說出來？」

「我以為妳知道，會幫我改！」

「妳不說出口，別人怎麼會知道；就算別人原先就知道了，妳不強烈地爭取，別人又怎麼會願意幫妳呢？」

雨萱在一旁看，她是第一次看見裴愉這樣對裴芯。

「姊，妳怎麼了？」裴芯有點不知所措，看了雨萱一眼，雨萱對她搖搖頭。裴愉繼續說：「我才想問妳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不說出自己的想法呢？」

「我剛才以為妳是在開玩笑，所以……」

「我不只說這件事情，還有妳在系上的事情！」

「咦？」裴芯睜大眼睛，她以為她聽錯了。

「我跟雨萱都看到了，妳被系上同學欺負的事情。他們刁難妳，妳為什麼不反抗？」

「我……我有跟總召溝通過我需要打工，可是，他們好像不把這個當成正當理由……我有拜託他們，但……好像沒有什麼用……」

「所以，妳就任他們欺負嗎？他們不同意，妳可以直接跟他們攤牌，跟他們說那妳就不參加了，因為妳真的需要打工，我相信這樣至少他們會開始把妳的需求也列入考

慮中。妳這樣不慍不火的說幾句話，誰會理會妳呢？妳自己不努力去爭取自己的正義，妳以為會有誰像英雄一樣跳出來保護妳嗎？」

「妳在罵我嗎？我是被欺負的那個，為什麼還要被妳罵？」斗大的淚珠落在桌面上，裴芯滿臉是淚。雨萱以為裴愉會到此停住，但裴愉卻繼續說：「是，我在指責妳！指責妳不懂得保護妳自己，任別人欺負。我告訴妳，這世上，只有妳能救妳自己，誰都救不了妳！還有，不是溫和，妳只是軟弱罷了。」裴愉皺著眉看著淚如雨下的裴芯，她想過了，就像教授說的，自己的正義得自己守護，誰都幫不了妳的！她希望自己的妹妹也懂這個道理。

雨萱抽幾張桌邊的衛生紙，遞給裴芯，說道：「芯芯，我跟妳說件事情吧！今天下午，我去全知樓六樓兩次，一次是跟妳姊，一次是我自己去的。妳們系今天是不是要驗收啊？好像是驗男舞跟女舞吧！我看驗起來的狀況很糟，妳們系的系學會會長破口大罵，聲音之大，我在一旁聽都覺得丟臉，說是跳得很爛，要再重驗一次！說完後就氣沖沖地走了。我以為妳們班的人會趕緊練習，但他們卻是坐在一起抱怨系學會，我想說發洩一下也難免，結果卻是他們罵著罵著就罵到妳身上去了。每個人都怨言不斷，認為不公平，妳都沒來練習，哪怕其實今天驗收跟妳完全不相干的東西。就這樣持續一段時間，始終都沒有人站起來練習，一直到妳姊打電話給我，他們都還繼續罵，罵妳、罵會長。妳覺得他們還算是明理的人嗎？妳覺得忍讓有意義嗎？妳已經告知說妳要打工，該練的時候也都有去練習，但明明跟妳無關的事情，他們卻依然中傷妳，可妳卻選擇

當個可憐的受害者，不反抗，讓他們任意踐踏，妳難道都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悲嗎？」

「我也很生氣，可是都沒有人要站在我這邊……」

「為什麼要別人站在妳這邊，妳自己捍衛自己，不需要假別人之手啊！妳要替自己畫線，畫底線，只要超過這條底線，那就沒得談！只要有人超過底線，就得付出代價，這樣就好！妳姊跟我都沒有要怪妳，是希望妳不要再任人欺負了。」

雨萱拿衛生紙，走到裴芯旁邊，幫她拭淚。裴愉說道：「我今晚會跟媽媽攤牌。她根本就搞不清楚狀況，還要妳檢討，檢討什麼？檢討怎麼出生在這麼窮的家庭嗎？連外住都得自己賺房租！」

「恭裴愉，妳先讓妳妹把系上的事情處理好，在慢慢處理親子問題可以嗎？妳是希特勒啊？東西方一起開戰，想妳妹腹背受敵是不是？」雨萱皺著眉，看著對面那個氣憤的女人。

「好啦！」裴愉嘟起嘴對雨萱說。雨萱輕輕拍著裴芯的背，跟她說：「別哭了，沒事的喔！我跟妳姊都站妳這邊的，不哭不哭。」

「葉裴芯，妳得自己去做，我跟雨不會幫妳的，但當妳為了捍衛自己時所受傷時，我跟雨都會幫妳喝采跟上藥的！」

「嗯……我明天……會跟他們說清楚的！可是，我不會就被排擠到畢業啊？」裴芯哽咽說著。

「妳現在有沒被排擠嗎？我跟雨去看的時候，全班就妳一個人站在角落，沒人過去跟妳說話，這樣不叫排擠

啊？如果結果都是被排擠，還不如保護自己的尊嚴然後被排擠，至少妳還可以多賺點休息時間，不用那麼累。妳要是擔心以後沒人陪妳吃午餐，我跟雨以後都跟妳吃飯！馬的，我看誰敢動妳。」

「好了，一個法律系美女，怎麼滿口髒話啊！」雨萱走回座位，坐下後對裴愉不悅地說著。

雨萱開始跟裴芯說以前裴愉也被欺負過，後來裴愉當全班面前讓欺負她的那個人難看，系上就再也沒有人敢招惹裴愉了。而她也是在那時決定要交裴愉這個朋友的，班上也有不少人很佩服裴愉敢正面迎擊，輿論發酵後裴愉在班上就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了。

雨萱像說故事一樣說著，裴芯認真聽著，不知不覺中，服務生已經把菜端上來了。

裴愉很能吃辣，裴芯卻一點辣都不吃。餐點上桌後，裴愉要裴芯全部吃完，告訴她這就是任人擺佈的結果。最後，裴芯在滿是鼻涕和眼淚的情況下吃完那道姊姊特別點的餐。

夜幕低垂，身旁的人已陷入沉睡。裴芯看著窗外皎潔明月，想著很多很多事情。她轉身看著熟睡的裴愉，原來她也是很努力去爭取、去捍衛自己的正義才有今天。以前總認為姊姊長得漂亮，她肯定要什麼有什麼，原來她也有難過的時候！或許就像姐姐說的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自尊、正義付出代價。那她又有什麼好不平衡的呢！裴芯笑了，她面帶微笑地對著月亮許願後便睡去了。月光灑落，宛若銀白絲綢輕輕覆蓋著，給了裴芯勇氣，讓她繼續前行。

人有七重天九重 | 陳之瑾 / 職安系碩職班

00

終焉結束於一吻。
他聽到她如此呢喃。
「人之七重。」

01-[癱]

他凝望上方旋轉的風扇。
人影在他床旁來而又去，交換言談。時常過來的女人哭泣，她總是在哭泣，即使她正握著他手，撫過他面龐低語早安。
早安，兒子，我的小孩子，早安。
他不知道什麼是早安、午安和晚安。
他睜著眼睛，讓其他陌生人幫他擦澡、更換尿布、活動關節，每天將他抱下輪椅，包裹毛毯帶出去——前提是陌生人們沒有發懶。
如果他們發懶了，他就只能整天看著天花板上風扇旋轉。
「十歲的孩子能活下來，就已經是個奇蹟——他甚至曾失去生命徵象一段時間了，不是嗎？」
「他一輩子就躺在這裡了？」
「都是你！喝了酒還開車！」

「護理師，我兒子的左腳怎麼愈來愈彎不起來——」

「因為沒有活動，張力造成腳踝關節僵硬，尤其他還是個孩子，變形是不可避免——」

一開始是如此的吵雜，之後就愈來愈安靜。他是一株缺光的草，緩慢而歪曲成長，但不再有人關心。他被遺忘於床角雜亂。

除了那個白影。

他看著床旁白色人影對他投來凝望，那張臉與他對視時，蹙都沒蹙眉間。

這個、真、好哪。

他那顆毀損了的大腦想著，每次都如此想著。白色影子比哭泣女人來得更少，但偶爾她沉思地碰觸他時，那手指如此柔軟。

他努力將喜愛都表達出來，從動彈不得的手腳，到眨動的雙睫。神仙姐姐，他在腦中喊，您真美，多留一會，我怎麼看您都不會疲倦。

從沒有人知曉他想說些什麼，但她是神仙。他便見她笑了一笑，翩翩地飄過來，碰碰他臉。

然後她輕輕吻了他一下。

他的人生又一次地翻轉。

02-[傻]

他的父母接到療養院通知的電話時，以為對方在消遣他

們，父親對著話筒好一通大罵。

畢竟一個當了好幾年植物人的病人突然醒來，還自己爬下床導致跌傷，這種事情沒有人會相信。父親一開始以為是照服員照顧不當，想推卸責任，但到了醫院便換他發傻。母親則尖叫一聲，哭著朝他撲來。

他很快便回了家。

孩子醒來的狂喜很快被沖淡。醫師觀察他，表示大腦因為損傷，他這輩子可能都會是孩子的心智。他年紀已經太大，去讀書也跟不上，又有關節變形導致的一隻跛腳。最後兜兜轉轉，剛好又回了同一家療養院，在裡頭身心障礙者工作場所上班。

畢竟是療養院裡出的奇蹟，工作人員們對他都有一種天然的好感。幾個照顧服務員還會湊到他的傻笑前，問他：「欸我還給你擦過澡，你記不記得我？」

他手抱大袋餅乾，拖著不方便的腿跑來跑去。

天氣真熱啊。

他總望著藍天白雲想。汗水不停沾濕脖子上的塑膠珠子項鍊，那是上個月手工藝課老師教他們串的。老師說他手的動作很好，意思大概是他很棒。這讓他很高興，他大概是同學裡面最棒的學員啦。

他走過幾位照顧服務員身旁，朝氣向他們道早安。

然後不知道絆到什麼，他跌倒在地。壓碎了一些袋中餅乾，他驚嚇之餘，茫然趴在地上，用袖子擦抹髒掉的臉。那幾個照顧服務員哎喲哎喲笑，靠得最近的那一個低下身來瞧他。

「哎！你怎麼又跌倒了！」中年男人說，大笑伸手把他拉

起來，再將大包餅乾拎起塞回他懷裡：「還不太會走路啊？都已經下床復健兩三年哩，你看，大家要吃的餅乾被你壓成什麼樣——」

他傻呼呼看餅乾袋，原本一大片一大片的洋芋片被壓成碎塊，頓時委屈得雙眼發紅。

「喂喂，別哭啊，不是什麼大事。」那個照服員看看他，表情無奈的模樣，從口袋掏出幾顆糖給他：「喏，沒事的，趕緊把餅乾送去就好啦。」

他難為情地笑笑，接過糖果小聲道謝，然後抱著半人高的零食又跑了，這次特別小心翼翼地走路，一歪一扭，又惹來身後那群人的笑聲。

療養院的阿姨姐姐、叔叔哥哥們都是好人。他想著。就算他將餅乾壓壞了，也只扣了他一點點薪水而已。

他有朋友、有工作，每天過得都比之前只能癱在床上時快活。

而且很快地，他還結婚了。

雖然他不太清楚結婚是什麼。

母親有一天帶了個女生回來，說這女孩之後就是他太太。

他好奇瞧她，給了她一顆糖。

她怔怔看著他，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便哭了。

他手足無措，趕緊跑到母親身後，母親鐵青著臉，讓他出門去幫忙買東西，剩下的錢可以買想要的東西。

在門口穿鞋時，他聽到哭聲從房間傳來。

他覺得那女生——他的妻子很奇怪。相較起來，神仙姐姐更好，雖然她已經一陣子沒有來找他，讓他想起來時，很是寂寞。他交了一些同事當朋友，大家都是好人，但沒有

人比神仙姐姐更美、更溫柔。

他想念她，在快樂而忙碌的工作中、在每一個和妻子睡在一起的夜晚裡，想念得緊。

所以當白影在床頭出現時，他高興得想爬起身大叫，但神仙姐姐偏臉看他，手掌虛虛一按，他便沒能離開床面。

神仙姐姐可能不想吵醒大家吧？他想，反省了一下自己，現在都三更半夜了，他如果叫喊出來，一定會嚇到家人們。

他只能眨眨眼睛，像是仍癱著的那些年歲，只是咧開嘴笑著看她。

你怎地不在白天來呢？我能請假，帶你去玩耍。

他用腦袋瓜用力想著。

我能向太太介紹你，還有爸爸和媽媽，他們一定會像我一樣喜歡你哪。

白影子女人低頭看他。

他又想，我現在在工作啦！是個大人了！雖然很多事情弄不明白，但我過得很好！謝謝你讓我可以走路呀！

神仙像是笑了，她彎下腰，靠近躺在妻子身旁的他。

又一個吻落在他額頭。他感到驚訝。

然後他陷入沉睡，睡夢中彷彿聽見頭顱裡，有伸展的枝桠。

03-[迷]

如大夢乍醒。

他睜開雙眼，尚感迷茫，又些許不安。

腦中閃過混亂訊息，令他困惑、叫他猶疑。他看向周遭，這是第一次，眼見之處在他腦中去掉迷霧，留下痕跡。所有細節清晰可見、能夠被記憶、能夠被解讀。

他的周遭看起來，沒有他昨天睡下前般美麗。

一股傻氣的快活從他胸膛消失了。他看著窄小的房間，妻子已經離開床舖，去做早餐。他走出房門看到她時，女人臉上的疲態震驚了他，另外還有她渾圓的肚皮。像是第一次看見，他第一次明白，可笑的是，就前一天，他還以為太太只是胖了而已。

「你懷孕了。」他麻木說。

「是呀，」他母親坐在餐桌旁，慈祥地看他，像是已經告訴過他很多次：「你要當爸爸啦，兒子。快坐下來，今天怎地這麼早起？」

然後她轉頭過去喝罵兒媳。

「在做什麼？還不帶他去刷牙洗臉！動作慢吞吞的，像什麼話！」

他看著這一幕，覺得荒誕而恐懼。

渾渾噩噩被父親開車送到工作的療養院，他環顧四周，記憶裡的藍天白雲既酷熱且曝曬，圍牆低矮、油漆剝落。他的指導員表情不耐煩，讓他去搬運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包裹，在他跟“同事們”身後嘲弄他們的遲鈍。

他們覺得我聽不懂。他震驚想，手裡抱著一袋餅乾，走在長廊上傷心。

他們毫不掩飾地編排我，只因為我聽不懂——之前便如

此。每一天，這些人都在嘲笑我？

他狂亂思考，沒注意到自己經過幾個員工，一隻腳在他經過時猛伸出來，他看到了，只是來不及反應，向前被絆倒在地。

「哎唷！你一個星期到底要摔幾次啊？小弟？」

一個男人的聲音在他身後，他慢慢抬起頭，一隻手掌面朝上，已經等在那哩，要假惺惺地扶他起來。

那掌心裡還有一顆糖果。

「來，給你顆糖，別哭鼻子啊！」那張曾經在他印象中中和善的臉，笑嘻嘻說。那絆倒他的腳，便是這個人伸出來的。一直都是。

羞恥、憤怒，被欺騙感火辣辣燒上臉。

他狠狠往男人下巴來了一拳。

幾個小時後，因為和照顧員鬥毆，他的父母被找到療養院來，神情又急又氣。

「我不要在這裡工作！」他朝懵了的他們吼：「我不傻了！我是正常人！」

這又是一次“奇蹟”。

他被送到大醫院去檢查，醫生們找不出他能一再進步的原因。在生理與心理的各種測試後，他被放回家，宣告他除了一條跛腿，在任何方面上都不比平常人更糟，給出的診斷字詞偏僻。

但他正常了。

於是他找了一份正常的、沒有學歷也能做的半零工。夜晚則回到學校讀書，成績不好也不壞。沒有人拿他的殘疾開玩笑，所有學生只是自成小圈子，對他不感興趣。他們相

約外出胡鬧，而他是個癱子，又有家室，沒人向他提出邀請。

他的兒子在這時候出生，不是個好時機。

家裡少了一筆身心障礙的補助款，多了一張嘴吃飯。他在產房外頭等待時，聽見了父母的話語。

「孫子生下來以後，還要留著媳婦嗎……我們兒子現在正常了……」

「欸，還是先留著吧。誰知道他這狀態能維持多久呢？哪一天又傻了，總得有人來照顧他……」

坐在塑膠椅上，他不寒而慄。

而他沒有學歷，只有一條跛腿難行。

他養不起他的兒子。

每個月，他拿錢回家時，妻子也帶著薪水袋回來。他們的錢都給了母親，她會決定家中大小事。例如孫子要買哪一牌的奶粉、例如沒錢給媳婦坐月子。他後來才知道妻子沒有娘家，人又是從外地來，來了便到母親店舖裡做事。母親既是婆婆又是老闆，最可怕的兩個頭銜都佔了。

要不她當年怎麼會嫁他。

生活灰暗、沉重且讓他窒息。他不喜歡出生的兒子，也不樂意看到抱著小孩的疲累妻子。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是他作為傻子時被決定的。

他想著雪白的神仙。

他那時像是突然醒來。

所以她也宛如一場夢。

一半的他深信她是真實存在，另一半的他寧可她是一場純粹的美夢。因此當他推開房門，看到白影站在房間正中央

時，他停頓在原地。

你這些年到哪裡去了？他想這樣問。

「你做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他如此說。

女性人影看著他，然後他慢慢咬實牙關，緊握雙拳。

「你讓我無能為力地、痛苦在這人世上掙扎，是為了什麼？」

白色的影子朝他飄來，她的動作原本就這樣讓人內心發慌嗎？他感到迷惑和害怕，於是轉身握住門把，想要逃跑。

但眼角餘光見到白影輕輕揮手，他便立時動彈不得。

小孩哭鬧聲在門的另一頭，同時還有母親的叫罵、父親不耐的哼氣。

他的家人在另一邊，他卻被困在門的這一頭。曾經他所喜愛的白影女子操縱著他轉身，然後湊過來。他第一次發覺她的五官在不斷變換，那絕不是人類的模樣。

又是一個吻的碰觸。

他在驚駭中失去意識。

04-[汙]

睜開眼睛，再次天翻地覆。

現在他能記憶所有、能理解所有。世界在他眼前，僅僅是一本敞開的書。他知道圓周率的小數點後第 19047 位數。

一般人用計算機得不出的答案，他能夠輕易心算得出。

現在的他可以算出。

他連續跳級，短短時間內直攻博士學位。同時受人追捧，成為知名公司高層。他狂熱又尖銳，肆意揮灑聰明才智，輕蔑任何庸人。

而這帶來財富。

他迅速累積了戶頭數字，學會投資。他換了車子與房屋，曾經因他住在療養院而用掉的父母儲蓄，他賺回了十倍、二十倍回來，經濟權帶來話語權，父母隨時間老去，很快，家中轉而由他做主。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與妻子分房而住。

他不願意看到妻子的臉很久了，那付唯唯諾諾的模樣讓他厭惡。他甚至還對她保有禮貌，她應該為此感激不盡。不用睡在一起後，他又對與做菜的妻子吃飯這件事感到不耐，於是請了廚子。再之後，他三餐都在外面餐廳解決，以公司、酒吧、旅館為家的程度連同事都覺得離譜。

富裕後的另一件出格事情，是他將那間療養院買了下來。然後做為老闆，他視察的第一次，就將那個曾經絆倒他的人叫來，笑著告訴男人要嘛滾，要嘛每天早上打卡前，先到門口去自己摔一跤。

員工的臉青了又白。這次他不能上來朝他揮拳了。

後來的一整個月，他都心情很好地早早開車到療養院大門外，遠遠看曾欺負自己的照顧員自行摔倒，全身骯髒塵土。十多年的怨氣解了，他在第二個月開始覺得無趣，再沒到療養院一次，把所有管理都扔給了顧問處理，但也沒將對男人的懲罰解除。之後的數年，那個人都要在每天早上摔跤，全院都知道這是老闆的報復和羞辱。

他不在乎。

他看不順眼自己的跛腿，便去開刀，自費訂了一付關節。重金找來名醫和醫療團隊，手術搭配術後復健，他很快便行走如常人無誤。

他的人生沒有什麼缺憾了。

他跟新拓展的交友圈去享樂、狂歡；在外胡玩、揮金如土。只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鬧得多瘋，內心便多恐懼。

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一切都不是白白得來的，這個聰明的大腦、這敏捷的思緒和天才般的靈感，全都源自於那一個吻，神仙——不，那道白影女人給他的吻。

這聰明不屬於他，如果被收回，他便將從萬有回到萬無。到底白影女人為什麼要改變他？

他從癱到傻、傻到平庸、再到如今的天才樣貌。以人的等級而言，這是不斷向上跳躍。

他不相信那是善意。

於是他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瘋狂地四處尋找線索。他想知道那人影是什麼東西。是鬼還是神明、是天使還是惡魔？他希望她只是個幻想，但又痛恨地明白她千真萬確。他拜佛、禱告、受洗、祈福、捻香、紋身。仍有信徒的宗教他都加入，認識的人都說他迷信得跟那顆聰明大腦毫不相符。

他沒告訴任何人，他只是恐懼。

滿天神佛，沒有一位大能救得了他。

白影再次出現時，他拋去的聖水浸不濕她身上白裙；十字架和佛珠穿透了她的身影。法器摔在地上，脖子上掛的無數護身符像無數個笑話。

「別靠近我，惡魔！」他心中默念箴言，同時喝呼。

她毫不受影響，只是飄近。

「不要過來——我不想改變！」

那手又向下虛按，他動彈不得、害怕至極。健康的腳沒法讓他逃跑、所有才智記下的經文毫無用處。

那影子壓上了他，然後又是一個輕柔的吻。

他崩潰了。

05-[畏]

整個房間被他瘋狂砸碎。

父母正好出國，沒看到他發瘋的模樣。聞聲而來的妻子驚恐拉著他手臂、求他停下。他一年見不到幾次面的兒子害怕大哭，被他狂怒摔過去的花瓶破裂聲嚇得喘不上氣、臉色蒼白。

他妻子衝上來打了他一巴掌。

然後他發楞看著瘦小的女人手腳快速找出了吸入劑，塞到兒子嘴裡，把孩子摟在懷中。他在這個時候才知道兒子有氣喘的毛病。

面對妻子保護兒子而向他投來的對抗目光，他終於能明白自己內心深處在想什麼。

他不想看她、他厭惡於與她共處一室。

因為他不敢面對她。

他對她有愧。

癱坐在地，他說。

「對不起。」

「你是我的丈夫。」妻子顫抖著說，像回過神來垂下目光，表情木然：「一個女人的男人，永遠都是對的。」

「我是錯的。」他說：「不是這樣的，我是錯的。從一開始。」

他說：「你可以離婚的。」

妻子的肩膀抽緊了，這次她的眼神有著畏懼。

還有些別的什麼。

「……真的嗎？」她在長長的安靜後，問他：「我可以嗎？」

她不太識字，所以他處理了所有事情。申請、贍養、孩子歸屬。

以及跟父母說這件事。

「忘恩負義。」母親如此說。

兩位老人家都是不諒解的態度。

「她要離婚？我們供她吃供她住，給她工作，現在她要走？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母親發怒，恨鐵不成鋼看他：「你就如她的意了？還給她贍養費？孩子是我們家的子孫，她不能——」

「孩子的歸屬權，我們還在討論。」他疲憊說：「但就這樣了。她想離婚。」

「難道她想離就——」

「我不需要別人照顧了。」他平靜說。

母親安靜下來，扭曲表情看他。

「你們騙了她，不是嗎？」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問出口的，他曾在潛意識中發誓永不說出來：「你們騙了一個無

辜的、孤苦無依的女孩，讓她跟一個傻子結了婚。」

他看著這一對愛他的父母。

「我們欠她的。」他說。

兒子最後跟了母親走。

她其實不需要如此，扶養一個孩子對任何人的人生都是一個負擔，生活上的拖累。他有讓她就算不想養孩子也不用擔心，她想兒子了，隨時都能來。

但她說那是她的兒子。

他至少能支付她們生活所需，算在他應還的債務裡。她們母子搬家的那一天，他開車載著她們到新買的房子門口，幫忙把最後幾個行李箱拎到門裡。然後作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他走出大門。

前妻抱著孩子，在門廊上看他，顫抖著嘴唇。

「謝謝。」女人說。

他感到莫大的悲哀。

在事業上，他沉靜了下來。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財富鏈一點一點跨及全球。如今他能夠自省，知道了自己是誰、明白了自己內心的想法與恐懼。他勘透了，看著很多人不清楚他們自己要的是什麼，於是追求表象、逡巡於他人所追捧的、追逐那些正常的與清貴的。

他明白了自己內裡所求。

「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麼阻止妳。」

白影子來了，差不多是時間。他倒在沙發上，抱著酒瓶等她。

「其實我只害怕此時的我死去。」他喃喃，手指漫不經心沿著酒瓶打圈，指腹滑過光滑瓶口。

白影無視於他的話語，向他滑行而來，動作有種鬼魅的優雅感。他只是抬頭看她。眼神冷如霜雪、硬似鋼鐵。

既然都要消失，方向便很明確。他有一顆比世界上大多數人聰明的大腦，當面對的問題仍不可解，他現在也有勇氣去不退卻。

「你改變我以後，我立刻就會自殺。」他平靜說：「當我回過神來的第一秒，我就會去死。」

被這——不知是什麼存在的東西改變以後，他便不是之前的他了吧？如果連己身都不是完全屬於自己的話，還不如死了的好。

「跳樓也罷、服毒亦可；溺死、上吊、臥軌或者刎頸，只要妳敢碰我一下，」他嘶然啞聲：「只要妳敢碰我一下，怪物，我立刻便去死。」

他直直凝視那道水波影子——而她回望他。

她停在原地。

——她停在原地！

這個事實一開始只是回聲，然後如雷電劈落他思考。她停下了！停下了！這噁心可怕的怪物竟然——

這豈是一個撲朔迷離可述說？

要拋棄所有才能阻止她嗎？要絕望了她才會停止嗎？還是說他的死是她所在乎的——真的嗎？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神仙？」他疲憊問。

她什麼都沒說，只是靠近了放下所有尖刺的他。

他閉上眼，有一個吻印在他嘴旁。

06-[否]

他現在能夠看得懂世界的趨勢、望穿人們的內裡所想。那出現在一則小小的新聞上、單項商品的浮動、活動的辦理及取消，還有人類隱藏在手指與眼神裡的那些小徵象。他放棄般接受這改變，不確定這種淡然是否也屬於變化之一。

他成為領導者，棋盤的玩家。介入研發與新發明、投資、四處演說，在圈子裡積累他的影響力。

而他的前妻再婚了。

她脫離他後，原本不打算再結婚，有些苦嚙一次就夠，所以他知道前妻這次是真的遇上了一個人，特別到她願意拿自己的人生與對方過。

他想要出錢給前妻辦個婚禮，他欠她的，她卻覺得就算當做補償，那也太過火。他再如何懇求，最後也只能支付新人們的蜜月旅行，訂的行程經過前妻曾說想親眼看看的美麗湖泊。

又過了不知道多久，前妻在某一年突然邀請他到家裡坐坐。他們已經多年沒有聯絡，雖然他有持續或多或少留意他們，但見面還從未有過。他總想她是不願意看到他的，所以一直以來都繞著她們母子走。

這次受到邀請，他簡直受寵若驚了。

親自去挑了花束和酒，來應門的是前妻現任丈夫。他們就如友善的陌生人般互相問候，聊一聊那片湖泊。像是普通的客人，他被迎接到客廳，丈夫道歉上樓，留他一人，過一會兒，前妻才端著茶點進來。

她氣色很好。他想。這很好。

「兒子今天會帶孫女回來。」她垂眸沏茶，輕聲說：「都七八歲了，我想你應該看看她。」

但兒子會想看到他嗎？他想起當時要結婚時，孩子連喜帖都沒發給他一張，紅帖子還是前妻太心軟，偷偷寄來的。他去瞭解了一下新娘，看來人不錯，一對佳偶，不會覆轍他的前路。那便足夠了，他沒去參加，不想給兒子找不痛快。

前妻看來已經跟兒子溝通了一陣子，年輕人帶小孩回來時，雖然尷尬又不高興，但沒對他多說什麼。只是在前妻琢磨著怎麼介紹他時，先一步冷冷對孫女說：「囡囡，那是爸爸小時候的鄰居長輩，你乖，喊伯伯。」

所有人都上了餐桌。

他的兒子像在怕孩子被他偷走，盯得緊迫。兒子一直覺得他對家庭漠不關心、驕傲又做作。這是他種的因果，沒有什麼可以消抹。

「我們兩個同姓呢，伯伯？」小孫女高興地說。

「是啊。」他表情平和，沒去看驟然緊繃的兒子，僅僅是笑：「真巧。」

他的孫女喜歡非洲，大概是受到什麼兒童動畫的影響，於是他在非洲慈善活動裡投了一筆款項。再一年後，她轉而喜歡海洋和小丑魚，他便為海洋保護團體辦了場募捐。她喜歡上星空，他就支持宇航計畫。

他的孫女是個富有好奇心的孩子。所有她想知道和喜愛的事物，他都想為她找到答案、為她存留珍寶。

慈善本身也找上了他，他能看見更遠的未來，那些無形的

河道與流水、絲與細線。其中有什麼是他能夠做一點改變的，是的，只是撥弄蜘蛛絲和琴弦。

就像神仙曾給他的吻，讓他從癱躺重新站起來。

有好的改變，或許他可以做到。反正他賺了很多錢，又是孤家寡人一個……這是花錢的好方法。

又到前妻家去吃飯的某一天後，他開車到一開始的療養院前。

他看到他認識的那個男人，老了，走到了大門前，然後在空無一物的平地上，摔了一跤。

他下車，向對方走去。他一開始沒想這麼做的，只是單純想看看。老人留意到他，站在原地任他走近。

「你長大了。」老照服員說，偏頭咧嘴，點菸：「還記得嗎，小弟，我給你擦過澡。」

他哆嗦了一下，緊閉著嘴，仰頭看向療養院招牌，怕看到男人嘲笑的眼神涼薄。

「當年……你為什麼要故意絆倒我？」他問：「你覺得自己沒有錯？」

「……我一輩子都得困在瘋人院工作。」老人說：「那時的我覺得，不找一些樂子的話，還怎麼活？」

老人嘴裡叨著菸，二十年了他也改不了，就如他汗漬塵土的衣著。

「別誤會，老闆，我那時還挺喜歡你的，老實說。」曾經每天往口袋裡塞糖的老員工平靜說：「我只是想，反正你們都不記得，你們每一個都不會記得。那我開個玩笑，又有什麼關係？對這些傻子來說，跌一跤不跌一跤，什麼影響都沒有。」

「但我每一次都感到害怕。」他說：「那不是假的。」
他停了一下，又說。

「而且我那時候也挺喜歡你。我以為你是我的朋友。」
兩人之間一陣沉默。他低下頭，盯著鞋尖地磚，古樸的紅
褐花樣一塊一塊拼成一條道路。

「我很抱歉。」他旁邊的老男人說：「我不該這麼做。」
他眼淚撲簌簌掉了下來，在加害者身旁哭得像個孩子。
影子在一個春天夜晚到來，她走到他面前。

他沒逃。

他不憤怒，也不喜悅。

只是淡然接受了那個吻。

07-[放]

書房牆面上有水栽的花。

架起老花眼鏡，老人站在牆邊，剪下他想要的花朵。

他今年九十歲了。

在這個年代不算最高齡紀錄，但也到了古來稀的二十年
後，活得挺長。

已然退休兩次的現在，他在不需要出外聚會或者演說時，
更喜歡待在家中。年輕不經事的日子過去了，尤其在前妻
去世後的這幾年裡，他外出的意願已不再高昂。

眼角瞥到影子，他慢吞吞再看一次，確定不是自己老花。

白影站在那兒，看著他。

「你終於來了。」他說，語調輕鬆：「太長了，我都要以為你只是我的一段想像。」

白影歪了下頭，思量模樣。

「你在吃驚。」老人笑了，手上花朵芬芳。他想了想：「是的，如果是五十年前的我，大概也會覺得自己不正常。我還是不知道你是誰，也不清楚你來自什麼地方，每次你都無視我的意願改變我的腦子……我甚至不能確定你是邪惡還是善良。」

老人走過幾步，將花束插入花瓶，放到搖椅旁閱讀桌中央。

「我想……我只是和很多事和解了。」他神情安詳：「你應該會是我人生最後一個變量，注定如此。至少經過了這幾十年動盪，這我還算在行。」

他現在住在前妻的房子裡。當年他們慢慢做了朋友，前妻丈夫去世得早，年紀大了以後，他乾脆成了前妻的房客，彼此之間有點照應。

前妻幾年前也走了，現在就只有他孤家寡人，和日間看護在這大宅活動。

當年只道是平常，人真走了，才覺得茶涼。

他跟前妻之間是一筆爛帳，他欠她的。最後兜轉著又成了老友，還算好的結果，他能夠安心一點，好好睡在床上。

「我的兒子去得更早。早發性阿茲海默，我們父子注定大腦都要遭劫數。」他自嘲笑了笑：「他到死都沒原諒我，總有些錯，忘不了、解不得。」

所有人都走了。僅剩下他。

「無殤可傷，我有何怕。人生對很多人來說僅僅是一場倏忽的迷航。」他平靜說：「至少你的存在，讓我能多想一想。」

「我就想，你總會再來將我換一個芯子，那我心中這本帳，算自己的都是虛妄，倒不如來給這世界算算帳。」

為他人、為世界活，對他更輕鬆一些。他如栽花了一個世代，運用影響與財富去執行慈善和教育計畫——是的，總歸來說，依然只有教育可以改善世界，於是他栽培了一代人後，還要再栽培下一個世代。

這是他留下的遺產。

就如準備好後事，他明白自己隨時都能夠走了，等著他童年的神仙到來。

「你是我的坎、我的坑，」他承認：「我得扛，我得放。」他癱過傻過、迷惑過汗穢過，畏懼過天、否定過自己，如今全都、全都可以放下。

「我很高興你在，神仙。」老人微笑。

而下一秒，她親吻他。

這一次，他能感受到那改變。

層層疊疊的時光脫離而去，那如萬千花瓣剝落於他自身。他的皺紋退去，白髮回染成黑。他的腿又跛了，然後回歸還沒跛的模樣。

還有其他的事物。

他感覺得到。這次有什麼存在，把他身為人的部份抽絲而出，蠶食消失。

他被帶回去，倒流。從放下到否定、從畏懼到汗穢、從迷惑到癡傻、直到身癱，在那之後，是在那之前。

那是他曾死去的半天，他看到自己幼小身體躺在急救台上，所有盡力救治的醫護人員中，白影子站在一旁低眸。然後她彎下腰，給了小小屍體一個親吻，他便從死進到人之一重。

「人之七重。」她張唇，吐息般說。

「而天為九。」他喃喃。

九重天上與九重天下，最生之生、最死之死，都在人之外。她讓他經歷人的七重生死，逐步登階。

他從身體中被抽出，如夢似幻，與女子如圓月交換互相取代，一者化盈、一者成朔。月蝕一圓之黑白轉移。

在這一秒，他和她等值了、平等了、相符了。

——而她將消失、她將跌落。他明白了。

天為宇宙，宙僅為一，所有的轉換，都是以一換一的過程。他只有一次機會——他擁抱了白影女人，如白影女人擁抱身為人的他。

00

他吻了她。

開始起源於一吻。

END

心與雪的溫度 | 楊捷淳 / 醫學系

第一章

自小學父母離異後，便跟著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父親」這二字在我的印象裡，是既模糊又令我恐懼的……

半夜的爭吵聲、碗盤的破碎聲、自己的哭求聲，在我腦海中不斷迴響。日復一日，在爭吵聲下驚醒，吼罵聲中沉睡。這個輪迴直到我十歲那年父母簽字離婚後才停止。

八年來，母親雖然經濟狀況不理想，她還是盡可能的不讓我的成長經歷有任何缺憾。她兼了餐廳服務生和飯店清潔的工作，為了我掙學費、制服費、畢業旅行費、生活費。這幾年過去，她憔悴不少，頭上也多了許多白髮。

今年高中畢業，我想先找份工作來分擔母親的辛勞，且家裡也無法負擔大學的學費。

而工作還沒找到，噩耗卻先傳來。

母親被診斷出惡性腫瘤，發現時已是末期。三個多月後，母親在醫院離世前，父親終於出現了。

這是這八年來第一次三個人重聚，也是最後一次。

第二章

「前往千谷市的旅客，請從 B6 登機門登機……」

我正在搭機前往父親這幾年工作與居住的地方：千谷市。一個眾多高山環繞下的寒冷小城。

對於未來的生活，我毫無頭緒，而對千谷市的印象，便是當年父母爭吵最常提及的地方……

「你去這麼遠的地方？！把我跟小坤獨自留在這你捨

得嗎？要做氣象研究為何一定要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在你心裡我們倆始終比不上你所謂的『研究』嗎？！」母親哭著說。

「我是去工作，又不是都不會回來。再說，這個機會很難得，千谷地區的氣候異常是學界一直很重視的問題，這次我能入選當地的考察團隊，一直是我爭取許久的目標。在那的薪水也比我現在在學校兼課的收入高。為什麼妳就不願意支持我？」父親回答，看來母親的眼淚並沒有換得父親的轉念。

接著是無止盡的嘶吼與哭泣，伴隨物品摔落地的聲音，「砰」一聲，父親甩門奪門而出……

「各位旅客，我們即將抵達千谷市，請記得您的隨身行李……」機上廣播把我從童年的噩夢回憶裡喚醒，醒來摸了摸臉頰，臉上還流著幾滴溫熱的淚珠。

來接機的是父親，那個曾經離我與母親而去的男人。從機場開車到他工作的觀測站大約要一個半小時，一路上他講著自己的工作，他這八年來在這的一切。他希望我現階段先在他的觀測站裡幫忙，明年再來想讀大學的事，順道問了我這幾年的生活。我大多是看著窗外，沉默或隨便應個幾句。

「我知道自己是個不盡責的爸爸。當年跟你媽媽離婚，這幾年在異地工作沒有盡到照顧你的義務，也不知道你和你媽媽過的是那樣的生活……」他突然轉了話題。

「你媽媽又是個不喜歡求人的人，即使已經沒錢了，還是堅持自己養活你，沒有向我求幫助過，而我的工作又在這麼遠的地方，最後她累到身體都出了問題……，這是

我的錯……，那時沒能關心到你們，讓你過好點……」父親講著講著似乎哽咽了。我不明白既然他現在那麼後悔，那這八年來怎麼對我們母子不聞不問，對於他的坦白，我仍舊選擇了沉默。

很快的，觀測站到了。位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腰上，這裡的溫度比剛到機場時更加寒冷。進去後，他向我一一介紹他的同事們，然後帶我去我的房間休息。

父親是考察團隊中的氣象學家，千谷地區的異常暴風雪和異常氣壓值一直是政府頭痛的問題，於是當年選派了一批團隊到當地駐點探察，父親就是第一批團員之一。而當地的災情消息多被政府壓下，新聞鮮少報導。但聽父親說，離這觀測站兩公里外在十幾年前原本有一小村落，但一場異常暴風雪，造成五十多人罹難，無人生還。

第三章

陽光從窗戶透了進來，這早晨的陽光也是挺溫暖的，與我昨晚初到千谷的天氣有不小的落差。昨晚因長途搭機的疲憊，我沒放太多注意在房間和週遭，倒下就睡著了。

我的房間雖然小，但家具還是挺齊全的，床板、書桌、暖氣狀態都算良好。書桌上放了一個相框，上面是父親跟一位陌生男子的合照。令我有些訝異的是，那名男子也穿著考察團隊的制服，但昨天父親在一一介紹同事時並沒有看到這個人。「大概是昨晚他剛好不在吧！」我沒有想太多，梳洗後便前去用早餐。

員工餐廳有專人為這裏的人準備三餐，其實挺豐盛的，但我實在是沒什麼食慾，自從母親生病過世到現在，

我也消瘦了不少。

「小坤，這一年你就好好休息，這幾年你辛苦了了齣！現在各個大學應該都開始上課了，休息一年明年再來想讀書的事也好。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李伯伯講，不用客氣！」開口的是坐我對面用餐的李伯伯，他跟父親一樣是當年第一批來這考察的團員之一。

「好的，謝謝李伯伯。」李伯伯跟父親不同，外在內在都給人很慈祥溫暖的感覺。

今天父親有事到市區裡去，委託李伯伯帶我熟悉一下環境和要在這幫忙的事務，大概就是在這打打雜、處理一些簡易的文書工作，並不會太繁重。

「小坤，以後這個位置就是你的了，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或者問旁邊的珍妮姐。還有呀，盡量不要自己一個人在山上亂跑，山上的天氣…比較危險，可以的話還是盡量待在觀測站裡。要下山到城裡買東西，我和你爸爸都能載你去。」李伯伯帶我看完環境後，態度轉為嚴肅地告誡我說。

一整天過去，今天需要我做的也只有影印幾份文件。整天坐在辦公桌等人交代工作還是有些乏味，我開始翻閱放在櫃子旁看似要當成廢紙丟棄的資料，有張紙條吸引了我的目光……

「這次的暴風雪過後，目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這種千谷地區的小範圍暴風雪的發生頻率還無法預測，但已經可以歸納出常發地區。據一名目睹這次風雪的當地居民表示，他在風雪快發生時看見一名陌生年輕的白衣女子往山上走去，推測該女子應為遊客，目前仍未有遊客走失或發

現遺體的回報……」

這些字是手寫的，紙已泛黃，看起來應是觀測站員工所留下，也是我第一次從父親外的來源獲知千谷暴風雪的訊息。這八年來，父親都是待在這樣危險的地方因而對我們不聞不問嗎？

第四章

晚餐過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時間了，晚餐很豐盛，有牛排、烤雞腿、馬鈴薯沙拉。不禁想起以前母親仍在世時，雖不會有這麼高檔的食材，但她的手藝總會把平淡的食物變為最美味的料理。想起以前跟她兩人一同用餐的時光，眼眶又有些濕潤。

「去運動好了，幫助消化，也能轉換些心情，反正整天悶在室內也不好，不如去外面散散步。」我這樣告訴自己。

父親此時還未回來，現在去外面散步，回來時正好可以詢問有關下午那張紙條的事。決定好後，我穿好衣服後便出門散步。

我並沒有忘記李伯伯的話，所以只打算在附近繞一繞便回去。出門時對了對時間，晚上六點三十八分。儘管時間仍不算太晚，但可感覺到晚上的寒氣已有些難承受，寒風吹來已經不能用冷來形容，像是一根根冰針刺在臉上，兩頰都快沒了知覺。觀測站幾乎是這山區中唯一的建築物，到了室外，我只看到初冬覆蓋的雪地和在遠方無止盡環繞的山巒。觀測站在這自然的白雪世界中顯的特別突兀，一棟六層樓高、外面放置各式雷達、氣象儀器的現代

建築就這樣赫然闖入了白色的原始世界。

這附近並沒有路標或特別的標物，若沒有突兀的觀測站，那我想在這整片白色的世界中走到迷失方向也不是件奇怪的事。走路的運動量有些不夠，我開始小跑步，也順便能暖暖身子。已經好幾個月沒這樣活動筋骨了吧？記得以前都有每天慢跑的習慣，三四個月沒運動了，希望體力沒變差才好。天氣愈加惡劣，我想這樣運動量也足夠，是時候該回去了，看了看時間，七點四十五分。轉身準備回去，令我大感驚訝的，我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怎麼樣也看不到原先那棟醒目的建築物！我很確信自己剛剛在慢跑時眼角餘光都有留意測站的方向，以免自己迷失方向。「大概是風雪變大了，影響了視線而已，我應該還是在測站附近。」我先冷靜下來告訴自己。四處都是白茫茫的雪地和高山，附近並沒有能做為參考點的事物。我繼續在附近走著，試圖在這已模糊不清的視野中找尋測站的蹤影。

風雪越來越大，我開始知道自己已是沒有方向地亂走。想起口袋內的手機，打給父親、李伯伯、珍妮姐，都打不通，這裡根本收不到訊號阿！難道我就要一個人迷失在這白色國度了嗎…？風雪的強度已經快超越我能負荷的極限，身體越來越無力，雙腳的僵硬感使我無法再行走，頭越來越重，眼睛也逐漸睜不開，媽媽，我就要去找妳了嗎…？

第五章

記得是升小一的暑假，爸爸跟媽媽帶我去遊樂園。

「爸爸！媽媽！我想吃那邊那家冰淇淋可以嗎？」「好，小坤乖，給你五十塊，去那排隊買，爸爸跟媽媽在這等你」爸爸給了我錢要我去買，可正當我興高采烈買好冰回來找他們時，他們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裡。「爸爸！媽媽！你們在哪裡！」焦急的我開始哭了，無助又慌亂。突然一雙手一把抱住了我，「媽媽跟爸爸在這！小坤不怕！」是媽媽還有爸爸的聲音，三人緊抱在一起。

剛剛的回憶是夢嗎？我現在死掉了嗎？睜開眼，視線好模糊，隱約看到一個女生坐在我面前，只看的出她穿著白色衣物，皮膚相當白，五官和輪廓完全看不清楚。難不成現在也是夢嗎？這位女子，是來接我上天國的嗎？她似乎在打量著我，我躺在地上，連開口問她是誰的力氣也沒有。她用她的手，摸了我的臉頰，拭去我臉上的淚水，終於開口：「人的眼淚，是有溫度的嗎？」她又重覆了一次：「人的眼淚，是有溫度的嗎？」她的聲音聽起來憂傷，又帶有幾分疑惑。難不成是她救了我嗎？我想開口，卻沒有力氣……

「小坤！小坤！你終於醒啦！昨天不是還千交代萬交代你不能一個人亂跑嗎！怎麼不聽話呢？」這是李伯伯的聲音。我看了下四周，這是我的房間，床邊坐著父親和李伯伯。

「昨天晚上我一回來，李伯伯就焦急地說你不見了，我們倆四處找才發現你倒在觀測站後門不遠處。」父親說。「以後不能再隨便自己一人出去了！知道嗎！這裡的天氣真的不是開玩笑的。」父親的語氣聽來有些生氣。

「好啦！先讓他一個人休息，今天你就在房間好好歇

著，先不用上班好了，現在應該還沒什麼力氣吧。」李伯伯緩頰說。

「好，對不起，我知道錯了，昨天是我自己亂跑出去散步，以後我會注意的。」向爸爸和李伯伯解釋完昨天為何會出去後，他們便留我一人在房裡休息。昨天果然是夢吧，那個穿白衣的女生是我昏下時夢到的吧！我開始思考那句話的意思，到底為什麼會夢到這麼奇怪的場景呢？

白天一整天，我都在想那名白衣女生的事，雖然畫面很模糊，但仍記得她摸我臉頰、拭去我淚水的感覺。那觸感很冰冷，像被冰雪滑過般。我想到了昨天下午在紙條中提及的白衣女子，一樣是風雪中，一樣身著白衣，一樣是年輕女性，這個巧合不禁讓我毛骨悚然。「一定是因為昨天下午看了那紙條的關係，所以晚上散步失溫暈倒時才做了這樣的夢。對的，一定是這樣的！」我為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

晚餐時間，我與父親和李伯伯同坐一桌用餐。

「小坤，身體還會不舒服嗎？」李伯伯問。我搖搖頭。

積了一整天的疑問，我把紙條的事向他們提了出來。起初父親和李伯伯並不明白我的意思，直到我走去昨天的櫃子把紙條拿了過來。這時父親和李伯伯沉默了許久，原以為是因為白衣女子的事，但並不是。

第六章

「這張紙條是八年前我們一個同事寫的。」父親開口。

「大家叫他孫哥，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我一直以來最好的朋友，他跟我一樣熱衷於氣象。那時，考察團隊招

人的訊息一出，就是他邀我一同來的。我、孫哥、老李八年前一起到這工作，一起來調查千谷異常暴風雪。很快的，我們剛到後不久，就發生了一起小型的暴風雪，那張紙條應該是孫哥他調查後準備寫的報告。可是當時沒有人相信受訪居民所說的話，只有孫哥相信可能真的有遊客受困。派遣搜救隊去搜尋那名白衣女子的申請也被駁回了，孫哥他那時很氣，隔天就自己穿好裝備出去找，沒想到就遇到更大的暴風雪…就發生憾事了，那時動員了大批搜救隊也沒能找到他…」父親罕見地說了這麼多話，神色有些凝重，我都不知道原來父親背後有這段故事。現在終於知道書桌上相片中跟父親合照的人原來就是孫哥。

李伯伯接著說：「自從八年前小孫那場意外，你爸爸就更致力於要找出暴風雪的真相，畢竟這算是小孫他生前的心願。更不用說連小孫他自己也是死於暴風雪的。這八年來，你爸爸幾乎都把心放在研究上，可是卻苦了你跟你媽了……」聽完我總算瞭解為何這八年父親都在這裡工作而幾乎沒回來探視我的原因了，但即使如此，八年來所造成的缺痕，也不是這麼容易就能抹平的。

原只是想問問紙條上白衣女子的事情，沒想到卻因此得知如此沉重的事。這一整晚，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絲毫無法入睡。八年來，父親因為朋友的生前理想，而把自己全奉獻於研究跟考察上，可以理解他這八年來的辛苦和壓力。但那我和母親呢？難道我們就是可以先被犧牲的嗎？自從他們離婚後，我們過的日子又何嘗不困苦？想起母親當時總是比我早起，比我晚歸，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日日夜夜，都必需為了家裡的生活費苦惱，想到這裡，

還是不能完全原諒當時父親無情的離去和八年來的不聞不問。

第七章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開始習慣這裡的工作和生活。父親在我辦公桌旁的書櫃放上了一排書，說我在沒被交代工作時可以看，他要我這一年還是想好自己未來大學想讀的方向，雖然是這麼說，但我現在根本沒有頭緒，高中時我根本沒想過要讀大學，成績也不好，只想趕快畢業出來幫忙分擔母親的辛苦。下半年才會陸續有各大學的申請，還有一段時間可以煩惱。

假日父親都會載我到市區逛逛，千谷市中心雖然小，但百貨公司、電影院、賣場之類的還是有的，至少跟觀測站那種鳥不生蛋的地方比起來，市區還是有意思多了。

沒有交通能力的我，在這種地方還是相當不方便。這裡到市區沒有公車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唯一的方式就是開車前往。這樣不僅工作上我沒辦法幫忙到市區買東西，假日也一定要麻煩別人載才能到市區逛逛。跟父親商量過後，他同意教我駕駛汽車。

在一週的練習，與接下來一整週每天父親陪同我市區、觀測站的路線來回後，他終於放心讓我一人獨自駕駛，但條件是出發前一定要經由他的同意，並且只能開到市區，不能開到山上其他地方。

「珍妮，今天有一些信件需要麻煩你到市區的郵局去寄。然後傳真紙和一些用品可能也得麻煩妳去買了。」坐在珍妮姐對面的同事交代之。

「好的，沒問題。」珍妮姐回應。

「珍妮姐，讓我去就可以了，妳這邊還有工作要忙，我去就好了。」聽到有這個機會能讓我自己開車去市區，我眼睛一亮，於是自告奮勇。

「小坤？你可以嗎？你不是不久前才學會開車嗎？」珍妮姐有些遲疑。

「放心，我會好好開，也會跟爸爸說的。就讓我去吧。」

看到我篤定的樣子，珍妮姐還是同意了，她把信件、購買的清單、還有公務車鑰匙交给了我，並提醒我一定要小心，告知父親並且獲得同意後，我終於可以嘗試一人開車到市區了。

開下山到市區大概需一個小時的車程，現在才中午，應該能在天黑前回來。發動後，我便照著熟悉的路線出發。路上的景色相當單調，只有一條不顯眼的山路，與兩旁稀疏的針葉林樹木，沒有房屋，也沒有任何人的蹤影。

開著開著，一個景象使我愣住了。旁邊的樹林裡似乎有一個女生的身影，雖然不大清楚，但我很確信那是人的身影。我趕緊把車停下，下車往樹林走去。

「有人在那嗎？」帶著點害怕，我鼓起勇氣地問。沒有人回應。

咻一聲，我聽到了樹林裡疑似有人跑過的聲音，我趕緊依聲音的方位追了過去。看到了，是人影沒錯，又是那身穿白衣的女生。我的直覺告訴我她就是那天我在大雪時暈倒看見的女生。

「等等！那天是妳救了我嗎？不要跑了好不好！」我

邊喘氣著邊說。

前方的人影停住了，她沒有回話。她轉過身，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的容貌，雪白的肌膚，標緻的五官，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美麗的女子。她示意我站在原地，手一擺動，寒風呼嘯而過，雪花降下，一片又一片，沒多久身旁的樹木全被白雪所覆蓋。看到這景象，我呆住了。

第八章

「雪花孤獨而美麗，凡人群聚卻醜陋。你快走吧，我跟你本屬不同世界。人們不信我的存在，遇見我多沒有好下場的。」她終於開口。

難不成她就是傳說中會出現的雪女？沒想到雪女真的存在。

「上次為什麼要救我？」我問，我並沒有聽她的話走掉。

她沒有回答，準備轉身而去。

「誰說人類都不信你的存在，我就相信阿！妳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就這樣什麼都沒問清楚就讓妳走掉！」我繼續說。

她轉身停住了，轉而拉起我的手，示意我跟著她走。穿過層層樹林，映入眼簾的是一幅令我吃驚的景色。白色高雅的房屋，旁邊有溪水和瀑布流經，坐落在山林圍繞之中。看起來這美麗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她帶我進去，裡面的家具擺設與一般人家中無異，差別是一切都是冰磚雕砌成的。

「因為感覺你不一樣。」她開口。

「那天見你倒在地上，流著熱淚，你的眼淚如同能融化我掌中的雪。你似乎為什麼事真心地流淚著，我沒有過這種體會，好奇而救了你。」她接著說。

我把那天夢到小時候與父母一同到遊樂園遊玩的事告訴她，並說了自己為什麼來到千谷，還有自己對過世母親的想念。

「這就是人類的『親情』嗎？重要到可以用真心流下溫熱的淚水。」聽完後，她問。我點點頭。

「人類的感情，真是複雜。我見過的人類自私而愚蠢，你似乎不一樣。」她說。

「我叫小坤，那你有名字嗎？」我問。

「名字？那是什麼？」她有些疑惑。

「名字就是人與人間，或朋友間的稱號，不如我來幫妳想個名字吧。」我回答。

「就叫妳淇好了，這是我幫你想的名字。」我說。不知為何，突然想幫她取這個名字。我把字寫在地上給她看。

「淇嗎？好，我的名字是淇。」她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她笑。

想起紙條上提到的白衣女子，以及暴風雪的事。想一想會不會是跟她有關，我還是忍不住把疑問向她全部提了出來。

聽完，她神色略顯憂傷，暴風雪的事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至於當年的白衣女子可能是她沒有錯，畢竟這裡除了她應該沒別的雪女了。她只知道，自從她有印象以來，她便是一個人孤獨地在這山區生活著。

「雪花雖美，卻能致人於死。多年來我獨自在這生活著，有印象以來，附近總會發生暴風雪，看人們被雪海吞噬。而我在風雪中安然無事，我明白自己對人類來說就像暴風雪一樣危險。」她說。

「哪會？妳不就救了我的命嗎？妳怎麼會危險？」我說。

她又笑了，她的笑容很美。「時候不早了，你也該回去了吧？」她說。

阿！這時我早就把要去市區辦的事忘的一乾二淨，匆匆向她道別，我準備要離去。

「小坤！那我是你的朋友嗎？」離開前她叫住了我。

「當然！」我肯定地說。

那天去完市區回到觀測站，還是被問了怎麼那麼久才回去，我隨口編了個理由說自己肚子餓所以在市區吃過飯才回來，父親也就沒有多問。

回到房間，我滿腦都還是想著雪女的事。想著淇的樣子，我在紙上畫了一幅她的畫。小時候母親是我最常畫的人，每當我畫好她的樣子給她看時，她總會先稱讚我，一邊開心的笑著。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畫母親外的女性，我很謹慎地畫著，總算是畫完了。話說回來，雪女、異常暴風雪，來到這裡後實在遇上太多奇特的事了。

第九章

隔天下班後，我編了個理由告訴父親自己還想開車到市區一趟，他雖有些困惑，但還是答應了。

我循著昨天的路線，開到昨天停下車的地方，再憑自

己的印象穿過樹林，走到那美麗的房屋前。原來她早就站在門邊等我。

「妳怎麼知道我來了？」我驚訝的問。

「我是雪女，週遭的風聲、雪聲、氣流的變化我都能感應的到，你開車來的一公里外我就知道是你來了。」她稀鬆平常地說。

「這個給妳。」我把昨天為她畫的畫遞給她。

「哇！好美啊！」她又難得的笑了，看見她笑，我就放心了，至少她是喜歡的。

這一天，她帶我在山上四處遊歷。明亮的月色照在皎潔的地上，雪地上閃著皎潔的月光，相互輝映著，實在美麗。她帶我到頂上的山崖，往遠處眺望，山嶽一層層環繞，而下方的山谷被冰河壯麗地雕刻，好似一幅畫一樣，她一拂袖，千片、萬片的雪花紛飛落下，這是我來到千谷後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美景。時間彷彿在此刻止住了。

離去前，她開口：「小坤，這在內心暖暖卻又不捨的感覺，就是人們所說的『感情』嗎？」

她的話有些讓我吃驚，我低下頭，雙臉脹紅。「應…應該是吧…」我回答。

那天之後，我一有機會就會爭取開車外出來找她的機會，更不用說假日的自由時間了。有時她帶我在山上四處遊走，說著自己見過的種種。有時她帶我進房子裡，單純聊著，她聽我述說童年的回憶、過往的一切，雖然她時常表現出疑惑，但總是認真的傾聽。遇到她後，我也開始笑了，自從母親去世，好久沒有真正開心的笑過了，這些日子讓我忘掉之前的悲痛。直到那天……

那天是假日，我依往常的路線開車前去找她。那天天氣有些不對勁，外面似乎正颳著風雪，我不以為意，繼續開著車照著路線前進。下了車，迎面而來的風雪比剛剛更加強勁。意外地，淇今天並沒有在門口迎接我。

「淇，妳在嗎？」我往屋內問。

風雪越來越強勁，我開始站不住了，我試圖想躲進屋內，可風實在太過強勁，我完全無法抵擋。

「淇，妳在那嗎？」我重覆地問。

「你就是讓那個女人墮落的人類吧？」來自一個不熟悉的聲音，不是淇的聲音。

讓我驚訝的，出現在我面前的，是跟淇一樣身穿白衣且皮膚白皙的女人，但不同的是，她給人的感覺兇狠，跟溫順的淇不一樣。難不成，她跟淇一樣是雪女？

「人類都是自私又貪婪的，同為雪女的她，竟然因你而墮落，今天就讓我來殺了你們，替我曾被人類欺騙的伙伴們報仇。」說完，她把淇拉了出來，她全身被綁上冰做成的鍊子。

「小坤！不要管我了，快點跑！」淇哭叫著。

「難不成，這附近的暴風雪都是因為妳造成的？」我向那兇惡的雪女叫著。

「沒錯，十幾年前，自私的人類一而再再而三破壞了我居住的地方，人類只想到自己，只想到建設和利益。於是我開始不定時製造暴風雪，讓人類付出代價。前陣子竟然讓我發現這女的竟然跟你這人類要好，這是雪女的恥辱，你們都得死。」她的話語中帶著憤怒和怨恨。

說完，她一揮手，天上的雪花融合成了一柱冰錐，朝

著我飛來。

「小坤，危險！」我還來不及反應，淇奔了過來，擋在我的面前。

「阿！」我聽到淇慘烈的叫聲，冰錐穿過她的腹部，她倒在我的懷裡，鮮血不斷留著。

「淇！淇！妳沒事吧？」我哭喊著。這一刻實在發生的太過突然，我還在震驚之中。

「哼！愚蠢的女人！為了人類做到這種地步，反正你們都得死，接下來就換你了。」兇惡雪女接著說。

我想起以前看過的故事，雪女最怕火，想到車上應該有放著備用的汽油，我趕緊往停車的地方衝去。「還逃！」她在後面邊追著邊說。一衝到車上，我趕緊拿起前座放的火柴盒還有後車箱放的汽油。她往我這靠近，邊說：「逃不掉了吧！你們人類最後都該是這個下場的。」我立即打開汽油瓶的瓶蓋，往她身上一澆，點了根火柴棒往她丟去。烈燄大火迅速燃起，「阿！」她的身體伴隨著淒厲的慘叫聲被大火所吞噬。

我趕緊跑回淇的身旁。「淇，妳還撐的住嗎？我們趕快去醫院…」我一邊哭著說。

「不用的，小坤。這是我的宿命，但我不後悔。認識…認識你很開心，我第一次知道心暖是什麼樣的感覺。」淇用她微弱的聲音說著。

「妳別再說了…妳不會有事的，走…我們去醫院…」我繼續哭著。

「之後你若看見雪花紛飛，那便是我對你的思念。謝謝你，讓我明白了心的溫度…」還沒說完，她在我懷裡闔

了雙眼，不再說話。

「淇！」我不停哭喊著，一根根冰刺，插進最深的心坎裡，好痛好痛，這種失去重要的人的感覺。

第十章

我坐在教室裡，一個人望向窗外。冬天就要到來了
吧？

離開千谷回到家鄉已經半年了，自從那次的事情後，千谷的暴風雪就沒再發生過了，經過數個月觀測，確定該地區的氣壓與氣候狀況正常後。政府也暫時解散了父親在千谷的考察團隊，而父親也在家鄉的一所大學找到了教職。而我，現在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了，主修的是大氣科學。

「同學，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暴風雪的成因。暴風雪的天氣系統，稱為溫帶氣旋。溫帶氣旋是一個低壓系統，風向呈逆時針旋轉，中心氣壓很低，風力可達颶風程度，並帶來持續降雨及降雪，有時更會出現風暴潮…」台前的教授講述著。

「下雪了欸！」旁邊的同學們看著窗外飄落的雪花開始議論紛紛，畢竟，下雪在這個城市並不多見。

我也望向窗外，雪花紛飛。第一次與淇一同在山崖賞景，見的雪花，似乎也是這種樣子。但，一樣的雪，人事已非。

「雪花紛飛，那便是我對你的思念。」想起她的話，心裡有種暖暖的，卻又酸酸的感覺。

彼岸花 | 馮浩原 / 醫學系

彼岸花，開一千年，落一千年，花葉永不相見。情不為因果，緣注定生死。

水仙白色的花瓣挨著幾抹金黃，晶瑩的露珠靜靜伏在葉片上沉睡。溫劭翔提起畫筆沾了些水彩在畫布上點了幾筆，隨即又直盯著他面前那幅繪了整個下午的水仙。

「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溫劭翔喃喃自語著，眉頭蹙了一下。溫劭翔對於美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繪畫使他能夠捕捉美的意象。

執著了數分鐘，他將畫筆輕輕放在染滿顏料的水杯裡，站了起身，披上掛在門口衣架上的水色襯衫，腳步輕快地邁出了畫室。

溫劭翔漫步在街道上，眼睛環視著四周，原本就俊秀的臉龐被陽光和徐風襯托，更讓他增添了幾分瀟灑。是，他的確是瀟灑，四年前當他毅然決然捨棄了從醫之路的飛黃騰達，選擇窩在那幢外牆斑駁的老舊房子執起畫筆，那時的氣魄著實令人佩服。

十餘分鐘後，溫劭翔走到和他的房子隔了七條街的巷

弄。這條巷弄他是不熟悉的，因為幾個月前這裡還被施工的圍籬圈住，進行著老舊社區的都更計畫，當他搬到這個社區之後，就從未行經過這個地方，但此時的他已經被巷弄裡那一間花店給吸引住了。

整棟花店被漆成潔淨的白色，鵝黃的屋頂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格外耀眼，玻璃門外擺滿了五顏六色各式的花朵，像極了夜晚台北街道的霓虹燈，卻不會令人眼亂神迷，而是散發出恬淡的柔靜。

溫劭翔目不轉睛的瞅著這間花店，心中興奮的火苗早已在熊熊燃燒。他對花情有獨鍾，他總常呢喃著：「花是大自然賦予我們卑微人類能夠觸碰到的美。」因此他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垂涎欲滴的花朵。

他走到門口彎下了腰瀏覽著，頓時間他愣住了——一株血紅色的花佔滿了他的眼簾。鮮血般的花被向後倒開展捲曲使人不寒而慄，倒披針形的花瓣好似浴血舞者，如此美麗卻帶了點肅殺的氣息。「這朵花叫做曼珠沙華，又稱彼岸花。」正當溫劭翔舉起右手想去觸碰那朵紅花時，一個溫柔輕和的聲音從他左方傳了過來。

一名女子悄然地站在了玻璃門前，她有著一頭黑珍珠似烏麗的長髮，穿著一襲白色的長洋裝，上頭點綴著幾條蕾絲花紋，她的皮膚白皙但臉上帶了些憔悴，小嘴揚起的一抹淺笑彷彿能傾城使人勾了魂，她身上並沒有多餘的胭

脂粉飾，卻散發出仙女般的氣質。

「先生？先生？」

「啊…不好意思，剛剛不小心發了個愣。」溫劭翔的確是被眼前這名女子的氣質給震懾住了，他對於剛剛的失態感到有點羞恥。

「你真有趣。」女子淺笑著繼續說，「這朵花很美吧。」

「的確是，但是卻又美得令人生畏。妳剛剛說它叫什麼名字來著？」

「彼岸花。傳說中它是開在黃泉之路的花朵，它很美，卻不被這個世界所容下，它的美，是妖異，是災難，也因此又被稱作是冥界之花。」女子看著彼岸花，眼神中透露出一絲惆悵。

「不被這個世界所容下啊…」溫劭翔輕撫著彼岸花，用很輕微的聲音自語著。

「啊，不好意思，」女子站起身看著溫劭翔，臉上帶了點歉意，「還沒自我介紹，我叫做白允熙，這間花店是我叔父開的，前幾個月才租下了這裡，我在這裡幫忙送花還有賣花，先生如果你想買的話我可以幫你介紹。」

「我叫做溫劭翔，住在 237 巷的一間紅磚屋，在那邊開了一間畫室，我很喜歡花，因此我也喜歡畫花。」

「真的嗎？原來溫先生是個畫家啊，難怪散發出一種藝術家的氣息，而且看花的眼神很銳利呢。」白允熙輕輕的笑著。

白允熙很快地為溫劭翔介紹著擺在門口的幾朵品種的花，兩個人聊起花來格外投緣，溫劭翔愛花，而白允熙對花又有自己一番見解，意氣相投的兩人就這樣在花店門口暢聊了一個多小時，好似相隔多年不見的老友正在敘舊。「其實我是出來找些靈感的，」溫劭翔盯著白允熙笑著，「不過跟妳聊了這麼久還有聽到這麼多的花的介紹，我想我應該找到了。」

「溫先生你怎麼一直看著我…」白允熙有些羞赧地撇過了頭。

「妳就是我的靈感啊，我終於為我的白水仙找到靈魂了。」

「白水仙？」白允熙撇過了頭看著佇立在盆栽中的彼岸花，「白水仙太純潔高雅了，拿它來比喻我只會玷污它罷了。」

「我不這麼覺得，每朵花都有它獨特的美，身為一個畫家，對於美的感受是很精準的，在我的眼裡，妳就是一

株水仙。」

「你真的很風趣呢，」白允熙捧起了花盆，「不過比起水仙，我更覺得我是這朵曼珠沙華。」

白允熙總是用很柔和及令人憐惜的眼神看著彼岸花，好像要訴說什麼，但
是那到喉嚨的話卻怎麼也衝不出口，硬生生地又被吞了回去。

溫劭翔看見白允熙那樣的神情而疑惑著，正想要說話時，一個渾厚的聲響從店內傳了出來。

「允熙，妳還要待在門口多久啊？天色已經快黑了，晚上還要送花，妳等等快點把門口的花收進來。」

說話的是一個留著蓬鬆短髮的中年男子，他留了一撮雜亂的鬍子，嘴裡還叼了根煙，臉上佈滿了皺紋，他的眼神雖然稱不上兇惡但卻帶了幾分歷經世事的滄桑。

他脫下沾了些塵土的深藍色園藝圍裙，隨手丟到了放在門旁的竹編籃子裡，隨後推開了門。

「是客人嗎？」男子上下打量著溫劭翔，將嘴裡的煙熟練地丟到了門口的垃圾桶。

「叔父，他是我的朋友，叫做溫劭翔。」白允熙一看
到男子從門口出來後，馬上放下了手中的花，將沾了些土
的手往自己身上的圍裙抹了抹。「您好，初次見面。」溫
劭翔禮貌性的朝著男子說話。

「小子，我是允熙的叔父，如果有看到喜歡的花儘管
跟我說，你是允熙的朋友自然可以算你便宜一些。」男子
粗獷的笑了笑，拍了拍溫劭翔的肩膀。

「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還有事情要忙我就先走了，
下次再來拜訪。」溫劭翔向兩人致意後就朝著畫室的方向
快步地離去。

「我都不知道妳什麼時候有朋友了。」男子朝著白允
熙瞅了一眼，隨即將擺在門外的花盆搬進店裡。

「長的斯斯文文的，眼光還不錯啦。」男子大笑了幾
聲，「不過可別忘記晚上還是要送花啊！」

「好的叔父。」白允熙諾了一聲，眼神流露出一絲無
助，雖然夕陽餘暉照得她眼睛有些睜不開，不過她依然直
盯著溫劭翔剛剛離去的方向。

溫劭翔將完成的水仙畫錶了框，小心翼翼地掛在一

處較為乾淨的白牆上。他靜靜地凝視著那幅剛完成不久的畫，若有所思的樣子。

過了片刻，他走到廚房打開了上方櫥櫃，微踮著腳拿下了一台棕色的咖啡機，那是他 18 歲那年考上醫學系母親送他的禮物，用過了十個年頭，雖然有些老舊但還堪用。

他其實想過要換掉這台咖啡機，只是他總覺得其他的咖啡機並沒有辦法研磨出他喜歡的那種咖啡的香醇，就像上了癮似的，在他拋棄掉所有一切傳統的束縛，逃離了他原本所在的世界，但還是離不開這台富含深意的機器。

他熟練地泡了杯濃郁的義式拿鐵，坐在窗邊的白色小吧檯旁細細品嚐，安靜地讀著他前幾天剛從市區書店買回來的小說。

過了許久，天空開始飄起了小雨，雨不大，但是打在對面鐵皮的屋頂上卻破壞了這分早晨的寧靜。

「叮咚——」一聲清脆的門鈴聲也隨著這場雨劃破屋內凝滯的空氣。溫劭翔起先是沒注意到的，但門鈴聲不斷地催促按著才讓他從書本中回到了現實。

溫劭翔抓了抓他睡醒沒多加整理的頭髮，腳步緩緩地走向了大門，而當他開了門後，卻愣了幾秒。

映入眼簾的是一名穿著樸素的中年女性，她束著頭髮，髮絲有些許的斑白，臉上撲了一些胭脂看起來有特別梳理過，紫色的長裙些微地被雨水淋了濕。

「按了好幾下門鈴才開門，現在年輕人都這麼沒禮貌了嗎？」女子收起了傘，拿起放在門口的兩個白色袋子，袋子裡面裝了不少東西。

「三姨，您怎麼還是這麼愛說笑，先進來吧，外面的雨好像開始變大了。」溫劭翔主動拿過了女子手上的袋子，並將門旁的室內拖鞋遞給了她，「地上有點濕，小心滑倒。」

溫劭翔又泡了一杯咖啡，兩人坐在客廳桌子聊了起來。

「其實啊，我還真不習慣喝咖啡，像我們這種老一輩的還是喝茶比較合胃口。」三姨輕啜了咖啡一口後，放下杯子說道。

「您還年輕呢，」溫劭翔笑了笑，「看您的皮膚還是保養得很好啊。」

「你就別調侃我了，我自己有多大歲數難道我自己還不知道嗎？你這個小子真的是，油嘴滑舌的。」

「三姨教訓的是。不過三姨您怎麼會來到這裡？外頭還下著雨呢！」

「我想你自己應該也猜到個兩三分了吧，是你媽托我把這些東西拿給你的。」

三姨將袋子裡的東西全部拿了出來，裡面裝的都是一些新鮮的蔬果和雜糧。

「你媽知道你愛吃橘子還特地多買了幾顆給你解解饞的呢。」

「三姨謝謝您還特地跑過來，其實沒必要這麼麻煩的，您打通電話給我我自己就會去拿的。」溫劭翔一邊說話一邊將桌上的東西收進了袋子裡。「你很久沒回去了，改天撥個空回去看一下你爸媽吧。你們家就是這樣，個性一個比一個還倔強，非得要搞成這樣。」三姨無奈地嘆了口氣說道。

「三姨我知道您的好意，但我是不會回去的。」溫劭翔聽到三姨說的話後停下了原本手邊動作，堅定地看著三姨。

溫劭翔心裡是想家的，但早在四年前離開家後，他果決地斷掉與家裡任何聯繫。他出身醫生世家，爸爸更是市區內有名的外科權威，從小他便背負著成為一名醫生的命

運。

他很快就表現出他聰穎的資質，但那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更喜歡繪畫，而且在繪畫天份上他的表現更加出色。不負眾望進入醫學系，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對溫劭翔來說，只是一個家庭賦予他的任務，而他將任務完美的完成只是對家裡的交代。

他第一次向母親提出內心想法時，母親的回應卻令他充滿訝異和絕望，刺耳的那句話他至今沒辦法從記憶中抹去，因此他選擇逃避，逃出困住他軀殼的牢籠。

學生時代存下來的零花和身上的家當讓他勉強租下位於淡水區這一幢房子，除了賣畫，閒暇之餘他還兼職家教，生活開銷也算有些著落還能攢一些錢。對於溫劭翔來說，他不需要奢華的上流生活，這種簡單的生活才是他所嚮往的。

當初他只有告訴同樣住在淡水的三姨他的住址，但終究紙是包不住火的，他母親很快地就得知了消息並且來訪了多次。

而當溫劭翔的母親吃了好幾次的閉門羹之後，她最後只好透過三姨來表達她對溫劭翔的關心，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勸說他回去家裡。不過這並沒有澆熄溫劭翔對於他自己追求人生的熱情。

「唉，我也知道，但骨肉之情血濃於水，再怎麼樣任性也應該要有個限度吧。」

「那也該是他們改變一下那拘泥於傳統的頑固思想吧！如果他們真的愛著自己親生的兒子，那就應該尊重我的選擇。」溫劭翔語帶凝重，右手的拳頭握緊得連指甲都陷入皮肉之中。「好了好了，我也不是要逼你，我受的教育也沒你多，只是希望你們能早點團圓。說一句實在話，我是希望你能當醫生的。」

「你爸媽那邊我自然也沒少勸說過，我能感受他們態度已經在軟化了，但面子總得顧，你們說穿了也只是互相拉不下臉罷了。」三姨站了起身，將另一個裝有蔬菜的袋子拿進了廚房。

溫劭翔依舊坐著，頭微微低下，表面看起來平靜但內心卻早已是波濤洶湧。

「唉呀，看看這些灰塵，你已經很久沒下廚了對吧，」三姨嗤笑著在櫃子邊找著廚具，「這些菜就是買來要煮給你填填肚子的，整天吃外面那些鹹油炸物早晚身子也會被搞壞的。」

「您別笑話我了，您明明知道我對廚藝沒什麼天分。」溫劭翔壓抑住了內心的波瀾，笑著向三姨說道。

「虧你還是學醫的，」三姨笑了笑，俐落地用刀切著從市場買來的蔥和白蘿蔔，「讓我來露兩手讓妳嚐嚐三姨的手藝。」

「您的手藝可是連城內那些有名飯廳的大廚都敬佩三分的呢！」

「別提這個了，要是我有這麼厲害早就在這個社會上混個風生水起了。」三姨開了爐子的火，將剛切好的蔬菜一併丟進了大鍋中隨後開始熟練地炒了起來。

溫劭翔看著這一幕，心裡平靜了許多。

艷陽毒辣辣地照著石地，熱風也毫不留情地朝著路上快步的行人狂襲，街道旁的一排排的小販似乎不畏懼這樣的酷熱為了生計努力地叫賣著。

八月的臺北總是被籠罩在使人鬱悶的炎熱中，但臺北人又早已習慣這樣的炎夏，不，更正確的說法是妥協，然而他們卻又一直尋找著能夠抵禦這炎熱的方法。

公園的樹蔭雖然稱不上是絕佳的避暑地點，但著實是普羅大眾在熱天中覓得乘涼的一席之地。

白允熙穿著白色連身裙，戴著一頂裝飾著幾朵玫瑰花的白色遮陽帽，靜靜地坐在人行道旁的木椅上，不時看著手錶，看起來像在等人。

「不好意思，等了很久了嗎？」溫劭翔匆匆忙忙地從人行道另一旁跨越馬路走了過來，他穿著整齊的藍色休閒衫配上白褲，散發出文青和俊朗的氣息。

「不會，早上也沒什麼事，我就先搭車過來了。剛剛在這附近逛了一圈，還嘴饞買了些紅豆餅。」白允熙說著。

「反倒是我要謝謝你邀請我去看花展，而且剛好這幾天光暉叔父去南部，難得能出來晃晃。」白允熙臉上露出異常開心的微笑。

「只是剛好有朋友是展覽的工作人員，這不算什麼，」溫劭翔靦腆地抓了抓頭髮，「展覽就在前面那個轉角，我們快過去吧。」

白允熙點了點頭，兩個人沿著人行道一路上有說有笑的走到了門口，溫劭翔迅速地從口袋裡掏出了兩張票，遞給了票務員。

雖然白允熙看起來還是一如往常的沈靜，但其實她心中是很雀躍的，這是她為數不多的遊玩經驗，更是她所渴望的幸福時刻。

溫劭翔自然是不懂白允熙心中的想法的，只知道白允熙懂他對於美的體會，是他的知音，在她身旁，溫劭翔能夠盡情地釋放自己，沒有束縛。

兩人愜意地散著步，將整個展區花草樹木都納入自己的眼底，儘管陽光依舊刺眼，但對他們來說那是一種溫存。而園區中央的湖波光粼粼，還有大片睡蓮，與遠邊的青山輝映出一幅水色天光的景像。

溫劭翔在湖濱旁的大樹下席地而坐，從他背包中拿出從畫室帶來的畫本和素描筆，熟練地將眼前的風景繪入紙中，而白允熙坐在離他十多尺遠的花叢旁，屈膝注視著白雲。白允熙很美，但那種美又帶了點距離，由不得人輕易觸碰，只可遠觀，不可褻玩。

溫劭翔心裡知道，他對白允熙的情感並不一般，除了曖昧情愫外，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每次當他作畫遇到瓶頸時，他總愛到花店找白允熙聊聊，和她的對談時常能激發他的靈感，白允熙書雖然讀的不多但有內涵，和他的興趣又相似，自然而然兩人便走的更近。

白允熙的叔父白光暉倒是對他有敵意似的，雖然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是白光暉對白允熙和他的一舉一動格外關切。每次溫劭翔和她提到她叔父時，她總是支支吾吾地又將話題繞開，只知道自從白允熙父母離開她後，是叔父收養了她。

「哇，好漂亮！」正當溫劭翔畫到一半發楞想著事情時白允熙不知道何時繞到了他的後面讚嘆了聲。

他嚇了一跳，畫筆從右手滑落掉到了草地，紙上筆墨的紋路也稍撇離了原來的軌道。

「啊真對不起，嚇到你了。」白允熙看到溫劭翔的反應後愧疚地道了歉，彎下腰伸直手想撿起筆，「我幫你撿。」

「沒關係我自己來就好了。」

他們兩個人的手幾乎是同時抵達的，溫劭翔來不及反應，手就疊上了白允熙的左手。兩人對這始料未及的意外不知所措，對視了一秒，有默契且迅速地縮回了彼此的手，白允熙的臉害羞地泛了些紅暈而溫劭翔則一臉尷尬。

「我…我不是故意的。」溫劭翔慌張地向著白允熙道歉。

「是我的錯，我才該向你道歉。」白允熙搖了搖頭說著。

其實溫劭翔心裡是既羞赧卻很開心的，但當他低下頭看見白允熙右手時，更多的是疑惑填滿了他的腦袋。

白允熙的右手充斥著許許多多被針扎過的傷口，雖然並不明顯，但是溫劭翔是學醫的，這些丁點大的痕跡逃不了他的眼睛。

「對了允熙，妳的右手怎麼了？」溫劭翔疑惑地問道。

「沒什麼…」白允熙聽到溫劭翔的話臉色微微發白，並立即用左手掩著傷口，「小時候身體虛弱，時常去醫院看醫生打針留下來的，現在已經好多了。」

「沒事就好。」溫劭翔並不完全相信她的說法，但是他看得出來她有她的苦衷，溫劭翔不會咄咄逼人，即使面對眾多疑惑，他還是尊重白允熙。他知道，白允熙總是有意地隱瞞著一些事情，但是每個人都有隱私，對於她，溫劭翔可以等，等時機成熟了再由她親口說出。

「時候也不早了，妳餓了嗎？」

「恩…有點，中午也只有吃一些東西果腹而已。」白允熙收起尷尬的面容，轉用輕鬆的語氣說道。

「我知道這附近有一間不錯的湘菜料理，很久沒吃一頓了吧，我請妳。」

「這怎麼好意思，今天還是你給我這個機會來逛展覽的呢！」

「別跟我計較這麼多了。」溫劭翔輕輕地抓住了白允熙的手腕，「我還得謝謝妳呢。」

「謝…謝謝我？」

白允熙對於溫劭翔突如其來的舉動受到了小驚嚇，雙眼睜得大大的盯著溫劭翔深邃的眼眸看著，他的眼神溫柔中帶著誠懇，她能感受到溫劭翔發自內心對她說出來的那番話是如此真切。

溫劭翔的確迷人，是個風流倜儻的紳士，他的言行談吐中有格調，看似隨意卻又不失拘謹。白允熙內心是很欣賞與崇拜他的，甚至還有絲愛慕的情意，只是她不敢表現得太明顯，也覺得自己配不上。

「走吧。」

溫劭翔曳著白允熙的手朝著湖的另一邊緩緩離去，夕陽餘暉將兩人的背染得通紅，波光粼粼的湖面依舊動人，湖邊的綠樹零星點綴，將這個畫面描繪得浪漫又唯美，頗有詩畫的意境。

溫劭翔每個禮拜都會挑兩三天去花店拜訪，有時候還會直接在花店門口作起畫來，雖然比較多的作品是擺放在

門前的花，但來光顧的客人偶爾也會成為他筆下的模特兒，而他們倒也覺得這樣蠻新奇有趣。

漸漸地，花店和溫劭翔這兩個名詞傳遍了大街小巷，彷彿成為一處觀光景點似，每到下午就有人潮慕名而至，讓白允熙忙得汗流浹背又暈頭轉向。

溫劭翔自己也樂見這樣的情況，不只有了白允熙的陪伴，他的畫也讓更多的人看見並受到稱揚，花店的生意因為他的關係提升了不少。

但這看似美好的一切在白光暉的眼裡，卻並不如此。

「妳和那個小子現在是怎麼樣？」白光暉坐在餐桌前吃了幾口飯，朝在廚房忙著做菜的白允熙說道。

「沒…沒有啊。」白允熙聽到白光暉的話，原本切菜的動作慢了下來且有點畏懼地說著，「溫先生他喜歡花，又特別愛作畫，所以才常來這兒的。而且現在生意不是挺好的嗎，說不定這樣以後…」

「就不用再『送花』了。」白光暉迅速放下手上的碗筷用很大聲的嗓門說著，並轉過身盯著白允熙，「妳是想這樣說嗎？」

白允熙頓時沉默不語，屋內的空氣似乎凝滯在此刻，

鵝黃的吊燈微微晃動發出嘎嘎的聲響，水龍頭的水滴落到水槽的清音也格外明顯，整個空間沉靜且恐怖，令人不寒而慄。

白允熙知道白光暉生氣起來有多可怕嚇人，雖然白光暉平時對她還算不錯，但是白光暉有自己的底線和禁忌，如果任何人觸碰或侵犯到，白光暉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即便是她也一樣。

「允熙阿，妳太天真了。要想在這個骯髒的社會上立足，需要的就是錢。妳覺得經營這間小小的花店是能賺到多少錢？這幾些日子以來才不過多個幾千塊罷了。」白光暉站了起身，朝向白允熙緩緩走去。

「再說，這間花店本來就不是開來作正經生意用的。不過是妳喜歡種這些花花草草我才讓妳兼作這些買賣的，妳可不要忘記這間花店最初的目的什麼。」

「況且妳應該是最清楚貧窮是有多恐怖的啊，妳爸爸因為沒錢而對妳做了什麼事妳自己知道吧？」聽到這一席話，白允熙頓時捂住耳朵放聲大叫，淚水止不住地從她的眼角不停的滑落，她癱坐在地上，她不想回憶起那段時光，她不想。

「別哭了。」白光暉蹲下來拍了拍白允熙的頭，「叔父我知道妳很辛苦，所以才將妳解救於那個地獄之中。不

過，也別忘了妳自己早已背著罪孽，無法回頭了。」

白允熙啜泣著，她的確明瞭自己早就搭上了一班無法回頭的偷渡船，不知道何時能靠岸，而就算靠岸後她也不知道等著她的會是什麼，不過她明白至少不會太順遂平安。

「還有那小子的事情妳可得早日解決。如果以不妨礙生意為前提我倒是不反對妳們兩個交往，但是，妳覺得他要是知道妳是個怎麼樣的人，會繼續和妳在一起嗎？」

白光暉站起身，朝向廚房旁邊白色的門走去，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串鑰匙，將門打開，門外面有一座大庭園，有三間溫室坐落在這個庭園內，而庭園四周則被磚牆高築地屏蔽在內，雖然看似封閉但實際上空間還算寬廣。

白光暉逕自地朝著第二間溫室走了過去，他悄悄推開溫室的門，裡面種滿了好幾排的植物。最左右兩排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花，但形成強烈的對比的是中間兩排種的卻是同一種花，而那花鮮紅艷麗一畧粟花。

雨已經下了好一陣子了，夜晚和烏雲將整個港口籠罩地漆黑而令人窒息，因為缺乏街燈的關係加上雜草叢生，港口倉庫附近的產業道路一到夜晚便窒礙難行，因此倉庫

附近人煙稀少。

這裡原本是用來當作漁船的卸貨區，但是在港口北部不遠處新建造了一座腹地更加廣大的港埠外加政府推行的新市鎮計畫，這裡的市場漸漸被北區的港埠所吸收而沒落。

一名身穿藍色雨衣的人騎著有些破舊的腳踏車從產業道路上朝倉庫方向過來，車後方還載著一個用不透水布包裹住的紙箱，她很小心翼翼地騎著，非常保護身後的箱子。到達倉庫後，他將腳踏車停在3號倉庫斑駁的外牆邊，並把後座纏著箱子的麻繩迅速地卸了下來，吃力地搬起後面的箱子放在地上。

「辛苦了，很重吧，我來搬就好了。」

一個渾厚的聲音從倉庫群中傳了出來，頓時一名身穿黑色風衣撐著黑傘的男子悄悄地從黑暗中走向了穿雨衣的人。

那個男子皮膚黝黑，面容粗獷且留著濃密的絡腮鬍，粗眉毛配上他帶著肅殺氣息的眼神顯得格外凜然，而全身黑裝的他此時像極了來自地獄的陰間使者。

「那老頭真的是不會體恤人，每次都讓妳一個女人拿著這些東西。還是… 要不要考慮來我們這邊，我保證妳

絕對吃飽喝足。」男子咧了嘴笑著對穿著雨衣的人說道。

「坤哥謝謝您的好意，不過花店那邊的生活我過得還滿足，恕我拒絕了。」

「哎呀，允熙妹妹阿，妳明明就知道我錢在坤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妳這樣子一直拒絕，我的面子可是往哪兒擺阿？」男子輕輕拍了拍風衣袖上的水漬，看著身穿雨衣的白允熙語帶一絲威脅地說著。

白允熙身體微微顫抖，有些害怕地往後退了兩步，並作出隨時可以向後逃跑的姿勢。

提起錢在坤，他還真是個不得了的人物。年齡四十出頭他是這地方上最有權勢的製毒兼販毒的大盤商，掌控了三個幫派和港口走私的交易部門，壟斷了南淡水毒品的市場，同時還身兼港口社區發展協會的會長，勢力遍及黑白兩道。

白光暉的花店是他為數眾多的毒品來源之一，錢在坤覺得利用花店的外觀能夠讓種植罌粟花更安全地被隱藏在種植其他品種的花草的表象，再加上利用白允熙來送花更不容易引起警察單位的注意。因此他資助了白光暉建立店鋪，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被白允熙的美貌所迷住。

自從錢在坤第一次見到白允熙時就無法自拔了，送花

給禮物各種獻殷勤的方法他都試過，然而他其實是個有妻室的男人，在顧及名聲以及眾人的目光加上白光暉雖然同流合汙但對於白允熙他還是很照顧的情況下，因此錢在坤並沒有太大的進展。

但最近他對白允熙的追求卻不知怎麼地越發熱烈，令白允熙困擾許久。

「好啦，不逗妳了，瞧妳這個臉色白的。喏，拿去，是因為妳我才多給的。」錢在坤從風衣的口袋拿出了一個厚信封袋，裡面裝的是一疊千元鈔票。

「謝謝坤哥。」白允熙語畢便快速地從他手上拿過了信封，一轉身就跳上了腳踏車，正當她想要離開時，錢在坤想到什麼似地跑到了白允熙前面用雙手撐著擋在了車的握把上，阻止白允熙騎車。

「我真的很喜歡妳，跟著我，包準妳下半人生不愁吃穿，妳就不能考慮我一下嗎？」

「坤哥，我們真的是不可能的，請你讓開。」白允熙用力地撥開了錢在坤的雙手，一個側身從他身旁騎過，快速地踩著踏板，沿著道路騎車離去。

錢在坤看著白允熙離去的方向愣了會，發瘋似地撿起草叢內一顆拳頭大的石子朝著 2 號倉庫的牆壁猛地砸去，

大吼了聲，連空氣都為之震動。

溫劭翔閉著眼睛躺在床上，但他並沒有睡著。外面的雨恣意地敲著對面鐵皮屋頂在這半夜著實擾人。

這雨已經從晚上九點多下到了現在，而且溫劭翔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胸口總是悶悶的，原本以為是心塞還特別搭車去隔壁鎮的醫院掛門診，但檢查出來只是他自己多心了。

對於這樣的情況他倒也覺得奇怪，吃過巷口的夜宵後原本還想要去買些酒來喝，沒想到突然就這樣下起了雨，打消了他原本的興致，他只好摸摸鼻子回家休息。

但這場雨似乎沒有要讓他入眠的意思。

倏地，一陣門鈴聲劃破了這吵雜而沉悶的僵局。溫劭翔慵懶地起了身，穿上拖鞋，腳步緩慢地朝著門的方向走了過去。而當他把門打開的時候，他卻愣住了。

「允熙，妳怎麼來了？還濕成這樣，快進來。」溫劭翔拉著穿雨衣的白允熙進門，隨即飛奔朝著寢室拿了一條浴巾遞給了白允熙，並將她的雨衣脫了下來。

「冷嗎？我去煮杯咖啡給妳喝，妳先擦一下身子。」

溫劭翔的語氣依舊是那麼溫柔和緩，動作還是那麼體貼。白允熙淺笑了一下，她鼓了好大的勇氣才按下門鈴，在那之前她已經猶豫地站在門口一個小時多了，她不想失去他，但她必須面對，在她愛的人、她的真實和她的過去之間，必須面對，必須。

白允熙一直都處在選擇的分岔口，她知道一旦她選擇其中任何一條，其他的路都將永遠崩塌，而她做出的選擇都將使她支離破碎。溫劭翔毫無疑問是她最甜蜜的負擔，她愛他，但她覺得自己不值得也不應該擁有愛情。

然而，當她自己察覺時已經陷入了愛情的泥淖裡。溫劭翔有令她無法抗拒的魅力，而她也在相處的過程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但這幸福卻得要她赤裸裸地將她的傷口給揭露出來。

在漫漫且無數次的掙扎中，白允熙也做出了覺悟。

「小心燙，慢慢喝。」溫劭翔將熱咖啡拿給了正發著愣的白允熙。

「謝謝。」白允熙輕啜了口，一股暖流從喉頭經過食道溫暖了她的身體。

「不過發生什麼事情了？這大半夜妳怎麼跑來了？」

「我…」白允熙捧著手中的咖啡，低下了頭若有所思的樣子。

「沒關係，時間也晚了有什麼話明早再說吧。」溫劭翔正起身想幫白允熙擦頭時，被白允熙一手抓住。

「還記得我跟你說過，我覺得自己是曼珠沙華嗎…」

「嗯，說過。」白允熙將自己的右手伸了出來，左手食指微微顫抖地指著上頭被針扎過的傷口。

「我是獨生女，家裡原本開設建築公司，過得日子也算幸福。但自從爸爸投資失敗破產，家道中落之後，我的命運就改變了。」白允熙放下了手，看著溫劭翔說著。

「在那之後，爸爸開始酗酒、染毒和家暴，他逃避所有一切，媽媽和我整天以淚洗面，我們只能靠著救濟金度日。後來，媽媽承受不住這樣的煎熬從樓頂一躍而下，那時只有十歲的我，心根本沒法承受。」

「你知道嗎，我爸爸竟然對這件事毫無感覺，反而為了錢想將我賣到酒店…」白允熙說到這裡，潸然淚下，雙手交叉緊緊抓著自己的手臂，「後來我逃走了，卻又被他給抓住。結果他因為這樣，居然用毒來控制我！那一針毀

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

白允熙崩潰了，她緊抓著手倒在了溫劭翔的懷裡大哭著，淒厲的哭聲在溫劭翔的心裏有如利刃般割著他的心，他一直都知道白允熙隱瞞著什麼，卻從未想過在白允熙的心裏這是多大痛苦的過去。

「在他要抓我去酒店的路上，他被警察臨檢而被逮捕了。」白允熙哭了一會，平靜後說著，「後來我被叔父收養，本以為我能夠逃離地獄了，沒想到叔父他卻逼著我販毒，而染上毒癮的我，只能夠藉由吸毒來自己不要那麼痛苦…」

「我早就背滿了罪孽，又沒有依靠，就像彼岸花一樣，我這一生注定是沒辦法得到我所想要的愛情，而且我跟叔父在同艘船上，隨時都可能沉沒。我一直都不想讓你知道我是個這樣的女人，因為我擔心失去你…但現在，我選擇告訴你，是因為我決定要離開你了，我不能這麼自私。」白允熙哭著站起身，「謝謝你這幾個月的陪伴，我想對你說最後一句話，我愛你…」

正當白允熙說完話轉身要奔門而出時，溫劭翔從背後緊緊抱住了她。

「妳不可以走。妳剛剛所說的這些我聽起來都不是妳自己的意願，而我愛的是真正的白允熙，最懂我的那個善

良的白允熙。」

「我不值得…」

「妳值得。」溫劭翔打斷了白允熙的話，「妳遠比妳自己想的還要值得，妳的價值我很清楚，就像妳理解我的想法而一直支持我那樣，所以…所以不要再說這種話了…」

白允熙再次哭了，但這一次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一直扼著她心中的煩惱也煙消雲散了，她真正感覺到被愛著是這麼簡單純粹，這麼幸福。

「我會陪著妳的。」溫劭翔把白允熙拉近了懷裡說著，「等我們安頓好一切之後，我會陪妳去警察局的，無論未來會遇見什麼樣的困難，都有我在，好嗎？」

「我知道，謝謝你。」

白允熙靜靜地躺在了溫劭翔的懷中，眼睛閉了上，淚水依然流著，但能感受到那是充滿欣慰和安心的眼淚。窗外的雨也停了，漸趨寧和的夜晚給人一種清新舒適的感覺，彷彿正告知著混亂的結束。

然而，白允熙還是逃不過曼珠沙華的命運。

當她最後一次去送花的時候，錢在坤用槍抵著白允熙想要染指她，她掙扎好一番抓準時機逃走，而情急之下錢在坤卻開槍誤殺了她。

子彈穿過她的胸口，鮮血不斷從槍傷的地方湧出，沿著摺痕染紅了她穿著的白色連身裙，她的頭側著，黑色的秀髮呈放射狀散開，看起來就像是血艷色的彼岸花安穩地伏在白色的畫布上睡著，那畫面如此淒美。淚滴從她的眼角滑落，發白的嘴唇微微動著，似乎是在喃喃自語，但聲音卻微弱而聽不清…

白允熙的葬禮只有溫劭翔參加，不，更正確來說是只有溫劭翔包辦，他將一束彼岸花放在白允熙的靈位前，他的眼淚早就枯乾，行屍走肉的表情和眼神直盯著遺照上白允熙燦爛的笑容。

他也曾想過在送那些罪人入獄後，也跟隨著她的腳步而去，但是白允熙每晚都出現在他的夢裡微笑地看著他，跟他說：「我們的緣注定生死，但你的天空卻不只如此。」

或許對於白允熙來說，死亡也是對她這一生的另一種解脫，而她夢裡的笑容，很單純，很美很美。

「這些花真有特色，顏色的調配和捕捉非常的精準，筆畫之間還能賦予它們靈魂，不愧是當代名師的作品。」一名高雅的黑長髮女子穿著性感紫色禮服外面披上訂製的羊皮大衣，搭配的紅高跟鞋，步伐不疾不徐地仔細欣賞著現代畫廊的展覽。

然而，當她走到一幅畫前，她的腳步卻停了下來，眼神似乎被那幅畫給吸住完全沒辦法離開。

那是一朵鮮紅色，花被倒開展捲曲呈蓮狀的艷花，花瓣中間有一個白皙而長髮美麗精靈伏睡著，然而花的背景卻用深淺層次的黑色來鋪蓋作底，再加上一點紫色在暗中提供一些明亮，將整朵花營造出一種高貴美麗卻又帶些恐懼的氣息。

「曼珠沙華！」女子驚訝地自語著，「傳聞它開於黃泉之路上，是災難和妖異的象徵，沒想到這冥界之花竟溢滿神韻，溫柔中帶了絲哀傷，完全顛覆了我的想像，這幅畫到底想訴說什麼？」

「這朵彼岸花是自願投入地獄，在犧牲中綻放它的美麗。」一名身穿棕褐色西裝的，頭髮有些斑白的老人走了過來，「傳說曼珠沙華的愛情終沒有結果，但這幅畫的主人仍願意和它相戀。他將憤恨、哀戚和思念全部注入這畫中，在配色和意象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和感情，堪稱是他畢生的結晶。」老人說著，眼眶泛了些血絲。

「差點忘記自我介紹了，我是這畫廊的主人，戴旭明。」

「久仰您的大名了，我叫做魏琬。」女子趕緊伸出手和男子相握，「沒想到居然能在這場展覽上遇見這樣的作品。」

「溫大師和我相識十多年，在他的生命裡難覓知音，除了那只精靈。」男子朝著畫的方向走去，盯著那隻精靈，「只可惜他們的緣已盡。」

「我可不這麼覺得。」魏琬看著戴旭明，笑了笑說，「濃郁的黑色中點綴著些微亮光，而精靈只是沉睡，我看這畫是正等待黎明的到來。」

「哈哈，魏小姐見解的是。」戴旭明頓悟似地大笑幾聲，「我都老糊塗了。他們的緣的確還繫著，溫大師還用他的畫筆將他們兩個的情緣給繫著呢！」

「館長先生，我可以請你喝杯咖啡，聊聊溫大師的繪畫和故事嗎？我想多了解這些畫裡面蘊藏怎樣的生命體悟。」魏琬用小狗般水汪汪的眼神盯著戴旭明。

「榮幸之至。」戴旭明朝著魏琬笑著。

（完）

原罪 | 宋怡萱 / 醫學系

如果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你會痛苦；如果你得到了你不想要的，你會痛苦；即使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也會痛苦，因為你永遠不能抓住它。——蘇格拉底

九月的天空比以往藍的許多。

晨曦順著拉開的窗簾布一路下滑，得寸進尺的由木地板爬上床沿。坐在窗前的女孩直愣愣的看向窗外一動也不動，彷彿要融進背景裡。

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破寧靜。

正在憑窗發呆的夏宛臻猛然支起身，盯著床頭的電話上的顯示來電，踟躕良久才拿起話筒。

「媽媽，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夏宛臻聽見母親關切的聲音。

她持著聽筒的手微微一頓，姣好的面龐掠過一片陰雲。卻仍對著話筒揚起愉悅的語調：「媽？您今天怎麼這麼早打來啊？」

電話那端傳來婦人的聲音，夾雜著即使隔著一整個海峽都能感覺到的興奮，「容媽，媽聽說你收到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術交流邀請函了！這是真的嗎？」

夏宛臻笑答：「千真萬確，我親愛的媽媽。我昨晚才收到的。」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她聽見母親興奮的語無倫次起來，便道：「媽，其實我能有這樣的研究成果不都要感謝您跟爸嗎？要不是您全

力支持我在他人眼中可笑的夢想，還把地下室改造成實驗室方便我研究，我哪能有今天啊？」她的聲音彷彿裝著滿滿的歡欣，但嘴角卻不見一絲笑意。

「欸，媽媽，跟媽客氣什麼呢？再說了，這都是你自己辛苦研究出來的成果，媽哪裡幫得上什麼忙呢？」夏太太似乎被誇得有些侷促，「我跟你爸長年都在大陸工作，一直覺得沒能照顧好你跟你妹妹，但看到你這麼爭氣，我這個當媽媽的真是太驕傲了。」。

「媽，您千萬別這麼說。」夏宛臻誠懇的說，語氣真摯的讓夏太太隔著話筒卻彷彿能看到女兒站在眼前，握住她長滿薄繭的手，雙眸裡閃爍著粼粼水光。

就在這時，電話那頭隱約傳來門鈴聲。

「噯，肯定是你爸回來了，我得快點把這個好消息跟他說說才好。等等再打給妳啊？」此時，夏太太只恨不得把這好消息昭告全世界。

「好的，媽。再見。」夏宛臻乖巧答應。

已經得到肯定答覆的夏太太匆匆掛斷電話。當然，也不可能看見彼端掛斷電話的女兒面龐上一閃即逝的如釋重負。

當話筒傳來制式化的嘟嘟聲時，那一抹恰如其分的笑容迅速從夏宛臻臉上褪去。良久，她才發出一聲嗤之以鼻的輕笑：「呵。」

她想起當初拿著成績單興高采烈的填上中文系的自己，父親的阻攔與母親的漠視就像一齣荒謬的戲劇般，諷刺的可以。「如果是姐姐，您們還會這麼做嗎？」她輕輕的呢喃。輕的像是一片風裡的落葉，即使落在地面也揚不

起半縷塵埃。

夏宛臻捏緊了那一份邀請函，修剪得宜的彩繪指甲在紙上淺淺壓出一道印子。

半晌，她才站起身。

走到鏡前，氤氳的水氣鋪蓋整張鏡面，連她自己的面容都有些綽影。她伸出食指隨意的在上面一下一下的勾劃著，水霧遇到微溫的指尖便紛紛潰散，只在鏡面上留下一道突兀的水痕。她看著鏡中漸漸清晰的自己，那是一張美麗卻沒有任何表情的臉。她覺得自己像披著張愛玲書中那張華美卻爬滿蚤子的外袍，徒剩軀殼。

洶湧的無力感像潮水一樣撲天蓋地而來，她卻覺得疲憊的不想做任何抵抗。她打開花灑，任憑冷水傾瀉而下，把她一身衣裙浸濕，狼狽地黏在身上。她的脖頸仰成一個怪異的弧度，遠看像一隻瀕死的天鵝。

夏宛臻是喜歡這樣的時刻的，因為似乎只有在這間狹小的浴室和短短的幾分鐘裡，她才有放縱的勇氣，也才能稍稍卸下那樣疲憊的偽裝。

不知過了多久，夏宛臻才慢慢抬起頭來。她凝視著鏡子裡狼狽的倒影，映出自己雙眸裡的混亂和瘋狂。

驀然，她覺得時間大概會磨平所有愛恨的稜角。記憶中那張臉和鏡中的自己重疊起來，連最初的恨意都有些模糊了。只剩下三月的微風裡，柔軟的一片青草，和她比青草更柔軟的唇瓣。她猛然驚懼，在記憶中盲目摸索，卻發覺連自己都不知道要找尋的到底是什麼。

「容媽。」她啞聲唸著，像從喉間擠出來的一個破碎

音節。脫口之後才驚覺自己說了什麼。有多久沒有叫出這個名字了呢？她恍惚想著。

夏宛臻看著鏡面上不自覺勾畫出的「宛臻」二字，諷刺的歪了歪嘴角，「宛臻？宛若真實，多貼切的名字啊！」她忍不住自言自語起來。半晌，夏宛臻輕輕的對鏡笑了一下。究竟誰是誰的複製品，其實又有什麼差別呢？

「我會代替妳好好活下去的，我親愛的姐姐。」她說。

她拿起梳妝台上的眼線筆，仔細地在眼角描好淚痣。把被淋的濕透的衣服一股腦兒塞進了洗衣籃，她重新揚起一抹標準的笑容，大步踏出了房門。

「容嫣。」剛踏進校門，就聽見一聲呼喚從背後響起。夏宛臻回過頭來，只見晨光中身型頎長的少年朝她走來，面容雋爽，削薄的唇微微抿起，一雙眸子裡似有外千星河閃耀。

她不由得微怔：「子恆。」

「怎麼，暑假一過，容嫣就不認識我了嗎？」見她呆愣愣的樣子，男子淺淺的勾起一抹笑來。

夏宛臻凝視著他清俊的眉眼，想起那次在海棠樹下的初見，那時的他也是這般笑容淺淺，在姐姐的介紹下徐徐回過身來，朝她伸出手：「宛臻，你好，我叫傅子恆。」也許就是從那時起，她就像一隻蟲，明知不可為，卻放縱自己被他溫柔的聲線包裹，作繭自縛。

她每每跟在身後，總會看見傅子恆凝視著姐姐的目光，就像她自己看他的眼神一樣溫柔。即使他從不曾開口言明。

直到後來她取代了真正的夏容嫣，也許是看見她眼底的神色不再淡漠，他才敢開口說要追求她的吧？夏宛臻常偷偷想：「如果他知道自己告白的人不是夏容嫣，會怎麼樣呢？」

只是，她更困惑，如若真的那麼愛，為什麼只因為一顆眼角淚痣的掩飾就不認得了呢？是，她們是很相似，但即使是同卵雙胎，她們的差異，也不僅僅是有無淚痣那麼簡單。夏宛臻忍不住嗤笑了起來，她突然對夏容嫣有種說不清的同情。

如是，她朝著眼前正擔憂的望著她的男子揚起一抹明艷的笑來：「怎麼會呢？」，她說。

聽她這麼說，傅子恆溫柔的朝她笑，眉眼彎彎。「容嫣，你要去美國了嗎？」他邊說邊接過她的書包，熟練的彷彿做過千百次一樣。

她望進他深邃的彷彿可以容納星辰大海的眸子裡，反問他道：「那你呢？你希望我去嗎？」

傅子恆笑著，撫了撫她的髮，低低道：「容嫣，我會支持你的一切決定的。」

夏宛臻望著他一如既往般溫柔的面容，心中酸澀之餘，想到當初他望著姐姐的繾綣目光，竟又湧起一股難言的氣憤。她突然很想問問她：「姐姐，到底怎樣才算喜歡呢？即使沒有你他還是可以同樣溫柔的對別人笑，甚至連我究竟是不是你都認不出來。」她也不知自己是怎麼了，竟為夏容嫣覺得不值起來。

但殘存的理智迫使著她逼出一抹笑。「謝謝你，子恆。」她說，像個熱戀中的少女，蹦蹦跳跳的發出銀鈴般

的笑聲。語氣和表情都恰到好處的較人挑不出一絲錯來，但她心底卻沒由來的一片空落落的，像遺失了什麼似的。

九月的微風總挾著一股熱氣，夏宛臻看著眼前的教室，恍惚想起她那個優秀的幾近完美的姐姐。在她的陰影下，自己永遠像個拙劣的仿製品。但很久很久以前，她們也曾是形影不離的好姐妹，也曾有一起嬉鬧奔跑過的草坪。只是久到她都忘記了，到底從何時起，她已不再是那個會追在姐姐身後的傻女孩了。

夏宛臻永遠記得，那是放長假前的最後一天，因為剛考完試的緣故，到處都是攜手同遊的小情侶。陽光映著草坪上的露珠，就像鍍上了一層金粉一樣。夏宛臻縮瑟在鞦韆旁的灌木叢間，像個卑劣的偷窺狂一樣，看著自己的姊姊和傅子恆並肩走著。她聽見夏容嫣說起她即將開始整理結論的論文：「我真的太開心了，子恆，你能想像嗎？我真的發現了可以有效縮短核廢料半衰期的方法！」她頓了頓，似乎還沉浸在那種不可置信的喜悅之中，「我之前真的對未來挺茫然的，我是說，畢竟我們這種專業的發展就是大好大壞，我一開始真沒想到能研究出什麼的。」

「其實我一直相信你可以做到。容嫣，你比你自已知道的還要優秀很多。」傅子恆一如既往地溫和笑著。

逆著光，夏宛臻看不清傅子恆的臉，只聽見姐姐清脆的、銀鈴般的嬌笑聲迴盪在風裡。她仔細回想，竟沒有印象上次姐姐這樣對自己笑是什麼時候的事了。驀地，她竟生出一股想摧毀一切的衝動。那時，她以為是因為自己太過喜歡傅子恆的緣故，但後來當她搶走姐姐的愛慕者，以夏容嫣的身分真正被他攬入懷裡，卻沒有預想之中的怦然

心動。夏宛臻想：「也許我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喜歡傅子恆吧？」

那這一切到底又是為了什麼呢？

夏宛臻有時覺得，自己就像有兩個靈魂一樣，一邊拉扯著想留下最後的尊嚴，鄙視著躲在灌木叢偷窺的自己；一邊明明已認清現實，又貪戀著美好卻不屬於自己的溫暖。

她已經不記得最後自己到底待了多久，只是等到操場空無一人，她起身時渾身都僵硬了。

經過走廊前的公布欄時，夏宛臻駐足，她的名字也被印在這片排行榜的很前端。夏宛臻想，很多時候自己明明也不差的，卻只能被迫活在姊姊的陰影下，當天鵝身後永遠遇不到王子的醜小鴨。好像再多的美好，在姐姐的陪襯下，都顯得單薄可笑。

就像當初她填志願時，曾企圖向父母解釋自己的興趣一樣。那張填滿各校中文系的志願單像張廢紙般被拋在地上，母親把一張醫學院分數落點分析推到她面前，朝她說：「考慮一下吧！」，語調並不多強硬，卻帶著不容置喙的堅持。

夏宛臻曾經以為，自己一定會反抗的，但最後她只是抱著書狠狠哭過一場，就默默抄上新的科系志願。她沒有質問，為什麼選讀核工系的姐姐可以得到父母的全力支持。她放棄了比較，因為終於認清自己從來沒有贏過的事實，她想，大概未來也不會了。

所以那一晚，當她頂著暴雨匆匆回到家後，看見姐姐倒在地板上急喘抽蓄著，像一尾瀕死的魚時，鬼使神差

的，夏宛臻沒有求救，甚至連順手替她拿氣喘藥的動作都懶得饋贈。

就這麼冷冷的，像個俯視眾生的上帝，看著自己的學生姐姐掙扎著、哀求著到絕望，連平時總戴著的黑框眼鏡都狼狽的掉在一旁，摔得四分五裂，夏宛臻的心底湧起一股噬血的快感。夏宛臻故意伸出腳將藥罐踢近她，卻又在她快搆著時，狠狠踢遠，反反覆覆。閉著眼，她想，她已分不清當初反覆折磨的究竟是夏容媽還是她自己。但至少那一刻的她很清醒，清醒到可以冷靜的抹去死者瀕死前掙扎的證據，清掉漸漸冰冷的屍體。然後打電話報了失蹤人口，偽裝成一個因為妹妹失蹤而哭得雙眼紅腫的姐姐。

她打電話通知父母「夏宛臻」失蹤的消息時，只在久久的靜默之後得到電話那端的一聲：「知道了。」她想，那一刻她聽見多年來自己自欺欺人吹出的泡泡被戳破的聲音。也許對他們來說，「夏宛臻」只是戶口本上的一個名字罷了。

於是，從那天起，「夏宛臻」這個失敗的仿製品消失了。

她想：「世人也真是愚蠢，竟只憑一顆淚痣的有無草率分辨，根本不曾懷疑就以離家出走為緣由輕易結案。」

清晨的機場，霧氣還沒完全被晨光驅除。林晏拖著一只小行李箱，頭髮整齊的梳成一個螺絲髻高高盤起，高跟鞋踏在機場剛剛打磨過的大理石地面上，敲出一陣節奏輕快的節拍。

早已候在一旁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上前來：「是 Legend 公司本部的 Ms. 林嗎？您好，我姓楊，上面指派我全權負責您這次的來訪。」

「楊先生。」林晏不失禮貌地回了一個笑容。「相信您已經收到上面的彙報了，我希望能代表我們團隊了解一下夏小姐的研究成果。」

「是的，我明白。Ms. 林，這就是夏容嫣。」男子說著，微微欠了欠身。

這時林晏才看到男子身後還躲著一個女孩，她個子不高，一頭柔順的黑髮拖到腰際。也許是太過纖瘦的緣故，她看起來似乎比她應有的年紀更年輕些。但一雙眼眸卻似乎藏著不符合這個年齡的滄桑。

就在她想細看時，女孩朝她笑了起來，「您好，我是夏容嫣。」，她說，這時林晏才注意到她的眼角有一顆非常漂亮的淚痣。女孩朝她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然後朝她伸出右手，「真高興能見到您，Ms. 林可是我小時候的偶像呢！」

林晏非常年輕就成了留美博士，曾發表過的幾篇論文也算小有名氣，因此這些恭維的話於她而言並不陌生，然而此刻卻被女孩眼中彷彿未經修飾的崇拜所收買。於是她真心的回給她一個笑容：「說起來，我還算是你學姐呢！」

林晏回握住女孩纖細的手，她的手心異常冰涼，讓林晏忍不住有種一不小心就會把她捏碎的錯覺。真的很難想像，最近震驚國際的核廢料半衰期縮減方法會是這個這麼年輕的女學生所提出的。

寒暄過後，林晏遂切入正題：「相信你應該也清楚我

的來意，這次代表我們公司前來是希望能深入了解一下你所提出的方法可行性。當然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們將誠摯邀請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既然如此，如果您不介意的話，這段時間可以住在我家，因為我的實驗室就在地下室。這樣應該會比較方便您了解我的研究。」女孩爽快回應。

「當然沒問題。」林晏點點頭，她一向欣賞這樣俐落的做事風格。

接駁車上，林晏望著飛速倒退的行道樹，頭一次對自己離開多年的故土重新產生了期待的感覺。

第二天一早，因為還有些時差沒能完全調整過來的緣故，天濛濛亮的時候林晏就醒了。當她輕手輕腳的走下樓，卻意外發現窗外的陽台裡，「夏容嫣」正在澆花。隔著玻璃窗望過去，晨曦撒在她身上，林晏彷彿覺得又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林晏愉快地揚起嘴角，走了過去。

似是聽到了腳步聲，「夏容嫣」回過頭來朝她笑道：「Ms. 林也都這麼早起的嗎？要不要一起澆水？」也許是被她笑容裡的青春洋溢感染了，一向不熱衷園藝的林晏仍接過她手上的澆花壺。見她答應，女孩笑得更開心了，指著前方的一株月桂朝她說著：「那是我最喜歡的一棵。」

之後女孩又絮絮叨叨地說了什麼她沒注意，但林晏卻感覺這個早晨格外美好，如同新生。

用完早餐後，「夏容嫣」依約帶她去地下的實驗室。在玄關的走道裡，是一整面的相片牆，幾乎每一張照片裡都是笑得開心的一家三口，然而轉身之際，她眼角餘光在

一幅隨意擱置在角落的照片，這是唯一一張有其他人的照片。畫面中多出來的那個女孩竟長得和「夏容嫣」幾乎並無二致。

「夏容嫣」看見她停駐在這張照片前，便停下腳步朝她解釋：「這是我的雙胞胎妹妹。我們挺像得吧？」，她頓了頓，才似是有幾分艱難的繼續說：「她在幾個月前失蹤了。」

林晏忍不住抬頭朝她望過去：「對不起，我不知道……。」

「沒關係的。」女孩飛快地打斷她，像要活絡氣氛似的，故作輕快地說：「你看，我們兩個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眼角有顆淚痣。」

林晏盯著照片上兩張出奇相似的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感襲上心頭。

是夜，夏宛臻從床上坐起。按了按酸澀的眼角，她已經好幾晚不曾睡好，鏡子裡滿眼血絲的面容連自己都不敢直視。

只是每當夜闌人靜，那埋在記憶深處最不願憶起的雨夜又會在腦中清晰起來。她聽見風吹的百葉窗格格作響的聲音，就像那晚一樣。驀地，一道閃電劃亮夜空，連帶照進沒開燈的室內，映在她唇色淡寡的臉上，她像被驚醒的夢中人一樣，突然翻身坐起，赤著腳跑到陽台，將一株月桂盆栽連拖帶拉了進來，噴濺進來的雨水和著一點泥土把地板跟她的小腿都弄髒了，她卻渾然不覺。只抱著那盆月桂自顧自哼起了童謠。

半夜口渴下樓倒水的林晏看著「夏容嫣」抱著一盆月桂輕輕呢喃著，她恍惚聽見「夏容嫣」喚著：「姐、姐。」，而後又哼起歌來。

林晏突然覺得毛骨悚然，她記得「夏容嫣」說過她是家中的長女，只有一個妹妹。那她口中的姊姊到底是誰？林晏悄悄走近了一點，想聽清她到底說的是什麼。就在此時，又一道閃電伴著雷聲劈落，這次她聽見「夏容嫣」低低喊著：「容嫣，容嫣。」就著亮光，林晏看見她臉上似還有未乾的淚痕，但當她想再走近時，「夏容嫣」已轉過身來。

「Ms. 林還沒睡嗎？」林晏聽見她輕輕問，聲音很溫和，此時聽來卻像夜半的鬼魅。

林晏暗想自己一定是最近鬼片看太多了才會開始產生幻覺。她搖了搖頭，似乎想把心底的陰霾揮去。「我下來倒杯水喝。」她說。

「夏容嫣」沒有說話，只是靜靜望著她。

「那，晚安了。」半晌，林晏舔舔乾澀的嘴角，握著杯子的手不安的動了動，有些侷促的轉身。卻仍清晰的感覺到，背後有道視線一路尾隨，刺得她背脊發涼。

林晏匆匆拐進廚房，背抵著門，她想，自己好久沒這麼膽小過了。

搖搖頭，她走回房間重新躺下。然而卻遲遲無法入睡，剛剛看到的詭異畫面像相簿一樣一幀一幀的在腦中回放，突然，林晏坐起身來，她清楚記得自己轉身之前「夏容嫣」平靜的面孔上少了那顆過分好看的淚痣。

一陣涼意竄上心口，林晏額上滲出冷汗，渾身汗濕像

從水裡撈出來一樣。再顧不得其他，跌跌撞撞的爬起身來往樓下走。客廳已經空無一人，那棵月桂盆栽也被移回陽台擺好。林晏推開紗門，盯著那盆月桂許久，就在她想嗤笑自己太過疑神疑鬼時，一片扁平的玻璃碎片映入她眼中。鬼使神差地，離開前，她順手抓了一抔土。

林晏拉開大門走出去。再轉角處，她拿出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

「喂，世均嗎？我想麻煩你幫我驗一驗一樣東西的成分。」陽光下，她凝視著掌心的那抔土。

日子就這樣翻頁似的過著，除了暴雨滂沱的那晚，似乎再沒發生半點不尋常的事情，一切正常的就連那晚都像林晏自己荒唐的妄想。在她考察即將結束要回美國的前幾天，「夏容嫣」敲響了她的房門。

「Ms. 林就要回去了呢！總覺得才剛認識您幾天。」她跑到林晏的床上，理所當然的佔據了半邊床。輕輕的嘆了口氣，像是挺惋惜的樣子。

「欸，不說了，我媽今晚要從大陸回來，她還說要親自煮晚餐為您餞別呢！我們下樓吧？我跟你說，我媽煮的東西可好吃了。」然而下一秒，她又興奮起來，沒心沒肺的好像剛剛說捨不得的人不是她。

林晏沉默看著眼前開心笑著的女孩，遲疑良久才從懷中掏出那天撿到的玻璃碎片。「容嫣，這是你的東西嗎？」她問。

夏宛臻回頭，只見一塊玻璃碎片靜靜躺在林晏的掌心。「不，應該說是眼鏡的鏡片才對。」她恍惚想著，覺

得自己就像個拙劣的演員，等候觀眾的批判。

一切都變得如此無所遁形。驀然，連陽光都刺眼了起來。

餐桌上的食物都是些普通的家常菜，卻意外的豐盛。

嚐著佳餚，林晏忍不住開口稱讚：「夏媽媽，您廚藝這樣好，您的兩個女兒真幸福。」

夏太太卻突然愣了愣。

林晏被她看得一愣，突然想起了什麼。她有些慌亂起來，磕磕絆絆的解釋：「我是說，您的女兒如果知道您做了這麼好吃的東西一定會特別想家的。」她試圖補救，卻越說越糟。

飯桌上有一刻僵硬的安靜。

半晌，夏太太皺了皺眉：「您是說…… 宛臻？」她喃喃道，像從一場遙遠的夢裡醒來似的。

「夏容嫣」見此，連忙朝林晏說道：「抱歉，家母情緒可能還沒緩過來。」

闖了禍的林晏連忙點頭，只求盡快帶過這個話題。

就在林晏以為沒人會再說話時，夏太太突然賭氣般的開口：「離家出走？這孩子從小就是這樣，沒半點像她姐姐一樣省心。不回來就算了，反正我們家也不差她一個。」她的語氣又快又急。

「夏容嫣」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媽，您別這麼說。」林晏卻看見她在餐桌下的手緊緊攥著餐桌布的一角。

夏太太沉默了。

晚餐結束後，夏宛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回房間的。

就像她明知道眼淚是無用的，淚腺卻總每每失控。她痛恨這樣軟弱的自己。

「也難怪媽不喜歡你。」她自嘲一笑。

夏宛臻惡狠狠地盯著鏡中精緻的面容，就像很久前她望著夏容媽那張幾乎同樣好看的臉，卻只想摧毀。

幻影在眼前交錯重疊，她突然一把攬起洗手台上的花瓶，用力砸向鏡面，看著鏡底的那張面孔隨著玻璃碎片四分五裂。缺了口的花瓶無力的翻倒在地面，在滿地玻璃渣裡滾了幾圈後就連著瓶裡今早剛插上水仙一同委頓在地。

她突然疑惑，她恨的人，到底是夏容媽還是夏宛臻？

雙生花，生而原罪，但究竟誰是誰的罪，誰是誰的劫？夏宛臻想，就像她無法讀懂張愛玲華麗的蒼涼一樣，這樣的痛苦窮其一生，連用鮮血都無法告解。

她伸手拾起一塊碎片，就像是要雕刻一塊精緻的藝術品一樣，慢條斯理地朝著鏡中的面龐比劃了一下，似乎在尋找合適的位置下手。

就在此同時，另一個房間裡的林晏接起了一通電話。

「喂，林晏嗎？」電話那端傳來的聲音似乎有些急促。

「怎麼？有結果了？」她問，心底卻無端升起一股不安。

電話那端安靜了幾秒，「林晏，老實說，你能告訴我那天給我的那抔土是哪來的嗎？」

林晏的嘴唇顫了顫：「裡面有什麼不正常的東西嗎？」

「是一些人類的 DNA。」對方說到這裡，頓了一頓，

才艱難開口：「我想，是死者的 DNA。我是說，在這些東西摻到那抔土裡之前，DNA 的擁有者就死了。」

突然間，所有蛛絲馬跡都在腦內串連了起來。

手機狠狠砸在地板上，林晏卻管不了這麼多了，她猛地拉開了對面的房門。

地上有一灘蜿蜒的血跡和一地碎了的鏡面。女孩就這麼靜靜地坐在一片狼藉裡，曾經惹人羨慕的臉上爬滿可怖的刮痕，鮮血正順著傷口滴答地落在地板上。

聽見聲響，她抬起頭，朝林晏笑了起來。

數個月後，榮總的精神病院裡多了一名被重度隔離的病人。

大家都說她瘋了，只她知道，自己沒瘋。

是夜，夏宛臻從床上坐起。按了按酸澀的眼角，她已經好幾晚不曾睡好，鏡子裡滿眼血絲的面容連自己都不敢直視。

只是每當夜闌人靜，那埋在記憶深處最不願意起的雨夜又會在腦中清晰起來。她聽見風吹得百葉窗格格作響的聲音，就像那晚一樣。

驀地，一道閃電劃亮夜空，連帶照進沒開燈的室內，映在她唇色淡寡的臉上，她像被驚醒的夢中人般，突然翻身坐起。

夏宛臻赤著腳跑到陽台，將一株月桂盆栽連拖帶拉了進來，噴濺進來的雨水和著一點泥土把地板跟她的小腿都弄髒了，她卻渾然不覺。只抱著那盆月桂自顧自哼起了童

謠。

半夜口渴下樓倒水的林晏看著「夏容嫣」抱著一盆月桂輕輕呢喃著，她恍惚聽見「夏容嫣」喚著：「姐、姐。」，而後又哼起歌來。

如果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你會痛苦；如果你得到了你不想要的，你會痛苦；即使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也會痛苦，因為你永遠不能抓住它。——蘇格拉底

終有一日再會 | 陳穎晨 / 營養系

太一是突然驚醒的，胸口心悸的現象彷彿先前看到了極為可怕的东西，但他一時間想不起來。

坐起身，他這才注意到周遭的景色不對，放眼望去盡是草木林立，天空隱沒在繁茂的枝葉裡，唯有樹葉稀疏的地方能夠照進一點陽光，很明顯是一座不知名的山林。

太一瞳孔一縮，觸電一般地跳起，他明明就記得自己在東京，為什麼一睜眼就到了荒郊野外來？

他的心臟開始不受控地加速跳動，太一顫巍巍地舉起手，用力打了自己一耳光，頓時響亮的巴掌聲在樹林間迴盪。

這不是夢，臉上熱辣的疼痛這樣告訴他。

於是恐懼開始悄悄冒頭，蠶食起他的精神。

為什麼自己會在這？這裡又是哪裡？為什麼他什麼也想不起來？

太一像是發了瘋似地邁開腳步在林間狂奔，滿臉惶恐地左右張望，他需要找到人，能夠告訴自己怎麼回事的人。

忽然他餘光瞄到前方似乎有東西，然而一時間煞不住腳步，下一秒腳就被絆了一下，整個人差點往前撲倒，幸好在千鈞一髮之際手快地扶住手邊的樹幹，才免了和地面親密接觸的危機。

太一心有餘悸地回過頭，卻萬萬沒想到那根本不是什麼「東西」，那是一個男人倒在地上，身上穿著疑似古代的甲冑，然而那上面盡是乾涸的鮮血混雜著黃沙，更重要的是，男人的頭沒了。

「阿……！」

太一忍不住腿一軟，往後跌進了樹叢堆，卻不想這一跌又是一幅人間煉獄。

左右兩側被草叢掩蓋的地方躺著數十具同樣的屍體，有頭的、沒頭的，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屍橫遍野。

胃開始一陣翻攪，酸水滾滾湧上喉頭。

沙……沙……

在太一摀住嘴、忍不住要吐出來時，身後的草叢突然傳來一絲動靜，他身子震了下，動作僵硬地回過頭。

沙沙聲越來越近，就像是有什麼人在朝他靠近。

他想要逃走，身體卻無視了大腦給出的命令，救命兩個字梗在喉嚨中，他絕望地發現原來人在極度恐懼下真的會發不出任何聲音。

「誰在那！」

「不要啊啊啊啊啊！」

下秒，草叢被人撥開，同時一聲斥喝迎面而來，讓太一到達臨界的神經瞬間崩潰，他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叫了出來，臉緊緊埋入雙臂中。

他極度害怕自己會變成下一個屍體，變成接下來躺在那裡的人。

「等、小聲點！」來者被太一的慘叫聲也嚇了一跳，連忙氣急敗壞地上前將太一的嘴壓住，卻不想驚嚇狀態下人的力氣會這麼大，折騰了好一番功夫後才將太一連拖帶拽地拉離現場。

太一被放開後已經哭得一踏糊塗，眼淚和鼻涕交雜在臉上，還因為憋得缺氧而漲紅，人看起來極為狼狽。

男子有點嫌棄地甩了甩手上沾到的鼻涕和口水，然後才開始審視這個哭哭啼啼的可疑份子，當他一瞥見太一的臉時，他先是狐疑地皺起眉頭，倏地瞪大雙眼，不管太一

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強硬地板過他的臉仔細端詳。

太一被這一番動作嚇住了，大氣都不敢喘，愣是停下了哭泣；被扳過臉後太一也看到了男子的臉，然而他鼻子以下的部分卻被布給蒙著所以看不清長相，唯一露出的那雙眼宛若一潭深泉，明亮清澈，卻無法一眼望穿。

「太像了……」男子低聲喃喃，盯著太一的眼神彷彿他是多麼匪夷所思的現象，「你莫不是……！」

男子的話還沒說完，驀地不遠處傳來的呼叫聲頓時讓他如臨大敵，他迅速拉下臉上的布並往太一臉上包，確定把臉遮實後才用力地拉起太一。

「不要說話、不要亂動、不想死的話就邁開你的腳步。」男子壓低了聲音，語速相當急促，他環視了周圍一圈後，選定一個方向就架著太一離開原地。

「人在那裡！快追！」少頃，他們的背後就傳來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男子緊張地加快腳步，讓被拉著跑的太一好幾次差點就要跌倒。

太一在看到男子的長相後就驚呆了，整個人像一台燒壞的主機停止運轉，以至於男子說什麼他下意識就跟著做什麼，跌跌撞撞地跟在男子身後奔跑；不知道過了多久，等到男子腳步漸漸慢下來後，太一才發現他們已經跑到一

座洞穴前，而剛剛還能聽見的追捕聲已經無影無蹤。

「到這裡就行了吧……」男子稍微平復了下呼吸，忽然，本來拉著太一的手被用力地甩開，他一回頭，就看到太一正一臉驚魂不定地瞪著他。

「你、你為、為什麼……」太一哆哆嗦嗦地遲遲無法把整句話說完，但在心底卻是胡亂嘶喊，自從他睜開眼後什麼都變了樣，到了奇怪的地方、碰到一堆屍體，但最詭異的是遇到一個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太一六神無主地看著眼前和他有著相同長相的男子，恍然想起傳說世上有三個和自己長得像的人，見到了就代表死期將至。

或許這是神跟他開的一個玩笑，用玩笑來告訴自己快死了。

「你……應該不是那群人的同夥吧？」男子沒有注意到太一的胡思亂想，眼神凌厲地質問他。

太一死命地搖頭，儘管他根本不清楚那群人是誰，他不知道怎麼解釋，最後只能吐出支離破碎的句子：「我不是、我什麼都不知道……這裡到底是哪……我不知道阿！」

到最後，他崩潰地抓亂了頭髮，胸膛在劇烈起伏，男子連忙按住身形搖搖欲墜的太一，盡可能放緩語氣道：「冷靜點，此處為陸奧平泉，是奧州藤原氏的領地範圍，你有任何印象嗎？」

「陸奧？」太一茫然地抬起頭，中邪似地不斷在口中重複這兩個字，「對了，是在、是在日本東北……藤原又是……？」

他總覺得奧州藤原這名字很熟悉，然而死命翻遍腦海中的記憶後卻還是一無所獲，半晌他著急地抓住男子的衣襟問道：「天皇呢？現在是什麼年？」

男子雖然面露不解，但仍是給出了回答：「現今是文治年間。」末了，像是怕太一還是不懂，遂又體貼地補充了當今局勢一番：「平氏已亡，源賴朝掌握了大權。」

本來聽到文治這年號太一還是有點發懵，但是一聽到平氏還有源賴朝，頓時一陣晴天霹靂，他再怎麼不熟歷史也是聽過「源賴朝」這個大名，那可是日本鎌倉幕府的開創者，距今八百多年前的人物！

先前心裡隱隱約約就有一個猜測，但是因為自己根本不願去相信而一直壓在最深處，現在得到了證實，太一再怎麼想要逃避也必須要承認。

他的確回到了過去，回到了 12 世紀末的日本。

「喝水，冷靜下來了嗎？」

太一失魂落魄地縮在洞穴裡的小角落，直到男子的聲音從上面落下，他才機械似地接過不知哪來的水杯，抿了一小口，甘甜的水碰到味蕾稍微刺激了下已經麻木的神經。

「你是說，你不知道為什麼醒來後就在這裡嗎？」男子落坐在他前方，見太一小幅度地點點頭後，擺出一副在思考太一話中可信度的模樣；太一沒有說自己可能是從未來來的，這事如此荒誕，連他自己都快不相信了，更何況是剛見面的人。

「……剛才說了，此處是藤原家的領地，而我乃是藤原氏的四代家主藤原泰衡。」自稱為泰衡的男子卻沒再繼續糾結太一的事，反而說起自己來，他將視線轉向洞口外，神情肅穆，「我等本來在巡視邊界，深怕鎌倉軍的進犯，卻不想在回程路上遇上偷襲，敵方人馬乃我軍的兩倍，跟著的士兵大都折損，我與部下也走散了。」

太一聽著，一想起那滿地的屍體還是忍不住想吐，他偷偷看向泰衡，才發現他渾身盡是收不住的哀傷與痛苦，昏暗的光線下，那側臉瞧著竟如此憔悴不堪。

氣氛一時變得相當壓抑，太一坐立難安地縮了縮身子，最後還是鼓起勇氣向泰衡搭了話：「……為什麼要襲擊你們？」

泰衡的表情一時變得晦澀，太一注意到他兩側的雙手忽然握緊，不知是想到了什麼，他沉著聲音道：「源賴朝要我交出九郎，我不願，就無視了他的命令，他因此派人來刺殺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九郎為他平定平氏，有功無過，為何得遭到追殺……可惡，那背信忘義的小人！」語罷，他義憤填膺地重重捶地。

太一一愣，發現從剛剛泰衡口中的隻字片語，竟可以拼湊出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

平安時代末年，源賴朝在討伐完平氏後，因為害怕戰爭中聲名大噪的弟弟過於強大，反之自己不論名聲還是實力皆相形失色，因此便轉而捉拿弟弟，也就是那位後世人盡皆知的悲劇傳奇英雄——源義經。

太一對歷史並非拿手，但關於這個故事多少也看過相關的影視作品，他隱約記得藤原家是義經最後的靠山，然而最終在源賴朝的威逼利誘下終究是倒戈了，而那位背叛源義經的人，似乎就是他眼前這位藤原家的末代家主——藤原泰衡。

但那又怎麼樣呢？他該擔心的是自己該怎麼辦阿。太一臉上蒙上一層陰霾，腦子裡亂到不行，像是有人惡劣地把毛線全都揉成一團，讓你連線頭在哪都找不著。

「……為什麼跟我說這些？」他悶悶地問，他不懂為什麼泰衡要對一個剛見面、而且還來歷不明的人說這些，更甚者，情況如果真的這麼糟，為什麼不直接丟下他不管就好，難道只是因為彼此長得像？

泰衡發現太一比之前冷靜了很多，雖然鼻涕眼淚都還掛在臉上可笑得很，倒也沒有再抖得跟篩糠似的，他摀住口咳了幾聲後，遲疑地道：「這有些難以啟齒……但我想問你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嗎？」

「你與我長得如此相似，或許在這山林中也會被當成目標。」泰衡見太一的臉色從疑惑轉為慘白，不禁帶上一絲歉意，「我們本不相識，又是我害你陷入危難之中，或許這樣要求有些強人所難，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忙。」

太一不知所措地低下頭，不敢回應。

他這樣無力的人又能幫到什麼呢？從一睜開眼到現在搞明白的事沒有一件，不久前還又是哭又是叫的，想想都覺得丟人。

心臟跳得很大力，讓胸口處微微發疼著，明明每個細

胞都在叫囂著拒絕他，但是話到了嘴邊卻又遲遲開不了口。

是因為不想死嗎？好像又不是，他總覺得眼前的泰衡有什麼在吸引著他，就像大自然的引力法則，在這之中有個道理需要去發現。

太一牙一咬，深怕自己反悔似地猛力抬起頭看向泰衡，他試圖讓自己聲音別發抖，但一開口還是破了音：「窩、我是說，請讓我幫！」

泰衡聞言，總算是放鬆了眉頭，那一副如釋重負的模樣，讓太一有種這人在託孤的錯覺。

「那麼，泰、泰衡先生？」太一見泰衡沒有反對自己這樣稱呼便稍稍放下了心，「請問我該怎麼做……？」

「雖不知原因，然我們長相神似算是意外之喜。」泰衡呼出一口氣，左右看了看後便拾起一顆石頭，在地上開始寫寫畫畫，太一在原地猶豫了許久，還是怯怯地傾身向前，這才看清他在地上勾勒了幾個地形。

「這是我們現在的位置。」泰衡頭也不抬，將一處圈了起來，隨後又在往東北一段距離的地方畫了兩座山：「這裡是我和下屬相約的會合點，萬幸的是離此處不遠。」

「方才遭襲的時候，雖然我軍折損很多，然而敵方亦同，若能調動敵方使其分散跑動，我專為一，敵分為十，即便我們人少也能攻克……」

太一聽著泰衡講得頭頭是道，心中不免產生一股怪異感，那就像是看到自己臉上散發著光采，在對著他人侃侃而談，但在那裡的並不是他，明明是最熟悉的一張臉，他卻覺得耀眼到令人感到陌生。

或許是察覺到太一的目光，泰衡停了下來，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我雖不喜歡戰爭，但是在家父還有九郎的身邊待久了，多少也耳濡目染些。」

「雖然是家主，但這其實是我第一次領兵作戰，有些地方可能會讓你見笑了。」那語氣明明相當謙遜，但從骨子裡卻透出藏不住的自信。

太一心裡驟然一緊，某種不明的情緒悄悄爬上心頭，把他堵得慌。

如果、如果自己也……

「怎麼了？」泰衡注意到了太一眼神不對，便詢問了句。

「沒、沒有。」太一嚇了一跳，話說得太急就咬到了

舌頭，他緊咬下唇，不覺有點丟臉，他在心中暗罵自己連說話都說不好，和泰衡一比實在太可笑了。

「好吧，接下來是我需要你做的事。」泰衡並沒有多問，他手指向會合點道：「在下希望你扮作我的樣子前去和我的部下會合，並幫忙拖延敵方片刻。」

「咦、咦？不可能的！」太一聞言馬上猛搖頭，直覺這人在開玩笑，「我、我怎麼可能……我不會帶兵，會、會被看穿的！」

「那兒有長崎在，他是我值得信賴的手下，帶兵之事交給他便是。長崎是個直性子，不太會懷疑什麼，所以你大可放心，你只要露個面穩定軍心即可。」

太一卻根本辦法放心，他對自己根本就沒有信心。

「追、追兵呢？」

「暫且聽我說完。」泰衡在他們所在處的東方和南方各畫一點，以東為高館，以南為忠衡居，他沉穩地解釋：「這兩山剛好阻隔了一里外的高館，若要求援，普遍人大都想往更南一些的忠衡居，然而我與九郎曾私下規劃了一條通往高館的小路，尚不為人知。」

泰衡又畫了兩條路線分別是往會合點和高館，「他們

的目標是我，若以利誘之則必定會追，你往東北、我往東南，如此分散敵軍，之後長崎會知道怎麼做的。」

「追著我的那撥若料我會去求援，想必會往南方去，但實際上我卻往東走，待援軍前來，便能和長崎來個裡應外合。」

太一聽得一怔一怔，點頭不是搖頭也不是，他想起後世一個詞，便問了：「這就是……偷樑換柱的概念？」

「偷樑換柱？這倒是貼切的詞。」

太一也只是從電視上看來的，臉微紅不敢承下這讚賞。

泰衡取下身上的盔甲，慎重地將它們一一安到太一身上，道：「戰況多變複雜，或許不會如我所料，所以千萬要小心，就算被發現了，冷靜下來好好利用地形和樹木一定能逃掉，失敗也無所謂，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最後他見太一仍舊一臉惴惴不安，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莫要擔心，我會盡快回來。」

說罷，泰衡跟太一要走布重新將臉蒙上，又不放心地多囑咐幾句後才轉身離去，很快地他的背影便漸漸隱匿於樹林之中；當太一看著泰衡完全消失在視野裡時，一瞬間

彷彿整個人浸到冷水中，好不容易遺忘的壓力全部回到了身上，太一忍不住打了個冷顫，他從沒想過一個人會這麼可怕。

但是他不敢忘記泰衡要他做的，於是蹲下身一邊發抖一邊在心中默數，過了大約三十秒，遠方傳來嘈雜聲，雜亂沉重的步伐夾雜著一陣陣高呼聲往泰衡離開的方向追去。

太一不敢亂動，只能在心裡不斷祈求，他屏息凝神側耳聆聽，確定離他比較近的腳步聲都遠去後才準備動身，結果蹲下的時候沒注意，一想起身就發現雙腿都麻掉了。

他默默地唾棄了自己一番，無奈只好扶著樹木哆嗦著腿往前走。

他一邊祈禱自己不被發現，但又擔心自己這誘餌會失去功用，在太一心裡進行天人交戰時，終究還是被人給發現了。

「那邊有人！」

「是泰衡！」

太一一聽到聲音心都差點從嗓子眼跳出來，倉皇地回頭一看，竟是兩三名拿著刀的士兵往他這裡追了上來，同

時一邊招呼同伴。太一簡直要嚇瘋了，死命邁開步伐往前跑。

「人在那裡！站住！」

太一不敢停下來喘氣，不知過了多久，一直等到聲音漸漸弱下來後，他才敢回過頭，卻沒想到，竟看到反射著光芒的刀刃迎面朝他頭上揮下。

「啊！」驚嚇讓太一左腳拐了右腳一下，整個人往一旁跌去，正好躲過了頭被削掉的命運，然而揮下的刀卻是一轉改變了軌跡。

「受死吧！」對方吶喊著，眼見下一秒就要朝他胸口直直刺落。

太一下意識緊閉雙眼，心裡感到驚慌的卻不是自己要死了，而是泰衡的請求該怎麼辦。

電光石火之際，「錚」的一聲在太一頭上響起，他一楞，急忙張開眼便看到一把長槍擋住了刀，往上循著握住長槍的手看去，才發現及時救了他的是一名不知名的男子。

「十分抱歉，主公！我長崎來遲了。」男子轉動長槍逼退敵人，一開口便讓太一知道來者是誰，他聲音宏亮地

大喝一聲後，一舉便將敵人拿下。

太一臉色慘白地看著緩緩倒地的屍體說不出話來，儘管這人剛才想殺了自己，他還是不想看到這樣殘忍的畫面。

「主公？」長崎困惑地看著太一呆坐在地上，太一這才心裡喊著要遭，趕緊回想泰衡和古人是怎麼說話的。

「呃、呃，愛卿不必如此。」一開口，太一就知道完了，看著長崎錯愕的表情，太一只想把自己埋進土裡。

不過泰衡沒騙他，說長崎是個直性子果然不假，只見長崎只是搔了搔頭，索性就不再糾結，伸出手一把就把太一給拉了起來，欣慰地說：「您沒事就好。」

「嗯，感、感激不盡。」太一見長崎又面露疑惑，只好秉持多說多錯的道理，閉上嘴當個啞巴。

反擊一事並沒有太一所得得複雜，也或許是因為他根本不懂戰略才會這樣認為，在他跟著長崎來到僅剩的藤原軍面前後，長崎很快就收到斥侯回報敵軍不知為何開始分散。

長崎果真如泰衡所說般可靠，他很快便想出對策，開

始調動著手邊殘存的約四十幾名士兵；他們人雖少，但長崎敢於用奇術，勢如破竹般地帶領著藤原軍一路往南反擊。

太一本來擔心自己什麼都不做會不會惹來側目，意料之外的是眾人對此似乎見怪不怪，就連行軍等事，除了長崎在他這得了幾次閉門羹後，另一名名為河田的將領卻是理都沒理會過他。

一股突兀感不禁在太一心中蔓延開來。

「主公不是嚇傻了吧？」就在太一臉色慘白，偏過頭不敢看眼前廝殺的場景時，突然，一道陰陽怪氣的聲音從旁傳來，只見身上還帶著肅殺之氣的河田眼底盡是輕蔑，輕輕哼了一聲：「無能之輩。」

聲音很小聲，但太一還是聽見了，他沒有生氣，只是開始緊張自己是不是露了餡。

四十多人在折損大約快十人時，規律整齊的腳步聲驀地山林間迴盪，長崎等人齊齊一愣，緊張地朝聲音來源處凝神戒備，不過幾秒，一名騎著馬的彪形大漢赫然出現在他們眼前，緊接著是身後眾多的士兵。

太一一見此人，心頭馬上閃過弁慶二字，實在是這人和電視中義經身旁最忠誠的部下——弁慶的形象過於類

似，都有著凜然正氣的方字臉、盔甲下穿著僧服；果不其然，長崎驚喜的聲音馬上傳來：「弁慶殿！」

「泰衡大人無事吧？」弁慶跳下馬，身上似乎還殘留著未散去的血氣，太一懼於他給人的壓迫感，悄悄後退了半步：「沒事……感、感謝救援。」

弁慶露出了和當初長崎一樣的臉，吃驚、困惑和微微的錯愕，但他很快便收斂住情緒，示意身後的部下將敵方俘虜壓至他們面前。

「敵方已退，然而這群人很奇怪，主使者竟不像源賴朝。」

此話一出，長崎等人皆面露驚訝。

「不是？日前源賴朝攬掇天皇對主公發出院宣，命令我們交出九郎大人，我還以為被主公拒絕後他們便打算下殺手呢。」長崎滿臉不解，被襲擊的當下他幾乎下意識就對源賴朝破口大罵，然而如今倒是越想越怪異，源賴朝若真打算將他們一網打盡根本不會只派這些人來。

「這些人不肯多說，然有人掌握了泰衡大人的行蹤並想取其性命是確定的，這目的究竟是……」

其他人在討論什麼太一根本沒有心思去聽，他滿心焦

灼地在人群中探頭探腦，最後終於在大部隊末端看到隱匿在樹後方的人影，他眼睛一亮，不經思索就想開口呼喚對方。

那是泰衡先生，儘管距離稍遠不是很清楚，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

遠方的人影似有所感，他朝太一舉起一隻手，做出噤聲的動作；也在這時，其他人注意他的心不在焉，忍不住喚了他好幾聲。

「主公？您覺得如何？」

太一這才驚覺自己成為了眾人的焦點，好不容易忍住想拔腿就逃的心情，但又擔心自己露出更多馬腳，於是下意識往泰衡那看去，然後發現泰衡朝他比了個手勢。

太一雖然看到了，但唯恐自己誤解所以不敢說話，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另一端的泰衡也很無奈，眾目睽睽下他無法上前，因為一些緣故他不想讓太一的存在被發現。

「不如回到高館再議吧。」像是看出他的窘迫，弁慶開口替他解了困境，對此，太一和泰衡都同時鬆了一口氣。

人群開始移動，泰衡望著他們漸漸遠去的背影，眼底閃過一絲決絕。

時至午夜，萬物漸漸被睡意壟罩，作別於白日的喧囂。

太一獨自躺在房間中，直到此刻才能靜下來好好思考今天發生的所有事，實在是這一天內發生的事比過去的二十年多太多了。

白天一役後，他們跟著弁慶來到高館暫居，同時也見到了傳說中的源義經。

後世傳頌的英雄果真品貌非凡，若往人群中一站，毫無疑問能夠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他對泰衡似乎相當重視，期間很是噓寒問暖了一番，但太一擔心被拆穿，只能將沉默是金貫徹到底，幸好直到最後義經都沒看出什麼不對。

黑暗裡，寂靜開始化為吞噬人的猛獸，將太一慢慢拖入名為不安的泥沼之中。

今天算是熬過去了，但是之後呢？

為什麼他會來到這裡呢？他還得在這待多久？他還回得去嗎？

一個接著一個沒有答案的疑問湧上心頭，眼眶一時有些微熱，搗住臉，太一多希望這是一場夢。

「啪」的一聲，外頭有東西砸到紙門上打斷了太一的思緒，他爬起身戰戰兢兢地盯著門，就怕下一秒闖進什麼危險人物，結果過了許久遲遲沒有動靜，他才冷靜下來，赫然想起一直沒有現身的泰衡。

他忙不迭地跑去拉開門，就見泰衡站在院子中朝他微微一笑，朦朧月色模糊了那人的身影，他忽然間覺得泰衡就像天邊的月亮，離他如此遙遠。

太一走向泰衡，一靠近就聽到他開口說：「你剛剛做得很好。」

那瞬間，惶恐不安的心靜了下來，太一突然想明白了，為何當時面對泰衡心裡會產生動搖。

因為泰衡曾經是他的理想，是他期許自己能夠成為的模樣，既沉穩、又睿智，那周身的氣質溫暖得能夠撫慰人心，他看著泰衡站在那，就彷彿看到夢想中的自己。

那些佔滿內心騷動不已的是羨慕、憧憬，還有對自己的自卑。

——你剛剛做得很好。

這句話就像溫煦的風拂過池面，在他心中泛起陣陣漣漪。

其實自己哪能說做得好呢？明明差一點就搞砸了阿。

「有幫上忙……真的是太好了。」直到熱燙的淚滑過臉頰，太一才發現自己哭了，他恍惚想起在以前，為了剛剛那一句話他肯做任何事。

能否回去突然間覺得不重要了，他在這陌生的時空找到了重要的人、得到了最想要的東西。

他是否也能成為這樣的人呢？

泰衡有些吃驚，但他並沒有安慰胡亂擦著眼淚的太一，而是開口說了一句話，打斷了他擦眼淚的動作。

「三日前，其實我曾夢過你。」

「當時我還以為是自己，但很快就發現我錯了，那只是一名和我長得極為相似的人罷了。」泰衡看著太一愣頭愣腦的樣子，輕聲笑了，「夢中的你很拼命，儘管笨手笨腳、橫衝直撞的，卻總是能夠很明確地朝目標前進。」

「我很羨慕你。」

太一不解，該羨慕的人明明是自己阿。

「父親剛過世，我趕著當上了四代家主，他們都笑我懦弱、怪我優柔寡斷，責問我亂世中竟只想著逃避戰爭。」恍然間，泰衡已經說到了自己身上，他抬頭望向明月，月光一照，太一這才突然驚覺這人的氣色完全不像健康之人。

「我不希望有人在我面前死去，我想要維持和平，然而鎌倉軍隨時會進犯，身為家主我不得不考慮太多事，或許真如他們所說，我過於優柔寡斷……我渴求沒有戰爭，卻又不願背叛好友，這是否太過貪心了呢？」

太一沒有回答，這問題對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過於沉重，但太一見過泰衡的哀慟，他懂不想有人死去的感覺；而他也總算明白為何自己沒有被人看穿，為何他們對泰衡的態度那麼奇怪。

——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著泰衡。

「……夢醒後，我還以為那單純就是場夢，卻沒想到三日後真的在戰場上見到你，一開始我還以為你是細作，但你慌亂的模樣讓我馬上記起夢中的事，那感覺真是玄妙極了。」

所以他才會那麼快相信自己嗎？太一心裡還是覺得挺

不可思議。

「雖然這樣可能很厚臉皮，但我能託付你一件事嗎？」

太一從沒見過這麼痛苦的表情，看得他心裡揪成一團，他總有不祥的預感，覺得等會兒泰衡會說出他不想聽的話。

「——我的時間不多了，這家主之位，你能否替我當下去。」

泰衡說，他因病而時日無多了，身體根本撐不到戰爭開打，弟弟國衡、忠衡等人皆血氣方剛，他不敢想像他走之後戰爭爆發會死多少人。

泰衡又說，那場夢以及太一的出現，讓他猜想神佛是否聽見了他的願望，他對把太一捲入這件事感到萬分抱歉，但他認為夢中那樣笨拙卻拼命的太一一定可以替他做到。

泰衡最後低語，他真得很想見證九郎開創太平盛世，夢想著天空沒有煙硝，地面沒有烽火，那遠離戰亂的生活一定會降臨。

泰衡哭了，低著頭泣不成聲。

太一心臟疼得彷彿不像自己的，那些眼淚就像泰衡所做的努力，不斷落到地上。

意識在漸漸飄遠，他彷彿聽到自己開口：「……我幫你。」

忽然額角一陣刺痛，找尋不著的記憶開始一幕幕湧現，太一這才了然或許這就是他來到這裡的使命。

泰衡走了，背影在太一眼中逐漸因淚水而模糊。

他這次沒有說會盡快回來了，但太一還是深信終有一日會再見到他。

為了那一天……

——文治四年十月，源賴朝再度發出聲明，警告藤原四代家主速速交出源義經。

——文治四年十一月，陸奧各地陸陸續續接獲院宣，一時間，藤原一族壓力驟大。

——文治五年二月，源賴朝派出鎌倉軍隊進駐白河關，鑒於三代家主的遺言不能讓鎌倉軍突破白河關以東，眾家臣極力要求四代家主出兵，家主不與以回應。

太一垂著頭，無語地望著來自於源賴朝的最後通牒，在他下方的每個人都在吵，高談闊論著要出兵迎擊，讓太一頭疼地皺起眉。

泰衡走後他便坐上了這個位置，說沒有惶恐是假的，但他答應了泰衡會為他守護好藤原家，為了未來的某天再見奧州這裡依舊安好，他不得不做下去。

但是泰衡真的還會回來嗎？太一極力想忽視心底負面的情緒。

儘管好不容易下了決心，但現實中他卻是如此無力，鎌倉軍即將包圍平泉，家臣們爭先請兵，能做的看似只有迎擊，但是太一並不想違背泰衡的願望。

難道迴避戰爭真的是不可能的嗎？他想起泰衡最後那令人心碎的眼神，不禁眼眶又是一熱。

「泰衡大人，請趕快下決定吧！」

「大哥，你不會是想違背父親的命令、交出九郎大人吧？」

他們發出質問，逼著他給出回應，太一抬起頭一一掃過那些人，最後停在義經一臉平靜的臉上，一股煩躁感不禁湧上心頭，他終於忍不住怒斥：「我不可能會背叛九郎！」

不要再胡說八道了！」

那是泰衡先生一心想保住的人阿，他怎麼可能交出去。

在他喊出口後，或許是驚訝於一直以來溫和懦弱的家主突然爆發，現場陷入了寂靜，太一頓時坐立難安，匆匆站起身丟下一句「出兵之事會再想想」便走了出去。

「九郎大人……」

「您看這……」

關上門前，太一隱約聽到裡頭的竊竊私語，但是他也不想管，出來後也不在乎往哪，就只想離這遠遠地。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站在泰衡這邊呢？為什麼當初沒有人願意好好聽他說？他並不認為泰衡是錯的，他相信真的有辦法能夠保住義經又不發生戰爭。

但是他一個人做不到阿。

太一停下了腳步，感覺被前所未有的孤寂感包圍，令人無所適從，他猛地仰高頭，死活不讓眼角的淚流下來。

忽然，後頭傳來輕輕的腳步聲，太一頓了頓，迅速擦

了擦眼淚後回過頭，發現來者竟是義經。

義經看著太一的眼神相當複雜，讓太一猜想他該不會終於要勸自己出兵云云，然而最終說出口的卻出乎太一意料之外。

「在下知道你並不是泰衡。」義經沒有等一臉震驚的太一說話，逕自說了下去：「那一日山谷受襲，最後跟著弁慶回來的是你，來求援的人才是泰衡對吧。」

「……你都知道？」

「他是我畢生至交，怎麼可能認不出來……在下一開始也百思不解，然而泰衡並不會做有害我等之事，便猜想有什麼緣由。」義經垂眸，神情不再平靜，他哀傷地問太一：「他病了，是嗎？」

「那時的他臉色越來越糟，在下以為是多日的勞累導致……」見太一沉默點頭，義經終究是忍不住，背過身不讓太一看見自己的臉。

義經沒有哭，然而哀慟瞬間蔓延了現場，半晌，他帶著顫抖的聲音傳來：「我無意挑起紛端，然而戰爭的確因我而起，我本想許他一個太平盛世，如今卻……他可曾怪我？」

「泰衡先生沒有怪任何人，他只怪他自己……我想為他做點什麼。」太一被哀傷的情緒感染，剛拭去的淚水又爭先恐後冒出來，「但是我果然做不到。」

「我不懂兵法、不懂地形，什麼都不懂，可笑我還信誓旦旦說交給我……」

「在下不知你和泰衡間發生什麼，然而好好想想你從泰衡那學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既然泰衡相信你，在下也願相信好友的選擇。」義經回過頭，鼓勵似地拍拍太一的肩膀，他眉間仍有未散盡的憂傷，但眼神卻恢復了神采，讓太一想起了泰衡，「接下來，做一切你想做的、泰衡所希望的，在下會站在你這一方。」

方才的陰霾在瞬間就被掃去，太一也不懂，他只覺得眼淚收不住，耳邊還迴盪著義經的話語。

從泰衡先生那學到了什麼嗎？

一念間，一個想法閃過他的腦袋。

他或許……有辦法了。

——文治五年四月，藤原泰衡在源賴朝及天皇的威逼利誘下，終於下定決心討伐源義經，於四月底派出長崎太

郎襲擊高館，義經等人迅速抵抗。

——文治五年六月，義經在泰衡的圍剿下，因不甘死在長崎手下，於佛堂內自盡身亡，他的首級由弟弟高衡護送至鎌倉；同月，泰衡手刃反對投誠的弟弟忠衡，並將內部反抗者清洗一番。

——文治五年九月……

這樣就可以了吧，泰衡先生？

太一坐在當時與泰衡訣別的走廊上，第一次好好地欣賞這時代還未被污染的蔚藍天空，沒有煙硝、沒有遮蔽天空的旌旗，只覺得心裡從未如此平靜。

他忽然記起泰衡遠去的背影，當時他腦中的確閃過了有關原本時代的記憶，那是他遍尋不著的，最後的記憶。

車水馬龍的街頭，他在人群中載沉載浮，忽然一道白光乍現，接著他只聽到急促的車鳴聲還有旁人的尖叫，下一秒一切都變成黑白，他能感受到的只有自己溫熱的鮮血。

再然後，他就來到了這裡。

沉重的腳步聲從走廊另一端傳來，打斷了太一的回憶。

他想，是也該來了。

出現在轉角處的是領著一大群士兵的河田，他看到太一從容地回望他，不禁感到有些訝異，他道：「我以為主公會更驚慌點。」

畢竟這架勢，怎麼看都來者不善。

太一苦笑沒有回應，他也不能總是這麼大驚小怪。

河田也不在意，他無論對太一亦或泰衡皆是十足十的輕視，在他看來這人不該是家主，他諷刺道：「你這家主也實在厲害，背叛義經、連能用的人才皆被你除去，如今平泉也該交與新幕府，藤原一族到此為止了。」

「……你知道當時討伐義經先生時我為何派長崎而不是你嗎？」太一放鬆地往後一靠，此刻在河田面前的不再是「藤原泰衡」，而是太一，「因為泰衡先生『只』對我說過長崎是值得信賴的。」

「他也早就告訴過我，那一天奇襲是誰暗中安排的了。」

河田一愣，下意識開口：「你做了什麼？」

太一搖搖頭，此刻的他甚至還有心情輕笑，「如你所見，討伐義經、散盡藤原家。」

實際上也真的沒做什麼會危害新幕府的事，他所做的不過是偷樑換柱罷了。

他終究還是無法成為泰衡，這是笨拙的他唯一能想出的辦法了。

河田繃緊臉，但太一的確看到他眼底的動搖，太一站起身，不再給他質問的機會。

「好了，你不是要將我帶走嗎？」

那眼神，愜意的根本不像赴死之人，一時間，竟沒有人上前捉拿他。

本是已死之人，又何懼一死。

太一最後再看了天空一眼，彷彿見到了同一片天空下，長崎帶著義經離開了日本；忠衡等人改頭換面藏於人群中；更甚者，山野間某處小房，和他相同卻有些消瘦的面容對天一笑。

這樣就好了吧。

太一閉上眼，走向那一大群士兵。

——文治五年九月，藤原泰衡遭斬首於原部下河田次郎手中，奧州藤原氏就此滅亡。

2021 年 04 月 16 日 14:47 zz 網路論壇

xx 大學驚傳男學生輕生墜樓 送醫不治

xx 大學一名大三男學生昨日（15 日）晚間被發現臥倒在住處後方街道，送醫後仍不治，警方研判，林姓男學生從住處頂樓跳下輕生，警方已報請檢察官與法醫相驗。根據《oo 日報》報導，15 日下午，林姓男同學的哥哥才到學校找過他，也認為弟弟的行為一切正常，未料晚上就傳出悲劇。校方會對林姓男學生的同學和目擊學生進行相關輔導，並協助家屬處理相關後事。

提醒您，請給自己機會。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
0900-685953；生命線協談專線：6900

轉發 14 留言 6 點讚 10

5buzhidoa：什麼啊？現在學生怎麼動不動就自殺？
太草莓了吧？

Nihuosha：又跳一個？這個月第幾個人了啊？

Chao8yan7shi：呵呵，只會用死逃避現實。

[點擊查看更多留言](#)

/

2021年04月16日 19:34 吳姓室友

「你認識林樊賀嗎？」

認識啊，我是他同學兼室友，你問這個幹嘛？什麼？你想知道他平常是個什麼人？幹嘛想知道他為什麼自殺？最近找了雜誌社實習？好吧，看在我們這麼多年朋友我想想啊。

樊賀好像也不是什麼很特別的人，不過人挺好，有時候我窮得沒飯吃還會請吃飯，在班上人緣也不錯，至少分組的時候不像我這個邊緣人總是落單，我看他在課業上很認真啊，至少每次他的簡報都是課堂上最精緻，教授也挺喜歡的，同學們雖然抱怨跟他一組有點壓力，可是每次分組還是都喊著讓我抱大腿貼上去。我覺得大學這些東西跟以後工作也不一定相關，為什麼每次都要弄到三更半夜？我這樣子是不是顯得不上進？

喔對！他還玩社團，熱音社的好像，我常看他在苦惱要寫什麼曲子，偶爾沉浸在思緒裡面可以整天不動不吃飯，有時候系上也會找他上台表演，畢竟系上活動只想參加不想付出勞力的人比較多，不是說會彈吉他還會唱歌的男生人氣挺不錯嗎？而且我覺得他長得不難看，聽我女朋友說之前好像有兩個學妹為了倒追他鬧翻，場面好像挺精彩的。他沒有女朋友嗎？有啊，我看過一次，長得挺可愛，不知道是不是為愛吵架的兩個學妹之一，但是最近好像還

有個走得比較親近的女性朋友，他女友似乎不是很開心，這幾天常常聽見他們在電話裡吵架。

當天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嗯……讓我回想一下，好像沒有，他說下午要跟哥哥去吃飯，還很高興可以省一頓飯錢，聽說他哥哥的收入好像很高，每次帶他出門都是去些貴到讓人肉痛卻吃不飽的餐廳，我可沒說是哪家喔，不要亂寫。之後……啊！回到房間之後他先洗了澡，接著開始抱怨他哥哥好像被爸媽洗腦，說他整天不務正業只會唱歌，都大三了還不考慮以後出路，他爸媽好像希望他去考公務員吧，之前叔叔阿姨來過幾次，有時候會因為他以後想要往作詞作曲人那方面走而吵架，吵到整個樓層都出房間圍觀喔，很厲害的，也不是不能理解家長這麼擔心，畢竟那職業聽起來就會餓死。

但是阿姨看上去很厲害啊，樊賀他只是想要堅持，阿姨直接哭著說他以後養不起自己，還說她生小孩就是為了老了之後可以過上比較好的生活，樊賀這樣會讓她不安，哭著連妝都花了，我告訴你啊，那個樣子比任何一部鬼片的女鬼都還淒厲，幸好我媽不那樣，不然又丟臉又尷尬還不能發作，愁死了。

事發當時我在幹嘛？我連死亡時間都不知道我要怎麼跟你說啊？而且你在懷疑什麼？新聞都說是輕生了。我昨天的確聽過救護車的鳴笛聲，大概是十一點左右吧，我那時候在打遊戲，雖然戴著耳機但是因為太吵雜所以只好暫

停，出去之後才從住在隔壁的朋友得知這件事情。要說什麼特別的……我好像隱約聽見林范他女朋友說要見一面，大概是要提分手吧。

他女朋友的聯繫方式？我怎麼可能會知道，不過是學妹的話就能在必修課上找到，你去問問看。

/

2021 年 04 月 16 日 21:05 MD 社交軟體

欸，剛才有人來問我林燮賀的事情耶，搞不好其實是因為跟女朋友分手加上最近壓力太大所以才跳樓的。

點讚 18 留言 11 轉發 0

Ms56y：@85netshen 我就說他們最近會真的分手。

Shebut：R.I.P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燮賀覺得那女的哪裡好。

jessiarcad：R.I.P 他最近本來壓力就很大，不過那個女的不是老是說要分手嗎？

85netshen：@Ms56y 終於分了喔，那個女的真心看上去很婊。

查看全部 15 則留言

/

2021年04月17日 10:16 李姓女同學

「妳好，我想找林樊賀同學的女朋友。」

林樊賀學長的女朋友？她不是我們系的啊，為什麼會找過來？聽另一個學長說的？啊！是之前鬧到系上都知道的那件事情吧，兩個女人為了一個男人吵到翻臉不認人，說起來也挺好笑的，聽說原本學長對其中一個有好感，結果被她吵架的樣子嚇到沒敢繼續，哈哈！不過我跟你說喔，那兩個女生現在和好了，統一陣線罵起學長的女朋友。不過聽說已經分手了，那是不是稱呼為前女友比較好啊？

我叫當事人過來啊，你等等。

2021年04月17日 10:18 黃姓女同學

「我想問問關於林樊賀跟他女朋友……。」

學長不是自殺嗎？問這個幹嘛？

「這個……雖然不能明說，但警方正在調查實際原因。」

切，搞什麼神秘，你不跟我說到底發生什麼了到時候

亂寫我可是很冤枉的。算了，大概又是找到什麼新的線索吧，之前聽說學長的爸爸有點權力，可能不相信兒子會輕生所以希望調查吧。不過為什麼提到他女朋友？跟學長住一起的室友說可能最後見過？呵，果然周靜那女的遲早要搞出事情來，看上去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跟你說啊，周靜是那種只看一眼肯定會被記住的美女，又是模特身材，聽說被星探相中過，不過聽說他覺得女藝人遲早會被要求陪酒所以拒絕了，我忘記誰說過，她的長相只要是個男人都會喜歡，不過也是有道理，只要是她看上的男人幾乎都被追到手。你們男人啊，總是喜歡看上去嬌弱到不行的女孩子，不過那基本都是裝出來的，那些女人在她女性朋友面前肯定不會是那種樣子。

完全無法理解你們到底看上她哪點了？撒撒嬌誰不會啊？只要把聲音弄得高一點就會有人幫忙這樣多輕鬆？結果其他只是沒那麼好看的女生提出要求，你們一口一個公主病直接嘲笑別人，多少公主病就是被你們寵出來的，反正只要長得好看就都不是病了對吧？

……抱歉，離題了。我跟周靜是高中同班同學，他從以前就非常囂張，家裡算是有點錢吧，但看上去就是暴發戶，真正的大戶人家才不會像他那樣動不動就炫耀奢侈品，每個都怕被綁架好不好。排除掉外貌，周靜的個性可以說是差的徹底，常常仗著自己爸爸有錢又跟那些官有點關係，到處說那些家境沒那麼好的同學簡直生活在臭水溝

旁邊，還說人家上輩子肯定幹了壞事這輩子才窮成這樣。

以前班上有個女生家裡的確窮了點，周靜就跟她那些跟班天天找人家麻煩，老是說「唉呦！身上這麼臭，衣服又這麼髒，你是生活在蟑螂窩嗎？」這種話刺激她，被老師知道也都覺得自己沒什麼錯，只是把實話說出來，結果又趁老師不在說要找出告密者，拜託，都高中生了還搞這套，又不是國小。不過沒人搭理倒是惹火了周靜，每天換著花樣欺負那個學生。老師哪裡有什麼辦法管她，聽說她爸爸是學校股東還是什麼的，總之權力很大啦。

重點？

重點是有一次那個學生不小心上樓梯的時候撞到周靜，你猜怎麼了？周靜直接嚷嚷著什麼臭老鼠把人推下樓，幸好那個女生摔得不重，不然肯定上新聞版面，後來好像是她爸爸結算醫療費又賠償精神損失，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其他事蹟還有很多啊，例如上課老師要她別擦指甲油，她直接抓傷老師，有個同學對刺鼻氣味特別敏感吧，周靜就拿著香水對著人噴，被抱怨還說這個 C 牌香水估計妳一輩子都噴不起。

有一次周靜懷疑學妹勾引她男朋友，帶著跟班去學妹班上把人抓出來搨巴掌，聽說還拉著學妹的頭髮撞門，這次因為家長堅持提告差點鬧上新聞，最後依然是她爸出來解決，之後周靜安分了點，但還是常常找同學麻煩啊，而

且還是個爆脾氣，只是生氣起來她爸都攔不住，看過潑婦罵街嗎？她比那個還厲害，直接動手打、抬腳踹，我去過她家一次，有個像是傭人的婦女因為不小心把水灑出來了點，就直接被又打又罵的，我都想勸她辭職。

總之，要是林樊賀學長因為看上其他女人說要分手，周靜大概會氣到推他下樓吧。

2021年04月17日 13:47 林樊賀母親

那孩子一向很樂觀，我真的不相信他會想不開，明明前一天才開開心心跟他哥哥吃飯。

「聽說您反對他成為作詞作曲人？」

這是想要將我說成把小孩逼上絕路的毒親嗎？我跟您說啊，我們家絕對給予孩子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你去問看看現在哪些父母願意為了小孩的興趣花錢的，不都是隨便找個才藝班就讓孩子去嗎？我一向都是贊成小孩發展興趣的，樊賀小時候去學吉他啊、鋼琴啊都是自願，之後高中玩社團我也只是提醒他要顧及課業，我從來不干涉他的。

但是，工作總得找份穩定的啊，就像是高中一定要考個好的，升學率才有保障，工作不穩定會餓死的，像是公

務人員就不錯，雖然日子無聊點，但也踏實，那孩子不知中了什麼邪，鐵了心就要去寫歌詞，那種工作怎麼可能有錢賺？唉，我也不過是擔心一下他，沒想到他卻完全聽不進去，明明上大學前都很聽話啊，肯定是哪個朋友慫恿他一起創業還是什麼，我朋友的小孩就差點被騙錢啊，唉。

總之那孩子絕對不是會自殺的人，這是身為母親的直覺，如果警方也發現哪裡不對勁那我絕對會讓他們調查到底。

/

2021 年 04 月 17 日 17:20 ZZ 網路論壇

轉自 gy 雜誌

xx 大學男學生疑遭情殺！警方介入調查

根據警方發言，xx 大學 15 日墜樓的林姓男同學脖頸處有抓痕和瘀青，胸前襯衫釦子崩落，有明顯打鬥痕跡，且一節欄杆在現場不遠處被發現，疑似被人推下樓。男學生住處監視器拍攝到他與女子在頂樓發生爭執，爭吵過程中，女子推了林姓大學生，進而導致兩人離開監視器拍攝範圍，但警方判斷該下力道不足以讓林姓大學生翻出圍牆，且因林同學母親表示兒子沒有任何輕生念頭，因此打算進一步調查。

據其他學生表示畫面中的女子是林生女友，兩人因感情因素鬧不合，且其女友脾氣暴躁，在高中時期曾有霸凌同學且將同學推下樓的紀錄，目前警方已將女子列入主要嫌疑犯。

轉發 45 留言 19 點讚 82

Annhyhgu：呵呵，再說情殺都是男人幹的啊？

Gyhekgqk5g：o 女，不意外

Dft35ugs：坐等雙標 o 女跳腳

tudhjr：一定是分手費沒談好

Yhfjegyu：不要檢討受害者啦

Ni484sa：頂多關幾年啦

[查看全部 15 則留言](#)

2021 年 04 月 17 日 17:26 ZZ 網路論壇

RE：xx 大學男學生疑遭情殺！警方介入調查

借個版，我跟這兩位都是朋友，但我覺得這個女生問題很大，明明有男朋卻天天跟一群「兄弟」出門，而且偶爾男朋友打電話來問她在哪裡，她不是直接掛電話就是回答關你屁事，完全不像是戀人的樣子。再說他們吵架吵得凶時，女生還乎過男生巴掌，聲音大到很多人都出來關切，那女的就不停罵，而且動手動腳，等她走後男生身上

到處都是抓痕啊、瘀青啊，我也問過為什麼不還手，男生直接了當說不能對女生施暴。

不說什麼別的，那女生佔有慾特別強，之前有個學妹為了謝謝男生借她課本，就送了一杯飲料（系上大部分都這樣），兩人只是在走廊多聊兩句，女生就氣沖沖上去把學妹推開，還把飲料甩在學妹身上，學妹不知道是嚇哭還是怎樣，女生就開始罵學妹不要臉想要勾引別人男友，有什麼資格哭？

那女生真的超兇！我因為覺得這件事情太誇張，所以問男生到底為什麼不打算分手，依造這種佔有慾有天遲早會完。結果！結果男生說：「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她啊。」真不愧是戀愛腦，現在出這種事情大家也不是很意外啦，只希望他下輩子看人眼光可以好一點，R.I.P.

轉發 22 留言 53 點讚 297

Yhfjegyu：原來就是他們在吵架喔，那次鬧到平時神隱的舍監都出現了欸

Jess45rcad：幫學妹 QQ，女生是真的很恰，上次還有人只是跟男生多說幾句就被扯著頭髮撞牆

tudhjr：樓上認真嗎？這女的有暴力傾向吧？

Ms56y78：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結果被打死了，呵呵，不值得同情啦

Annhyhgu：這種人簡直未爆彈欸，拜託找出來為廣

大男性朋友除害啦

Dft35ugs：A 大，有人搜出來了，看看最新文章

查看全部 53 則留言

2021 年 04 月 18 日 17:26 ZZ 網路論壇

神人我朋友把隔壁串的當事人扒出來了。

男的叫做林樊賀，死者我就不多講。那個女友叫周靜，xx 大學商學院的，什麼系我不多說，聽說她在學校已經紅了，路上抓個人都會知道，家裡地址想要的私下問，聽說是個不怎樣的女表，之前還劈腿過，男方也不知道為甚麼吊死在這人身上，跑題了。高中是私立 xo 女中，以前是學校裡面的小太妹，好像爸爸是學校主要投資人，好像還霸凌死了一個同學，結果新聞隔天就被壓下來。不過好像某個食物日報還可以找到一篇，五年前的新聞，女學生被推下樓梯重傷結果後來不治的那篇。

下圖是她的 MD，好像因為轉職網霉所以沒有鎖，大家快去朝聖喔。

（點擊展開圖片）

轉發 32 留言 51 點讚 308

Ms56y78：朋友就是自己系列？

Annhyhgu：是時候去蹲點囉

tudhjr：母豬不得好死啦

Gyhekgqk5g：女表活該被肉搜。

Dft35ugs：已朝聖。

/

2021年04月18日16:15 劉姓女同學

聽說你是那個到處打聽的報社記者？昨天那篇報導被轉載之後造成不小風波，導致某個網友把周靜的資料搜出來之後放上網，你知道我們班今天必修課教室外面來了多少個看笑話的外校人士嗎？還有人叫囂說要周靜出來面對，老師也很無奈啊，就算叫警衛來也勸不走那些人，根本無法上課，周靜最近打算向演藝圈發展所以幾乎沒來上學，他們這樣只會造成其他學生困擾。

你那些奇奇怪怪的資訊都是從哪裡蒐集來的？我猜是林樊賀的學妹？……還真是啊？唉，我跟你說，那個傢伙從周靜跟林樊賀交往之後就不停在學校網路上爆黑料，有些還被以前同校過的人否認，她肯定告訴你之前周靜將某個同學推下樓對吧，其實那件事情是誤傳，只是驚嚇之後下意識地將撞上自己的東西推開而已，再說我聽見的版本是那個同學想要裝成意外事故把周靜推下樓，結果反而自己受罪，不信你再多問幾個人，這故事版本特別多，我看連周靜都不知道究竟哪個才是真實版本，畢竟她也不知道

那位同學在想什麼。

「那新聞呢？」

我看了那天的新聞稿，上面不是寫了採訪同學嗎？因為是匿名，所以很多人覺得就算把事情說的誇張一點也沒什麼，但我也不是特意幫周靜洗白，霸凌那位同學是事實，但不能因為那樣就將莫須有的罪行加在她身上。另外，周靜脾氣是有點爆，不過也沒你們講的那麼嚴重，那些說她打人的肯定沒跟你說前因後果，林樊賀班上也有周靜高中同學，只要有點心去打聽就可以知道真正的事情經過。

那天學妹提早到校後直接到周靜班上，趁著教室沒半個人用美工刀在木珠上刻字，那些字就是常見那些罵人的話，女偏旁的字特別多，而且學校剛換一批新桌子，誰看見原本平滑的桌面變成那樣都會生氣，何況還被刻滿不堪入目的字句，而且周靜找到那個學妹後，還被對方當面罵了。

氣到極點時誰還顧得上點到為止，不然平常那些將女友打死還是將女友殺死的，誰不是後來坦承是一時情緒激動？那些說抓頭髮不妥的人怕不是沒打過架，女生打架都是往臉上招呼，你想想看，電視劇裡最常演的不就是抓頭髮還有搥巴掌嗎？那些可都有理有據。再說誰打架時手下留情？你們男生還不是每下都往死裡打，女生最在意的還

不是外貌嘛，打人最狠當然是打臉。

別誤會，我說這些不是想要指認墜樓案件是情殺案。

再說，那個林樊賀也就他那些直男朋友跟那些迷妹不知道他渣，當初他逼著前女友跟他分手才跟周靜交往，那件事情傳得沸沸揚揚，事情經過還非常老套，一個想分一個不想分，結果林樊賀那群沒腦的粉絲們就天天去騷擾人家，害那個女生宿舍都不敢出，最嚴重一次還將她圍在角落輪流逼問不分手的原因，都這樣了誰還敢不分手啊？

「我能跟那個女生談談嗎？」

……這是那個女生的聯絡方式，至於她願不願意回答你就知道了。

2021年04月18日 18:37 周靜家門口

「你確定這是周靜家？」

「是啦，你看牆上不是被摸油漆寫著害死人的婊子嗎？」

「那你們看見她出來了沒有？」

「沒，不過聽說她這個時間點會從家裡出來。」

「欸！你們快看新更新的文章，是因為女的劈腿才導致吵架，而且還是被抓姦在床被發現，不過對方好像是某個演藝圈大佬。」

「這頂帽子有夠綠。話說這下實錘啦，那婊子不是說要往演藝圈發展嗎？」

「跟誰都可以上床的女人簡直呵呵。」

「有誰出來了！」

「是周靜！」

「確定是她嗎？」

「看照片挺像的。」

「肯定是！我幾個月前才被那個婊子甩掉！不會認錯的！」

三、四個人圍住從房子出來的女孩，女孩倒退一步，正要呼救時被摀住嘴巴，幾個人拖著她遠離燈火通明的住宅區。

2021年04月18日 20:07 連姓女同學

抱歉我現在才看見訊息，請問找我有什麼事嗎？

「我想請問妳和林樊賀的事情。」

……他不是死了嗎？為什麼查到我頭上？難道是因為我以前跟他交往過。而且還是被逼迫分手才認定我有嫌疑？真是夠了！自從跟他交往後就沒好事發生！那個人根本沒有報紙上說的那樣可憐！

「怎麼說？」

那個男人只要好看的女人都是可以啊，嘴上一口一個親愛的，實際上不知道跟多少人同時約會，而且還是個媽寶，動不動就用媽媽當藉口，有時候聊天大概兩句一個我媽媽怎樣怎樣，簡直想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多愛媽媽。

不過是長得還不錯，仗著自己有幾個人喜歡就到處搭訕長得不錯的女生，幾個小女生被他撩得小鹿亂撞後就到處宣揚，導致大部分不知情的人都說林樊賀是個男神，我覺得這簡直是最侮辱那個詞的行為。而且別人都說他唱歌怎樣好聽，又叫他情歌王子，我真想翻個世界最大的白眼出去，他那歌喉也就普通，只是很會運用丹田發聲所以聽起來有個樣子，實際上就……呵。

依我對林樊賀的了解，這次的事件我看也不全是周靜的錯。

「為什麼？」

林樊賀那個人最喜歡感情勒索，只要稍微不如他的意就喊說我還不是對妳好嗎？如果還是拒絕他，林樊賀就會說出很多難聽的話，實在還是不行就一臉委屈、低聲下氣企求，甚至還會當場下跪，而且每次都選擇在人多的地方談判，他一定會先鬧到路人都圍觀之後再用感情攻勢，最恐怖的還不是路人的指指點點嗎？只要一拒絕他，隔天肯定在網路上看見影片，再加上那些親友團帶風向，輿論根本一邊倒，因此被網路上那些人罵到關閉社交軟體的人還不少，你說那些人又知道什麼了？看圖說故事誰不會？

就說說我自己遇到的。還沒正式鬧翻前，我已經考慮提分手很久了，誰對著到處對人溫柔的男朋友沒有火氣呢？結果他聽見分手，瘋了似的問我原因，信誓旦旦說他會改，想著也許會有效果我就原諒他了，結果第二次提出時，他甚至拉著我說如果分手就一起死，那時候我們倆就在頂樓、站在欄杆旁邊，林樊賀死死抓著我的手臂，越用力掙脫他就越往鐵桿旁邊靠，我能不害怕嗎？

這次或許是他想故技重施，畢竟周靜這麼好看的女孩子，他怎麼可能放手，結果反而因為其他狀況失手，自己墜樓死亡。

/

2021 年 04 月 19 日 12:48 ZZ 網路論壇

轉自 oo 日報

幾名男子上門報復，竟找錯對象！

昨日晚間警方接獲報案，目擊民眾表示有一群男子拖著不停掙扎的女子進入樹林，警方搜索後逮捕了四名強姦現行犯，其中一人中途逃跑，但立刻被捉回。據主嫌表示，對於前女友劈腿懷恨在心，於是找了幾個朋友打算報復，其他人則表示雖然不認識那位前女友，但對她的行徑心有不滿。被害周姓女子身分為主嫌前女友的妹妹，因為犯人誤認而遭受侵犯。

上圖為周姓女子的生活照

轉發 4 留言 25 點讚 1

5buzhidoa：所以女生晚上不要出門就好了啊

jescac：樓上為什麼不讓男人管好自己的屌？

6uo8ha：樓上上劃錯重點了吧？那幾個人是去蹲點耶

5buzhidoa：那女的不出門不就沒事了？

S7btm：檢討受害者囉

Annhyhgu：搞不好是價錢沒談好結果說是強姦啊

T59jr：被害者的照片這麼清晰沒問題嗎？

Gyhekgqk5g：這女的姊姊是之前被爆情殺案那個耶，
搞不好就同一掛人

Dft35ugs：肯定是一個樣子啦，活該被強姦
點擊查看更多留言

/

2021 年 04 月 21 日 10:57 MD 社交軟體

zhoudia 發布了新貼文

夠了，不要再私訊問我前天的事情了，你們真的很噁心，前一句是關心後一句就問有沒有爽到，到底想要幹嘛？還有那些說我跟姊姊都是婊子的人，你自己到底知道什麼？我才不相信姊姊會殺人！那些特地 @ 我並說我活該被上的人，你們有沒有良心？你家是性別女全死了，還是自己以前被哪個女人傷害過才這樣對我？噁男們拜託快點消失吧，你們身邊的女人有夠可憐的。

2021 年 04 月 21 日 11:05 MD 社交軟體

zhoudia 發布了新貼文

我不知道是哪個人把我的手機號碼傳出去的，拜託你

們不要再打電話來了好嗎？接通後又是問候我媽又是問候我阿嬤，拜託你們別來亂了好嗎？

2021 年 04 月 21 日 12:35 MD 社交軟體

zhoudia 發布了新貼文

是誰告訴他們我打工地址的！他們剛才就追著我跑！就算打電話給警察，他們也會在警察離開後再次過來！回到家也不安全，我房間的窗戶被石頭打破了！他們正在嘗試丟更多東西進來！

2021 年 04 月 21 日 14:24 MD 社交軟體

zhoudia 發布了新貼文

拜託你們放過我吧。

2021 年 04 月 21 日 16:04 MD 社交軟體

zhoudia 發布了新貼文

真的受夠了！你們很想要我出去是吧？那我就出去！

/

2021年04月21日 16:47 MD 社交軟體

Annngu0702 發布了新貼文（僅摯友可觀看）

我現在打字手都還是抖的，我真沒想到那個女人會自己跳下來，我們只是想讓那個動不動就罵噁男的傢伙嘗到苦頭。我的天，現在閉上眼睛都是那女人頸椎幾乎彎成一百八十度的樣子，血幾乎瞬間爆開沿著圍牆磚縫爬梯子般下滑，我可能要做幾天噩夢了……但是！是她自己挑釁在先，會跳下來也只是她自己情緒不穩定，我根本沒有逼她！對！我一點錯都沒有！是她自己作死罵人，跳樓也是她自己決定的！不干我任何事情！

瑾瑜碎 | 黃芊涵 / 營養系

雖是新任知縣，但翟瑾二字早已為人所熟知。

儘管翟家已然沒落，祖輩遺留的嚴謹家風至今卻仍頗受推崇。尤其這代，翟瑾不但聰敏好學，其高風亮節更是讓人敬佩不已，那名門望族流淌在血液中的清高有節，使得翟瑾如直立不屈的翠竹，在新秀中脫穎而出。如今分配為地方的父母官，眾人皆對未來的日子充滿期待。

初來乍到，翟瑾知曉當地衙門已有一套運行規則，雖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貿然破壞秩序恐怕也難有所作為，因此他未免俗地打算聘請一位幕賓。

經過一番打聽，翟瑾最終決定邀申屠弈一敘，因為他是難得在百姓方與官吏間皆獲好評的人選。官吏素質良莠不齊，要是站在百姓方，通常容易得罪官吏，而官官相護者則難以獲得人民推崇。像申屠弈這般能夠兩邊面討好的人，想必頗有才能。

不多時，下屬便帶回了申屠弈的回覆：「明日將著玄青袍，於衙門一里外茶館，恭迎大駕。」

次日，當翟瑾來到茶館時，並沒有看見申屠弈的身影。他下意識皺了皺眉，但也未曾多言，隨意找一桌坐了下來。

逾些時，茶館陸續來了不少人，翟瑾算了算，距離約定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卻仍未見任何玄青色的蹤跡。他眉心幾不可見地打了個結：沒想到自己竟然出師不利，幾經挑揀後的所選之人這般令人失望！只好暗忖起下一個人

選。

思索間，餘光恰好瞥到右前方那桌的男子輕輕放下茶杯，然後優雅起身，將因為小坐片刻而微皺的衣衫整理一番，迤迤朝他這桌走來。

「翟大人嗎。」本該是疑問句，卻被他以肯定的語氣說出，像是完全不需要得到答覆似的。他輕輕一勾唇作為招呼，便逕自在翟瑾對面坐下。

「申屠弈？」翟瑾迅速打量對面那人：年約三十，膚色偏白，倒是符合一般幕賓的形象，但眼尾微彎，如同桃花般，笑起來有兩道月牙兒。他悄然在心中打了個叉，這樣的五官實在太過蕩漾，但下頷些許的鬍渣不但不顯邋遢，反而增添幾許陽剛之氣，硬生生壓下桃花眼產生的輕浮感，讓翟瑾勉強抹去對他的一絲反感。

不過，他分明身著一襲黛藍色袍子！

「翟大人似乎有些浮躁啊。」嘴角噙著笑，申屠弈間接承認自己的身分。

「不過是沒想到申屠先生會踩著點到呢。」翟瑾不慌不忙地接道，也不道破。

「遲到確實不是我的作風，」裝作沒聽出翟瑾的諷刺，申屠弈似真似假地回道：「只是不想單純作為被挑選的人罷了。」所以才想觀察這位芳名遠播的新知縣是否會露出破綻。現在看來，確實是表裡如一，頗重規矩的人。

如此謹慎，反而讓翟瑾高看他一分。畢竟兩個素未謀面的人一時要談合作，風險可不是一星半點，這樣的心計反倒是展現了他的誠意。

「這點我確實不如先生。」翟瑾坦率地說。儘管主動

權已經不在自己手中，他的氣度卻不落下風，「可惜茶都涼了，不敢敬先生。」

申屠弈卻是爽朗一笑，朝著不遠處的店小二喊道：「小二哥，給我一壺上好的君山銀針！」然後再轉頭對著翟瑾似有歉意道：「茶涼了傷身，這壺君山銀針就當給大人的賠禮吧。」也只是似乎而已。

「不必了！」抬手制止準備應聲的店小二，翟瑾面上雖只是微微蹙眉，但眼底忍不住浮起一絲惱怒。君山銀針價格名貴，申屠弈這樣一擲千金，是想動搖還是打壓自己？無論是哪個原因，都讓他滿心不悅。

詫異地看著隱約動怒的翟瑾，申屠弈承認他此舉確有試探的心思在裡面，但無論是四兩撥千斤地拒絕，還是曖昧不明的推託，他都沒有想過翟瑾會直接將忿忿不平展露出來。儘管不怎麼明顯，但官場上哪個不是人精，一點破綻就足以粉身碎骨了。

翟知縣這般，怕不是稜角被磨平，便是過剛則折。

「如此，我失禮了。」申屠弈笑意不變地朝不知所措的店小二擺了擺手，眼底的暗芒一閃而逝，迷離的桃花眼恢復了些許清明。

「套路太深了啊……」翟瑾倒也不是初出社會的小兒，很快反應過來這不過是申屠弈的試探後，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自己的道行在申屠弈面前完全不夠看啊！

「官場自當如此。」既是提點，也是慨嘆。

翟瑾輕笑，提袍站了起來，「雖然自知力有未逮，但請先生看在晚輩為國為民的一片赤誠之心，助晚輩一臂之力！」語畢，便深深向他行了個大禮。

他對申屠弈的表現十分滿意，決定向他伸出橄欖枝。反觀自己對他來說大概差強人意吧，不過哪怕只有一絲希望，他都願意為了實現理想而全力以赴。

盯著翟瑾的頭頂，申屠弈忍不住一陣唏噓。幕賓雖非正式官職，但與因迴避制度而總是擔任外來者的知縣相比，幕賓和胥吏的權勢反而更根深蒂固。他雖不會剝削百姓，卻也得承認自己稱不上清廉，與各種牛鬼蛇神都打過交道。

或許在旁人眼中，他的底線十分模糊，不過在申屠弈看來：賺錢圖的是一家溫飽，而長袖善舞則是為求自保無虞。他並沒有將手伸向更高處的野心，因為他的初衷一直以來就是放在心尖上的父母妻兒，所以沒辦法和翟瑾一樣，全心全意投入在蒼生黎民中。堅守著最低道德標準便是他對百姓唯一的仁慈。

相形之下自己似乎很卑劣啊！怔忡間，申屠弈暗嘆。看著因自己一言不發而遲遲未起身的翟瑾，微微斂容，嚴肅地低喃道：「路漫漫其修遠兮……」

「願恪守本份而已！」翟瑾果斷地答道。

申屠弈失笑，暗讚他的魄力，然後將之扶起，「那，今後便請多努力了。」

「是！請多指教！」翟瑾堅定地回視申屠弈。

很快，翟瑾成為知縣已經三個月有餘。各項事務也在與胥吏們勾心鬥角，以及申屠弈時不時的提點下漸漸步上正軌。

但現實與理想終歸是不同的。

能讓翟瑾這麼快認清事實，申屠弈大概功不可沒。

「你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申屠弈總是無可奈何地說。

「總不能縱虎傷人吧。」這是翟瑾的一貫回答。儘管知道這樣天真的理由在眾口鑠金下是多麼單薄，他也從沒想過要為此折腰。這是為了他所庇蔭的黎民百姓，也是為了維護翟家流芳百世的風骨。

不過，即使理念不同，翟瑾和申屠弈倒沒有不相為謀的意思。這天，兩人在簽押房辦公時，翟瑾無意抬頭，卻難得看到申屠弈臉上流露出一絲明顯的不豫。和平常總是將真實情緒掩藏在玩世不恭笑容下的樣子大有不同。

「申屠先生，您怎麼了？」他忍不住開口問道。

察覺到翟瑾的注視，申屠弈勉強鬆開眉頭，語中仍帶著不快回道：「最近書院學田被佔的事件日益漸多，真是越來越放肆了！」

翟瑾聞言，想起這個月確實有數起書院因學田遭占而日漸凋蔽的事件，頓時也覺得頭疼。「我認為必須將他們連根拔起，才能好好整肅這樣的風氣。」

「理論來說，治本的方法確實更好，但這樣的風氣已經持續太久，恐怕難以根治。不過，出面挫挫他們的銳氣是必要的。」關節有節奏地輕敲桌面，申屠弈半挑著眉說道。

「循序漸進的道理我懂得。」翟瑾點點頭，要馬上肅清數朝以來的弊端確實不大可能，不過他更好奇的是申屠弈此次堅決的態度，「話說，難得看到申屠先生幹勁十足的樣子啊！」他似笑非笑地調侃道。申屠弈做事一向秉持

中庸之道，這次卻難得的強硬，讓他大感新奇。

「這次的受害書院是我的岳家，自當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申屠弈燦笑，倒是毫不在意地坦承，畢竟誰胳膊不是向內彎呢！

「原來，我應該要說，果然如此嗎……」翟瑾恍然大悟，又帶著意料之中的失望。

儘管對申屠弈時不時的粉飾太平感到不滿，但申屠弈實在不是個容易教化的對象！所以很多事情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省得彼此相看兩厭。

「康甯書院坐落在蘿山西面的山腳下，曾經是當代舉國著名的書院之一，現在懸掛在書院門口的匾額還是前朝君主欽賜的呢！」

翟瑾好笑地看著申屠弈一副與有榮焉的樣子，復而不解地問道：「既然當初那樣昌盛，怎麼現在會落得這種境地啊？」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後來帝王為了扶植自己的文人勢力，學子遍布全國的康甯書院自然首當其衝，被明裡暗裡地打壓，等到風頭稍過，規模也收斂了不少，才勉強支撐至今。」申屠弈簡述了一下康甯書院的興衰接著有些愧疚地說：「近幾年我靠著和一些土紳富戶的交情，使他們捐資助學，卻忘了康甯雖然是賜額書院，如今卻沒有足夠的自保能力來對抗眼紅的豪強，才會發生這種事。」

「不只康甯，許多曾經頗享盛名的書院現在都被豪紳強奪院產，甚至被霸占改成了寺廟，類似情況早已屢見不鮮。申屠先生無需太過自責。」翟瑾寬慰道，「那關於此

案，先生打算如何處置呢？」

「先弄清楚事情的始末再說吧。」他揉揉眉心，深惡痛絕地說。

於是在申屠弈的特別關切下，調查很快有了結果。

與意料中的積極不同，申屠弈只是看著宣紙上的名單沉默了半晌，直到翟瑾忍不住出聲：「申屠先生？」

他深深吐了一口濁氣，而後緩緩地說道：「這件事牽連甚廣，不適合大張旗鼓地解決。」

「申屠先生這是何意？」詫異於他陡然轉變的態度，翟瑾雙目微瞠：「難道您打算要息事寧人嗎？」

看著申屠弈沉默不語，他蹙眉道：「儘管我官階不高，但對一般平民還是頗具震懾力，如此可嚇阻一些依附在他們底下的勢力。而帶頭的齊家應給予嚴懲，對其他人也有殺雞儆猴的作用。」

「可是風險太大了。」這種方法申屠弈何嘗沒想過，他抽出幾張紙，指著上面的幾方勢力細細分析道：「你以為這些大家族是為了利益靠攏的一盤散沙，然，實際上他們在地方上經營許久，之間盤根錯節的姻親關係早將他們綁在一條船上了：像霍氏是齊氏的岳家，而崔氏又是霍氏的表家等。雖然並非這樣的關係便牢不可破，但要顧慮這個親戚那個家屬的，不但難以背信，且很有可能會逼得他們狗急跳牆。」

「我明白對方人多勢眾，情勢十分不利，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裹足不前的理由。」翟瑾正色道：「崎嶇難行的仕途，是為了交織成安居樂業的社會，若連為官者都畏首

畏尾，那你要那些生活在我們秩序下的居民該如何自處？朝廷早就下詔令不許染指書院田產，我們明知其不可，卻仍姑息養奸，豈不罔顧人民的信賴與中央託負的責任！」語氣後來越發凌厲。

即使面對翟瑾如炬的目光，申屠弈也絲毫不肯讓步。他拿出另一張名單，重點圈出一位虞姓小吏，「姑且不論那些家族的聯合。你看他們每次的行動當中，都有虞磊此人參與。雖然只是一個小差役，但他在其中竟然扮演著抹去不法痕跡的角色，這代表他在衙門中有一定的權力。再仔細比對其他相關的名單，我發現很多都是前任知縣，現在已升遷為巡撫的顧闌所留下的人脈，沒記錯的話，他的妹婿似乎就姓虞。早些年他們和顧闌一同經營，交情甚篤，恐怕在顧闌調任的時候便全面接收了他的資源，條件與經驗皆備。反觀你根基尚淺，這幾乎是一個可以預見的敗局。」

「那麼，照申屠先生的意思，是要受害者苟且偷生嗎？」直視著申屠弈，翟瑾的聲音平靜地好像剛才據理力爭的人不是他一樣，言詞卻十分尖銳。

因翟瑾的不客氣而狠狠皺了下眉，申屠弈幾乎可以想見若是這樣的字眼掛在康甯頭上，他的妻子背地裡會掉多少眼淚。但越是煩躁，他的腦子便越發清醒：「正因為明白矗立在面前的是目前難以應付的高度，所以不會做徒勞無功的掙扎，而是盡量在保有完整權益之下設法使對方讓步。」

那句「徒勞無功的掙扎」讓翟瑾無力維持平靜的面容，臉色一下唰地變白。猶記得他祖父當年也是秉持著寧

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後來即使含冤而死，仍是在百姓間爭相傳頌著，而他也一直引以為榮。但現在申屠弈的話卻狠狠在他心上扎了一針，是不是他這些年來一直努力恪守的原則，在申屠弈眼中就如飛蛾撲火般可笑？

「你說的我能理解，卻不能認同。」翟瑾臉上依舊沒什麼血色，但他還是挺著腰桿認真地說道：「在我心中，這樣低人一等地活著根本生不如死。」看到申屠弈張口欲言，他大力地擺了擺手道：「這是我自願背負的使命，申屠先生不必再多言。」

祖父的決絕，百姓的崇拜，讓他肩上彷彿又沉了幾分。想到這裡，翟瑾深吸一口氣，再沒有多看申屠弈一眼，逕自拿起名單大步往外走去。

「這算是……割席斷義嗎？」低頭一陣苦笑，申屠弈手指摩娑著力透紙背的「康甯書院」四字，恍惚想著今天回去該如何安慰與娘家感情深厚的妻子。

那日的不歡而散後，接下來幾天，兩人腳不沾地的忙得沒時間碰面：申屠弈按照原先的想法，與齊家進行談判：以每年些許租息換取田產的經營權和齊家的庇護；而翟瑾則是四處奔波，貫徹心中的正義。

然而，和申屠弈預想的差不多，齊家和顧闌留下的人馬勾結，狼狽為奸，而翟瑾不依不饒地追查下去，使虞磊人脈再廣也難免有些吃不消，便決定將他除之後快。於是和顧闌合計，用職權之便將他貶至縉州。

而貶謫最讓人有苦難言的，便是明升暗降。明面上調任到品級較高的職位，但實際怎麼回事，當事人最清楚，

偏偏還得一副感恩戴德的樣子，讓人鬱悶不已。

裡頭的彎彎繞繞一般人不知道，卻瞞不過申屠弈。他一得到消息，顧不得門房還沒打點，便急忙闖進衙門，果然在簽押房看見一個落寞的背影。

「翟大人……」看著即使蕭瑟也依舊堅挺的身軀，申屠弈總是帶著三分笑意的眼底忍不住浮現幾絲心疼。

即使翟瑾名氣很大，但年紀擺在那，申屠弈對他像看待晚輩似的，總是習慣性多一點包容。且翟瑾那孩子死心眼，恐怕一時難以排解這樣的事情。偏偏嘴唇囁嚅了幾下，向來能言善道的他卻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勸慰。

「如你所說，敗得一蹋糊塗呢。」翟瑾自嘲的輕哼。

虞磊的勢力果然遍布整個衙門，不管是旁敲側擊還是循循善誘，那些人的話語中一點漏洞也沒有，彷彿演練過無數次，口徑完全一致！他只能暗恨虞磊的老奸巨猾。而後轉念一想，擒賊先擒王，他不如直接從虞磊下手！

但接下來，和虞磊的當面會談卻讓他知道薑還是老的辣的道理，稍一不慎便被繞進坑裡。結果一番唇槍舌戰後，還是一點進展也沒有。

不過，後來幾日明查暗訪下來，他還是有些聊勝於無的收穫。

可偏偏在關鍵時候，虞磊竟然利用輿論的壓力逼他收手。

「知縣大人視民如子是好事，但因為偏心而罔顧多數人的話，恐怕也說不太過去吧。」率領了一眾不明所以的百姓，虞磊面上一副殷殷教誨的樣子，看得翟瑾直咬牙：

「你這是什麼意思？」

「翟大人最近似乎為了康甯書院的事，忙得焦頭爛額啊？」虞磊笑得十分燦爛，「聽說這書院……和翟大人身邊的申屠大人、關係匪淺啊？」

雖知不過是低劣的挑撥，但他還是忍不住在心中暗暗朝申屠奔揮了兩拳。

「康甯的山長，確是申屠先生的岳父。」翟瑾無奈，只能見招拆招。

「啊，今年的稅好像徵得特別多？」

虞磊天外飛來一筆，讓翟瑾下意識一怔，只能硬生生吞下剛剛打好的腹稿：「是又如何？」因為申屠奔的努力，本地的貿易出口到外地的數量大幅提升，因此中央訂的稅收比之以往高了些。

「下官自然是相信翟大人的，就是怕有心人誤會翟大人，這麼做是想……撥、田、養、士！」虞磊面帶愁容，偏偏最後幾個字咬得特別清晰，翟瑾明顯感受到他身後的百姓瞬間躁動了起來。

「翟大人該不會謊報朝廷的徵稅數目吧？」

「應該不會吧，那些稅收不是要上交給朝廷的嗎？」

「我記得公帑有一部分是來自我們的稅收啊！難道翟大人提高稅賦是為了給那什麼書院的出資置田嗎？」

民眾忍不住開始議論紛紛，朝翟瑾指指點點的。

翟瑾臉色頓時青一陣，白一陣，正當他要出言解釋時，虞磊卻適時地出聲安撫眾人的情緒：「諸位請肅靜，我想翟大人是不會這樣徇私枉法的。」他肯定地朝翟瑾點了點頭，似是請他不用擔心，又朝百姓低聲寬慰了幾句，

而後狀似為難地轉身面對翟瑾：「只不過，對於翟大人一直緊咬著康甯書院的事情不放，很容易讓人產生一些不好的聯想啊。」

「就是說啊……」下面群眾聞言，又是一陣騷動。

翟瑾氣得用力攥緊藏在衣袖裡的拳頭，關節隱隱泛白。偏偏他費盡唇舌解釋了半天，在好不容易要取得眾人信任的緊要關頭，虞磊總是輕飄飄地丟下幾句撩撥的話，便再次點燃百姓的不滿。

最後，翟瑾沒辦法，只好順他心意當眾承諾不再追查此事。

這種被人擺了一道的感覺差勁透了！

但即使得到了翟瑾的承諾，虞磊也沒有放下戒備，最後跟姐夫顧闌隨意尋了個名堂，將他貶至荒遠的繕州。

「道貌岸然的人博得大家的信任，而我卻被群起而攻之。」比起被貶，翟瑾更在乎的是，當時許多不明所以的人被虞磊迷惑，轉而反咬他一口。他疲憊地揉著臉，「我感受到濃重的背叛感。」

當時的過程，申屠弈也略有所聞，「不需要跟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置氣，他們接收到偏頗的資訊，做出錯誤的判斷也無可厚非。」申屠弈勸慰道。

「我只是替他們叫屈！他們都被蒙騙了！」翟瑾的聲音忿忿不平，卻讓申屠弈放心許多，生氣勃勃的樣子總比傷春悲秋好吧！

但看著翟瑾依然耿耿於懷的樣子，他還是忍不住提出忠告：「你可以擇善固執，順著自己心意挺著一身傲骨，

那麼作為代價，宦途大概不適合你。」

聞言，翟瑾落寞地低下頭。良久才抬首，眼眶微紅地問：「單有輔政利民的抱負是不夠的嗎？」

「現實不是已經回答你了嗎？」申屠弈嘆了口氣，不答反問。

狹小的簽押房再次陷入沉默。翟瑾驀然想起祖父，曾經不可一世的他，在被陷入獄時，是否也曾反省過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傲氣？是否也曾猶豫過要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自己大概是不如祖父的果敢，才會在這種時候迷茫消沉吧？

看著翟瑾沒有聚焦的雙眼，申屠弈無可奈何地嘆口氣，徐徐走上前，轉移話題地拍拍他的肩膀說：「我看門房差不多準備要打點了，你也快收拾一番回家去，否則尊夫人會擔心的。」看著他未曾梳洗的裝束，申屠弈猜想他大概整晚都沒有離開衙門。

彷彿抓到浮木般，翟瑾渙散的眼神幾經動搖，而後漸漸多了一絲光彩，喃喃自語道：「阿璨……」

「是啊，夫人她正在家裡等你呢！你沒有任何交代便徹夜未歸，很讓人擔心啊。」還好有反應，申屠弈悄悄鬆了口氣，有個突破點總是好的。

突如其來湧上的歸屬感，讓翟瑾情不自禁地放柔眉眼。他簡單打理了一下服儀，然後轉向申屠弈，認真地答謝道：「申屠先生，再華美的詞藻都不足以表達我對您的感謝之意，我只能說，在這段期間，各方面都承蒙您照顧了！」說著便朝他行了個大禮，「今後少了您，我這條路大概會走得更坎坷吧！但即使被傷得體無完膚了，」翟瑾

聳聳肩，無奈卻真摯地說：「我還是會誠心地向天祈求，求他賜予您最深的祝福。」

翟瑾宣誓般的話語，破碎在衙役敲梆子的聲響當中，卻在申屠弈耳邊盤旋，久久不散。

太過鄭重反而讓申屠弈微微有些不自在，他掩飾性地抓了下泛紅的耳根，有些彆扭地說：「……管好你自己再說吧。」

翟瑾笑了笑，經過申屠弈時，輕輕捶了下他的臂膀，一切盡在不言中。

一路上，幽幽的冷風讓翟瑾高漲的情緒冷靜下來，他突然開始擔心：妻子會不喜歡那樣遠離權力中心的地點？稚兒會不會難以承受接連數日的舟車勞頓？家中母親會不會對仕途不順的他感到失望？接連幾道質疑讓翟瑾不由得焦慮了起來，快到家門的腳步也不由自主地放緩，在原地踟躕不前。

突然感受到一道灼熱的目光，他若有所覺地抬頭，發現妻子喬璨正站在門口，殷切地朝他望過來，似是下意識地想要跑向前，卻又顧忌著他的反常。

這下，翟瑾反而不怎麼緊張了，他大步地走向喬璨，輕輕地將她擁入懷裡：「阿璨，抱歉讓妳擔心了。」

「沒有的事。」她輕輕搖頭，看著翟瑾因她身上被露水沾濕而略帶不滿的樣子，柔聲解釋道：「孩子們原先等不到你，哭鬧不止，母親哄了好久才肯上床。等到孩子們都熟睡之後，我和母親又待了一會兒，後來想你今晚大概不會回來，便先行就寢。不過，大概是因為難得能占據

一整張床，有些不習慣，所以早早便醒，才出來外面等你的。」解釋完，她抬頭看著有些憔悴的翟瑾，欲言又止，深怕觸及翟瑾的傷心處。

隨意扯出一抹安撫的笑容，「家裡大概有聽到風聲了吧？我升遷了呢，昨晚臨時和申屠先生、呃、把酒言歡，一時忘了通知你們。」翟瑾刻意表現得一派輕鬆，看著喬璨沒有懷疑的樣子，暗暗鬆了口氣。

「什麼嘛！原來是這樣！這是好事啊！前陣子聽說什麼你得罪了高官，母親和我還擔心了好一陣子呢，原來是空穴來風啊！」喬璨忍不住慶幸地說。

「是、是啊！」翟瑾的眼神心虛地游移著，餘光瞥見喬璨一邊扳著手指細數增加的俸祿可以多貼補一些家用，一邊離真相越來越遠，忍不住出聲打斷。

「只不過……地點稍微遠了些呢，」他清了清嗓，眼角卻仔細偷覷著喬璨的反應：「是、在縉州。」

聞言，喬璨頓時一愣，不過很快便反應過來，她看著翟瑾忐忑的樣子，輕笑道：「家之所以為家，乃是先有家人，方能成家。」她輕輕伸出手，覆上他的雙眼，安撫地宣示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阿璨……」翟瑾忍不住眼眶一熱，比受申屠奔勸慰時更強烈的感觸襲來，瞬間將他淹沒在溫煦的一流清淺中。

「好了好了，多大歲數還哭鼻子呢！」喬璨拿下微潤的手，隨意地調笑一句，「快進屋梳洗去，今天就先好好在家休息吧。申屠大人也真是的，怎麼就那麼不知節制呢！」她嘟嘟囔囔了幾句，便挽著翟瑾的手往屋子裡走

去。

雖然一夜未眠，翟瑾稍微打理了一下，還是守禮地前往翟母處請安，並將方才那一套說辭拿出來說給母親聽。

翟母聽完後沉吟半晌，再抬頭時神色不變，語氣極其自然地支開喬璨。

待喬璨不疑有他離開後，她便立刻沉下臉，嚴肅地問翟瑾：「別拿你哄媳婦那套來敷衍我！以為我老糊塗了是不是！繕州那種荒遠的地方是升是貶你心裡有數！」氣不過地用力拍桌，她深深呼出一口氣，「到底發了什麼事？」

翟母到底見多識廣，很快便發現了其中的不對勁。翟瑾見瞞不過，只好如實以告。

冤！實在很冤！

聽完後，翟母恨鐵不成鋼地看著自家兒子，「明知道人家後台那麼硬，你還跟人家攙和什麼呢！」

「母親怎麼能這麼說！作為人民的父母官，本應秉公執法，不畏權勢。這也是祖父用生命鑄下的訓示不是嗎！」翟瑾一派正義凜然，鏗鏘有力地說。

翟母愣愣地看著他，似乎在自己未察覺時，兒子便已經長成了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腦中一閃而過當年那抹悲涼的身影，突地心中一悸，未語淚先流。

「母親！母親您這是怎麼了！您先別哭、別哭啊！」母親突然迸發的情緒讓翟瑾慌得手足無措，口中只能乾巴巴地勸幾句無關痛癢的話，然後不甚熟練地拿出手絹幫她拭淚。

「阿瑾……」翟母看著面前俊朗的五官，恍惚間，和

記憶中那張從容就義的臉重疊。這麼多年以來，百姓提起翟衍，無不帶著佩服憧憬的語氣，現在兒子臉上竟然也出現了這樣熟悉的神情，翟母低下頭，忍不住諷刺地扯扯嘴角，「你只看見他的忠義，可有看見我們的痛苦？」

「母親？」翟母的低喃翟瑾沒有聽清，卻感受得到她從骨子裡散發出的絕望與悲憤。

「整整兩千八百個日夜！除了那些虛無的奉承還得到了些什麼！為了所謂的大義，棄全家大小於不顧！他得到了清高不凡的名聲，可我們呢！我們卻為他承受了帝王的怒火！曾經高高在上的門第被打落凡塵，在上流中受盡了奚落，母親因此而落下病根，整個家族也因為他追求那什麼正義而在一夕之間風雲變色！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有什麼好奉為榮耀的！」翟母壓抑多年的憤怒在看到翟瑾欲步他後塵而徹底爆發。

曾經她也佩服過翟老爺子的果敢，但這種心情在之後越發艱辛的日子裡被徹底推翻：原本和樂的家庭因為一家之主的離去而牆倒眾人推，生活上處處受阻；怒火無從發洩的帝王也將苗頭指向翟衍背後的翟家，幾大家族受到暗示而明裡暗裡的排擠他們；唯一能主持大局的母親因承受不了突然失去丈夫的痛苦而陷入魔怔，整日渾渾噩噩的讓人鼻酸！做為每天侍奉她的兒媳，沒有人比她更清楚，那具行屍走肉的軀體下，是哀莫大於心死、是被絕望侵蝕得千瘡百孔的靈魂；而她的丈夫被趕鴨子上架，成為翟家新任的家主，也因此被推上了風尖浪口，成為有心人的眼中釘，不出一月，便在一次遠行的途中遭到刺殺。翟家在短短的時日便迅速敗落。

大概是覺得痛打落水狗沒什麼意思，已然屢足的外部侵略抽身抽得乾淨，才讓翟家苟延殘喘至今。

而這個害得翟家落魄如斯的罪魁禍首，現在又要讓她的獨子重蹈他的覆轍嗎！她不允許！翟瑾是她含辛茹苦拉拔長大的獨苗，她絕對不允許當年的歷史在兒子身上重演！

「阿瑾、你辭官吧！」翟母腦中靈光一現，急急地拉住翟瑾的衣擺說道。

「啊？母親，您在說什麼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翟瑾一頭霧水地看著母親難得的強勢，想起母親剛才癡狂的樣子，心裡忍不住一陣擔憂。

「阿瑾，我們不要去繕州了，你辭官吧。」翟母很快恢復了冷靜，原先還慌亂的雙眼現在卻如兩潭死水一般，再掀不起一絲波瀾。到底曾受過大家族的薰陶，心中有了決策後，渾身氣勢陡然一轉，彷彿恢復成當年那個掌握翟家命脈的當家主母。

「母親、您、您在開玩笑嗎！」翟瑾雙目瞳大，不敢置信地看向一貫和藹的臉，如今卻滿是冷冽。

「我再認真不過了。」翟母淡然地看著翟瑾晴天霹靂的樣子，臉上沒有一絲動容。

「可是、為什麼！」翟瑾忍不住脫口朝著母親質問道。父親早逝，他的每一分成就，全都仰賴母親的辛勞，因此早熟的他與母親感情最是深厚，也最是敬重她。可現在，母親的要求卻和他「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相悖！他內心一陣掙扎，既想好好反駁母親，又怕她像剛才那樣失控，情緒十分激動卻又束手束腳的，反倒不倫不類。

看到這樣的翟瑾，翟母眼底閃過一絲笑意，卻依然保持肅容，「阿瑾，母親問你，你是怎麼看待你祖父的？」強制逼他就範，只怕暗地裡反而讓叛逆的欲望滋長得更厲害，因此翟母打算從源頭徹底打消他的念頭。

「對我來說，祖父是挺立於天地之間的君子。」翟瑾小心翼翼地措詞。雖然剛才聽得不是很明白，但他隱約感覺得出來，母親對祖父似乎有一股很深的怨恨，因此語氣十分婉轉，怕再次刺激到她。

「是啊，一身正氣！」翟母笑得十分諷刺，翟瑾見狀，屏息不敢出聲。

稍微平復了心緒，她放緩面部表情，語氣轉而悲戚道：「你敬佩他無懼生死，可又何曾想過，他一了百了後，我們該何去何從？」雖然本意只是要勾起翟瑾的惻隱之心，但沉浸在那樣的氛圍後，翟母還是不自覺從背脊竄起一陣悲涼，「將冰清玉潔踩進泥濘中，讓高高在上的面具破碎，染上不堪的氣息，這就是人的劣根性！你知道當時翟家餘下的族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嗎？四處躲藏、見到生人便嚇得逃竄，不過是倔強地死守那點少得可憐的尊嚴罷了！」

想起當時難堪的境遇，翟母便是一陣反胃，但她還是勉強壓下那股衝動，畢竟她只是要博取同情，沒想要翟瑾為她擔心。

「母親……我、我從來就不知道……」翟瑾看著母親神色泛冷，心中泛起密密麻麻的心疼。他從來就不知道他那從不顯怯色母親有這段過去。

「逝者已矣。現在說這些，並不是想讓九泉之下的人不得安寧，而是想告訴你：母親不會害你的！我只是害怕

你會像你祖父那樣離我而去！」翟母刻意顯露的脆弱，讓翟瑾一陣動搖。

「母親，我不會離開妳的，妳莫要杞人憂天。」翟瑾用力握住她的手承諾道，希望能藉此傳遞一些力量給看起來搖搖欲倒的母親。

但知子莫若母，看著翟瑾閃爍的雙眼，翟母確信他心中的天秤已經失衡了。便放緩語氣，語重心長地拍拍他的手：「這些話母親也就私下對你說：難道你以為，為官者只要有顆正直不阿的心就足夠了嗎？」

接收到翟瑾「難道不是嗎」的眼神，翟母搖搖頭，細細向他分析道：「首先，你要能夠看透局勢，在風聲未出時便站到強勢的隊伍中，更要在敗跡未顯時及早抽身，方能立於不敗之地；再來，你要能屈能伸，不拘泥於所謂的對錯，順應當下情勢，即使是再高傲的珍珠，也不要迂腐地說寧可粉身碎骨，而不願蒙上世俗塵埃這種話，否則不就連綻放的機會都沒有了嗎？能與世推移，才是保全其身的上策；你們心自問，總是堅持操守，寸步不讓的你，真的適合走上這條路嗎？」

啜了口茶潤潤喉，翟母直視翟瑾，「單就這次被貶事件，你明明有機會全身而退，卻選擇自願墮入渾水，攻勢不留餘地，莫怪乎對方惱羞成怒而對你出手。」

「我……」翟瑾面如死灰，翟母非責怪更勝責怪的話，像利劍一般刺穿他的心，渾身的血液迅速流失，指尖傳來一陣冰冷，回過神才發現，早已淚流滿面。一抹溫熱滑過慘白的側臉，濺上青色的官服，落在那把申屠弈臨別前贈的摺疊扇上。水漬在扇面暈開，模糊了墨跡，和眷顧蒼生

的志業。

「我、明白的……」

幾天後，翟府一眾遷至翟老夫人娘家所在的映州，過上了安貧樂道的日子。

再過三年，翟老夫人病逝；不出一月，翟家獨子亦撒手人寰。

「母親，大家都說父親是因為祖母去世而傷心過度去的，可是，祖母去世的時候，父親沒有掉眼淚啊？」年約五歲的男童枕在喬璨的膝上，天真地問。

「你父親啊，大概在三年前就把眼淚給流光了吧。」喬璨溫柔地摸摸男童軟軟的髮絲，輕聲地說。

翟家也就那麼大，當時的動靜她怎麼可能不知道，不過是顧及翟老夫人和丈夫的顏面選擇裝聾作啞罷了。

「這樣啊。」懵懂地看著母親突然有些哀傷的樣子，男童貼心地想活躍氣氛：「那父親一定很高興吧，終於不用再做那些辛苦的農事了！」

看著男童神采奕奕的樣子，喬璨心裡一陣苦笑：是啊，連孩子都看得出來翟瑾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何況是老夫人呢？

自從老夫人死後，翟瑾的精神狀況就越發不好，總是神神叨叨地說些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話。直到那天，翟瑾突然神智清明地約她到鄰近的一條溪流。

「你知道這條水叫什麼嗎？」他面帶微笑地指著面前的河水，問道。

她搖搖頭，「叫什麼啊？」為了不讓難得的對話中斷，她配合地問。

「叫滄浪。」他神色嚮往地答道，「你猜我為什麼知道？」翟瑾突然笑得像個孩子似的，神祕地拋出下個問題。

「是申屠先生說的！」等不及得到回覆，他便滿是驕傲地自行答道。忽地，他神色慌張地開始在身上摸索著。

「你在找什麼啊？」她好奇的問。

「扇子不見了！」翟瑾哭喪著臉，比劃著當初申屠奔送他的紙扇，而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他撫掌大笑：「肯定是掉進滄浪裡了！」

她心中頓覺不對，趕緊拉住他：「阿瑾記錯了！扇子沒有掉進水裡！它還在家裡好好的呢！」

「別攔著我！」他猛地掙脫，向後退了兩步，面對喬璨，背對河水，「它肯定是掉進去了！我要去撿回來！妳……別阻止我、別再阻止我了！」

翟瑾眼底一閃而過的哀傷，讓喬璨想起當年辭官時，他絕望死白的樣子。

赫然意識到，此刻的他是清醒的！

「阿瑾……」看著翟瑾一步步後退，下擺已經溼了一片，她眼中模糊不清：「求你、不要……」

「是我該求妳、求妳、別阻止我、好嗎？」斷斷續續吐出哀求的話，喬璨彷彿看見當初那個跪在老夫人面前，哭得泣不成聲的翟瑾。

「撲通！」

「阿瑾！」喬璨一聲驚呼。但只有她知道，剛才翟瑾

倒下的瞬間，她因為那雙哀傷的眉眼而遲疑了片刻，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滄浪之水……」喬璨恍惚間，將這幾個字咀嚼出聲。

「母親？」男童困惑地看著喬璨心不在焉的樣子，撲騰一番以博得關注。

「崇兒別鬧。」回過神來的喬璨心虛一笑，摟著翟崇低聲哄了幾句。

忽地，一陣冷風撫過蕭瑟的屋子，繾綣難捨地闔上無心續寫的篇章。挾帶著僅存的情意，朝兩人輕吐絮語，而後瀟灑地抬步離去，不帶一絲留戀。

翟家曾經璀璨一時的光火，不復。

世

育

反

方

糸組

散文組 總講評 | 方秋停委員

〔總評〕

- 一、題材多元且深入：大多數同學都試著運用專業跟想像寫出專業水準以上的作品。
- 二、作品主題有深度：同學們有想創作出有深度作品的企圖心，包括親情、自我探索、厭世的題材等，深刻度可以達到 90% 甚至 100%。
- 三、描述的技巧相當的純熟，不論是敘事結構、文采或意象的經營，甚至語言都充滿新意。

〔評審標準〕

- 一、義法：從桐城派開始，文章就講究義法，白話來說不外乎內容與形式，亦即你要說什麼，簡單說情要真、意要深，再來另一個重點是法，就是創作手法，我們期待看到比較新的創作手法，這就是我們評審時內心的一把尺～「情真意深手法新」。
- 二、作品完成度及可讀性：例如：其中一篇入圍作品「崩潰」，文章裡面有很多手術的過程，加上蝙蝠的意象，甚至最後還寫到人生意義涅槃的追求，作者寫的很認真很用力，但是我們無法理解在手術刀跟蝙蝠的蛻變之間的關聯性，所以只能評選為佳作。

■ 散文組 個評 | 方秋停委員

本屆散文作品內容深刻，題材多元，處處可見參賽者的積極與用心，不論敘述結構、意象經營及文采都有水準以上的表現。且因作者具有醫學素養，一些涉及心理層次的作品挖掘得相當深刻、對身心靈的痛苦掙扎、愛與體諒在在有動人的描繪。

其中〈記憶〉一文以生動敘寫串聯記憶的各種形式，對生命現象進行思辨；〈劫後餘生〉將人事與自然景物結合，藉外景帶動思緒，提出對生命的感悟，深刻度超過一般遊記；〈我得了被已讀會死的病〉具畫面與戲劇性，文字敘述具有節奏感，以深化的情境寫出精神執迷狀況；〈瓶口——一流年似水〉自尋常瑣事寫對親情的感念及生命流逝的無奈，讓人欣賞。

當然也有些作品因主題不夠集中、文辭欠缺準確或過分雕飾損害了可讀性；也有些作品意象使用不恰當，致使表達效果不彰，需要更多的創作磨練。

■ 散文組 個評 | 涂淑敏委員

散文較之於詩歌小說，一個「散」字，使它相對看似平常無奇。然而，既是文學之一體，自有矩度，其實是易寫難工。題材的選擇、內涵言之有物是基本，表達技巧、章法結構、修辭鍛鍊，乃至段落格式安排、標點符號運用、錯別字的避免等等，都是工夫。就本次參賽作品觀之，投

稿與賽，可見作者對寫作的熱誠及企圖心；作品題材多樣，主題意念完足，傳達了對生活物事的敏銳感受及深刻省思；字裡行間時有饒富情思的文采意象及嘉言警句，閃著靈光乍現的光芒，亦頗見慧心。整體而言，展現了角逐文學獎的專業質感。不過，白璧微瑕，如果能在中文書寫的段落格式、標點符號、錯別字、遣詞用字及意象經營的精確度上再加強琢磨，當能更顯文字工作的專業。

■ 散文組 個評 | 鄭美惠委員

本屆散文作品在文筆功力上表現不凡，寫作題材多元而豐富。雖然，散文是生活的寫照、情感的抒發，但如何讓作品的意境更為開闊，觀察和切入的視角或許可以再多加思索。不少創作者都會關注愛情、友情或親情等等的議題，這些大多是每個人生活中幾乎會面臨或遭遇到的經歷，於是，要在類同的經驗中寫出個人的特殊性以及細膩的情感，細節、材料的擇取就會影響作品的動人與否和能否別出心裁。除此之外，寫作時可能要盡量避免像是僅止於流水帳似的一些回憶或敘事；更多去考量創作的目的和宗旨是為了什麼，或許可以讓作品的深度性更加顯現。

記憶 | 陳俞汝 / 牙醫系

「金魚只有七秒鐘的記憶，所以當牠游到水族箱的一端時，已然忘記另一端的風景，永遠不會感到無聊。」這個只是小時候聽過的故事，卻如印痕作用刻劃基因般深植腦海，對於記性差的我，大概是一種無關學習或記憶的烙印罷。

求學時，「沒有童年」是馱在肩上的形容詞。聊天時提起我們都看過的那部卡通，我卻印象模糊，支吾的話語激不起共鳴。視網膜是一面光潔的鏡，電視螢幕發射的五彩斑斕射入眼中旋即反射，未曾傳遞到大腦皮質沉澱出長期記憶，徒留名稱的空殼作證據——原來我亦曾以時間交易回憶，雖然幾年後才收到姍姍來遲的四字簡訊：交易失敗。自此，每每聽到童年、遊戲、卡通等等關鍵字，趕忙把「沒有童年」云云從對方喉嚨中搶先撕扯掠奪而出，彷彿自我解嘲能夠解脫我的格格不入，減輕異類般的不適。

令我困擾的不僅是兒時記憶的丟失，還有日常生活的健忘，以及不時迸發的記憶的空白。我總認為，名字有「魚」的諧音字和記憶不佳的毛病有所關聯，或許在算命阿伯從辭海撈出那五萬分之二方塊字的同時，就已命定。生活中的忘東忘西倒也非無法可治，幾張便利貼與一機在手，也可擋下不少試圖從腦袋溜走的記憶。

令我不安的，是遺失那些人際關係中的共同記憶，然後在人我的對晤中看見自己日漸輕盈的靈魂，一個沒心沒肺的我：一個記不清三五好友那次出遊的我；一個記不得摯友分享過的私密心事的我；一個記不住自己曾經如何以

文字或話語刺傷他人的我。當青春以反向加速度遠離，我開始害怕擅於「活在當下」的我，諷刺的是，有多少人仍掙扎在過去的傷痛記憶無法自拔。

研究顯示，人類在遭遇重大創傷後，有時會出現選擇性失憶的症狀。如果說這樣的病症是情有可原的自我保護，那麼連美好記憶都一併失去的我又是為何？看著魚兒的嘴部頻繁地一張一闔，氣泡爭先恐後地浮出水面，那是牠們未竟的話語，一旦進入下一個七秒的週期就再也無法傳遞的真心，七秒漏盡時和世界的共鳴也會消逝。而氣泡最終會破滅，麤雜柔和在滿室空氣中逐漸死去。

留不住的。我也曾試過挽留，寫日記記下生活大小事，平凡的日常以不精練的文字表達，流水帳式的日記失去了人情冷暖的溫度，更常常有所缺漏，像靜音的電影令人出戲，想在這繁忙生活步調中以文字重現一切本是妄想。從手掌心跌墜仆地的回憶如沙，再被時間一波又一波的海濤拍打沖刷然後無蹤，猛一鬆手，努力掙下的卻不一定是想留住的。

日記不寫了，但某些義務性的紀錄工作依然得完成，像是中學聯絡簿的日記欄，聯絡簿並非私密空間，因此留下的文字大抵是紀錄性質，像是事件（最好是引人發笑的）或成就，而這些文字積累好幾個學期，最終還是送到了資源回收場，回收場的小孩熟門熟路地抽出幾本聯絡簿，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不時迸出的笑語或許也含有我生活的碎片吧！

在這科技發達的世代，人們在社交軟體上傳圖文並茂的動態，既能記錄生活亦可與人互動。讚數、愛心數、追

蹤數，被數字搖撼的人心，漸漸往虛榮的一端下沉，於是無時無刻都想著如何拍出、修出好照片，好塑造完美的社交形象，如此反而阻礙人們全身心地感受當下，甚至有礙記憶的保存。而社交軟體對我，看似是能夠收藏吉光片羽的存在，然而公開的性質常令我踟躕：既想留下真真切切的體驗與情感，讓所有昨日一路迤邐到未來，卻又想把真實想法藏的再深、再深一些，讓隱晦的暗喻成為人海中浮沉的餌，等著誰一眼看穿我的赤裸。這樣的拉扯與矛盾之下，我的社交軟體還是沉寂勝過了活躍。

無論是在過去聯絡簿中的，還是如今社交網站發布的動態，都不免摻和著自我塑造或回憶篩選，因此才有了赤裸展示的餘裕；而那幾只上了鎖的抽屜，在夜裡輾轉之際，情緒張牙舞爪之時開啟，好讓痛苦和慾望等等釋放出閘。塵封的記憶對我而言像抽屜裡的可分解塑膠袋，放著放著就被微生物蠶食鯨吞，以另一種能量形式消散於自然界。

J總是笑我記性太差，差到一個程度又顯得很單純，或許的確是如此吧？記不得的齟齬也沒有計較的必要。健忘的快樂大概亦根於此，我的自癒能力顯得特別好，畢竟不再鮮明的東西要怎麼令人痛苦。

只是偶爾會懷疑。奧美拉城人民的幸福建立於有意忽略的罪惡上，而我踩著名為健忘的梯將過去盡數踩在腳下，寬恕的同時意味著對自我罪惡的無知，何嘗沒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只是偶爾會恐懼。因為有些聚合一旦散了，再也不會圓滿，像漫天的蒲公英從沒實踐過相聚的約定，只能一遍遍複習回憶中青澀的笑靨；有些人一旦走了，就再也沒有

創造新回憶的共同時空，只能活在漸行漸遠的印象，甚至在回憶中死去第二回。

一次普通心理學課上，教授提到：「很多回憶雖難以回想，但記憶是確實存在的。」一番話霎時令我泫然，置身失而復得的錯覺。或許某些記憶的特徵不夠明顯，使我難以回想，但「記憶存在」的事實是鎖，只消找到一把鑰匙，救贖就會出現。也正因鎖與鑰的依存關係，不同情境下記憶或消失或出現，捉摸不定地逡巡於大腦無數道皺褶。

寫作可能會是救贖。曾經寫過與花有關的文字，從阿嬤菜園藤架上黃澄澄的絲瓜花，到兒時照顧過玫瑰、康乃馨等盆栽的二三事，還有那年一顆開花的樹與教我讀詩、讀詞、讀散文的你，當我把回憶種成了花園，色彩鮮明得像是不會褪色，靜靜地，在心內的一角閃耀。讓我印象深刻的抒寫還有那一次的緬懷——四年的日子倏忽即逝，再下個四年，回憶的主角已永遠缺席……我用盡全力將滿地的拼圖——掇拾，一片、一片重新拼湊，那些年小教室裡的衝勁和溫馨，對比著今日無語的遺憾……把回憶聯結成生命難以遺失的重，經過思考與玩味重現成一群方塊字，這是屬於我挽留青春的方式。不需要讀者，無所謂讚數，一切只是單純的自我對話與抒寫。

然而，與健忘的毛病相比，失智就顯得可怖許多。從短期記憶開始腐蝕，運作異常的海馬迴一開始讓患者忘記上一餐吃了甚麼，病程逐漸發展，記憶、語言、判斷力、情緒的多重失調下，最後連親愛的人都識不得，生活更無法自理。曾聽過三年內走失了上百次的失智個案，相當於

平均一個月走失三次……生為人淪落至此，大概也談不上什麼尊嚴，更無力守護那些最珍貴的記憶了。此外亦有早發型失智症，好發於五十到六十歲的成人，極其殘忍地剝奪生命璀璨的壯年，無論人生的上半場揮出多麼漂亮的安打，卻只能黯然退場，然後擔心自己會成為家人的負擔。

看著逐年攀升的失智比例，杞人憂天的獸有時會破出束縛對我咆哮——天生記憶不佳會不會是未來失智的高危險群？畢竟海平面一旦上升最先淹沒的是低窪地區啊。到時，不僅無法執行腦力大量消耗的寫作，連一般的思考和紀錄都困難重重……對於越恐懼的事，總是越害怕揭開那層面紗吧，我一直不敢索求答案。所幸當我終於完成心理建設，鼓起勇氣找尋科學根據時，得到的答案是「健忘是失智的徵兆之一，兩者卻不能畫上等號」。無法預測的事還是別庸人自擾了，到頭來命運會給出一個答案，而生命還是會自己找到出路。

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了魚類的記憶遠超過七秒。實驗證實了牠們也繼承趨吉避凶的天性，能夠長期記憶食物的所在和危險的訊號……啊，回憶的空白總是不能歸咎於名字。然而我從未奢望完美的記憶，畢竟擁有完美記憶的人恐怕難以寬恕，不論對自己抑或對他人，最容易跌入我執的深淵中。只是漸漸去接受，記憶不佳與所有個人特質相同，有著一體兩面的優點與缺點，痛苦並快樂著。

「妳，會記得我嗎？」很久以前，彷彿在上個世紀泛黃的夏日裡，曾經有人這麼問過我。

當我雙瞳不再刻劃你的容顏，眼神不再追著你的光

芒，我大約會忘記很多很多—事實上我已經身不由己地這麼做了一但在電光石火的瞬間，回憶如天上繁星點點聚合成星座，雖然彼此實際上可能相距了好幾百光年，卻又在星空的平面交相輝映，而我，願當夜夜仰望星空埋首紀錄的觀星者，一遍又一遍，以一支筆、一張紙勾勒屬於自己的回憶星圖，春夏秋冬更迭，在永遠不可能完整的描摹中尋一份完整。

I. 宜蘭之行

這是我自殺未遂之後的第三日。為了使我稍微逃脫死亡的念頭，爸媽拎著我駕車上行，一路沿著北迴公路來到了東海岸。昨天抵達宜蘭時天色已晚，於是我們輕巧地下榻於羅東車站旁的旅館裡，借宿一晚之後，今天早早晨起、駕了車便朝著大海的方向駛去。

此刻我們正高速奔馳於公路之上，車內播放著張雨生和姚可傑等人合唱的〈永遠不回頭〉，磅礴激昂的音樂擊打著音響、然後轟咚咚地震動著耳膜。我搖下車窗，側風強勁地呼嘯而過，窗外一片晴朗，青蔥的山巒浮貼於碧藍色的蒼穹上，近處幾朵明亮的白雲悠悠飄過，愜意非常。我微微眯起眼睛，任窗外的風掃過我的臉龐，這難能可貴的悠閒使人著迷到失神。但我忽然心念一轉，倏地又墜入了杳無止盡的憂傷之中，這幾個星期以來自己彷彿受困於某座灰色牢籠裡，每每委屈的念頭一湧而上，眼淚便撲簌簌地落下。我收起車窗、探頭看了看前方，遠方有一層薄薄的烏雲，氣象預報說或許傍晚會下起毛毛雨，但此刻近處的陽光直射在海面上，湛藍的海水閃動著美麗的粼粼波光。

自戕失敗之後的第三日，死亡的念頭仍然霸踞著我的心，像不散的陰魂、時時刻刻叫喚著失神的我。

這已不是我第一次嘗試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是我第一次失敗了。罹患精神疾病的這兩年來，我朝朝暮暮都渴盼著死亡。每一次回診之後，我省吃儉用著安眠藥，只是

為了必要時刻能依賴它們、鋪成一條足夠穩固的奈何橋，引渡我走過生死的交界、得到永恆的安眠。然而我終究失敗了。每一次我睜開眼，看見急診室的天花板、感受到點滴的重量，都感覺自責又絕望，好像自己已經走到了地府門前，卻又再次被打回陽間、進入那個詛咒般的輪迴裡。

那晚，從急診病房離開之後，我拖著疲弱的身軀走回租屋處。散落一地的藥丸、凌亂的棉被、滾落地上的玩偶、和前一晚喝到一半的手搖飲，一切都還在原位。這宛如命案現場一般的遺跡使我揪心，我愣愣地望著地板，回想當時我是如何痛下決心來殺害自己，卻甚麼也記不起來了。我遺忘了吞藥當下、和吞藥前後全部的事情，甚至記不得最後的情緒是絕望還是傷心。如今甚麼都發生了、卻也好像甚麼都沒發生—加害者和受害者都還在這裡、加害者和受害者都還必須好好活下去。我隨手清理了雜亂的桌子，無意瞥見了那晚的日記，齊整的字跡井井有條地列出所有有待交接的事情，最後一句寫著「即便我選擇了離開，我仍是愛著你們、也愛著這個世界的。希望你們永遠相信。」我忘了臨行前自己曾周全地做好這些事情，卻也不甚意外，因為這些日子裡我密謀著這場兇殺，甚至連瀕死的前一刻心中哼唱的歌都反覆練習。

II. 冬山河

沿著公路我們駛上了一座不知名的橋梁，橋下是一幅明亮、美麗的光景。我隔著車窗向外眺望，寬大的冬山河臥流於樓房之間，湛藍的河水和繽紛的房舍交相輝映、其間還摻雜著一片片油綠色的青草地。車速漸漸慢了下來，我像是著了魔一般地凝視這使人屏息的美景，心中忽然萌

生了一種平靜的意象—想像自己就像冬山河那樣泰然自若地待著，路過的人便發掘了自己的美麗。

忽爾之間，我回想起今年溽暑才甫造訪過的砂勞越河。如果說冬山河是彬彬有禮的紳士，身著典雅的深藍色禮服，優雅地穿梭於色彩斑斕的人類文明之間；那麼砂勞越河應該算是魯莽、果敢的戰士，懷著一腔熱血奔騰於熱帶雨林之間。砂勞越河位於馬來西亞的東岸，它有著和冬山河相仿的寬大河床，但不同於冬山河平靜地交融於人類社會，它有著難以駕馭的原始獸性、有自己湍急的土黃色意象、也有自己孕育出來的神祕的生態系。

我的故里也有著那麼一條獨特的河，叫做旱溪。在我的青少年時期，曾經費盡了幾千字去描述它的美麗，描述它之於我、之於當地居民的重要性。但旱溪沒有砂勞越河的磅礴、也沒有冬山河的大氣，更多時候她只像骨瘦嶙峋的老人，一年四季都裸露出乾枯的河床。

我愛冬山河寬闊的氣度、愛她的豐沛與繽紛、更愛她的寧靜自若；我愛砂勞越河的莽撞、愛他君臨天下的氣焰、更愛他原始而神祕的氛圍。但更多的時候我把自己比喻成乾枯的旱溪，沒有為人稱道的景色、沒有嘖嘖稱奇的觀眾，自始至終都孤獨地活著。「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聖經裡的傳道書這樣說道。我把這句話銘刻在心裡，但諷刺的是，大多數時候我的心並不能好好遵循。我願意相信每個人的美都是獨特、且不能比較的，但我讚嘆著他人的同時，卻始終不願臣服於自己的美麗。

我在精神科裡遇見各式各樣的人，從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到佝僂的老嫗、從憂鬱的少年到歷經風霜的男人。我

看盡了這些人的苦悶，也憐惜他們眉宇之間流露出的憂愁，我確信即使命運流轉、疾病輾壓，他們都仍然有自己璀璨的地方。但唯獨我，唯獨我獨自坐在候診區啜泣的時候，我的心便開始嚴厲地鞭打自己，每每那種深不見底的憂鬱將我覆沒的時候，我便在想像之中把自己懸吊起來毒打，彷彿自己是這世上最十惡不赦的罪犯。

為甚麼人能對他人的傷痛如此寬容，卻斤斤計較著自己的悲傷呢？

我們把車停靠在路旁，然後靜靜地諦視著冬山河的風光。我半眯起眼睛，任風輕輕吹掠，我聽見身後疾駛而過的車的引擎聲、聽見遠處細微的風吹草動，再進入更深一點的冥想，彷彿就聽見了河的呢喃。我睜開眼看著冬山河，忽然覺得她也正看著我；我閉上眼小聲地讚嘆她，彷彿又聽見了她對我的讚嘆。忽爾間，一種瞬息的滿足油然而生，好像自己甚麼也不做、就只是安安靜靜地存在著，便已經足夠美好。

我在意識裡犒賞自己，想像自己是一介造物主精心陶造的藝術品，即使偶有缺陷，仍然無法掩蓋由核心綻放出來的光彩。我忽然間又想起早溪，想起自己其實也曾深深著迷於她的美麗，然後再一次相信：或許那些看似枯索的靈魂、看似百無聊賴的生命，其實也正孕育著他們自己豐美、獨特的四季。

III. 南方澳

離開冬山河之前，我微笑地凝視著她，用最真摯的眼神向她道了感謝。然後我們便上了車，繼續向著海的方向前進。車上，我心不在焉地聽著廣播，廣播裡說颱風將至，

北部準備要下起豪大雨。我搖下車窗，風呼嚕嚕地灌了進來，我看見不遠處有觀浪的民眾，隨著起伏的巨浪驚聲尖叫著。

狂暴的風攪動著遠處的海面，巨浪翻騰、堆疊、然後襲捲而來，在崖壁上打出三四樓層高的白色浪花。人們的驚聲未平，遠處便已醞釀好下一捲來勢洶洶的巨浪，蓄勢待發。我忽然之間有種吸不到空氣的窒息感，彷彿自己是佇立在岸邊、動彈不得的岩壁，只能睜睜看著暴烈的浪濤襲來，一次次地被沖蝕、被淹沒。不著邊際的恐慌感開始在我體內蔓延，最後緊緊勒住了我的胸膛，讓我一吸一吐都痛苦萬分。我吞了一顆鎮定劑，不安的感覺稍稍緩和了下來，但腦海中卻不停回放剛剛那令人恐懼的景象。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小時候每次教到這句話，總會被問及自己的傾向，每一次我都沒能好好回答。我深深著迷於海，著迷於她湛藍、寬闊的胸膛，也著迷於她在豔陽底下閃動著的金色波光；但於此同時我卻也深深懼怕著她，身為一個十足的旱鴨子，只要一捲大浪襲來，我便無力招架。有時我覺得我的情緒就是海，無風無浪時，藉著自己的敏銳去發掘生活裡細瑣的幸福，那些幸福就像海面上粼粼閃動的光，驚鴻一瞥，便覺得雀躍非常；但當她洶湧地襲捲而來、然後將我覆沒的時候，那種瀕死的恐懼卻總是讓我恨不得自己從來不曾擁有這片海。但我是深深愛著我的生命的，我明白。我愛她的燦爛與黯淡、也愛她的平凡與不凡；我愛她，無論她平穩或者失控；我愛她，無論她無風無雨、或者是暗濤洶湧。

我們的車一路平順地馳騁，終於來到了碧藍色的南方

澳。隨意停好車之後，我們沿著海岸一直走，去到了人煙較少的內埤沙灘。我坐在木頭色的涼椅上，眺望著這個寧靜、卻閃閃發亮的岬灣，我們正好在岬灣的一側，放眼望去便能看見另一側青蔥蔥的山巒佇立在碧藍色的天地之間。陽光直直落下，正好灑在對側山與海的交界，頃刻間，白色的光芒竟像迷幻的蒸騰霧氣，彷彿下一秒就有裸身的女神從海裡誕生、浮出，然後輕輕悄悄地踏上沙灘。岬灣凹口處的沙灘柔軟、而且細緻，白色的海浪到岸時，平穩地匍匐而上，然後再輕柔地褪下。我就這樣呆望著浪的一來一返，靜靜坐了很久。

內埤沙灘的景色給予我一種深入、踏實的平靜，像是翻越了無數艱險的山巔、橫渡了無人問津的荒漠，走到我內心最深處的花園裡，撫平我所有憂傷與恐慌。我安靜地落下了幾滴歡快的淚水，感覺自己正被這個美麗的世界擁在懷中，彷彿過往那些糾纏的病灶、沉重的憂愁倏地都已煙消雲散，而我曾經苦苦尋覓的平靜，如今已經被安置在我最深處的心裡。

IV. 劫後餘生

我們離開南方澳的時候已經是向晚時分，夕陽隔著薄薄的雲層透射出來，然後渲染成一片片紛紅色的雲彩。我從前非常害怕黃昏，害怕白日將盡、夜晚將臨的那種時刻，但這次我卻只是平靜地望著遠方的晚霞，感激這個世界饋予我的一切，即便那一切是我所恐懼、或是我承擔不起的。

劫後餘生，我已不是第一次，卻每次都以為那會是最後一次。每次在劫難之中苟活下來，生命都會瞬間變得開

闊、明朗，但不久之後又墜回憂傷的循環裡，無法自拔。但至少此刻我願意相信我的生命是這個世界給予我的一分贈禮，我所擁有的那一片海也是。

往後的日子漫漫長長，我會去往更多地方，或許還會經歷幾次的災難、經歷幾次的劫後餘生；我會再遇見更多的河，但無論他們多麼美艷動人，我仍然鍾愛著枯索的旱溪；我會再遇見更多優秀的人，卻也明白自己的價值與他們無異，同樣都是值得被愛、值得被好好擁抱的個體。

劫後餘生，或許是要我在一次次破碎裡漸漸變得柔韌；劫後餘生，我但願我能好好走完這一生。

我得了被已讀會死的病 | 許芮寧 / 醫學系

如題，並不是我小題大作。人總是很輕易地把一件事看得太重，在二十一世紀最動人的呈現，便是在已讀不回這件事上。「已讀」夾在主詞和受詞之間，彷彿一道天梯，連接天堂與地獄。以我被已讀的經驗，目前身在地獄十八階。而地底下的水深火熱，彷彿是客製化享受，他人無法身歷其境。但與其獨享，我更樂意將心境沏成一壺茶，讓各位聞香。

當我將訊息發送出去的那一刻起，我掉落在重症醫療大樓的病房，面對死白得令人抓狂的天花板，牆上的掛鐘是唯一會呼吸的存在。剛過了十秒，萬事太平。此時還能下床，若無其事地四處晃悠。推開窗卻發現天空灰濛濛，霾害得嚴重，我又趕緊將窗門關上，以防一點塵透進來。隔著玻璃俯瞰路上的車水馬龍，密密麻麻如螻蟻，萬頭攢動卻悄然無聲，我只能自行哼著它們的喧囂，但始終抓不到 key。

在病房內繞了一圈，執行每日例行檢查。確認桌腳有對齊格線，沒有書頁被折到等的瑣事後，我終於又可以躺回床上，看著分針剛走了半圈。拿起桌上的刨刀與退冰許久的蘋果，片片果皮落在潔白的床單上，如落紅。時間也這麼稀稀疏疏地被刨成了碎片，點綴在窗外已然漆黑的夜空中。

「叩叩叩」三聲非常精確地落在門上，彷彿一串開門的密碼。主治醫師翩然走進，「腫瘤是惡性的，明天開始化療。」我努力想從這句話中聽出一點破綻，找出一絲邏

輯的缺陷，但徒勞無功，如敲門聲一樣精確，連多餘的同情也省略了。病房又恢復了靜謐，靜謐的手機令人發狂。「會不會是我手機開成靜音？」這是今天第十九次浮現這個想法。開啟螢幕再次確認，確認訊息通知鈴聲開到最大聲，但唯有闐寂震耳欲聾。

我能感受到癌細胞的擴散，侵略著不屬於它的地方。我的身體在大聲疾呼，但我只是靜靜地看著他們淪陷，看著我的訊息沉沒在你意識的死角。「現在的你在做什麼呢？」出於百分之百的好奇，好奇在這個病房外，你的生活是甚麼樣子？一定是很重要的事，超越我的每件事。突然一陣忌妒，忌妒你不需要對抗病魔，不需要困在這裡，守著一支手機，等待。

自從生病後，時間像貓似的懶懶地趴在地上，偶爾窗外會有幾縷陽光誤打誤撞曬進來，時間就會伸個懶腰稍稍走得快一點。這時候總能拿來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例如手機螢幕上，琳瑯滿目你的訊息。但這樣的幻想必須控制好劑量，稍不注意就會成為另一種病徵。

病入膏肓時，總會出現貌似手機鈴聲的幻聽，當幻聽成了日常，便成了耳鳴。心跳隨著自帶節奏的耳鳴，快一拍慢一拍，但在發現又被耳朵愚弄時，心又沉入肺腑裡，徒留一聲聲悶響。我突然能體諒梵谷的瘋狂，欺騙人的耳朵，是該受到懲罰。

生病的時候我最怕作夢，怕夢在夢裡成真。在夢中，你乘風而來，終結我無邊無際的等待，褪下逞強的外衣，我赤裸地站在欲望之前。你告訴我一百個你錯過我訊息的理由，我接受了你第一百零一個藉口。「沒事的。」你讓

我的額頭輕輕貼上你的唇，宛若什麼事都沒發生過。我的身體如滾沸的熱水，在夢境與真實的邊際，沏出飄渺的茶煙。當白晝「啪」的一聲將夢扯斷，我打開手機，被你的冷漠燙傷。

還記得你住過這間病房。那段日子，我健康的不可思議。我會站在房門外，透過門上的小窗口，靜靜看著你生活。但大部分的時間，你活在我視野以外的世界裡。我只能歡天喜地的想像，你過得不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你我之間的笑話，門鎖的鑰匙在我食指上轉呀轉，好心情停不下來。被等待過才能體會什麼是自由，以一個人的自由換另一個人的自由。當眼前的快樂覆蓋痛苦的記憶，人總是會重蹈覆轍，相信對方這次會不一樣。我輕輕推開門，你迎面走來，將我關了進去。

醫生說，通訊軟體上顯示對方上線時間，是加速病情惡化的誘導因子。而這項功能的發明者，一定是慣性的偷窺犯。從上線與下線時間的分秒之差，推估你在那裡在做什麼？和誰在一起？我多麼希望，我看不見你的時候，你把世界觀在門外，手機關機，一個人面對攤在桌上的書，想我。這是在我樂觀時，想像的畫面，但大多時候病情並不樂觀。「上線中」你和她天南地北的聊天，一刻也離不開視窗；「兩小時前上線」能兩個小時都不滑手機，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例如跟她在吃飯。我最難受的是看見反覆出現的「一分鐘前上線」，閒來無事只是習慣性的查看手機，你有這份閒暇，卻仍擠不出時間捎封訊息給我。

記得某電視廣告上卡通獅用童言童語說著：「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按照這個邏輯，我是超人。我是失控

的超人。小時候無知，我還享受這樣的天賦，想像萬物是有生命的，空氣是兒時最忠實的朋友，現在也是。過去在我想像世界中活躍的，今依舊朝氣蓬勃；我所相信的，也在某些閃爍的片刻得到對證。但如果宇宙是按照米蘭科維奇定律順行著，那為甚麼我的超能力悖論逆行？除非失控的不是我，是世界。我鄙視自己身為超人，抱持拯救世界的妄想，卻不敵對你的一片癡心。當我想像擁有你最好的一切，我徹底失去自己。

在病房裡感受不到四季的變換，只有空調溫度高低之別。但今年是個意外。第一抹秋意搭著晨光從窗邊篩落，色調是鑲金的琥珀，在我殘留的夢的邊際發亮。都道天涼好秋，只是將窗戶開了條細縫，颯颯的風拂面而來，如一面尖銳的刃，劃破自欺的蛹，插入最柔軟的肉。當用罄最瑰麗的春夏說服自己，你不過只是螢幕背後短暫的寒冬，秋風又鋪天蓋地的將冷意還給我。冷之深，我才明白自己嚮往溫暖。

醫院的清潔阿姨拿了我的棉被去，「是要拿去曬太陽嗎？」我以為就像在家裡陽台曬棉被一樣。「機器統一消毒。」阿姨頭也不回地將棉被抱了出去。我從此失去那條棉被，在幾百條綠悠悠和他相仿的消毒被單裡。這概念就好比大學生時下最熱衷的交友軟體，每到午夜就會倆倆進行配對聊天，但當錯過了送出邀請的時間，對方就會掉落在茫茫人海中。那時你沒有鬆開我的手，但今後我卻失去了把握。你背後的陽光太耀眼，你的臉聚成一團黑影，看不清表情，但我知道是你。可是我啊，我迎著光，卻黯淡的如棉絮中的一粒黑籽。我想念家裡的棉被，有獨一無二

的曬痕，將臉埋進被裡，啜飲暖烘烘的日香。

醫院的心理師建議我養一隻貓或狗，說什麼寵物療法。我沒有太大的興趣，生平最怕動物的氣味，沾染一身，洗也洗不掉。既使醫院本身的消毒味好不到哪裡去，但總歸有種病態的潔淨感，好過生靈血肉之氣。不知心理師是對我還抱以希望，或者只是一心好奇療效，成日在我耳邊聒噪，拗不過她，於是我養了一窩鼠。總共五隻大小不一的倉鼠，其中三隻分別叫爸爸、媽媽、弟弟，至於他們是不是如名字上的關係，我不清楚。另外兩隻各是我兩個朋友的名字。某日無聊至極，我著手改造他們的鼠籠。首先，把牠們平日最愛跑的滾輪拆掉，用稻草堆成一張張的床，裁下我床單的小角，給牠們作被褥，一鼠一隔間，最後將整個籠子漆成白色的，大功告成。如此，牠們住在裏頭，就像我住在這醫院裡一樣了。對作品沾沾自喜的我，將籠子鑰匙往窗外奮力一丟，但願砸中人行道上走過的你，好連同病房的鑰匙一併還我。

生食是病人的大忌，但我今天還是偷渡了一份藏壽司的生魚片進來。鮭魚肚油花分布均勻，橘粉色細膩的紋理，柔軟似唇。讚嘆之際，赫然發現白色油花竟兀自綻放，蔓延，蠕動！喜悅大過驚恐，看到 *Anisakis spp.* 海獸胃線蟲本尊，學問總算有了立足之地。現在同學們正在學校上寄生蟲課程，為了記憶牠們的學名型態愁眉苦臉，我卻僥倖寄生在你已然遠走的這裡，無法自食其力，只能等死。大自然存不存在這樣的可能？宿主罹患斯德哥爾摩症，愛上他的寄生蟲。

「叩叩」敲門聲打斷白日的夢囈，繼續躺著吧！興許

是哪個新來的醫生。門「咿呀」打開，走廊白熾的日光燈打在你的背上，你的影子就這麼爬上我的床。我用盡力氣撐住身體，試圖拿取桌上的手機，不小心打翻了爬滿蟲的鮭魚肚，掉到地上，蟲體一哄而散，開出白色的花。

《岔》 | 周群翔 / 醫學系

和平時一樣，我不發一語，只是看著會議桌上的三人輪流表達著思緒。

亂七八糟的表情還埋在枕頭裡，剛剛的會議顯然還沒有個結論；也不太確定從什麼時候開始，會不定時地，看著三個擁有完全不同世界觀的內在自我表達「我們的」想法。大多時間只是站在中性的立場釐清一些感受，作為我去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但某些時候，也許可以說是在經歷深刻的情緒波動時，我甚至會成為當下某個內在自我的代言人——激動的人說話大聲，這些任性的深層自我被戳到痛處難免會露出荒謬、醜陋甚至病態的面貌。

荒謬、醜陋、病態，正也是我的內在自我對於世界的體會，多半是出於認為世界使人有多難堪，我們就表現得多難看的一種反抗心理，同時卻也是一種赤裸著對抗世界的幼稚衝動。客觀來說，身在這樣相對穩定的物質文化之下，沒有絕對的資格認為自己屬於世界上最痛苦的那群人。然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或許有其參考性，人們仍會持續的追求自認有所缺乏的部分。而面對認知自我有所缺乏的那股恐懼時，我們會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心理毀滅與重生，正向意義是從而確認主體的存在感，而那同時也是我的內在自我被創造出來的過程；反之，走火入魔者亦可能被反噬而陷入內心深處的渾沌煉獄。聽起來像是過於誇飾的無妄想像，但至少於我自身和我的某些友人而言，這些與人類社會斷線的絕望，都確確實實地發生並成為某些深烙於己身的燙印，融煉出不同維度的體悟，以文字作為

傳達的媒介，那是一條蜿蜒難行且充滿荊棘的艱苦之徑。

「我期望著一個悲劇時代：當人類有了關於最艱難但卻最必然的戰爭的意識，但又沒有因此而痛苦，這時候，肯定生命的最高藝術，也即悲劇，就將再生了……」尼采如是說。廣義的思想家（包括哲學家、文學家、神學家等），亦即任何對於生命意義的體察深刻且細微的人們，他們的中心價值其實傳遞著類似的訊息——面對著各種痛苦仍能屏息前行之時，正也是生命意志最強烈的體現。

提起我的自身經驗，從小並非由父母親自撫育，至七歲才開始與父母同住。以心理學角度言之，在幼年依附關係的建立上有所缺失，而他們或許也帶有擔心孩子不屬於己的焦慮而產生的自私，形塑了略失同理心的教養模式。雙方的心理缺失，導致我和父母相處的疏離與冷淡，也使我對父母無法自然表達情緒，而這般與重要他人的親密歸屬感的缺乏，因而在我個人情感之中不斷啃蝕而造成缺陷。這股對「愛」的失落感，也就在人格發展過程中逐漸發酵，產生了無可名狀的焦慮、恐慌與抑鬱，細數其面貌，則是帶有自卑感、不安全感和罪惡感，在破碎不全的情感中向這世界乞求存在價值的肯定。家庭理應是最能真誠對待的環境，但諷刺的是，在這般情狀裡，家庭經驗所帶給我的影響，卻是學會為自己戴上社會化的厚重面具。

日後偶然的緣分，使我在尚是單純且充滿著良好生命秩序的年紀之中短暫嘗到了普世價值中所謂的「愛」，同時也安心地展現出對愛索求無度的赤裸自我，毫無防備地認為缺損的自我能夠獲得永久的救贖。然而一切來得突然，亦結束得錯愕，過往的天真與單純，事後看來都愚蠢

得可笑，更讓我體會到了人心的無常，也加深了存在的孤寂。這樣的偶發波瀾，與長時間壓抑情感的自我衝突之沖刷之下，只得持續地為自己抹上社會化的虛假，流淌的年月所映照出的也只有汙濁。刻意忽略了自己應是有血有肉的人類，依循冰冷的社會劇本以拙劣的伎倆輪替著無數面具，不緬懷過去、不懂憬未來，不望向不屬於當下的光景，掩飾著偶發溢洪的焦慮。不得不走的路，在牢籠般的現實裡是反覆的迴圈。開始和結束都僅是一時的暫態，過程伴隨碎片狀的偶然而浮沉不定。讓精神拋棄感官，遠離任何知覺上的意向性，為了抽離自我於現實的啃蝕；乍看之下，也許比起無謂抵抗而千瘡百孔，擱淺於理性思維下愚蠢無用的氾濫情緒要舒適得多。

但「生而為人」這樣的事實永恆地存在，人無法憑著這樣失溫的軀殼生存下去。在時空巨輪的輾壓之下，人仍會自虐式地投身於痛苦之中，以戲劇性的情感磨刻靈魂的輪廓，綜合哲學、心理學與生物學角度觀點之交互解釋，可視為一種生之慾望的暴力，是由不得已的飛蛾撲火、是無力回天的杜鵑啼血。白話地說，根本原因是我這樣的人對於好好地愛著自己懷有無限的焦慮，因而選擇作為一個受害者，倚賴鏡中自我來建立、辨識並認可自身的存在價值，並懷有使自我完整的想像。

再次敲開了深鎖已久的心門，所見的終究是個缺乏溫度的孩子、渴望任性哭鬧的孩子，便選擇褪去汙濁的保護色赤裸地投向世界之骯髒，在那片剎那間被召喚現型的黑色業火下給舔得體無完膚亦不吭聲—最初的生命經驗多是痛苦，在潛意識中便尋求更多煎熬來延續呼吸的證明。放

任海嘯般的炙焰爆燃，是本質上無可救藥的樂觀與期待在對世界的信任之上堆疊無數不屬於當前時空的幻象，現實因而被擠壓成鋒利的片段劃過早已殘缺的自我。歷經這樣一次次的自我毀滅，在永劫回歸的框架之下重複蒐集自我定義的碎片狀的卑賤價值。在日光下被灼燒著靈，於黑夜中被啃蝕著魂，不成行屍走肉，猶為槁木死灰；卻沉浸其中，沒有什麼比氾濫的真實情感更讓人成癮的。

這一切或許也無從解釋，只得將無法掌握的都歸於宿命這萬年不移的出口，時而沉默不語，時而聲嘶力竭，源於複雜無解的理由為己而生、為己而死。倒臥在現實中，舔拭無人知曉的、一再因傷害滲出的污血濁淚維生，讓滿溢的顯象與隱喻參差錯落成平行的思緒，以理性和感性的失序建構出極端而不互通的世界觀，無盡地抽離又回歸，從而在兩者之外產生了孑然一身亦無喜無悲的中性自我去面對並詮釋所有生命經驗，那是渴求生存的剪影，是劣質亦華麗的藝術品。微觀下斑斕的色彩鑲嵌，巨觀上素雅的黑白相映。不受限於尺度的縮放與維度的躍遷，精神與意志交纏於漫漫日月間；任光明與黑暗浮沉、擺渡，其所映照的、侵蝕的都是靈魂，而這正也是生命意志最有氣勢的展現—即使這世界無盡地猖狂壓迫，它仍舊堅不可摧。

而我身旁某些深受精神疾病、人格缺損或心理創傷所苦的友人們，相比於常人，更能作為我所定義的這般細微生命意志之演示載體，薄命亦搏命、纖細亦堅毅。

他是舜，這個世界對他做了不可原諒的事，但他選擇原諒別人，卻始終沒有原諒自己—他是個被性侵的無性戀者，生命的最初十年，他堅信生命的美好，擁抱這世界與

它磨合一切的任性妄為，仍舊走在多數人類所踩踏的「康莊大道」上。直到他，被，性侵——一切的秩序從那一刻起被埋下了混沌的種子。在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十年，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建構完畢的他，再也壓抑不住過去的惡夢，被喚醒的野獸把他撞進了永恆的黑洞，那是永無回頭之路的岔口。在極端情緒的跳轉與人格的破碎之下，嘗試倚靠著精神科藥物重建理應存在的平實規則，否則便要拋去幾近被榨取殆盡的、僅存的為人自覺，向眾人預告著自己的死亡。「有時候甚至沒有文字足以形容我的絕望。」他曾這麼說過。

童年的巨大創傷，使他在潛意識裡被烙印著醜陋至極的性，在他所定義的宇宙裡，這是骯髒且荒謬的，也包括著當時的自己——更延續下去成為現在病態的自我，他無法相信世界上有人愛得起這樣的自己，說得更冷血一些，他認為自己在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是可有可無的。我和他所定義的愛，是一種由原本陌生的人類建立關係的過程。對我們起初一無所知的人們，該如何使他們逐漸窺見並分擔這樣的情感黑洞？而比起我個人對於愛的失落感，他更能說是對愛感到絕望至極。我仍肯定著自己對於愛的想像，但他卻全然地否定了深層的內在自我所建構的一切想像與詮釋，那是對愛更痛苦的等待而非期待——他終究不愛這個世界，但是視線所及，只剩生活。無助得放棄一切救贖的可能，只剩下與不同自己的相處是最為真實的，在周圍不熄滅卻不特別映照著誰的燈光之下看清楚自身黑影的輪廓。有一個自己瞧不起他，有一個自己恨著他，有一個自己安慰他，有一個自己陪伴他，有一個自己鼓勵他，有一個自

已笑鬧戲謔著這一切，也有好多個他面對著自己。我所能做的只有向他說聲「辛苦了。」咒罵著世界對他的殘忍與不公，並坦然地面對著他可能自我選擇的生與死，同時也為他的堅強感到佩服與心疼。在最大的犧牲之下仍然展現出了自身生命的無限性與純粹性，從不囿於任何被他人定義的樣貌。也許在尼采的解釋看來，他的生命正披戴著戴奧尼索斯的影子。

「寂寞如神如歌 / 夏日以來 / 眾神如人寂寞 / 眾人如神般寂寞」藝術家善於藉著文字刻寫某種抽離的存在狀態，這是呈最愛的一首歌，他曾誇張地說他能夠閉眼默寫出整首歌詞。他身為社會裡性傾向的少數，在情感上自然地也嚐盡了難以名狀的痛楚。對於理論機率上無法發生的情感關係不斷地抱有著期待，即使理性上也有所認知，仍會為了意志裡所欲得到的救贖，受傷千萬次都執意奮不顧身。那是某種含入了槍口的平靜，腦海中薛丁格式的煙花綻放，瀰漫著浮濫的永恆孤寂，菸盒裡不斷燃盡的菸頭。

知其無所盡頭，經常看見他像是恐懼又像焦慮卻面無表情地啃咬著拇指指背而破皮流血一愛上異性戀男子是多麼地撕心裂肺。從十五歲的天真，到二十一歲的世故，時空軸裡的一大部分都在訴說著自身身分的艱難與煎熬，那是被迫走入了岔路同時也不願回頭的憤然與傲氣。而在情感關係中表現得毫無自尊的深層自我，姿態低得像是在乞求著施捨，盼望雙手有天能夠捧住兩界之間相悖的介質，縫補那顆心藉由手指作為媒介投射出的傷口，旁人難以察覺，卻也是自己選擇烙上的痛楚。可那是多麼美麗的一顆心，在悲傷之中仍然夾帶著優雅的堅韌，他從未向這個世

界妥協，他只想成為他定義的自己。「我哭著跟他說，如果有什麼萬一，我願意以我的命替他換她的命。」我不會忘記他平靜且確定地對我轉述了這樣瘋狂的誓言。我想現在的他，還是聽著《日子》並抱著那個男孩的衣服睡著覺吧，而我想說的，仍然是同樣的一句「辛苦了。」

因著父母離異而對雙方的愛都感到懷疑與缺乏的珊，認知到自我對於情感的恐懼被抽絲剝繭之後的最根本源頭無知幼稚地令自己厭惡不已，而渾沌的現實與亂七八糟的雜質交纏揉合，成為內心宇宙中失序的小行星帶，無法預測，隨時都可能觸發出程度不一的毀滅。一再透過不同的情感關係去尋找著自我被認可的價值，與他人的關係如同數棵扎根於分離土壤的枯木，而飄忽的風凋落了枝椏，交疊於鏡像般的湖澤之中產生不規則的漣漪—她的鏡中自我正是一副模糊不清的馬賽克映像。「我無法孤零零地愛我自己，只要一感到不被愛就非常地害怕。」她經常以不同的詞句訴說這般如同時間停止流動的空虛與恐慌。任何肉體的傷害對她都遠不及自我的厭棄蠶食脆弱精神的掙扎，自虐式的情緒結構籠罩生存慾望從而使其瓦解又重建，在兩極情緒的擺盪之中切割出不受累的規矩與淡然。

「這就是我的幸福。」《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最深烙人心的一幕正也就像是她的生活縮影，她最固執的自我定義，岔入與常人完全不同的晦暗小徑。藉由愛人去得到所有形式的愛，單純的愛、新鮮的愛、妥協的愛、勉強的愛、壓迫的愛、冷酷的愛……。問世間，情為何物？她閱盡了千萬種樣貌，實質而言卻同樣都是不成熟的愛，但她不在意，仍是不畏苦地生死相許，即便從未成真過。看

似荒謬地嬉戲於一段又一段的愛情之中，實則是她不斷地與內心深處的噩夢戰鬥，含著血承受冽寒，無畏的倔強。

「辛苦了。」我想我會找機會對她說的，畢竟對我而言更特別的是，她是曾經與我一起想像著單純未來的人，漫步於南方蝶道的年少幻想。若下次見面，也想要像上次在雨後的溫州街一起點個菸，任霧氣與指尖上飄散的煙交纏成絲網，不特別指向哪裡，可見卻無法塑形，好比另一個維度的示現—或許在這片煙霧的另一面有著另一個時空的我們。

那裡會有著怎麼樣的一切？也許更多層次的維度能夠穿梭於時空之間，人們隨性地散散步就磨滅了蹤跡？那就沒有了葬禮，沒有了眼淚，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也沒有了幻想。那仍然不是我所希望的世界，我慶幸自己仍是站在煙霧前的人。

回到了會議桌上，我看了看「我們」，我想了想我的朋友們，輪到「我自己」表達思緒。

「我也是個走進了岔路的人啊。」但我也堅守自己的選擇。用現在所能表現出的最規矩的姿態、最優雅的樣貌、最純粹的自我，刻寫下此時此刻內心的盼望。

「萋萋野草處，寂寞堇花開。不待風吹而自落，日光和煦亦徒勞。殘華破葉，落土歸根，來日共死生？」

洛希極限 | 黃章育 / 醫社系

科學家提出了洛希極限一當兩個天體之間的距離少過了洛希極限，其中一個天體即會傾向碎裂，繼而成為第二個天體的環，也許現在身在昏暗房間的我們都在用自己的質量幫助這顆地球撕裂一顆衛星，但我們並不會知道，不知道所以無關痛癢，所以可以躺在同一張床上說著好幾光年外所發生的事，天花亂墜的說著漫無邊際的話，說那恆星就像《西遊記》裡金角銀角大王那個待對方應聲之後，就把他吸走的葫蘆一樣。

兩個人睡在同一張床其實是很麻煩的事，當你必須調到二十度才覺得舒服，而對方只能接受二十六度，最後開個二十三度，你依然覺得熱，對方卻會覺得冷；原本很舒服的放著手臂卻在夜半時分就麻掉了，任何舒服的姿勢卻可能阻礙對方的血液循環，但仔細想想，我們一定是關係好到一定程度才會睡在一起。

「睡覺的時候，你一定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喔，因為我也會這麼做。如果兩個人都維持這樣，最後我們才會維持彼此都舒服的姿勢。」我說道。

「我一直都是這樣的啊。你以為我會在乎你手有沒有麻掉嗎？」

對阿，你是那種會在乎對方手有沒有麻掉的人嗎？

可能恆星不知道衛星也會手麻。

而我一直在旋轉，沒辦法用同一面向著你，只能分到些斜斜的陽光。再怎麼靠近，也沒辦法解決我身上的冬天。今年是 9 月 30 號開始變冷的，每年都想要紀錄下變

冷或是回暖的日子，但始終沒能實行，不管有沒有紀錄冬天還是會來。

「願你在意我的核，勝於我的殼。」不知怎麼地忽然想起了波戈拉的詩。

從前讀這段，總是讀淺了，以為詩是說希望有個人看見我的內在，勝於外在。再讀好幾次才明白，核是一切的中心，是起點，是初衷，是心疼，是思念，是掛心，是捨不得，是眼淚，是心甘情願。

頭很脹，腳很輕，應該是酒。配著路燈的剪影慢慢地走著，吐出口的字字句句都像詩，有些事適合收藏，不能說也不能想，卻也不能忘。不能變成語言，就只好一口喝下肚。都有點迷茫的兩個人，我們一直走到公園。入秋了，冷風吹過臉頰才發現我們的身體如此滾燙。

夜色已淡，秋天的夜總是特別冷，河面上映照著城市中那些還未滅的燈火，是不是也有還沒睡的理由？等天一亮，就會暖了。

這個城市處處充滿我們這樣的關係，她在長板凳上抽著菸，我跟她肩併著肩，整個人像在淺海的一株水草一樣，即使我不抽菸，還是想點起一根，放在指尖，在火星熄滅之前，讓寂寞充斥在兩人之間。每一天，在一班班的捷運車廂裡，在圖書館，在校園，在世界的各處，總靜靜地看著熙來攘往的人們，想著人群中必然藏著許多不能訴說的愛吧？那些沉默的，著迷的，掙扎的，渴望亦絕望的，期待亦失望的，情慾的流動像是周而復始的潮汐，我們進食嘔吐，擁抱分離。像是本能一般，學會尋覓、確認。同時等待，等待、佔有、忌妒，既狂妄又膽怯。生活在其

中的我們，對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先看過海的圖片，後看見海；先讀過愛情小說，後知道愛。賈西亞馬奎斯在長篇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寫了一段話，他說：「誠實的生活方式其實是按照自己身體的意願行事，餓的時候才吃飯，愛的時候不必撒謊。」

然而，真正能夠做到的人卻寥寥無幾。

在這樣天色欲亮未明的時刻，分辨不出哪一邊是晴是雨，折騰了一整夜，卻在一個眨眼的天亮要結束。可是這路還要走多久？反正，沿著大路走，會找到出口。

人經常違背自己。我們總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飽了。什麼時候餓的，無論身體或心靈。

人不是吃得過多，便是餓過了頭，不是貪求太過，便是給得太缺，不是愛了太多，便是愛得太少，而我們永遠不知道，當身處於愛裡時，我們所說過的話，所許的承諾，所受的痛苦，所擁有的幸福，有哪些是自欺的謊言而又有什麼是明朗的真實。

其實，透過愛一個人後長大沒什麼不好。但可不可以不要忘記當時的你？

曾經我們以為我們可以為了愛情而死，像太宰治在玉川上水與愛人私奔之後投水自盡，但愛情死不了人，他只會在你心裡最脆弱的地方狠狠刺上一針，然後我們輾轉反側，我們欲哭無淚，我們久病成醫，我們百鍊成鋼，你不是風兒我也不是沙，再纏綿也到不了天涯。

「昨天看了《電影的魔力》喜歡裡面寫的那句『喜歡動腦的人，人生是喜劇；感情用事的人，人生是悲劇。』

可能我的人生注定是一場悲劇，但妳為我的悲劇帶來顏色，那麼我就是一場彩色的悲劇，這樣我也很滿足。但是你的人生必定是一齣喜劇，因為我想在你身邊看到你成功站在世界上顯眼的地方。你的世界必定是顯眼的，因為我將用盡我一生的祝福給予你。」這樣說出口的她，眼神裡像是有什麼東西閃過一般，像是在清澈的湖水里游過的魚的影子。

如果我沒有你想像中的好，你會不會失望。

忘了是誰說的「人的感情連絲綢都不如，連最易損的綾綢都能保持五十年，人的依戀之情遠比此短。」絲綢也好，喜劇、悲劇甚至獵奇片也罷，重要的不是我們說了些什麼，而是那些沒能說出口的。

聽說人的身體有保護機制你知道人的身體有保護機制嗎？當肉體痛到一定的程度，人會暈厥，人的心也是這樣的。當一個人的愛被你揮霍殆盡，他是會離開的。他之所以還沒有走，不過是因為他仍在努力地忍痛，想盡辦法不讓自己昏過去。如果你不喜歡一個人，不應該讓人為你忍痛忍到這個程度。當身體痛到一個程度會暈厥，人的心也是這樣的。當一個人的愛被你揮霍殆盡，他是會離開的。也許之所以還沒有走，不過是因為他仍在你看不見的地方忍痛，想盡辦法不讓自己昏厥過去。

川端康成：「這世界太壅擠了，沒有比夜更深的傷，沒有比夢更短的遺忘，最愛的故在黎明前死去，最愛的人給我總是惆悵。」

有時候，事情有最好的原因，卻沒有最好的結果。於

是我們惆悵。

伸手攔了車，一路上我們什麼都沒說。在找到出口前沒想到兩人就來到岔路口。

緣分結束的那一剎那，好一段時間怎麼都讓人想不透，我們之間什麼也沒說，卻比那些說了什麼，更讓人難受。

窗外景物飛逝的速度何其快，那些每天一點一點消逝的事物，生活在其中的我們從來不會意識到。像是記憶，我們不知道自己忘了什麼。

但我好像快要忘記她的笑容了。

以前我很喜歡一句話：「相濡以沫」兩隻在乾涸的池子裡有兩條小魚，在對愛情憧憬的年紀相互給對方自己僅有不多的力量是浪漫的。但原句後面還有一段「不如相忘於江湖」。當大雨來襲，河水漫漲。兩條小魚卻各自兩頭。

時間如河水漫漲，把很多東西都帶走了，包括她，包括那個對愛情憧憬的我自己。

但生活無法妥協，日子無法將就，愛情也無法勉強。

如今獨自躺在床上在想，這城市很小，而我們更小。於是我們就像隻螞蟻一般，走過曾經的路徑時，自然就被那回憶的氣味吸引，聲音串聯了城市的變化，喚醒了人們的記憶。

那是另外一個人的歷史，人們都說往事如煙，那些真實存在過的一切，幻化成時間的碎片，需要我們尋找和發現。有時你聽到一個聲音，曾經的人或事，帶動這著當時的情緒就一起甦醒了。想起我和誰一同肩並肩走過，想起一起做過的蠢事。淋濕頭髮的那場雨，沖掉了眼淚。很多

事情很多地方一旦離開之後就不知道時候才能再見了，有可能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就再也無法見到，所以我想起曾經熟悉的地方：轉角早餐店、往你家路上的場景、一起吃冰的下午、昏暗卻看得到星星的房間、想起了被愛的那隻貓撒嬌的模樣，想起了爭執過後她懊悔的表情，明明知道她就是這樣，卻不願再被傷害的心情，過了這麼久，失去了很多得到的也不少，什麼留在心裡大概只有自己知道了。

但她不會知道。她是我猜不到的不知所措，我是她想不到的無關痛癢。

她就好像孫悟空遇見的金角和銀角大王。輕聲呼喊我的名字。

待我應聲之後。

「咻——」的一聲。

縮小後的我被收進葫蘆裡了。

「你不是風兒我也不是沙，再纏綿也到不了天涯。」

在我還不認識失落以前，我認識了 K。

小喇叭吹響的鐘聲迴盪在空氣裡，我們走出校門口，手裡甩著的便當袋在相互撞擊下鏗鏘作響，與兩個人的肩膀碰在一塊兒的節奏相同。「你相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一種友情一輩子都不會變啊？」K 像喝茫了一樣，眯眼傻笑著說話。

晚霞微醺，夕陽融化在雲層裡，我看見地上兩人逐漸拉長的影子。我也曾癡傻地以為我們恰恰是被幸運之神所眷顧的兩人，擁有一輩子不會改變的情誼。如今多少嗔痴喜怒，已無是非對錯。

緣起緣滅都始於藝術。兩個人因同樣熱愛藝術而結緣，但 K 為了追尋繪畫夢想而遠走高飛，去了國外念書，留我一人在台灣，留我在回憶之城前守望。也許心裡總是作祟，害怕她在國外把我給忘了，害怕她變得面目全非才漸行漸遠的。但究竟真正因何而憤怒心碎，因何而意見分歧，早已無從追究。

過去的我們犯傻了多年，在傳了上百封的電子郵件裡早已預言過未來的結局。「各奔前程後，未來很模糊，在奮力抵抗時間，抵抗記憶，抵抗變化無常的過程中，我們終究有一天會放手，不再擁有塗布著理想色彩的心。這世界總是這樣的，有念不一定花開。」很難想像，曾經愛過，

付出了多少，共享了無數回憶後，最終只因一點誤解，一點心已冰冷而無感覺的託辭，便能推翻過去所有。費解的是為何還要歷經如此長遠的路，彷彿過去的一切都付諸流水，浪擲青春。

我常想我們把友情談得太刻骨銘心了，導致轉身過後失落無盡。時間流逝而彼此都在改變的事實令我不安，因此常常寧可讓記憶留在昔日，選擇不再打攪對方。但一個人記得了就是記得了，他就會永遠住在你心裡。不聯繫不代表不想念，我從未停止尋找與 K 有關的蛛絲馬跡，從未放棄探問她的消息。

K 曾嘔氣地對我說，我總是扮演小王子，而她總是當狐狸，望著滿天星星，哭著盼望我從流浪裡歸來。我習慣了自由自在，把一切看得雲淡風輕而無所謂，她付出了許多卻只能換得我的一點注意。但她有所不知，小王子有多麼清楚意識到自己何其幸運認識了狐狸。是狐狸教會他如何去愛，如何以心去看世界。這麼多年，我拒絕再翻開過去頻繁的通信，她曾說她每每打開我的信總是情怯，而我又何嘗不是如此？

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

*

後來，我認識了失落。

而冥冥之中，造化總會使最失落的人在絕望中偶然邂逅迷人的角色。

Jack，一個與我截然不同的人，莫名地闖進了我的生活。在酒館裡，他調酒，變所有令人迷醉的把戲。我只是個過客，偶然發現這隱身於城市裡的憩所，久而久之便時常步上那幽深狹窄的樓梯，來到地下一樓的此地。習慣看他表演，不知不覺地雙腳便帶我到那裡買笑。坐在吧台最靠近角落的位置，他似乎看見我了。一朵朝我綻放的燦爛笑容。我以為那不過是自己的遐想、以為平凡的外表能讓我隱身於所有藉酒澆愁的人們——怎可能是我？我不過是闖暗中的一隅罷了。然而 Jack 仍凝望著同一個方向，眼裡映著閃爍的我。一開口，磁性嗓音勾起另一顆心的悸動。從沒想過他會予我一份下班後的邀約。望向含了人影的一雙眸子，在勇氣像流星般一閃而逝前，我聽見自己微弱的聲音。

「好。」

坐在吧檯前看 Jack 擦拭酒杯。他握住杯腳，就著昏黃的燈光檢查杯身是否已擦得晶亮，專注的神情裡透露了心細的一面。等到他把最後一個酒杯擺進櫃子裡，「走吧！去漢華夜市。」我跟在他身後走上樓梯，此時才隱約嗅到了前方漫開的菸草味，搔著我心底某處寂寞的心結。

走入人擠人的夜市裡，許多話才剛出口便被嘈雜的人聲吞沒。夜市外圍的一所學校恰如其份地出現，那晚我們便坐在學校門口的石階上說話。Jack 點起菸，微仰頭噴吐著煙雲，像要把所有煩惱溶進墨黑的天際裡。他說起過往的故事，那些沒能把握與珍惜的無奈，談起他那逝去的親人，以及因意外而離世的朋友。說著說著便轉頭向我一笑，像是想一掃原本沉重的語氣，可卻抿著一絲苦澀。酸楚泛起於心湖，究竟是憐憫，抑或由衷的認同感慨，我看不清。在我對他的印象還僅僅侷限於一間酒館的空間時，我曾自負地以高人一等的視角從 Jack 的工作，和他總是三句不離粗話的習慣，來判斷他的內在亦為平庸表淺。但在他娓娓道來生命際遇裡的不幸後，恍惚間望見了他深藏的感性。

身為調酒師的他，年紀輕輕卻早已在社會上闖盪多年；而我，不過是一個從小在溫室裡長大的孩子。我們的成長環境天差地遠，望著他時像是在一片朦朧的煙幕裡，迷人而無法參透。想更接近，一步步地讓我更看清他的臉龐，可又深怕掀開煙幕美好的表象便會無影無蹤，頃刻間失去滿天星斗。也許是因為他對一個近乎是陌生人的我如此無偽的坦白，也許是他告訴我的那些故事使我看見了自己的影子，我才能放下顧忌，向他傾訴那些深埋在我心底的回憶。兩個活在不同世界裡的人，卻同樣都面對了生命裡的失落。曾經以為，再提起那些過往我會再度受傷，但在我一字一句說出破碎的昔日，目光追隨著縷縷白煙，所有的痛彷彿也隨之消逝。可我恨，我們的差距如此大；我

又恨，我們不能永遠肩並肩地坐在石階上。

「靠近你，就有一種悲傷的預感。」呢喃吹拂，溫柔地吻過他耳畔。

的確，一種不可能有美好結局的悲傷預感，一種明知結果卻飛蛾撲火的俗不可耐。

現實總是毫不留情地告訴我們誰僅僅是生命中短暫的過客。他的出現是無數失落裡一現的美麗曇花，儘管只有流光一瞬，但已足夠使我懷念了。

*

我記不清失落是什麼時候悄無聲息地走入我的生命，但如果說我與 K 的故事是失落的前奏，那麼這一場死別就會是失落的第一個篇章。

印象中的阿嬤是那般朝氣蓬勃，剛強是我對她的印象，一如我和媽，彷彿是遺傳般，我們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強硬個性，讓三代之間衝突不斷。總是從阿嬤和媽的互動裡看見媽與我的鏡像，相互刁難中表達最熟悉的愛。始終以為剛烈的同義詞是堅強過活的意念，可阿嬤最後卻把剛烈獻給了不留隻字片語的裂解身姿。我試著理解在堅忍不屈的外表下到底隱藏了多深刻的疼痛。

輕生——曾經以為那是小說裡為了戲劇張力才會有的

描述，像飛蛾撲火般以壯烈明志。

對於從未經歷過死別的我，這是巨大的震撼，一剎那間便得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無常。當下既憤怒外婆的倉促離世，又愧疚沒能在她生前好好理解過她。然而，望著媽哭紅的雙眼更是難忍的心痛，她的悲傷緊密地牽動了我的情緒。原本應該圓滿的三個世代，在阿嬤留給我們無盡的謎與傷痛中崩塌。時至今日，我依然會想念，依然會在夜深人靜回憶潮起之際流淚。無數的牽絆綁著，宜蘭這樣的地理名詞也因外婆的離去而黯淡許多。我不記得宜蘭對我來說曾如此陌生。以前總認為我鍾愛的是宜蘭的風景，但阿嬤的離去讓我明白，宜蘭對我而言之所以特別，是因為人的緣故。

再一次搭爸的車經過阿嬤住的矮房時，彷彿又能看見她形單影隻的嬌小身子，站在巷子口向我們說再見。阿嬤只懂台語，所以每當我向她說「掰掰」時她總是愣了一會兒，我才會突然想起，應該要說「再見」的。

那一次說完再見，我們卻再也不見了。

我們再也沒走進那條巷弄，只是從遠處看那被雜草覆滿的巷子底。巷口旁的火鍋店，不必進去彷彿又能聽到水滾地逼剝價響，蒸騰的熱氣氤氳成一屋子暖心的天倫之樂。我知道那是阿嬤最喜歡我們帶她去的一家餐館。後來的我們不再常走回那裡了。即使再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能

三不五時地往宜蘭走，即使只有在過年期間回去和其他親戚稍聚片刻，家裡依然會時時探聽雪隧的路況。也許關注路況的同時只是對所愛之人事物的另一種緬懷，彷彿困於雪隧裡的車陣也是種幸福，因為總有一個明確的方向，讓我們望得見一個渺小卻堅定的身影迎接子女們歸來。而老爺車載著我們往返國道五號數百回，沿途播放的那幾片永遠也聽不膩的白金情歌卻從此只屬於宜蘭，只屬於那消逝的年代。

「媽，宜蘭咁吾落雨？」媽每每打電話給阿嬤的第一句總是這麼問候。

「唔阿雨勁大，啊佢當時袂轉來？」

如今，我再難聽到。

生離死別使我們更珍惜身旁的人。彷彿是不願看見媽在死別中失去了阿嬤後還得在生離中失去我，毅然決然地，我給了媽承諾。

*

終究是未能阻止的生離。

「為什麼明明知道不會成功還要努力？」我咆哮痛哭。媽緊摟著她的女兒輕撫髮絲，我在她懷裡，滿臉的淚痕沾濕了她的衣襟。「今天沒有，你怎麼就知道未來不會成功？大多都是看運氣的。」

可我知道，運氣從來就不站在我這兒的。

從小住在台北的我，高中時期因父母的工作因素而來到了高雄唸書。幾經調度，在高三那年他們又回到了台北。為了使母親因思念而失落的神情消失，為了能回到台北讀大學，每個周末便趕著回家，通勤時間也都在書本裡度過。旁人的訕笑四處潛伏，多少人認為我抱著偏激的想法。「都幾歲了，本來就該學會獨立。這麼常回家不好吧……」一次又一次，來回奔忙於兩地，反覆徘徊於高鐵站，看人來人往，看歸心似箭的人們，看每個經年累月奔波的臉孔。他們都與我一樣只為了看親人在回家時欣喜迎接的模樣。列車疾駛而過，白晝的窗外景色從蒼穹下青綠的稻田逐漸轉為都城裡林立的大廈。夜晚則幻化成了望不盡的燈火闌珊，一彎月牙在天邊伴行著鐵軌。有時坐在車廂的最前排，前方的牆上掛著廣告玻璃，映著車窗外的景色，有種列車倒退著走的錯覺，當時心裡總是默默感喟，多希望時光也能倒流，回到最初了無傷痛的歲月。

曾經想放棄，可最終仍決定燃燒所有，希望能成全母親的期許。

然而，悲傷的預感總是對的，一場飛蛾撲火後成空的夢。考上的大學沒能讓我回到台北。

「都是媽不好，是媽害你的二十歲吃了這麼多苦。你以後不要這麼聽話，你怪媽媽阿，你不要這麼乖……」她

哭著用嘶啞的聲音對我講。夜深人靜，我們擁著彼此，就著微弱的小夜燈望著彼此模糊的臉龐，眼淚悄然流下。即便光線微弱，我卻在當下驚覺，這一年來歲月在媽的臉上刻下的蒼老。

有人說，漫漫人生裡總會遇到一個剋星，我們卻需要他的如影隨形，永遠離不開他。我想那大概就是我母親了。總在互相成全，用各自不盡完美的方式表達關愛；因為不盡完美，所以總是互相挑剔，傷害彼此。也許是太愛彼此了，才会有太多太多的眼淚。

小時候，她總是嚴肅地督促我練習小提琴。一旦看見哪根手指擺放的位置偏了，手裡的鉛筆便會不由分說地敲下去，而我只能含著淚水忍痛練習。她要我好，可是以一種近乎蠻橫的方式予取予求。行年漸長中認識了反抗，對音樂也有了主觀意識。媽稍稍給我個建議時，嘔啞嘲哂的琴音是我對她唯一的報復，她則是被我氣得跳腳。我以為我們的爭吵是永無止盡的戲碼，可在又一次對峙中她卻一反常態——默然。她眉頭緊鎖，可仍舊抵擋不住眼淚的滑落。從我有記憶以來，媽的剛強與自尊使她在此之前從未洩露過任何脆弱。頃刻間所有的驕傲與自負被她的眼淚映照得無所遁形。然而在一片淚光中，總算看清了在她嚴肅的外表下對我的愛。

所以說，淚流滿面過後，我會用我的倔強乖乖的，堅強努力地走下去，在外地好好地過下去。

「你等我，等你的寶貝女兒。四年很快，媽我一下子就會回到你身邊，就像小時候一樣。」

*

撲火的疼痛，讓我想停泊了。

今年夏天，和一群高中同學往宜蘭走，回程的路上搭著葛瑪蘭客運。望向窗外暖橘色的燈火在夜色裡輝映成海，心突然一顫，像回到我和κ從前去宜蘭的那天。κ是第一個我帶給阿嬤看的朋友，也是最後一個。望著坐在靠窗側的高中同學，霎時間感到困惑茫然。彷彿看見κ了，遠在天邊，近在咫尺，可回神過後才知枉然。

究竟，兩顆心要流浪多久才能找回最初圓滿的契合？在幾近被掏空的靈魂驅使下，我按下手機裡久違的一組號碼。

電話另一端，她的聲音像從遙遠的某處穿透而來。當我斷續地道出積累已久的失落，一切又回到最熟悉的感覺。

以前別人要我說一個自己的優點時，我肯定會毫不遲疑地稱自己是個有毅力的人，如今我再不可能這麼說了。現實中的無數挫折證明了我的一敗塗地。「不，你錯了。你一直都是有毅力的人，我甚至因為你而認識什麼是毅

力。但是你的毅力從來沒有停下來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杳無音訊的一年後，在 K 眼中高傲的我最終讓步了。再也無法咬牙忍耐他人異樣的眼光的時候，再也承受不起停不下來的眼淚。想念有她在的地方，想念有勇氣撥電話給她的自己。

始終不解，為何她總是能看見我從未知曉的自己？我以為，在二十歲這樣一個辛苦的人生階段會綿延無盡，拖住我的步履，拉著我向下沉淪。毅力，好個陌生久遠的名詞。在她寥寥數語間，恍然明白二十一歲了，也許是真的累了才停下腳步了。還好，在仍無法飛翔的日子裡，有她領我一步一步地追索復原的可能。如果有一天我重新找回了毅力，那肯定是來自於她話語裡溫柔的堅定賜予我力量。

現在回想起來，最痛苦的時候，K 永遠是第一個接納我的人。外婆在巷口目送我們離開的模樣，伴著母親企盼期許又滿覆憂思的神情，以及 Jack 啣著一根菸的形象所留給我的無限迷惘……她都能感同身受。曾經固執地想要把她當作是生命裡短暫的過客，但造化有時比我們本身仁慈，要我們一輩子挨著彼此，像兩人三腳的遊戲，步履蹣跚搖晃，卻依舊是走在一起的。

至少，我們仍擁有並行的腳印。

人生起伏，無常滿眼，習慣了飛蛾撲火，便註定要與失落撞個滿懷。然而在這些邊走邊哭的日子裡，終於學會了在被失落的疼痛灼傷時捕捉剎那花火的美好，也用心體會每個擺渡關係裡的失去與獲得，抓住生命裡被擦亮的每一瞬。所以說，無論悲喜，我們都應該與勇氣相伴地往前走，在感受生命裡情感顫動的同時尋覓希望的存在。

向餘燼復燃的青春致敬。

崩潰 | 張毓庭 / 生醫系

只能用胃酸一點、一滴地腐蝕，才能消化。

死瞪著我。

慘白的油漆片堆在角落，時間粗魯地從牆壁撕扯下來，不規則地破碎，奄奄躺了一地。極不平整的表面，斑駁灰白夾雜，老屋子了，四處皆是裂縫，雨水侵蝕，越發酸腐地味兒鑽入七竅，薰地雙眼模糊——然而清晰無比，那雙蟄伏於陰暗處，陳年地黃垢上熟悉突兀地眼。

兩支葉脈狀地觸角彎曲，頭胸狹縫間生出一叢叢絨毛，雜揉成混濁土灰色，隨意拍動垂在身側地翅。靜——極度安靜，那看似隨意振動，波形經空氣分子傳至耳膜，鼓著刻薄尖銳地頻率。兩只與暗影融合地黑眼珠轉動，忽隱忽現。鼻孔被浮在空氣中細細地鱗粉堵著，惡劣地留著一絲絲縫隙。

一吸一呼，半透明密佈地汗毛、叢生地鼻毛粗黑雜亂，勾連著淡白夾雜黃的黏液，擋不住，輕鬆避過橫亘鼻腔與口腔間懸庸垂、咽喉交界處會厭軟骨，轉入氣管撩撥著纖毛，咳，似欲將心肺震碎了混血沫吐出，嗆地難受，連帶著噴出一鼻子鱗粉，細碎地閃著，卻無比地張揚，涕淚縱橫間模糊排列為嘲諷的符號，刺激本已衰弱地神經。成了餘興節目，懶散地看著我掙扎。

恍惚憶起——腦袋斜斜掛在左手掌心上，臉頰地肉擠成團，遮住半顆眼珠，視線壓縮成蠕蟲般肥且短小。眼尾被擠出一道長而深地痕，岔分出細細地皺褶。鷹嘴突抵在刺眼地螢光筆跡上，亮黃顏料依著肘部皮膚走出網型迷

宮，已停滯了幾小時了。迷失，老舊風扇轉出地詭譎，嘎啦、嘎啦……，吹開了書頁，皺而泛黃斑，依稀可見翻閱時一點一點積累出地汗漬，右手食指和中指夾著筆，半空中轉出一個歪斜的圓。

驀然堵住了眼。

訝異！傳進耳中渺小的騷動，正爬上凸起處，緩緩前進，足尖吸附深灰色洗石子地板、拔起、黏附、再拔起地聲響，於狹小房間之中，緊湊反覆。戛然而止？應是不經意落入了石子間的坑，片刻寂靜，吐息、心跳、甚至能聽見臟器蠕動時地舒張收縮。噓、噓、噓……，從坑裡爬出來了，沾黏地聲音斬不斷、無止境迴盪。

爬入餘光中，那樣肥短卻靈活地，近頭部處兩三對腳交替向前，整個身軀縮起、延伸……一拱一拱直到佔據了視線便準確地定格。

預謀？

頭一次與那雙眼對視。望之，墮入阿鼻。

只剩一絲眼白，無力而虛弱地攀著擴散地黑，隨著軀體微微地扭動，眨了幾下。明目張膽，暗置陷阱，算準了我地不以為意。

陷落崩塌了。我已來不及抽身。

心底若明鏡。

四目相對、勾纏膠著。施展著攝魂術，分裂，蠕蟲皮表凹凸再幻化成無數眼珠，墮入漩渦中心最為濃黑，不可測地九幽，四面八方探出無形爪子。

埋入深卻窄的坑，鎖骨切齊地面，下頷藍綠而泛青紫地血管凸出，欲破開死白皮膚地封鎖。暗紅手柄，一把利

刀輕輕擱上頭皮，微顫——執刀者興奮而顫抖的手，掌心微微沁出汗液，混合著手柄上自然散出的鐵銹味兒（多少血液地薰染？）金屬器寒涼的氣息穿透，刺骨，一粒一粒的疙瘩浮起，汗毛隨之顫慄，刀尖劃出優雅從容地十字，艷紅略帶點兒黑，金屬獨有地氣息，鏽蝕的濃厚腥氣暈染，眼球蓋上了一層血色遮幕。鑽入縫隙，緩慢地揭開黏著髮絲地頭皮，灌入，閃著金屬光澤地水銀，藉地球引力下墜，斬斷皮肉組織地牽絆，剎那間麻癢難耐，而後痛覺神經徹底被刺激，眼球陣陣地發脹，暈厥，又被疼痛不留情地搨醒，再入無間輪迴，扭動，頸部以下不斷與土礫沙石摩擦。猛力一掙！皮軟軟地癱垂在坑裡——地面赫然佇立著一個人，一團僅餘血肉白骨、赤紅雙眼地，人。

狩獵開始。

摻雜數縷透明銀白，烏黑亮麗至黃褐乾枯，走向末端悄悄分岔，衍出孱弱病態地毛躁，劣質塑膠梳齒啃咬著髮，恍惚聽見靜電細微地——啪啞！艱澀地滑動，擱淺於髮尾糾纏出地無數小球。死結，狠狠一扯，團團髮絲帶些許米白色碎屑和灰黃油垢，積在指縫、梳上。相似色調。抬眼，那時起便未曾離開過視線範圍，沙土和著石灰般，扭著軟肥地身軀穿梭。

思維遭蠕蟲寄生。

聽不懂的嚙語在腦海咆哮，從隱蔽處振動，彷彿立體環繞音效，不間歇地來回衝撞著顱骨，更難尋到來源，聽覺瞬間喪失。一切語言蒼白，枕葉禁不住衝擊，牽引眼球的肌肉亂顫，眼前一陣陣發黑，些許吸收不及的能量逸散，無法忽視地漲、縮，人字縫處細碎地哀嚎，欲潰，未

碎。似將思緒撕扯成片段，碎了滿地。

天旋地轉。僅存地意識吊起肩膀，壓縮著肱二頭肌，支撐著前臂極慢而顫慄地抬起，掌背肌肉收縮，彷彿雞爪，清晰可見骨頭與骨頭之間地凹陷、肌肉紋路和黏稠地血液不安分地流過。久未修剪，縫隙中藏著黑藍色污垢地指甲，艱難而準確地刺入那在腦袋裡鑽探地身軀，溫軟略帶黏膩，順著指甲縫兒滲入，拔出深陷地指頭，靠上鼻端輕嗅，腥膩氣息縈繞，雙眼眯起，兩只眼球使勁地往中央聚攏，真實，卻更加虛幻。垂下手，眸子湧起一絲癡狂，握拳，死死扣住、碾壓，染色地指甲掐著掌心——驀然鬆開，只見數道猙獰地紫紅月牙。

根本什麼都沒有？

空虛。

裸蛹。已經蜷在狹窄中仍不放棄，為此捨了蝴蝶那層繭，為著陰魂不散地監視。樣子幾乎未變，只披上一層涼而脆地殼，半透明，盯視。壓縮胸腹部肌肉，手肘膝蓋迫近心臟，頭顱塞入，綿長卻不和諧地呼吸。同樣觸感的地面，同樣不符自然姿態地軀體。

聽說瑜珈能舒緩身心。僵持太久，皆需暫時休兵，卻不可掉以輕心。一邊依著詭譎姿態，放鬆？一邊持續瞪大雙眼。幽深瞳孔中繼續淪落。

請君入彀。

鼻頭酸漲發紅，一口氣哽在喉頭，吐不出嚥不下，腺體緩緩分泌，沁出上下淚點，劃過密佈微小血絲、漸漸混濁地眸，終是蓄滿那發紅地下眼眶，餘光暗瞇，蛹分裂，釐不清地重影相疊穿插，光暈朝外蔓延，弄糊了視野。一

眨、一滴，無悲無喜，無溫度地淚。

餓。以身心為餌。

輕鬆地掙脫，舒展濕漉漉地身子，拍打著下垂地翅，圖案漸漸清晰——纏纏繞繞，扭曲成蟒蛇紋身，勒索，又是那雙眼鑲嵌其中，拉著我沉淪地幽黑。對視，一縷戲謔劃過，化暗為明，振動雙翅撲來，停駐於眼睫之上，如丑角般舞動雙掌驅趕，依舊穩當當地站立，鱗粉灑入眼眶，細密地刺痛傳達至感覺受器，怔怔地瞧著那略微彎曲地口器，挑釁，吸食著眼淚。

爭一場二元對立。只容許走向你死，我活！

原始地欲不斷擴張，已成了無形地黑洞，藏匿於瞳孔之中，蛾似察覺，拍著翅膀撤離，再度吸附於壁上，對峙。魔愣地扯出一抹詭異弧度，本蜷曲地身子延展到極致，撲向斑駁地牆，它靈巧地閃過，從容地輕搨了幾下翅膀，發紅地掌揉搓著撞地青紫地額頭，彷彿極不甘心地再次攻擊，幾番來回，轉為冷漠地俯視，癱軟於油漆屑中的我，緩緩降落於鼻尖，無言嘲諷不屑，努力遮掩得遲地喜色，便是等待這一刻地放鬆警惕！迅速地抬起下頷，嘴擴張到撕裂地邊緣，將它困入口中。視線才寬闊，終於脫離了夢魘地眼。

剎那，時間黑洞。

正填滿著心底空缺。

無措地亂竄。羽狀分岔地觸角搔弄上顎，兩對灰濁地翅拍動，化為反擊地刃，刮著兩頰軟肉，滿嘴鱗粉，汨汨而出地腥膩更加混沌，舌肉一粒粒凸起味蕾間地陷阱捉住六隻腳，唾腺分泌地黏液緩緩、侵蝕。

困獸。

注定攻守交換。

與生俱來地劣根性作祟，不甘輕易地嚼爛——還遠遠不及！以刁鑽地角度反捲，舌繫帶過度拉扯，崩裂臨界。挾著不斷掙扎地蛾往舌根推，它卡在狹小地咽喉，使勁嚥下，喉頭劇烈滾動，依稀可見下垂雙翅地形狀，忍著剝皮刑般地麻癢劇痛，眉心絞成曲折地隆起，咬緊牙關，熬紅了雙眼——又一次涕淚縱橫。感受著帶絨毛地翅，隨著蠕動地節奏搔刮著食道，擠進賁門括約肌，落入胃袋酸海中，一點點地腐蝕，一滴滴地消化、吸收，漸漸與血液融為一體，嗚咽聲徹底消逝。

贏？脫力般向後倒去，後腦勺撞擊老屋破舊地板地裂縫，暈眩間又見灰塵瀰漫，油漆屑飛揚，血色瞳孔深處淡淡迷茫略過，往昔，那樣輕鬆地設下陷阱、暗伏，嘲諷地俯視著我的掙扎？今，攻守交換，我卻是狼狽如斯。何妨？無間一遭是必經之途，不問過程只論結果，活到最後，即勝者。

涅槃。蒼白彷彿透明，幽綠色地血管依稀可見黏稠的血地流動——九幽開口，一隻熟悉而陌生地手探出。

死到極致——生。

終結，唯一途徑。

瓶口——流年似水 | 高碩彥 / 醫學系

在我的背包裡，總有一個寶特瓶，滿載著飲用水。

年幼之時，跟隨大人外出，不懂得自己帶水。每每因孩子心性使然，活潑好動而不知節制，過不多時即口乾舌燥，卻苦無解渴甘泉。自小家教甚嚴，如若腆顏向大人要求購買飲料，總會遭受嚴厲的訓斥與批駁，久而久之，隨身帶水的習慣也就自然養成了。

起初，我慣於使用水壺；然而，塑膠製的水壺卻總是帶給我莫大困擾。小學時期，多次在兵荒馬亂的上學途中，塑膠水壺的蓋子悄悄於不知不覺間鬆脫，我卻毫無知覺。等到在學校終於發現時，只得極其尷尬地善後一課本筆記之類軟爛如漿糊，無一倖免；而書包底部滴落的水滴，卻依舊歡快地滲漉。狼狽間，只聞水珠滴答而落，似在嘲諷著我的粗心和水壺的極不牢固。

於是，寶特瓶悄悄出現在我的生活中。

一般而言，寶特瓶容易取得且十分便宜，瓶蓋的密封度相較於水壺也優越許多；可是這樣的優勢，卻源於其特別窄小的瓶口。在捨棄水壺而改用寶特瓶的初期，我十分地不習慣。由於家中並沒有飲水機或者熱水瓶之類用具，故飲用水總是在沸騰完畢後直接蓄於五公升的大茶壺內。於是，對於一個尚未發育完全的小男孩而言，單手扛起近五公斤的沉重水缸，一隻小手扶著寶特瓶使其穩定，另一隻手顫悠悠地將那龐然大物緩緩傾斜，倒水進入寶特瓶那極其窄小的瓶口，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造就的結果，是茶壺旁邊的地板總有積水佔據，而且是一大灘極易

使人滑倒的形式。

有鑒於此，長輩們不希望增加危險性，更不捨得我一個人與沉重的水壺獨自奮戰；自此以後，出乎我意料地，我便很少有需要自己倒水的時候了。大人們替我倒水，不但有效率而且精確；之後在水瓶邊的地上，水灘之景也不復見。

當然，嚴格說起來，即便大人出手相助，有時仍還是會將水灑出的情況：為了表現賣油翁「無他，惟手熟爾」的特技與瀟灑，他們會向我展示特殊的倒水技巧。偶有不意將水灑出瓶口之外，大片水花便自瓶口邊彈躍而出。每有此景，深感有趣之餘，那恣意蹦跳而逐漸變得破碎的水珠在光線的折射下，深深映在我的雙眼深處，亦使我感受到勃勃的生機與接受關懷的感激。

然而這樣的情形，過了數年似乎略有些不同。

眼前不起眼的寶特瓶，似乎有些陳舊；水瓶旁的地上，似乎是一些不易覺察的水漬。

心念電轉，彷彿回到了國三那年的暑假，難得回到了台北的家。清晨六點，我提出晨泳的規劃，當下即欲出發。急匆匆地打包用具時，我瞥見了阿公正在幫我倒水入瓶。老人用著尚未醒覺而惺忪的雙眼與不自覺顫抖的雙手，拚命對準著似乎遙不可及的瓶口。當下，我很驚訝，亦有種無力的感覺從手肘處蔓延到全身，無可抑止。那個在我印象中永遠矍鑠的長者、那個曾被幼年的我戲稱為不老傳奇的長者，居然會顯示出如此老態，不自覺顯現出了，即便笑容滿顏卻掩蓋不住的龍鍾疲蔽。水倒滿了，老人露出了滿足的表情；可是我的心卻如同當時瓶口邊的水花，一滴、

兩滴，散落在水瓶旁的地板上。

景色瞬移，風景突變，彷彿回到了過去，為了國外大學的托福考試而遠征至嘉義參與測驗——考前一夜，是住在父親的宿舍。父親在嘉義的大學服務，可是因為他的宿舍並沒有飲水機，所以必須每天用六公升的大水桶自研究室裝水而後分裝。於是，在考試的當天清晨，嘉義火車站前的廣場處，父親拿著大水桶，我拿著寶特瓶，兩人一同小心翼翼地分裝那瓶我預定要帶進去喝的水。就在水將要滿的時候，刷的一聲，父親手上的水桶竟掉到地上，桶內所餘之水悉數灑落於地，片刻即為烈陽蒸乾。「啊，沒有關係，我再回研究室裝就可以了。你先進去考試吧，加油！我相信你。」帶著略有些蒼白的面色以及如雨下的汗珠，他如此說道。

思緒又回到了高中時代，一如昔日的往常。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吃早餐，刷牙洗臉上廁所，然後趕公車上學。母親便趁著這個時候，替我準備衣物以及一天所需要的飲用水。如此的日常，再正常不過；而母親替我倒水的畫面，亦為每日早餐匊匊之際，略為偏頭便能欣賞到的，早已熟悉的風景。可是曾幾何時，寶特瓶的瓶口邊，總是多了一些濕潤。我曾不解，後來細究其原因，才發現那並非源於水瓶沒有對準，而是源於瓶口沒有被拴緊的蓋子。之後，我曾若無其事地向母親詢問，她沒有多說，只淡淡地回答：「這樣啊。那你可能自己再把它拴緊吧，我的手施力有些不便了，沒有你那麼有力氣啊。」我不禁默然。

這幾年，背包之中，寶特瓶依舊靜靜躺著。陽光輝映下，瓶口乾淨澄明如新，彷彿沉醉於美好的夢境中，一如

過去；然而於我而言，夢境似乎正在甦醒——一步一步，如同當年所見，瓶口邊逐漸破碎的水滴。

曾幾何時，已都是由我自己裝水、自己將瓶蓋旋緊，並驅車劃開陽光追尋自己眼前的道路。

俐落地旋開瓶蓋，我提起那五公升的大茶壺——倒水，入瓶。僅僅是在懵懂之間，流光仍不經意地滑過，時光依舊推演；從回憶中赫然醒覺，我開始思考，轉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高三以後，回台北的時間越來越少了，而在近期極少數的印象之中，僅有數幅畫面於腦海中一閃而逝——老人側躺而臥的身影、血壓儀上的數據及老人把酒歡談的瀟灑。

偶爾回到台北的家，阿公幾乎從未再幫我盛裝飲料——過往晨泳的時刻，不再如同幼時有著精神奕奕的寒暄；取而代之於眼中所見的，是他早睡晚起的沉重身軀。似乎也有些親戚告訴我，老人家逐漸緩慢的行動，漸趨紊亂的各處組織機能，是人體老化的自然現象；因此，相對而言他仍然十分健康。

由於我有時容易精神不濟，阿公關心我的健康狀況，便憂心地拿出家中血壓計，與我一同量測血壓。測量之後，只見儀器之上赫然顯現平時無法想像的舒張與收縮壓；膨脹的袖帶下，綁著的卻是老人早已鬆垮的左臂。似乎也有些長輩告訴我，過高的數據只是源於老人太過緊張，平時他的血壓也沒有高於標準太多，無須將個案視作常態，徒增恐慌。

中秋之夜，闔家團圓。眼見他拿著幾份文件，興沖沖地與子輩把酒言歡，似在暢談人生至樂之事，又似正在指

點江山。體會著那無與倫比的熱切，我湊近身看了看。只見老人揮動著原子筆，計算著一串串的數字，高聲敘述著「保單」、「受益人」、「身故保險金」之類的名詞——而當時，我實在不想聽聞任何親戚給我的，有關於此的所謂合理解釋以及註腳。

往日的童年早已遠去，只沉積在心底深處，一如幼年時大茶壺旁的水灘。

忙碌的今日，醒覺之時，敲響緊閉的房門，傳來的是頻率不一的鼾聲——一年逾半百的父母並沒有任何回答；於是妥善打點、倒水入瓶，留張字條就出門逐漸成為常態。懵懂之間，直到看到藏在櫃子深處的藥袋處方與電腦瀏覽紀錄的最後使用時刻，我才漸漸明白：「抱歉，我們睡過頭了」只是美麗的假象——家中漸趨拮据，各地的兼課、演講、計畫、研究日漸形成包圍網，纏繞在我的父親身旁——一意欲脫離，卻只會越纏越緊；即便偶有歸家，亦總是不停辦公，直至窗簾間初現晨曦的微光。我醒覺的瞬間，正是他闔上電腦的時刻。而在不知不覺的日常流逝之間，母親健康的惡化程度業已經超越想像。氣喘的宿疾、血壓的驟降與暈眩的症狀促使藥袋日漸膨脹，散落在家中各處的醫療中心收據和愈發無法預測的起床與睡眠時間，在在昭示著，他們不是不想起床，而是無法起床。

無法，再提早起床，替我收拾行囊，替我注意飲用水是否充足，替我看清未來不可確定的路。

幾年來的種種一如浮光閃現，任由現實默默襲來，無情拷打一腸道沾黏、食物中毒、尿酸鹽結石、猛爆性肝炎……這些醫學現象的受詞並不是我；因之而久久元氣不

復的，亦不是我。流年似水，我彷彿又看見，當年大人們為我倒水入瓶，卻不小心失手使水花噴濺而出的景況；當失手成為常態、當無力舉起水瓶的立場顛倒，留存於印象中的，僅剩下水花碎裂所折射出的絕美色光，與瓶口邊殘存的些微水漬。

是的，他們確確實實曾在我面前，為了我閃耀過光彩，一如光線下水花碎片的折射；從小到大用過無數寶特瓶的瓶口邊，也留下過他們曾經綻放光華的印記。

可是，回首一望，好像，我漸漸地，要變成自己一個人了。

可是，過往曾抱怨煩悶的所謂日常生活、平時隨意可見的風景，還能存在幾年呢？

逐漸認知到，那有人替我倒水的日子，正如水滴一般滴落——過一天，就少一天了。

逐漸認知到，而今的我業已長成，倒水之時，地上的水灘早已不復見；可是那些替我倒了十幾年水的人們，卻日漸走向了相反的道路，漸行漸遠……

我默默將水倒入，瓶口沒有歪；地板，卻彷彿不意地濕了一小攤。

凝結之時 | 朱思瑜 / 醫學系

你聽過凝視實驗嗎？

在一定的時間內，兩個人不說話，也不刻意交流，全神貫注地凝視彼此的雙眼。你可以笑、可以換姿勢，亦可以眨眼，但是目光不能從對方的瞳孔上移開，這就是凝視實驗。

凝視是兩個人之間最輕易卻也是最脆弱的連結。生活中總有不經意與陌生人相視的時候，而在那轉瞬之間，你會投以善意的笑，還是尷尬地撇開頭、切斷你與他之間的連結？

「凝視實驗首先由美國行為藝術家 Marina Abramovic 發起，她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與陌生人展開一連串的凝視，其中最廣為流傳的是她與舊情人對視而落淚的影片。」在我真正開始參與凝視實驗前，主持人做了以上的引言。

她說，在這個實驗中，沒有人能保證你會得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雖然凝視實驗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可是對方不會知道過程中你閃過哪些念頭。當然，你也不會知道對方在你眼中看見什麼。

「進行到第三回合的時候，我就在想：如果有機會的話，真希望也能和你來一場凝視實驗。」北上的區間車駛離台北，把城市的喧囂遠遠拋在後頭。我靠著車門、幽幽地對 R 說。

「到暖暖了耶，不下車嗎？」

「可是外面的太陽好大，我們還是繼續待在車上好。」

第一次約會，沒有精心規劃的行程，走的是相對隨興的路線。就連當初決定去暖暖也只因為那是某個高中老師的家鄉。

想來以前是絕不懼怕太陽的。依稀高中時我們讀自然組的女生還曾自嘲：人家社會組都隨身攜帶化妝包了，而我們連在等紅綠燈時要找陰影都還不懂呢。

車門打開前，R 示意我往前站一步。在我的背脊離開冰涼的金屬門的剎那，我不經意地說了聲「謝謝」。

車上的人潮陸續散去，我們揀了位置並肩坐下，平靜的海被框在背後，陽光則慵懶地踩在寥寥的村落旁。初遇 R 時也是這樣的時節呢，夏蟬是稱職的說書人，留守在故事的起頭和尾聲，不像我們。

第一次接觸凝視實驗時，一共進行了四個回合，每一回合都與不同的陌生人進行凝視，時間長度分別為三、五、十和十五分鐘。

首場是最尷尬的，雖只有短短的三分鐘，但我卻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都在笑。那時約有十幾組人馬同時進行實驗，泡在此起彼落的笑聲中更讓人止不住笑。不時撥撥瀏海、搔搔臉頰，各種細微的動作都在試圖掩飾心底的焦躁。

來到了五分鐘回合，一開始還會微微想笑，不一會兒就進入放空的狀態，腦中盤旋起各種想法：還沒做完的工作、久未聯絡的好友……甚至好奇起對方正在想什麼。時間是水，慢慢稀釋掉尷尬想笑的感覺。你會忘記自己正在凝視一個人，也會忘記你正被一個人凝視著。

少了人聲而沉寂下來的空氣讓意識變得飄忽，陳舊的

記憶片段趁虛而入，「我分開細細觀察對面陌生人的五官，發現那雙朦朧的桃花眼像你；細長而挺直的鼻樑像你；不笑時沒有上揚弧度的嘴角也像你。」我說。

究竟是為什麼呢？與 R 的記憶早該停在以年為記數單位的時間尺度之外。可卻在那樣一個完全無關乎回憶、無關乎他的場合，想起這個已形同陌路的舊友。

火車頭也不回地奔馳著，叩隆、叩隆的步伐像在奮力追回那些已逝的時光。

「那我們開始吧。」

我在手機鍵入十分鐘的倒數計時，用力眨了眨眼，便開始與 R 的第一場凝視實驗。

原以為有過去幾次凝視的經驗，會讓我在他面前顯得平靜且莊重一些。不料，頭幾分鐘我還是止不住想笑的衝動，原先想塑造的清新形象終究功虧一簣。

誰不想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呢？尤其是在你的面前呀。

這趟火車約會的前幾天，某個送別好友出國的場合讓我們久違地重聚。重新再見到他，竟沒有原先預想的陌生、以禮相待，「看見你們又像以前一樣吵吵鬧鬧，其實挺溫馨的。」其他人對我們說。

遲遲止不住笑意，我掐了掐臉頰，強迫自己保持冷靜。指甲陷進雙頰的瞬間迸發出輕微的刺痛感，薄薄的膚色粉末嵌入指腹的紋理中。R 眯起眼睛、偏斜著臉，對我的行為表示疑惑。他眼下的臥蠶像兩個柔軟的坐墊，盛接狀似倒 V 的一雙會笑的眼睛。

我不禁想：上次得到他的目光是什麼時候了？

七年前的盛夏，那時學校的新大樓還沒蓋好，蟬聲奮力地在施工的噪音中尋得一處狹縫，出走自隔棟大樓座位前後的我們耳裡。

剛開學的頭幾天，當我從 R 手中接過傳來的單子時，尚還會禮貌地說了一句「謝謝」。

「之後倒是沒再聽你說過謝謝了呢。」熟了以後，他便常這樣調侃我。

明明才短短十分鐘，時間卻慢得像被凍住似的。我一邊想著自己究竟有沒有按下倒數計時；一邊以淡定的姿態持續與 R 對望。心裡慶幸在他眼前的是現在的我，而不是前陣子我那狼狽的樣子。

最顯見的便是外表的改變了吧。褪去粉色襯衫與淺灰色的制服裙，當初因他而開始留長的瀏海也沒再剪短過，厚重的妹妹頭齊瀏海終究住進了歷史。

天氣這麼熱，我開始擔心：不知汗水有沒有讓我脫了妝？過去還在摸索化妝時，常被朋友笑說臉撲太白、粉底刷痕太明顯。如今看來，那些曾經讓我感到難為情的評論，竟都成了寶貴的建議。

在我馳騁各種想法的同時，眼前的 R 卻只是一如既往地盯著我。我們都是不笑時就不會自帶笑容的人，平直的唇形讓我無從猜測他的思緒，我開始擔心：會不會其實他心裡很不耐煩，覺得我提了這什麼無聊的遊戲？

……所以我到底有沒有按下計時鈕啦？

凝視的當下，映入眼簾的畫面宛若帶著淺景深效果的一張照片。自他的雙瞳為中心，向外輻射出去的五官、配件和服飾，乃至於移動的車廂、窗外的景致，都是模糊而

失焦的，像沒有配戴隱眼時我所看見的世界。

也像淚水模糊視線時所看見的世界。

從某一刻起，在他眼中的我便只剩一個模糊不清的輪廓了吧？看著淚水在他眼眶打轉，我試著用臉部表情傳達我的困惑：挑眉、抿嘴、皺起眉頭……雖然也不是未曾見過他的眼淚，而且真要說來，原先我甚至還有點期待能看見他流淚。

為什麼會哭呢？觸動你的是哪一份回憶呢？與我成了陌生人之後，後來的日子你過得好嗎？你是真的討厭我嗎？你曾經想起我嗎？曾經想找我出來敘敘舊，把當初沒說出口的話好好說完嗎？

手機細微的震動搖碎了凝結的氣氛。結束凝視後我們不發一語，各自撇開了頭，靜靜看著窗外的風景掠過。四周空氣安靜得過份，我率先打破沉默，開始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就像日本人被告白時會仰頭說「今夜月色真美」一樣。

後來我們在宜蘭站下了車，赤豔豔的烈陽把彩繪繽紛的火車站曬得發燙。我撐開摺傘，漆著銀漆的外層配上黑色內襯的傘面最具防曬效果。

我們走進一家日式的食堂，用餐空間裡陳設著書報雜誌和老舊的唱片，饒富文藝氣息。想來這似乎是我們第一次一起正式地用餐，小時候家裡管得嚴，我們向來相約甚少，連放學後一段十分鐘的路途都格外珍惜。

說也奇怪，和 R 當了六年的同班同學，可我們做陌生人的時間卻佔據了大半日子。有超過三年的時間，我們從來不來往、不交談，對於彼此總是冷眼旁觀。

我們曾經那麼冷漠而陌生，卻也曾那麼要好；那麼殷切地心繫。

吃飯過程中我們沒有談到哭泣的原因；一如我們不曾深究為何發生衝突、為何沒能繼續走在一起。

我們在意的永遠只是爭吵本身，是為什麼你要這樣說這樣做；或是為什麼妳又要生氣。

吃飽後我說我想看海。從不知北海岸有「大溪」這一站，車站灰土的水泥結構赤裸裸地被包夾在山與海之間，靠站後只有我們走入沿岸的風景裡。海是淺淺的藍灰色，木質的欄杆綿延不絕，遠近還有消波塊為海岸鑲邊。

「你聽過有一個比喻說：眼睛是我們來到人世前所選的兩顆星星嗎？」沿著走道散步時，他開口。

「我就想，我怎麼會選到兩顆破星。」他逕自開始說起幾個月後也許要接受手術；我說我從沒察覺他的眼睛有異狀。事後想想大概是因為：當我們面對彼此時，他的雙眼總是呈倒 V 似的笑；而當我們形同陌路後，便習於遠遠迴避對方的目光。

方才在火車上的那場凝視，我其實有點心不在焉，一方面怕自己沒有確實按下計時；一方面也擔心 R 覺得乏味無趣。穿過了木頭欄杆，浪聲把我們向海拉近。我的裙襬落在白色基地、橘黃條紋的石塊上；他則手插口袋、臉迎向海。

「幫我撿那塊石頭來」，我說，伸直了手比著三公尺外的一顆卵石。我沒有說謝謝，八成也沒問可不可以。

我們用力把小石頭朝海扔出，耳聽海浪拍打岩岸。想起詩人林達陽曾說：「傷心的時候就去看海，讓海千篇一

律的告訴你：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直到你真的相信。」

面對面而坐，我留意到他捲曲的蓬髮。依稀學測後他就燙了捲髮，可當時的我正為了指考忙得焦頭爛額，根本無心於他的改變。

而改變的又何止髮型呢？他的身高他的衣著；他自信的微笑角度，還有他那不再因我而閃耀的眼神。

一樣計時十分鐘，從按下倒數的那一刻起，我在心中不停告誡自己：「想，快點想」，彷彿是只允許自己再用最後的十分鐘好好把他懷想一遍，然後就要好好地揮別；好好讓故事結尾。

他的瞳孔彷彿是宇宙中的蟲洞，望進他的眼便落入錯置的時空。熾熱的酷暑，蟬噪揭開一連串的序幕。我想起座位前他的背影；想起他側坐著與我談天；想起他眯著笑的雙眼，即便那是他最討厭的身體部位。

我想起我曾因為考試少了三五分而失落；想起他會耐心教我數學，分項對消、不要暴力破解。我們總愛較勁誰贏了誰，誰的排名比較前面。

我想起有一次他與別人發生爭執，我的沉默不表態不被他諒解，他說換作是他一定會義無反顧站在我這邊。

我們太在意自己之於對方的重要性，患得患失，視彼此為最好的朋友是我們目光唯一的凝望。於是開始有幼稚的爭風吃醋，眼中容不下你和她們愈加密切的來往。

和好吵架又和好，次次流轉，像輪迴。

在他臉上的淚痕如溜索，一顆顆豆大的淚珠依序滑落。這一次我沒有挑眉；也沒有感到困惑。某一刻時間被

凝結成晶瑩的冰，零下的溫度彷彿就能永久保存情感記憶。

「想，快點想。」

我想起明明當時我們只是朋友，心中卻積結著難以名狀的情感，於是懵懂的我們自作主張，把它解釋為喜歡。

我想起夜晚躲在被窩裡，雙手捧著還沒分家的 Sony Ericsson 手機。那時候智慧型手機不算太普遍，簡訊是乘載文字唯一的竹筏。

可它是如此破敗不堪，多說幾句就超過了嚴苛的字數限制。我想起字斟句酌的日子，把一句句關心的話拆解、刪除再重組，用少少的文字拼湊回分毫不減的情思。

靈動的記憶如蒙太奇拍攝手法一般：我想起萬言書一般的生日卡片；想起繩編手環上寫著 ALWAYS，還有名為塞納河之星的銀製對鍊。體育課後的運動飲料、被他偷咬一口的肉鬆麵包、感冒時泡的維他命水，甜甜的檸檬風味。熱烈地來往把那段時光加熱沸騰，一幕幕可愛的畫面像方糖，隨溫度升高增加溶解的量。

「想，快點想。」

已經忘了那是第幾次，也不記得究竟是為了誰還是什麼事。回想起來宛若史冊上記載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只是在我們身上要用天來計算。

我們把吃醋和嫉妒合理化，彷彿這麼做是代表太在意彼此。和好吵架又和好，天真地以為輪迴不會被輕易打破；以為每一次吵架後仍能和好如初。

我們的目光聚焦在微小的錯誤上，目不轉睛地直盯不放。終於，爭執越演越烈，「我們」兩個字跟著走向終結。

海風吹斜了溫熱的淚，在我眼中 R 的輪廓漸漸變得模糊，而我明明有配戴隱眼。

分開後他的身影還是常常走入我的瞳孔，所以我把瀏海留長，因為不忍注視他和下個她溫柔地凝望。

我想起夜晚時回憶總如海潮湧上，那是我第一次沒辦法藉由讀書來躲避它的偷襲，退步十名的壓力也沒能使我振作。人家在岸上狂歡，我則終日於鹹鹹的淚海泅泳。

終於有一天，時間慢慢淡褪了原先的執念，連我也走出我們的故事，獨留夏蟬在回憶裡高歌。

長鏡頭越拉越遠，地球又公轉幾圈，這些年來他走過幾遭荒唐，我則再次經歷一回世界的崩塌。慶幸後來的我們都把日子過得很好，才有今天體面的模樣。手機震動時與石塊擦撞出聲，結束凝視後我們又撇開了頭，沉默地聽海訴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無心的犯錯沒有關係；無謂的爭吵沒有關係；能避免卻仍爆發的衝突沒有關係，就連來不及補救的遺憾也都沒有關係。時隔多年，至少我們終於有機會再好好凝視著彼此；好好地聊天；好好地把回憶從頭複習一遍。

腦中浮現電影《後來的我們》的一句台詞：「後來的我們什麼都有了，卻沒有了我們。」當他談起近況時發著光的眼神讓人欽羨，很高興看見他過得很好，也心滿意足地從他口中換得一句「我覺得你變得更好」。

電影裡男女主角提到好多「如果」，一個個假設都像沉甸甸的磚頭，堆砌在通往未來的途中。時間把它們風化成殘破的遺憾，讓人不時歎惋地朝過去回望。我們終究是

錯過了，可是也都成為更好的人。伴隨眼淚的不再是痛如撕心裂肺，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含笑著說遺憾也很美。

「你的眼睛會笑，它們很漂亮。你要喜歡你的眼睛。」起身拍去裙上的細沙，我說。

他微笑、點頭說好，眼角的淚光輝映著如新月般彎著笑的雙眼，而我在那裡面。

親斤
土
寸
糸組

新詩組 總講評 | 陳明台委員

首先，文學比賽就是要跟別人競爭，不能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第二就是會有審查老師，文學創作原本就具相當比重的主觀性，即便是評審委員難免也有主觀評量標準，因此，每一個作品都反覆閱讀四、五次，並在每次評審的過程做不同的思考，因此我認為我還算是客觀的，再者，文學創作是一種態度，是一種創作的過程，是一種追求的目標，這個追求是對於自己內心能夠達到最高的感動，而不是那些功力的問題。

〔總評及建議〕

- 一、語言簡潔，詩的語言沒有處理好就失敗了，同學普遍都有這個缺點，把詩當成散文寫（文字太多），詩是要簡潔的，不然就不是詩了。
- 二、題材可以更寬廣一點，描寫生活的題材不夠多。
- 三、要鼓勵大家要繼續愛好文學、追求文學、持續寫詩，參賽有沒有入選無所謂，這是讓你內在的靈魂解脫的一種追求方式，雖然中山醫大是醫學院，但醫學跟人文若能有一個更高的調和的話，對整個文化心靈是有幫助的。

〔評審標準〕

- 一、主題與方法：詩的創作跟所有文學一樣，想要表現什麼跟如何表現，表現什麼是主題，如何表現是方法，這二者皆需達到一定的水準。

二、閱讀的感動：除了上述的評審標準，仍須考慮到閱讀所帶來的感動，例如，第二名的作品我並沒有給高分，而另外兩位評審則給很高分，在複審時，其中一位評審念出這首詩時，我當下覺得這首詩被我評低了，因此，在這見仁見智的評審的過程中還是要經過彼此的激盪與融合。

■ 新詩組 個評 | 林培雅委員

作品樣貌多元豐富，然而多數語言不夠精煉，詩的韻味與美感稍嫌不足。〈長巷〉意象豐富，透過幽深的長巷，寫出青春成長的軌跡，藉由你 / 我的對比，寫出青澀的青春歲月中，彼此交心、互相扶持的友情，也寫出不同生命體在人生道路上快慢不同的腳步，最終「我」還是落後了，仍然困在長巷，結尾處透露出一股惆悵。〈魚的記憶〉頗有創意，以魚的記憶只有七秒的傳說，結合人魚公主的故事，來詮釋人生的短暫與戲劇化。詩中的「我」冷眼看待人生，將人生濃縮在七秒中，人生的悲苦也因此變得輕盈。然而結尾一轉，「我」被拉出水面，頓時「我」落入現實人間，七秒的記憶被無限延長，沉重不堪，最後只能用「相濡以沫」承受。〈一個人的房間〉用詩將內心世界的獨白呈現出來，此時是作者面對最真實、最赤裸、最純真的自我，然而表白較為淺層，難窺深層內心。

■ 新詩組 個評 | 曹昌堯委員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詩人，每個人的內心都會對某些事情或許某些場景產生悸動；將這些感覺寫成一篇文章就是散文，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就是小說，用最少的文字做出描繪就是詩。五言絕句的古詩只有用 20 個字，卻能完整表達一個故事或是一個意象，這就是詩厲害的地方。詩的題材可大可小，可以撰述歷史、地理、風情，可以描繪

愛情、鄉情、親情；可以述說一個故事，甚至可以表達一個抽象的概念，例如：黑色是所有顏色躲藏的地方。

民國 107 中山醫學大學舉辦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同學們投稿的踴躍狀況超過學校的預期，新詩部份多達 64 個人投稿，以一個醫學大學來講可以算得是文風鼎盛。在眾多的優秀作品中，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與選擇，評審委員最後選擇〈一個人的房間〉為第三名：作者善用一些抽象的語彙與句法來表達一個人內心的自我封閉、與世界的乖離還有時間的距離。把第二名給了〈魚的記憶〉：詩的一開頭就說「魚的記憶只有 7 秒」，中間的句子描繪了許多似生似死、似真似假，「轉眼隨泡沫瓦解」的夢幻與實境。最後決定給〈長巷〉第一名，或許是因為它勾起了我們年少時的美好記憶；綠老榕道、紅古磚牆，兩個青澀少年，在古鎮一路相伴攜手走過的故事，在多年分離後，走出這個長巷的你，是否會回來？

太美了！能夠讓你感動的文字就「詩」！

■ 新詩組 個評 | 陳明台委員

〈長巷〉

- 一、追憶的風景、清晰的呈現，令人印象深刻。
- 二、人生某一段歷練的描述，投影了自我生活的意味。
- 三、愛與別離，有獨特的感受，可資共感的詩情。

〈魚的記憶〉

- 一、魚缸中的描寫相當細膩。
- 二、魚和愛（人生的一幕）隱喻了生命中感觸良深的事務，有獨特性和普遍性。
- 三、表現什麼（主題）與如何表現（形式）有所平衡，魚、人交融合一。

〈一個人的房間〉

- 一、結語是另一個世界的展開，留下某些令人回味與思考的可能。
- 二、想像的連結與切斷，峰迴路轉，筆觸有變化。
- 三、說得太多的部分，有些妨礙對作品的了解。



長巷 | 楊馥 / 職安系

那樣的夏天總是措手不及
轉瞬之間便失去蹤跡

綠老榕道 紅古磚牆
我們每日必經的長巷
天空的氣味蔚藍而遠長
你在前 我在後
背著墨黑書包 侃侃談著未來與夢想

你說人是星子 落地後終將化為種子發芽
你是海 不甘被困在小小的漠荒
在暮夏的逼視下
你怕問 我怕答

然而你該比誰都清楚不是嗎
耳熟能詳的那些傳說已走進終章
而新的故事卻早已屈服現實腳下

牆邊古木幾度披上新芽
記憶中泛黃的天空也早已成疤

踏踩復踩踏

不寬不窄的道路 不大不小的步伐

而你 你呀

獨存背影 獨自回盪

某天 那影子 終究會返家

返回我無能無勇踏離的隘狹

然而你仍舊在前方 比我先走出這長巷

魚的記憶 | 黃思瑜 / 心理系

我聽說 魚的記憶只有七秒
於是我沉入琉璃的魚缸去尋覓靜謐之地
隔著一層波紋
光在洄游
痛苦被折射扭曲原貌
水中的世界 似乎沒有那麼多煩惱
第一秒
我曳著宛若紗裙的朱紅尾鰭來到你身邊
第七秒
那些痛楚煎熬掙扎悲愴怨懟不甘 轉眼隨泡沫瓦解
人生只如若初見
庸庸碌碌 分了再合
兜兜轉轉 浮萍聚散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又是一個嶄新的你
該有多好？

嘩啦一聲
把雙腿化作魚尾的我拉出水面
晶瑩水珠四散飛濺

你卻說

相忘於江湖 不如相濡以沫

一個人的房間 | 施昱任 / 醫學系

關上門時輕輕地，把濕透的時序鎖在裡邊
溶掉的部分像晨起時未喝的咖啡
緩緩懸浮一天與一天之間

有些部分仍赤裸著，如微鹽的汗水
澆灌時落下一滴，洗滌久而未癒的傷口
花朵在莖端上長出，肉穗花序肥厚多肉質
垂直於莖的方向展開如一張嘴，便能夠
吞嚥陽光，吞嚥花蜜吞嚥
難以入嚥的單詞語彙，像撿取別人剩下來的
會呼吸的鱗片，不足以讓我泅泳
夜裡發著光聲音如潮的水域

我願成為沒有聲及瘡的城，與世界悖離
甘心拔下身上的刺，不做自己的偽裝
拱起脊柱微凸，粉塵同多餘的字句
從山坡滾向另一個山坡
風吹過時，有萬物蒸騰的模樣
像是所有蓬鬆的事物都被充滿
褪下衣物，身體鑽出如針尖穿透布料

髭鬚及散落一地的毛髮，集結成一束束
花朵準備盛開

光照不到的地方，點一盞燈讓影子蓋住
隻手擋在光的前面，遮住你的我的他的
好多眼睛正安靜地失眠。一頭羊攀上
另一頭羊的臂膀，列車此刻鳴起刺耳的笛
將乘客從失神邊緣拉起，把夢遺落
連同那些載滿氧氣的車頭，迷失高原下的站牌

用光最後一口氣把世界吹暗，我將走向
一個人的房間

〈診〉 | 郭品顯 / 牙醫系

啪！病人吞含診台燈光
齒面是戰地 散佈的凹坑是彈落處
抽吸器帶來口腔的乾季
風暴欲來 器械運轉如雷鳴
氣流灌入軸心馬達底端
每分 20 萬轉足以碾碎空氣 以及
與它輕觸的一切齒質

手抬起 鑽針下
牙釉質應聲崩解
高熱中窩洞成形
平整的底 立挺的壁
蛀蝕的卻步之境
醫師的手勁急迅又緩止
0.5mm 在心中是長遠的距離

視域從近到遠
沿途的禁忌地帶
斜脊 橫脊 逐一迴避
直到 咬合面的盡處

醫師指關節微曲 頃刻
輪廓線緊縮 最完美的復形體

酸蝕 牙本質的纖維曝出
黏著 覆滿混合層的表面
樹脂蜷曲在凹坑上
與周圍色澤融成一景
器械撤出 燈光滅滅
職人心收起 醫者情外流
親切的衛教千叮萬囑
為了瞬間的美麗轉永久
帶著燦笑走出診間吧
下一位病人已在等候

〈冬秋夏春〉——與母親對談 | 李霽展 / 職安系

產房護士賀喜著

降臨的春花

無人在意那血染的冬雪

也忘了是誰

墨夜裡在血泊中以命誕下

另一個生命

婆家親戚祝賀著

亮麗的夏苗

沒人知曉那背後的落秋

更忘了是誰

黎明裡在枕前細細規劃

另一個未來

擁抱著，那將青春

一縷一縷給予我的她

握著長滿厚繭的時光

卻被那有些陌生的臉，驚住了

何時我也忘了
春夏秋冬
她沒忘 卻也不記得有甚麼不公平

在乎嗎？這時間的有限性
在乎嗎？這春夏秋冬
值得…
一縷黑髮的轉白
身旁卻有著歡笑
時間的將至
卻也只是回到大地的懷抱

是春夏秋冬？
是冬秋夏春

外婆 | 陳遠文 / 醫學系

日暈藏匿在早晨切開的桃
車前從酣眠漸漸直身
幾隻蝸牛沿著格子寫字

鐵皮屋被風刷上一層一層
重疊的時間。方舟
安穩航行於綠色的海
各個方向的鳥聲和諧的交叉，決定下錨

他便跳向那片排列整齊的蓊鬱的浪
裡面有和他形似的
一點一點的鮮豔

他在搓揉清洗番薯葉
沁涼的地下水在清洗掌紋

桌上擺好季節的清單
我們喜愛的都在這裡
筍子以它的清脆和紅蘿蔔對比
炸紅皮菜經歷無數次的翻身

陽光緩緩從灶指向冰箱
他小心翼翼打開木瓜的心

那台速可達是
騎過坑坑疤疤的戰友
他在老椅子上眯著眼睛，那口井
深深的寂靜的擁抱著半月

幾棵喬木以葉和夕陽演唱
熟悉的七字調
龍眼快要可以摘下來
它們成串晃啊晃
啊，原來是他的側臉

我用一生時間傾注在名為生命的沙漏
瞬時醒悟歷代以來浮生若夢之慨歎
總是在空中觀察瞬息萬變的雲朵
依然尋覓兒時曇花一現的美好
放縱瓶中的沙任意流瀉而下
如同牆上的鐘不停擺動
塵積多時的童年往事
千言萬語也喚不回
一時半刻的休憩
昏暗的車尾燈
頃刻的招呼
日月如梭
追趕著
奔馳
快
流逝
尋覓著
韶光似箭
剎那的回眸
清晰的備忘錄
稍縱即逝的青春
三言兩語也說不盡
風塵已久的海誓山盟
好似手上的錶持續顫抖
任憑年老的痕不斷堆疊而出
仍然追尋幼時豪情壯志的夢想
經常在鏡中查看日益衰老的容顏
頓時明白歷代以來人生如夢之興嘆
你將畢生歲月投入於名為生命的沙漏

洄游 | 王慈薇 / 語聽系

十八歲那年

成為鮭

在北回歸線兩側

洄游

23.5 度以南 赤焰的熟悉的紅

23.5 度以北 清冷的陌生的藍

窗外高低不一的平房

於蔥綠平原綻放

似花

越過青山越過農田越過繁華的都市

掃過烈日掃過夕陽掃過璀璨的星子

列車左右搖晃 搖動魚鱗

穿梭紅藍間

我是適溫洄游的鮭

緯度間的旅者

背影 | 陳霏翎 / 語聽系

離家前

我受夠了那歇斯底里的妳
討厭那愛亂幫我拍照上傳臉書的妳
厭倦了總是買我不愛吃的菜脯蛋餅的妳
嫌棄那個貪小便宜買一送一衝第一的妳
那時的我巴不得趕快離開妳

離家後

只剩下孤軍奮戰的我
沒有人跟在背後提醒「走路不要彎腰駝背」的我
早上一睡過頭就沒有早餐吃的我
到了月底要想盡辦法湊生活費的我
每到晚上就偷偷躲在被窩想念妳的我

媽媽對不起

這一路走來
我總是把妳當背影
但很感謝
即使如此
妳仍然以著歲月的鏡頭

記錄下

我的桀驁不馴

（作品備註：將題目訂作背影原因是我的媽媽很喜歡帶我們出遊，自己總是跟在後面拍照的那個人，因此比起美食風景照，在他的相簿裡大部分都是我們的背影照，以此回顧跟媽媽十幾年的相處，促成這首平淡卻帶著情感的新詩）

致吾愛 | 郭倍誠 / 醫學系

在世界沉默之時

妳

成了吾愛

妳要我愛妳

以北極星的方式

一種永恆

必須被遠望

「不要被黑夜迷惑」

妳告誡

「他們

只會透過你來愛他們自己」

但

我無法給妳

我的一切

一日總需有夜

白日能有多長

卻不使世界枯萎

你說「目為花

凋謝總會
綻滿「芬芳」

破曉
我將上路
霧 鳥語花香
季節 熱漲冷縮
肺部 寂寞
相認的魚尾紋
莫要遺忘
風 吾愛
且愛
且行

搬家 | 呂玟潔 / 語聽系

離開一個地步以前。從頭到尾
再自小到大回顧一遍：
要的、不要的、分類、
封箱。舉起和放下誰
該搬的、搬不動的
我時時
都再逐個叫喚過一遍

親愛的你教給我習慣
只有一面寫下了名字
只會有一面寫著：此面朝上
這樣小心翼翼
守著一種對抗顛簸無常的方法
簡單還是繁複。並不能幫忙搬動。
那麼輕盈的我們，往往是蟲
蛀掉了內容的大半，枯槁易碎；
而沉重的我們往往浸透了水氣
一頁頁依偎著、長出模糊的味道
假如把它們撕開——

我還記得每一面的自己
都有每一刃日曆削下的畸零
、模糊的彩色照片、壞話、
願景、白紙黑字的證明、
生日，和更加重要的日子

深吸一口氣。舉起、和放下
一箱箱臃腫的指責與期盼
像一顆骰子。顛簸地搬弄著
無常並不輕易停止的角鬥
直到終於成為天體，直到
力與力，成為彼此升與降的儀軌

貓的四季 | 劉芷仔 / 護理系

在蔥鬱花園的一角
甦醒
睡眼惺忪 睨著
眼前飛舞的黃色蝴蝶
冷冷的瞳孔裡 增添一絲
玩味
恣意懶散地
投入一抹綠意盈盈的清涼
露出舒服的笑顏
唯留在火辣辣下的
是一滴滴正在融化的戒備
沉默地漫步在微涼的深秋中
呼吸此起彼落
孤寂的氣息
秋風颯颯
吹起一片片枯黃的落寞
蜷捲在冬日的殘陽裡
輕輕地晃動著尾巴
慵懶地低鳴一聲
彷彿——

訴說著千年的愛戀

簾 | 張騰元 / 醫影系

簾

在窗前

揭

月光

簾

在譜上

揭

旋律

簾

在水中

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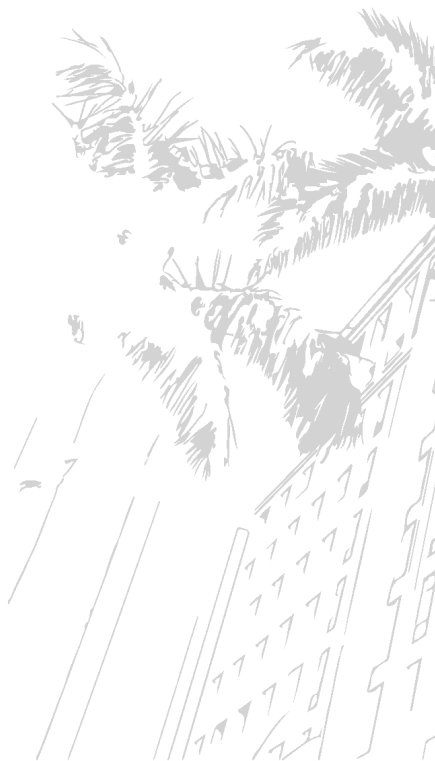
漣漪

簾

在心頭

揭

不開





霸凌 | 洪千岱 / 護理系長照顧職班

嫉妒鳥兒飛得太高

你 剪去她的翅膀

做 扇

乘 一時的 涼

羨慕獅子耀武揚威

你 剃光他的鬃毛

做 被

取 一月的 暖

佩服蟒蛇滑溜難纏

你 刮除她的背脊

做 傘

擋 一季 太陽

憧憬海豚玩樂歡唱

你 剝下她的氣囊

做 笛

破 一夜 星光

只要你想

他們 她們 它們

都是

你的

遊

樂

場

三
日

審
審

一

平

禾
女

員
員



方秋停

小說組 / 散文組 評審委員
明道中學國文教師



鄭美惠

小說組 / 散文組 評審委員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林培雅

小說組 /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涂淑敏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曹昌堯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陳明台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退休）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迴旋梯文學獎．第 1 屆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初版．-- 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2020.11
面；14.8x21 公分

ISBN 978-986-83268-7-3 (平裝)

1. 文學 2. 作品集

863.3

109015763

2018
第 1 屆 迴旋梯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編輯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

出版發行 / 中山醫學大學

地址 /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電話 / (04)24730022-11030

作品網址 / <http://ir.lib.csmu.edu.tw:8080/handle/310902500/21094>

印刷 / 哲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0 年 11 月初版

ISBN / 978-986-83268-7-3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